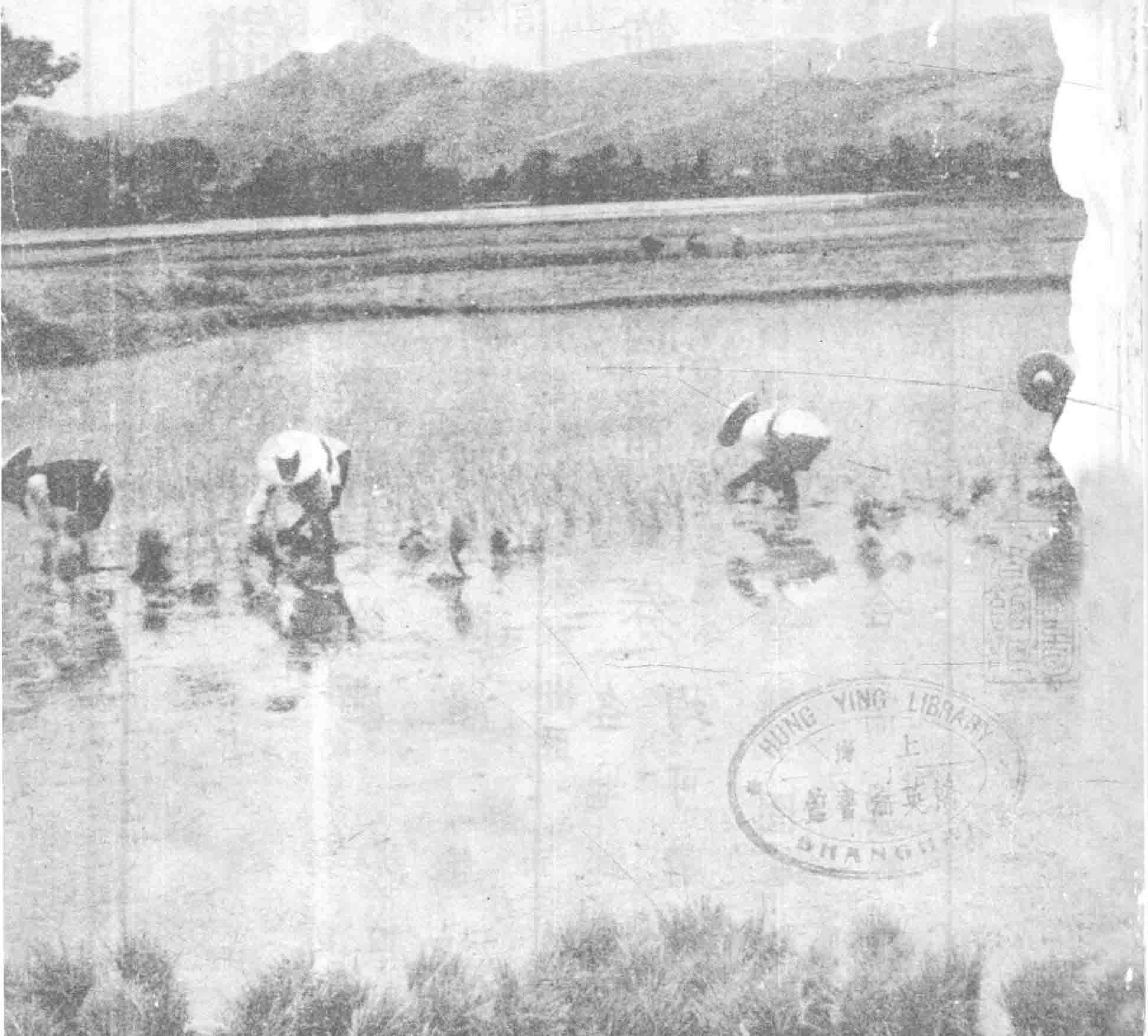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I

民國三十年正月
第十五卷第一號

十五週紀念特

CHINA TRAVELE

Vol. 15, No. 1 · January 194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
SHANGHAI

郵政儲金匯業局

分支局處全國貳千餘處

解決各界儲蓄匯兌問題

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

各地郵局均可購兌

利息優厚　本金穩固

購兌簡便　適合需要

重慶分局　地址[illegible]街

利昌股份有限公司

重慶分公司

● 營業要目 ●

運輸
承運西南西北各省水陸貨運
業務保護周到迅速穩妥

信託
代客賣買自建囤船倉棧出租
手續簡便取費低廉

保險
承保長江上游水漬平安等險
信用卓越賠款迅速

地址：縣廟街拾陸號
電話：四二二九四四
電報掛號：四七九三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資本～～～五百萬元

公積～～～七百六十萬元

上海寧波路五十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號

轉接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旅行雜誌發行

仰光馬尼剌兩專號預告

緬甸係我鄰封元明以降關係綦切頃以滇緬公路之溝通適當我國國際通路之要衝尤爲國人注意所集中菲島與我國交通遠在歐人東來之前僑胞移殖具有悠久光榮之歷史際茲大局杌棿而中美邦交愈臻輯睦該地情形宜爲國人矚目茲定本年內先後發行仰光馬尼剌專號就兩地政治經濟之中心作概括之介紹先此預告諸祈

公鑒

中國旅行社謹啓

中央信託局

全國各大城市均有分局或辦事處

資本一千五百萬元

公積及準備一千零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元

業務基金三千萬元

地址　重慶第一模範市場十七號

電話　一一一　三九一　三一三

電報　五六六五

經營信託業務

承收節約建國儲金

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

辦理抽籤給彩還本付息之儲蓄業務

承保產物險人身險及海上內地運輸陸地兵險

辦理出口業務

香港通訊處　地址　滙豐銀行一百十二號　電話　三一二七三



恭賀
新禧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中國旅行社
同人鞠躬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五卷 正月特大號 目次

十五周紀念徵文特輯

金沙江……璧犖……一
遊踪處處……趙景深……二
捷京屐痕……朱梅……四
世界第一高樓……程志政……六
別後湖山……嚴肅……九
用脚來旅行……羅才清……一〇
長江勝景……徐澤人……一三
旅行——心理衞生之道……黃嘉音……一五
憶之海中的玄武湖……王秉檝……一八
夜泛玄武湖……徐模……一九
游蹤瑣話……黃寄萍……二一
長樂之行……施若淵……二三
黃河之水……胡山源……二六
南游感懷……鄭子瑜……二八
談江南的湖……籬人……三〇
憶荷蘭……葉棣華……三三
南國湖光……黃康屯……三五
蘭谿紀勝……劉復中……三七
奈良的麋鹿……呂賓名……三九
旅川雜詩……陳樹人……四〇



本期封面

昆明風光明媚，四季皆春，是一個逗人留戀的地方。南面的昆明湖，碧波萬頃，羣山環拱，附近的漠漠水田，一望彌綠。本期封面卽爲昆明湖的水田，雅有『溪口濺濺嫩水通，野田高下綠蒙茸，』的氣概，係郞靜山先生所攝。中國以農立國，本誌以此圖爲正月號封面，預卜全國豐年，蓋亦善頌善禱之意也。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雲南邱北的暮冶峯……劉光漢……四一
我懷西湖……屠仰慈……四二
祝畫……朱超……四三
萊芒湖與人生……鷗寄客……四四
富有哲學意味的澳門……孫沛甘……四六
夜宿嚴東關……朱栖樺……四八
東湖在憶念中……潘泰封……五〇
沿太行山麓北進……陸詒……五二
我所愛游的名湖……唐玉虬……五三
歲首獻辭……編者……五七
人生意義長如此不計艱危破浪行（美術銅圖）……郎靜山……五九
峽江千里全佳境錦繡山河無限情（美術銅圖）……徐銘……六〇
中國後戶滇緬公路游記……孫恩霖……六一
五老峯下探唐梅……帥雨蒼……七三
川遊紀勝……陳蓀……七七
滬渝長征記（一）……潘泰封……八一
潛嶽引見錄……張恨水……八九
從寧波到上海……萬行……九三
綠水青山兩相映帶的富春江……周瘦鵑……九九
憶明陵……許穀人……一一一
記美國格雷漢長途汽車公司……程志政……一一三
溫莎一日游回憶……汪叔棣……一二三
歐美采風記（廿九）……心明女士……一二九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秦瘦鵑……一三五

中國旅行社導遊叢書

南洋導遊

我們發行南洋導遊的宗旨，可略述如下：

南洋羣島區域廣袤，國人認識，不盡深刻，尤其是地形分佈，政治機構，交通情況以及名勝古跡等等，使人不容易記憶，更不容易得到一個簡單明瞭的概念。並且，南洋在不斷孕育滋長之中，發展之速，較任何地方為迅捷，坊間關於南洋的書籍，也出得不少，但決不能適合現在的狀況。因此我們把南洋簇新的姿態，以簡潔單純的文字，貢獻於讀者，期望大家對於現在的南洋，由認識而發生了興趣。

我們有八百萬僑胞，寄居在南洋各地，他們有堅苦耐勞的心志，百折不回的精神，忠實誠樸的道德，團結一致的力量，愛國愛鄉的觀念，以及崇拜領袖的熱忱。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優美的特質，寄託在每一個僑胞身上，分佈於南洋各地。我們對於僑胞，時時在懷念着，然而僑胞在南洋是怎樣生活呢？是怎樣工作呢？是怎樣苦幹着呢？從這本書中，可以給你一個滿意的答復。

近數年來，尤其是在最近，國內的人到南洋去經商和游歷的人，非常踴躍。嘗有人到本社詢問，南洋是怎樣一個地方呢？我們當然盡舉所知，從詳答復，但是以南洋土地之大，交通名勝之繁複，我們無從一一列舉。為適應時代需要計，趕快發行這本書，把各個部分的地勢，歷史，重要城市，特產，交通概況，旅行指南以及風俗習慣等等，逐一說明，並且搜羅圖景若干幀，分別插入。這一本書對於經商和游歷的人，是多少有一點貢獻的。

峇厘舞女⇩



全書內容

刊例
序言
地形圖
交通圖
第一編 英屬馬來亞
（一）位置與疆界
（二）山脈與河流
（三）氣候概說
（四）歷史概述
（五）重要城市
（六）特產
（七）居民及風俗
（八）交通概況
（九）旅行指南
第二編 荷屬東印度
（一）地理與歷史
（二）溫度及濃度
（三）居民與風俗
（四）重要城市
（五）產業
（六）交通
（七）旅行指南
第三編 菲律賓
（一）史地概述
（二）風俗習慣
（三）產業
（四）交通
（五）旅行指南
第四編 法屬越南
（一）位置與地勢
（二）產業概況
（三）重要城市
（四）交通
（五）旅行指南
第五編 緬甸
（一）位置與面積
（二）地勢與氣候
（三）風俗習慣
（四）旅行指南
第六編 暹羅
（一）史地概說
（二）產業
（三）風俗人情
（四）旅行指南
第七編 英屬北婆羅洲
（一）地理及氣候
（二）居民及風俗
（三）產業
（四）重要城市
（五）交通與旅行
附錄 南洋華僑的統計

本書業經排印即可出版



⇧檳城極樂寺

四一〇一〇

本期廣告索引（以首字筆劃多寡爲序）

敬向惠登廣告商行道謝

廣告戶名	地位
國內	
上海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插頁2
大東旅社	89頁前
久大精鹽公司	79頁
太乙麥精廠	72頁
申報	58頁
汪裕泰茶號	88頁後
宏興大藥房	141頁
中國旅行社各招待所	索引後
金門大酒店	61頁前
依爾福洋行	圖前
韋廉士醫生藥局	對正文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	底封面
惠思道人	58頁後
張裕釀酒公司	76頁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	80頁
國華銀行	122頁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	98頁
渣華郵船公司	56頁
華成烟公司	插圖後
新亞藥廠	底封裏
頤中烟公司	99頁前
重慶	
四川畜產公司	112頁後
四川旅行社	110頁
四川美豐銀行	73頁前
利昌股份有限公司	插頁1
科學儀器館	88頁後
冠生園重慶支店	112頁後
郵政儲金匯業局	封面裏
天津	
仁立公司	插圖後
國外	
香港	
中央信託局	插頁4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	72頁後
中國航空公司	92頁
中國國貨銀行	91頁
太古洋行	98頁後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	72頁後
商務印書館	73頁前
渣甸洋行	98頁後
歐亞航空公司	92頁
福建省銀行	110頁
星加坡	
和合溢建築工程公司	111頁前
國興公司	插頁11
廣和隆胡文釗建築師	110頁後
檳榔嶼	
乃裕公司	插頁11
美國	
Great Northern	142頁
Milwaukee Road	版權頁前
Northern Pacific	113頁前
Santa Fe	134頁後
Southern Pacific	135頁前

中國旅行社

各地自營及承辦招待所

湖南省

南岳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

廣西省

△河池招待所	鳳儀街三十號

雲南省

商務酒店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平彝招待所	大西門外車站大樓
△宣威招待所	宣威下堡街
×楚雄招待所	楚雄西山公園
×下關招待所	下關南戰街（車站附設招待所內）
×永平招待所	永平車站內
×保山招待所	保山翠微樓
×芒市招待所	芒市老街（車站附近）將改設龍陵

貴州省

貴陽招待所	貴陽棉花街
△桐梓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內
△桐梓招待所分所	桐梓新車站大廈樓上
△黃平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右旁興華旅社
△獨山招待所	車站大樓
△安南招待所	安南城內
△威甯招待所	威甯萬壽宮
△畢節招待所	川滇公路車站

四川省

內江招待所	交通東路內江汽車站西首
叙府招待所	敘府正東街一一〇號
○廣元招待所	廣元北街
○梓潼特約招待所	梓潼汽車站附近中央飯店
△敘永招待所	川滇公路車站
△赤水河招待所	四川古藺縣川滇公路車站
△瀘縣招待所	四川瀘縣藍田壩

陝西省

西京招待所	西安崇信路尙仁路口
♠♠華清池管理處	臨潼南門外
○廟台子招待所	張良廟
○漢中招待所	漢中天主堂後博愛路仁園內
○褒城招待所	西北公路車站隔壁

甘肅省

○蘭州招待所	上東關街一四八號
○華家嶺招待所	華家嶺汽車站
○平涼招待所	城外汽車站對面

浙江省

金華招待所	中山路北山路口

江西省

♠吉安陶陶招待所	中山路四十一路
♠贛縣陶陶招待所	贛州公園南路

安徽省

黃山招待所	歙縣黃山紫雲集

青島市

青島招待所	青島山東路六八號

△中國運輸公司委辦
○交通部西北公路局委辦
♠♠陝西省政府委辦
×交通部滇緬公路局委辦
♠江西省建設廳委辦

檳榔嶼乃裕公司

NIE JOO COMPANY

地址 打鐵街二四一至二四三號

No. 241 To 243, BEACH STREET, PENANG

電報掛號 "NIEJOO" PENANG

進出口商
專營國貨
罐頭食品
魚網苧綫
民信匯兌
南洋土產
泰國燕窩
代理中南
名廠出品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股份有限公司
馬來亞總代理新嘉坡國興貿易公司

KOK HIN TRADING COMPANY

地址 香港街十四號

No. 14, HONGKONG STREET, SINGAPORE

電報掛號 "KOKHIN" SINGAPORE

推銷中華國產

代理名廠出品

假使你對於蘇軾范增論所說那兩句話以爲眞確那末上述關於瘋濕之病源亦屬一樣眞確瘋濕這一種苦病其起因千眞萬確乃由於血液污濁而來即其類似各症如坐骨痛腰肌痛系痛經痛骨疼背楚等等亦復如是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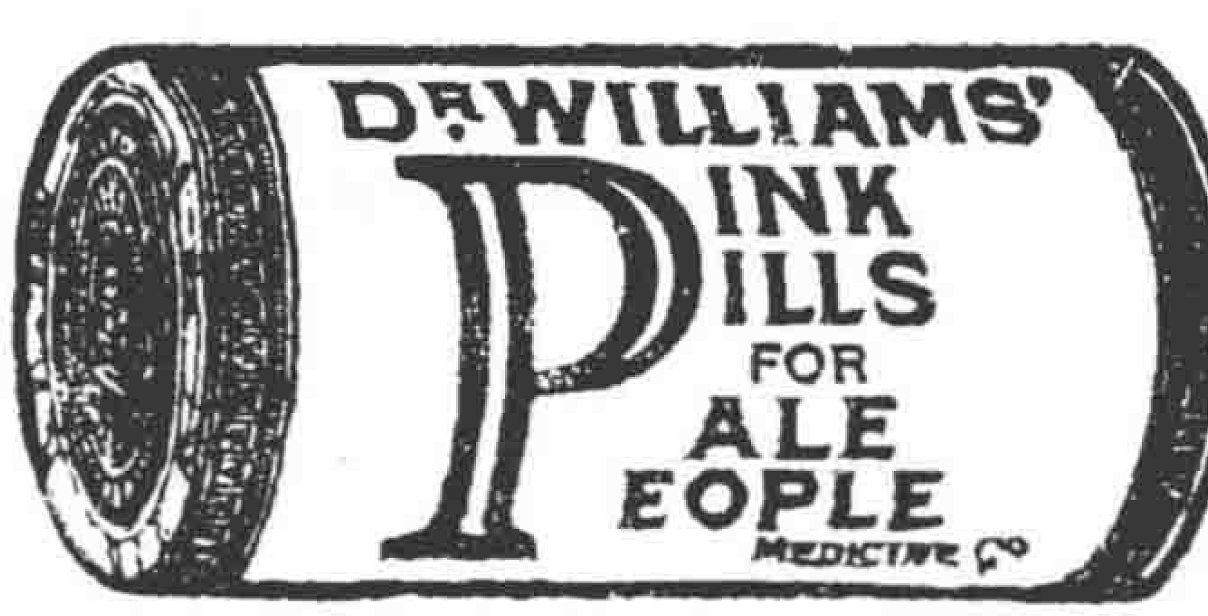
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

血必先虧也而後瘋乘之



血液污濁就有毒質沉澱骨節筋肉之間而致痛除非等到你把這毒質排除淨盡休想外治法可去其痛因爲它祇是治標對於病源根本不動

藥品之能直接達及瘋濕病源而去除之者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其一也因爲此丸乃特製以清血補血奏效奇妙所以已有鉅萬人士前患瘋症而由服用此丸增進其血液之質量不久病去體同非常滿意



(國民政府衛生署許可證成字第六二五號)

今日請即服用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開始君之治療自必收穫同樣之效果至於治理貧血食滯諸虛百損無論男女老少此寰宇馳名補血健腦品均屬對症良藥藥房均售或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備

十五週年紀念特大號

旅行雜誌徵文特輯

以文到先後爲序

小引

今年欣逢旅行雜誌十五周年，我們在這正月份刊行一本特大號，一以慶祝新年，一[illegible]周年的紀念。記得去年本誌新年徵文時以「我所愛游的名山」爲題，深荷海內作家[illegible]景，今年便以「我所愛游的名湖」爲題。湖的情趣，比較游山格外有滋味，因爲湖上泛舟，俛仰自得，天是那樣高，山是那樣遠，烟水迷茫，一望不盡，這其中有淡泊寧靜的意境。並且在凌晨，在月夜，結伴游湖，一舸容與，悠然自得，領略不盡的詩情畫意。凡是到過瑞士萊芒湖，杭州西湖和雲南昆明湖的人，定有無窮盡的湖中畫面在腦經中憧憬着。其實，除掉享有盛名的幾個湖以外，我們的故鄉也有許多小湖，一泓清水，數株老樹，凡是愛水的人都會自己去尋妙境的。或以爲游湖的題目範圍太狹窄了，似乎不妨再擬一題，任各人自由去抒寫，因是『游蹤處處』便成爲我們徵文的第二個擬題。

多謝各方作家的垂愛，寄來許多很有價值的作品，果如我們所期望的兩句話：『烟雲盪於足底，錦繡發爲文章，』自第一篇讀至最後一篇，細細咀嚼，眞有摩挲回憶美不勝收之感。這次特輯的內容在若干年來是我們認爲最充實並且最有深長意義的一個。

金沙江

璧瑩

揚子江溯流而上，到四川宜賓縣，分成了二條水流，向北流的是岷江，朝南流的就是金沙江。金沙江沿了四川與雲南二省邊境，穿西康省境，直入青海，據地圖上所指示，到了青海的玉樹四十土司之玉樹總舉等處，金沙江已是泉源之地了。它縱貫青海，西康，雲南，四川四省，爲我國西部第一大川，溝通內地和西南，西北的一支大動脈。在交通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過去由於水流經過之處，都是層疊巒嶂的叢山，水既急而灘又險，因之人力所能航行的河道，多在下游，更因當時無人負責管理，於是淺灘急灣，日漸加多，以致航行困難，沿岸商業不振了。戰事改變了一切，的確，爲了適應目前的需要，當局在此時期，并沒有忽視了金沙江，爲了溝通川滇康青四省的聯繫，以及改進生產建設，通商等各方面的利益，當局已着手對它通行疏濬工作。

查勘工作，并非自今日始，遠在四十年以前，英

四一—〇一五

法政府曾經各派工程師從事查勘了。法政府的目的，爲溝通金沙江與四川，雲南間的商務；英政府的目的，在築蜀滇緬鐵路，以便在長江上游經商。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以前，全國經濟委員會發起組織金沙江查勘隊，四川省水利局曾派員參加，結果雖在報告書中甚爲扼要，一切導治計劃及費用都很詳盡，但是後來仍未實行。昨年秋，經濟部與交通部會合建議辦理，工程進行步驟分兩部份：

首先仍是從查勘着手，今年春，兩部會同了川滇康等省的代表和水利技術人員，組織了金沙江試航隊，自四川宜賓出發，溯江上駛，先查勘和試航下游，四月上旬，該隊抵金沙江，四月十五日，繼續前進，二十九日安抵滇屬魯甸縣附近的巧家，共航行五五〇里，再往上駛，比較困難，沒有宜賓到巧家一段的那樣順利方便了，但現在還在試航查勘中。

經過查勘後，第二步工作爲疏導，因爲雖自宜賓至巧家一段，航行困難不太大，但以河身坡度太陡，流水的速度過急，更加兩岸崩落的山石，各支流冲積的卵石在在堆積成灘，所以經濟部與交通部對於疏導工作，第一着手的，是掏挖此項積灘，但這種灘的掏挖，據說是很吃力的。

據西康雅安方面某一水利技術人員談，他是明瞭金沙江情形的。關於整理金沙江工程，就目下情形而言，似應分爲治本與治標兩個辦法，視國家經濟的能力而確定其途徑：第一治本的辦法，必須築欄河壩及船閘，將壩後坡度減半，航運方可便利，壩高須在一百公尺以上，同時可利用其水力發電，計普渡河口至宜賓間，可得六百萬匹馬力，可以作爲開發西南礦產資源及爲各種輕重的動力，此可與三峽處設壩發電相媲美，惟每一壩的費用，須在一萬萬元以上，工程時間至少須五年。第二治標的辦法，如爲能使萬斤的木船走過各灘，全段勉强通航，工程費用約需五百萬元，工程性質爲構築簡單的船閘，設在江邊緩流處，使船隻能安然通過險灘。這個意見也已由交通部接受，詳細斟酌着。

總之，金沙江的疏濬工作，已在局部進行中，預料不久的未來，西部大川，是將有英雄用武之地了。

遊踪處處

趙景深

我是不折不扣的無產階級，祖上不曾遺留房產或田產給我，自己又只能靠着一枝筆和一張口換取日用的糧食，因此就簡直不曾有過一次較長時期的遊覽，也不曾遊覽過最偉大的名勝，下面所記的，只是一些不重要的老實的片段記錄：

蕪湖　大約是五歲到十七歲，這十二年中我是定居在蕪湖的，其間曾到過武昌

半年，寧波却去過很多趟，因爲那是我的外婆家。「搖，搖，搖，搖到外婆橋。」其親切可知。蕪湖可遊的地方只有一處柳村園，一所大花園和一座赭山。柳村園實際是一條路，植柳頗多，旁有小湖，湖對面就是所謂大花園，據說是李鴻章的產業。環湖散步，閒蹽小橋，迎風披拂，或觀牧童在一片草地上放牛，其樂無窮。這樣的地方只是類似江灣一帶的郊野罷了，但在我們看來，已經是個迷人的地方，差不多可以引起人們夢幻一般的感覺，因此便產生了鬼的故事。據說柳村園那兒，月黑風疾之夜，一個黃包車夫拉了一個人過橋，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無頭的鬼，連忙棄車而逃。故事自然不可信，但這樣幽靜的所在，的確是有產生這種故事的可能的。赭山最熱鬧的季節是淸明，這一天到山上去上墳的人很多，山中有一所中學。山不甚高，有一次我與同學從沒有路的山上滑走下來，快到山脚跌了一交，就趁勢滾了下來，連衣服也滾破了。

天津　十八歲到二十二歲，連頭搭尾四年，我在天津。天津比較好玩的地方，只有一處西沽，我已寫入我的小說集爲了愛裏的一篇蒼蠅裏了。此外還寫過幾首詩，如西沽桃林，桃林的童話，北地，園丁的變像，小船中渴極思飮等收入我的詩集荷花裏。天津公園也是我常去的地方，我領着我的妹妹慧深去玩，公園離我家很近，她一路和我談話，談得很親熱，但也很快，簡直像珍珠泉一般，不住的冒，我簡直跟不上。這印象是至今猶被我記住而恍若卽在目前的。以後她也常寫信給我，談起天津公園裏的小土山，以及公園旁邊圖書館那位曾與我們一同打過乒乓的楊歪頹。

長沙　二十二歲到二十四歲，這兩年間我在長沙嶽雲中學和第一師範學校敎國文，常到嶽麓山，牛頭洲，天心閣，朱家花園去玩，各留下一首詩，卽愛晚亭，牛頭洲之黃昏，南門城頭望長沙城市，老園丁，也收入荷花詩集。

紹興　在上海住了半年，二十五歲我在紹興第五中學敎書，曾遊玩禹陵，我的一篇小說失散，就是以禹陵的廟會爲背景的。又曾遊玩東湖，那兒有峭壁，完全是石山，站在山前長嘯一聲，有很響亮的回聲。又曾遊過鑑湖，那是陸放翁所住的地方，因了懷念古人，我又寫了一首詩名叫放翁的老年，也收入荷花。王羲之的蘭亭也去玩過，所謂曲水流觴，本來是依山依澗，讓酒杯順流而下的，現在却在平地弄幾個小溝一般的方池，眞可謂大煞風景了。我去的時候，見楊花在空中亂飛，曾作詞一首，鈔寄友人調孚，原詞已不復記憶。

此下就是民十六（我二十六歲）以後的遊踪，已記入民廿六的本誌新年號拙作海上蝸居，不贅。

×　×　×

捷京屐痕

朱梅

前年（1938）二月，我在巴黎接着我們的公司要買酒花的電報，剛巧捷京布拉格（Prague）格納酒花公司的經理也來電報邀我，所以我立刻便決定了去捷京布拉格一次。從巴黎去捷京有四條路線：一從瑞士經維也納（Wien），一從布魯塞爾，柏林，一從士他斯堡（Stransbourg）明興（Müchen）（即慕里黑）維也納，再一條線從巴黎搭直航捷京的飛機。我因爲柏林還有一點事，便選擇了搭火車先去柏林；然後去捷京的這一條路線。

未動身前，友人沈迺璋君介紹我捷京一個著名的巴黎旅館Hotel Paris，所以到捷京下車後，我便毫無猶豫的向車站上的一個搬夫說出了Hotel Paris的名字，他把我的行李（一個箱子）用繩子一捆，往肩上一搭，我以爲他送我上汽車，那知出了車站，他背着箱子却一直往前走，我很奇怪的問他爲何不讓我坐汽車，他說：

「旅館很近，我送你去！」

到旅館時，帳房裏已得到我的幾封從巴黎轉來的信，他們頭天已接着我從柏林來的電報，爲我留下一個房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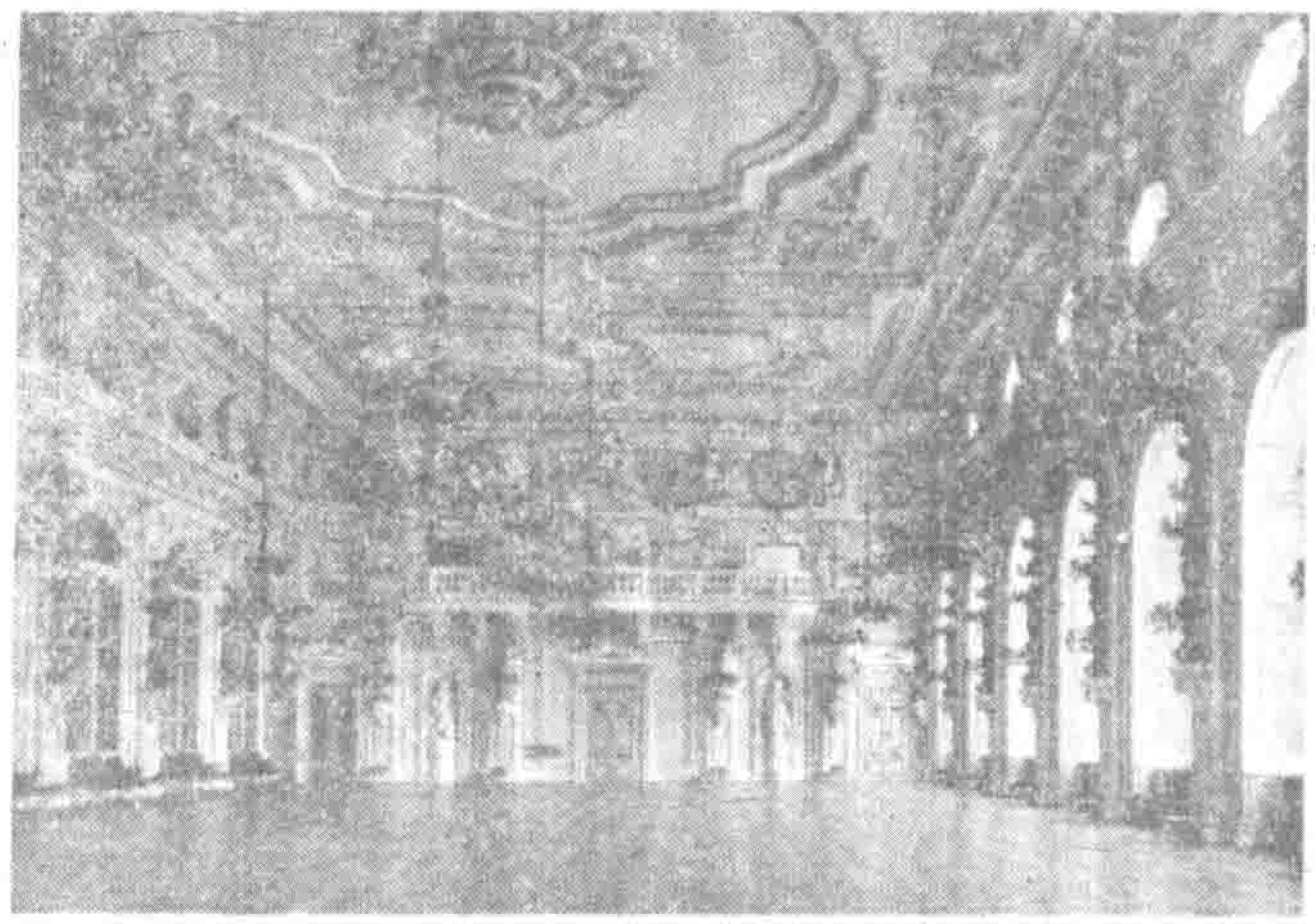
捷京的旅館，普通設備都很舊式，但都很華貴，我頂喜歡房間裏各式各樣的玻璃燈罩，電燈開後，光耀奪目，很像在一個中古時代的王子室裏。普通價錢都不很貴，侍役大都是女性。

捷京分新城與舊城，美麗的渥爾達瓦（Voltava）河把新舊城隔着，無數的不同樣的橋樑把兩城連繫起來。新城建築在斜坡之上，站在聖克大教堂的頂上，全城均在眼下，我常說最單純的建築莫過於柏林，最乏味的建築莫過於倫敦，而最美麗的建築莫過於巴黎，可是我來到這中歐的國家捷克京城布拉格，我的印象又不一樣了，從



捷京新舊城聯繫之大橋

斯特和夫修道院（Strahov），皇宮馬那士特那（Malá Strana）教堂，夏爾橋(Charles)一直到新城及亞美利加別墅（Villa Amerika），世界上沒有一個國



捷京宮內西班牙式接待室

家能看得見有這麼複雜的富麗的建築物和彫刻物，這由於布拉格多少世紀來都為不同的異國人佔有，所以殘留下各式各樣的建築和彫刻。它頂熱鬧的街道為Prikomina，博物院前面大街及——Václavski tag 等地方。Zeltnergasse更能顯出布拉格地方的特色，夜晚來幾條大街上的霓紅燈照耀得通明，顯出了近代都市的繁榮。從前有一位法國作家形容巴黎人形容得最好，你看見每個巴黎人在馬路總是匆匆忙忙的樣子，那種緊張的情形，是旁的國家看不見的。而布拉格人呢，無論白天或夜晚，人們走在街上總是很安閒的樣子，那種瀟灑的情狀，十足的證明了人們甯靜的生活。

人們是那麼的遵守着來左去右的秩序，從不看見在來的道上走着去的人，這種情形我祇在荷蘭的鹿特丹看見過。

到世界無論那一個國家去，要想看它古老文化的遺跡，最好去參觀他們的教堂或廟宇，因為它是那個國家文化精華的代表。我到布拉格後便請納塞先生（P. Reiser）陪我去參觀聖克大教堂（Cathédrale St. Guy）。在巴黎的聖母院裏可以看着許多年代來帝王的珠寶，那不過是顯示了昔日帝王的華貴，在聖克大教堂卻



捷京圖書館之一角

看見了一具銀棺。

銀棺裏面永遠睡眠着的是一位主教。他的歷史說起來非常悽慘，這已經是好幾

百年前的事了，那時的布拉格還是帝制時代的首都，一天早晨皇后突然來到教堂來後便跪在懺悔台前把她的犯罪向主教懺悔，她說她另外又愛了一個男子，但她却很失悔因爲這是不貞的行爲，所以她來懺悔。

皇帝打聽出了這件事，於是把主教叫了去要他說出皇后懺悔的事情，主教不肯講，皇帝又威嚇他，他還是不說，結果皇帝很生氣，要他自殺，投渥爾達瓦河，主教爲了顧全皇后的名譽，所以便毅然決然的投河死了，皇帝後來非常懊悔，着人把他的屍首撈了起來，打了一具銀棺，把他的屍首放在裏面。

捷京布拉格的飯館，差不多十分之九都建築在地底下，每個飯館的建築都很別緻，吃飯時有音樂隊伴奏。跳舞廳全在地底下，有的甚至在三四層地下。

布拉格人對於外國人都很客氣，這到與各小國的人一樣，人民都能講兩種語言，德國語與捷克語，這是證明了德國人在布拉格的勢力。

歐洲第一次大戰前三百年，捷克被外人統治着，大戰後才解放而成爲獨立自由的國家。我在布拉格的時候，他還是獨立自由國家的首都，但現在呢？布拉格雖然還叫布拉格，可是已經不是我在那兒時的布拉格了。雖然如此，安詳的布拉格人和布拉格的美麗却永遠的留在我的腦裏。

二九，十一，四。

世界第一高樓

程志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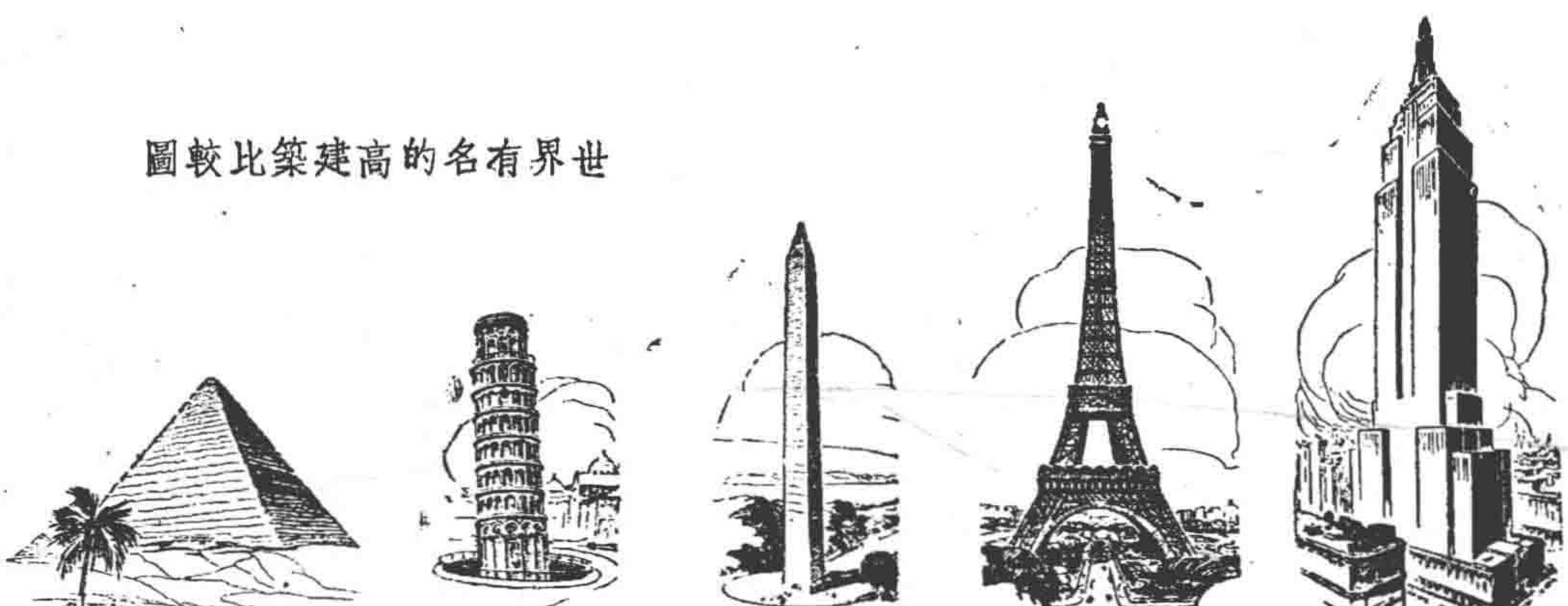
我常覺得建築物很可以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性，英國人是沉毅果斷的，所以他們的房屋也是十分堅固整齊，在倫敦最熱鬧的「西極」一帶，雖然有不少的洋樓，可是平均總不過在十層左右，沒有超過一百呎的，外表也很古舊樸實，有些受了煤烟和濃霧的薰襲，已經灰暗剝落，望上去彷彿是千年古物，這也可算是代表大英帝國的保守特性。巴黎的房屋高度也和倫敦相仿，不過法國人很活潑輕鬆，所以建築物也帶些美術意味，許多堡壘式的房屋，如巴黎市政府最高法院等等，竟是世界上有名的藝術傑構，除了形式美觀之外，還加上不少的名貴彫像，仔細看看的確是很富麗很動人！柏林的房屋比了倫敦更單調，更呆板，形式高低，幾乎完全一律，無疑地這可象徵德國人的重紀律，崇樸實，其餘義大利，比利時，瑞士，荷蘭各國的建築物雖是大同小異，然而留心比較一下，便會發現許多特徵，這些特徵，又很和那些民族個性相吻合。可是，歐洲各國的建築物有一點是相同的，那便是走遍了全歐，我從來沒有看到一所超過三十層

的巍峨巨廈。

當英國輪船把我們從歐洲帶到美洲，徐徐地開進赫貞江的時候，使乘客們最感興奮的莫過於紐約的「摩天樓」了！幾十座直伸到雲端裏去的大樓，矗立在江干，望上去多麽驚心動魄呀！美國人是最好新奇特別的，如今看到這些摩天樓，更證明建築物和民族性有不可分離的聯帶關係，不消說，初到紐約的遊客們，興趣是完全集中在這方面的。

記者到了紐約以後，纔知道紐約的高樓，在三四十層左右的，眞是不勝枚舉，因爲高的房屋很多，所以三四十層的屋宇，也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普通所謂「摩天樓」總要在六十層以上。現在握着全世界最高大廈的榮銜的是三十四號街六號路口的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它的高度說來眞是驚人，一共有一百〇二層，高達一，二五〇呎，遠遠望去，彷彿是座

世界有名的高建築比較圖



紐約帝國大廈一九三一年完成高 1,250呎。

巴黎愛非爾鐵塔一八八九年造高984呎。

美京華盛頓紀念塔一八八八年造高555呎。

意國披薩斜塔一三五〇年造高179呎。

埃及契珂夫金字塔紀元前四七〇〇年造高480呎。

峻峭的山峯，試想上海的國際飯店廿三層大樓在遠東已稱是最高的建築了，現在帝國大廈還要比它高出幾乎五倍呢！這不是近代工程界的奇蹟嗎？

我們如果拿帝國大廈和其他幾個世界有名高建築相比較，那麽它要比巴黎的愛非爾鐵塔高二百六十六呎，比美京華盛頓紀念塔高六百九十五呎，比披薩斜塔高一千〇四十一呎，比埃及的金字塔高七百七十呎。記者在一個天晴的下午，走到這座天下第一大廈的下層費了一元一角的門票，踏進了富麗堂皇的大廳，由招待員領導，我們到了電梯一邊，先做了一次簡單的敍述，他說：「這座帝國大廈是一九三一年完成的，面積是八三，八六〇平方呎，在第五號路一邊是一九七・五呎，至三十四號街一邊是四二四・九五呎，高度是一〇四層，但是有二層是在地面以下的，一共有兩個瞭望台，第一個在八十六層，離地面一，〇

四一—〇二二

五〇呎，再上去二百呎，是飛船停泊站，也有一所瞭望台，不消說，這是世界摩天樓的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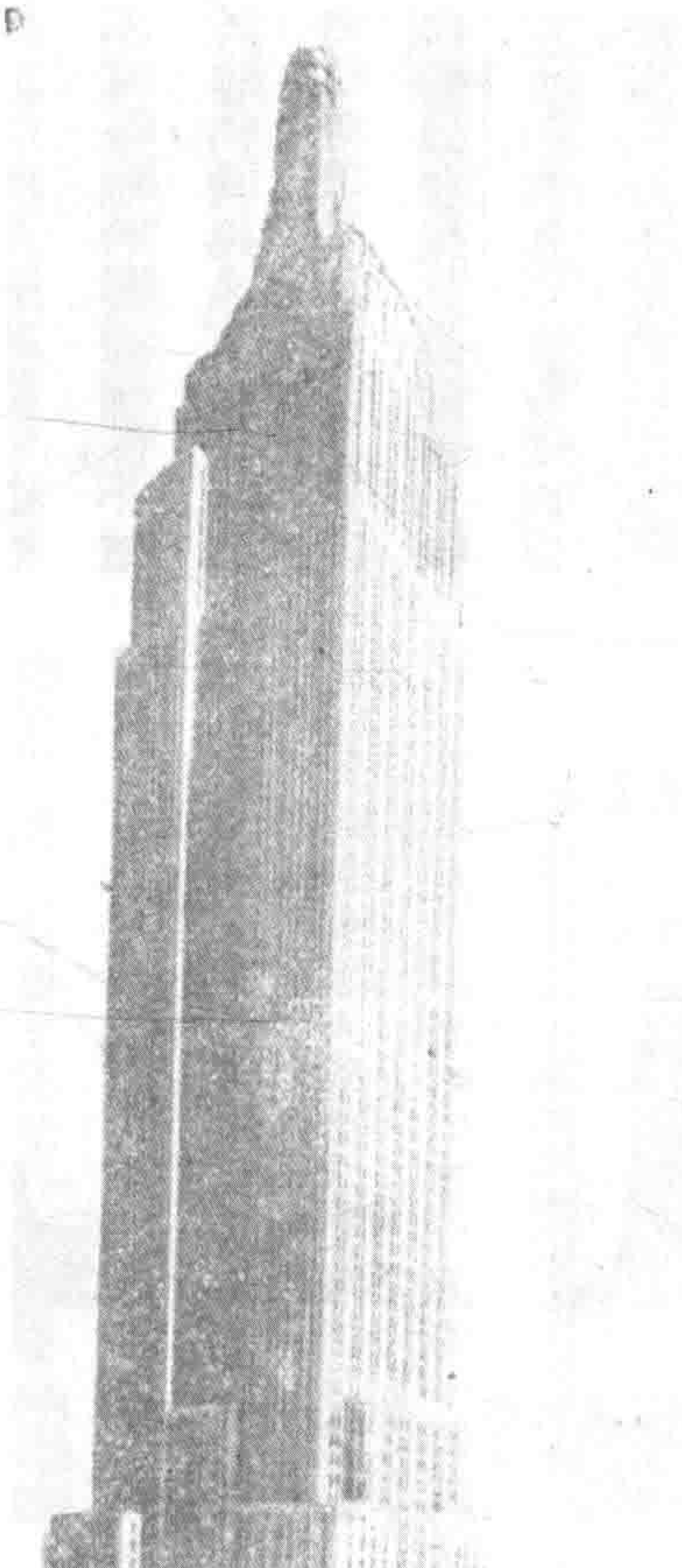
「那麽，有多少窗子呢？」一個人很好奇的問。

「一共是六千四百個。這個建築用去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塊磚，用去二〇立方呎的花崗石，用去七五〇，〇〇〇磅的鋁和鎳。」我們都很佩服這位嚮導的記憶力。

「電梯有多少？」又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當然這座大廈的交通，是全靠電梯的，它有乘客電梯六十一架，載貨電梯六架，都是奧地司自動控制式電梯，之中又分特別快梯區間梯二種，特別快梯從底層到八十層，祇消一分鐘，由八十層到八十六層另有電梯，由八十六到絕頂又是一段電梯，所以諸位上去，必須要分乘三次電梯，纔能到絕頂。電梯速度每分鐘為一千呎。至於整個大廈的平面（Floor space）可以容八萬人。」

講述完畢，我們也就開始乘梯升空了。果然不到一分鐘，一聲鈴響，便到了八十層，下來又換乘對面的區間梯，一刹那第一個瞭望台已到了！大家隨着嚮導走了幾十步，一個闊大的瞭望台上面，已有不少的遊客了。那時記者望到下面的許多洋樓，平常都似乎很高的，現在却全在我的脚下了！風和日麗，興趣分外的活躍，先看熱鬧的華爾街一帶，這是大銀行集中的地點，十幾座摩天樓，顯示出無限的雄姿，有一座摩天樓叫做胡爾華絲大廈，記者在中學校時代曾經讀過一篇關於它的紀事，所以印象也特別深刻，它有六十餘層，在廿年前是全世界的第一高樓，現在已降到前五名以外了。向着南面望去，可以看到赫貞江的入口，龐大的自由神像也遙遙在望，再看過去，便是烟波浩淼的大西洋了。朝西面看，可以很清楚的望着紐約港埠的許多碼頭，戰



紐約帝國大廈的雄姿

四一—〇二二

事發生以後，英國的巨輪依利沙白王后號，法郵拿門德號都暫時停泊在第五十號街碼頭，從帝國大廈上用望遠鏡看去，兩大郵船是很寧靜的並列着，依利沙白王后號却已加上一件灰色的外衣了。遠些，可以看到紐極賽州的橘山。

東面是東江，後面包括紐約的幾個重要鎮市，這邊工廠比較多些，世界展覽會的三角塔和圓球，可以很明晰的看到。最精采的要稱南面了，這裏是紐約最繁盛的區段，百老匯娛樂場，洛克費羅中心，五號路，都集中在這一帶，最妙的是一羣洋樓的後面，還襯着一個長方形的中央公園，綠油油的草地，從空中俯瞰下去，更是可愛。

我們平常在紐約大街上走的時候，祇看見摩天樓的側面罷了，在帝國大廈的絕頂上，可以看到許多摩天樓的頂層，說來好笑，許多大樓上面，竟是屋頂花園，也有樹木，也有碧草，許多有階級，正在日光浴呢！馬路上的汽車如螞蟻似的緩行着，行人更是渺小得可憐，然而渺小的人畢竟是萬物之靈呀！他們能把荒若甌脫的紐約夢赫登島，造成了一個最摩登的都市，又造成許多不可思議的高樓大廈，科學萬能，天然都被人工征服了。

為了好奇，記者又升到一百〇二層的第二瞭望台去，那裏能看見的，愈加遙遠了。唐人詩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何況我又上了十六層呢！記者儘量的欣賞大自然和人工的偉大，幾乎流連不忍下去，直到金烏西墜，景象已逐漸模糊了，方纔回到第一瞭望台，在那裏買了些紀念品，又吃了一杯咖啡，回到三十四號街，已經萬家燈火了。

別後湖山

嚴肅

我在負笈杭州的時候，唯一的遊踪就是西子湖頭，那時因為還在盧永祥督浙時代，我一顆純潔的心靈，祇是期望着新的光明，早日到來，所以西湖的景色，却不是我對牠留連的對象，蘇小小林和靖的墓草萋萋，也不是我撫今弔古之所，只有岳王墳上幾副雄壯的對聯和墓前的鐵像，才是我認為論定古來忠奸賢不肖的鐵的事實。墓前的對聯是「宋室忠臣留此塚，岳家母教重如山」，於我印象尤深，當時我是一個幼年喪母的人，尤其感覺到母教的偉大，然而我是已經無從彌補這個缺憾了，連帶的我並且想到，也許為了我不及接受我偉大的母教，竟不免於要英雄氣短，或者無所造就，可是因為這一邪正順逆之辨，却更予我以立身處世的南針，到現在想起來，更覺得歷史褒貶，是何等公正，不容絲毫假借的，更不容絲毫含糊的。

後來我雖然常常到西湖去，甚至只坐在小舟中難過每一次經過岳王墓，直覺的感想似乎這就是我的遊湖目的，可是又另具一副惆悵的心緒，怕的是一瞻廟貌，依然要忍住我的隱痛，匆匆言旋，這個矛盾的心理，一直到我離開杭州，才慢慢地消散，及今回憶萬般思潮，還是當年的煩惱。

民十六我到了南京，玄武湖還不是我起初打算去的地方，莫愁湖却是好像在書本上說的值得一訪，到得那裏在初秋的天氣，已經是荒涼不堪，曾公閣上有疏疏散散幾個人面湖在那裏下棋，湖中僅有敗荷浮萍，眞使我有一到莫愁愁更愁之感，在留京的十年中，莫愁湖前後到了十餘次，始終沒有改變我對於莫愁湖悽涼的觀感。

玄武湖是跟着南京十年來在建設中的，面積比較的寬，一面環城，三面環山，因爲牠是首都市民唯一遊覽之地，平時眞有仕女如雲之概，尤其是夏天，簡直把淸趣完全消失了，後來我就以白天登鷄鳴寺，眺望湖山，晚上才輕舟下湖爲樂事，總算把煩囂的遊湖方法，改變得略有意義，這樣的日間看湖夜間遊湖的辦法，當時蔣夢麟先生也和我不約而同的常常遇到，彼此都以爲遊夜湖却是此勝於彼。

玄武湖的優點，是在夏天，十里碧荷，香滿池塘，夜闌人靜，放舟湖中，剝新蓮，話舊事，當頭明月，遠山渺茫，頗足一灑塵俗之氣。可是這三年以來，正不知蔓草荒烟，成何景象？

民二十七年，我在武漢，武昌有南湖，山景是比東南一帶雄偉得多，可是那時南湖有飛機場，已不是遊客薈集之所，只有在黃鶴樓眺望，北望龜山，回顧南湖，長江浪潮起於足下，珞珈青山圍於湖上，自有一番三楚雄勝之感。是年我赴長沙，迫於時間，乘飛機過洞庭湖，俯視岳陽樓，幾不能辨，但覺湖面上草色遙看近却無而已。

現在我來重提往年遊湖的感想，只覺得西子湖是具有訓敎後世春秋大義的所在，莫愁湖有中山先生爲陣亡將士題着「浩氣長存」的詞，玄武湖上的紀念塔也是在那裏靜寂而熱烈的期待來者，我的舊遊之地呀！暫別吧！終是小別，小別重逢的時候，樂趣熱情當更覺湖光山色的可愛了。

× × ×

用脚來旅行

羅才淸

我面對着舟子，仰天躺在遊艇裏，看白雲悠悠在頭頂掠過，聽水聲濺濺扣着船舷；我的胸襟也彷彿水天一樣闊野，忘了今天是此次旅行中最后勾留的一天。

舟子再次問我在什麼地方靠岸：岳王墳？蔣莊？我祇是對他微笑，沒有回答——我

不願意上岸。

是湖上的景色太使人迷戀嗎？葛嶺之麓的西式別墅在明耀的陽光下顯着不調和的色彩；六橋三竺的長堤像死蛇似的躺在我的面前；三潭印月的葫蘆頂我總懷疑它下面是埋着死骨的坟墓；湖上的景色在我眼底並沒有留着絲毫印象；我所迷戀的是這一艘小艇。還有嗎？是那舟子慈祥的臉，我想有機會的話，他會告訴我數十寒暑的經歷，和他的貧苦——可是溫暖的家庭狀況。

愛護西子的英雄們或許將向我提出抗議，至少要反問我：你為什麼從都市中逃出來，到這裏來渡過你的難得的假期呢？

是的，我需要旅行來解放我積壓着煤屑氣的胸懷。在江南，而且是僅僅三五日的假期，再有比兼備湖山之勝的杭州更好的去處嗎！

那末，說出你的「沒有留着絲毫印象」的理由來！

聽着：我是有着充份的理由的。

這還是我第一次到杭州，從數小時擠居着的車廂中踏下地後，我沒有在旅舍中休息，——這旅舍是向湖的，憑欄遠眺望着當前的青山綠水，可以足夠抵償車廂中的勞頓了；可是，這又與在畫片上瞻仰迷濛的景色有什麼分別呢？探幽尋勝，是一定要去「探，」要去「尋」的。

我當即買了一册西湖攬勝，希望它能告訴我怎樣去「攬」西湖之「勝，」然而，它祗告訴了我東西南北的方向。怎樣僱洋車，僱遊艇，吃德陞館的魚頭荳腐及件兒肉的風味，這些又與瞻仰畫片一樣，應該送給數百里，數千里以外的「心嚮往之」的人們閱讀的；既然來到了這裏，我是不怕「刨黃瓜兒」的。

於是，我從湖濱公園出發，衝出了「車（讀如川）子車子」的包圍線，像一個本地人的樣子，作探幽尋勝的徐霞客了。

到我坐上遊艇的最后一天，我都是仗着一枝手杖，爬山越嶺涉水跨溪，有時甚至回到旅舍時，才想起肚子已空上好幾個鐘頭了。

這幾天「探」「尋」的結果，我可以斷然地告訴你：西湖之勝，是在西湖的周遭，而不是西湖本身；而且，所謂西湖十景，也祗是個西湖攬勝上的「勝景」罷了，譬如柳浪聞鶯，所給你的印象如何呢？南屏晚鐘又和江海關的鐘聲有什麼分別？所以，要攬湖山之勝，決不可去依賴這些「指南」的，而是要「探」與「尋」的，歸根一句話：旅行是要用腳的。

再舉一個例子吧。

有一天，我看過一百另八尊羅漢後，從靈隱直上韜光。在翠竹的小徑中，我被一長列的轎子阻住去路，坐在轎子裏的，有掛着「朝山進香」黃布袋的摩登小姐，也有西

服口袋裏飄着彩色絹帕的慘綠少年，……他們似乎都很得意左顧右盼，或者前後相互問答。

可惡轎子的行進並不比我迅速。我因爲討厭他們，常常故意落後，可是當到達一處的時候，他們也常下轎來「休息。」有一對大概是新婚夫婦吧，當他們從網籃中拿出麵包和罐頭牛肉來吃的時候，女的偶然用高跟皮鞋在石級上劃着，就驚奇地叫起來：

「這樣滑的石級要是轎夫一脫脚，我們還有命嗎？」

男的拍拍她的肩頭，「明天我們還是坐划子去罷！」

我暗自忖着在當夜的湖濱旅舍裏，他們或許爲了「得慶生還」而來一個甜蜜的擁抱；或者竟預先購備一瓶香檳，明天到湖上去謀一醉了。

至於錢塘江上的歸帆點點，整個杭垣在俯視角度下的美麗他們的腦膜上是不會留着一點痕跡的，然而，這美景是畫片上所看不到的！

果然，爬山是相當吃力的，可是就爲了吃力，當你在石級上坐下來時，才能發現大自然的美妙呀！如果你再購一截甘蔗咬着，那滋味雖綠寶橘汁亦所勿逮。

這就是我反對坐在湖上的遊艇裏，聽憑舟子的指導，作浮雕巡禮的理由了。

這理由說明以后，我想還有人要問我：那末，你爲什麼在最最後一天忽然珍惜「脚步」而躺到遊艇裏去呢？

這自然又有理由的。

爬過北高峯，也到過九溪十八澗，脫下襪子濯足，再從西湖攬勝所沒有記載的一條莫明其妙的曲徑，翻到一家農舍去吃生蕃薯，又曾到過一處「西湖十景」而幾乎認不得歸路，這幾天的遊程已經超過這次 Trip 應得的收穫了。躺在遊艇裏的這最後一天，正是我恢復幾天來疲勞的休憩之處——也就是用脚來旅行之後，讓充溢着興奮的神經有一個舒散的機會：看白雲悠悠，在頭頂掠，聽水聲濺濺，扣着船舷——其實遊湖的樂趣亦不過如此；況且這一點樂趣，也必須在用脚旅行之後才能體味，才夠親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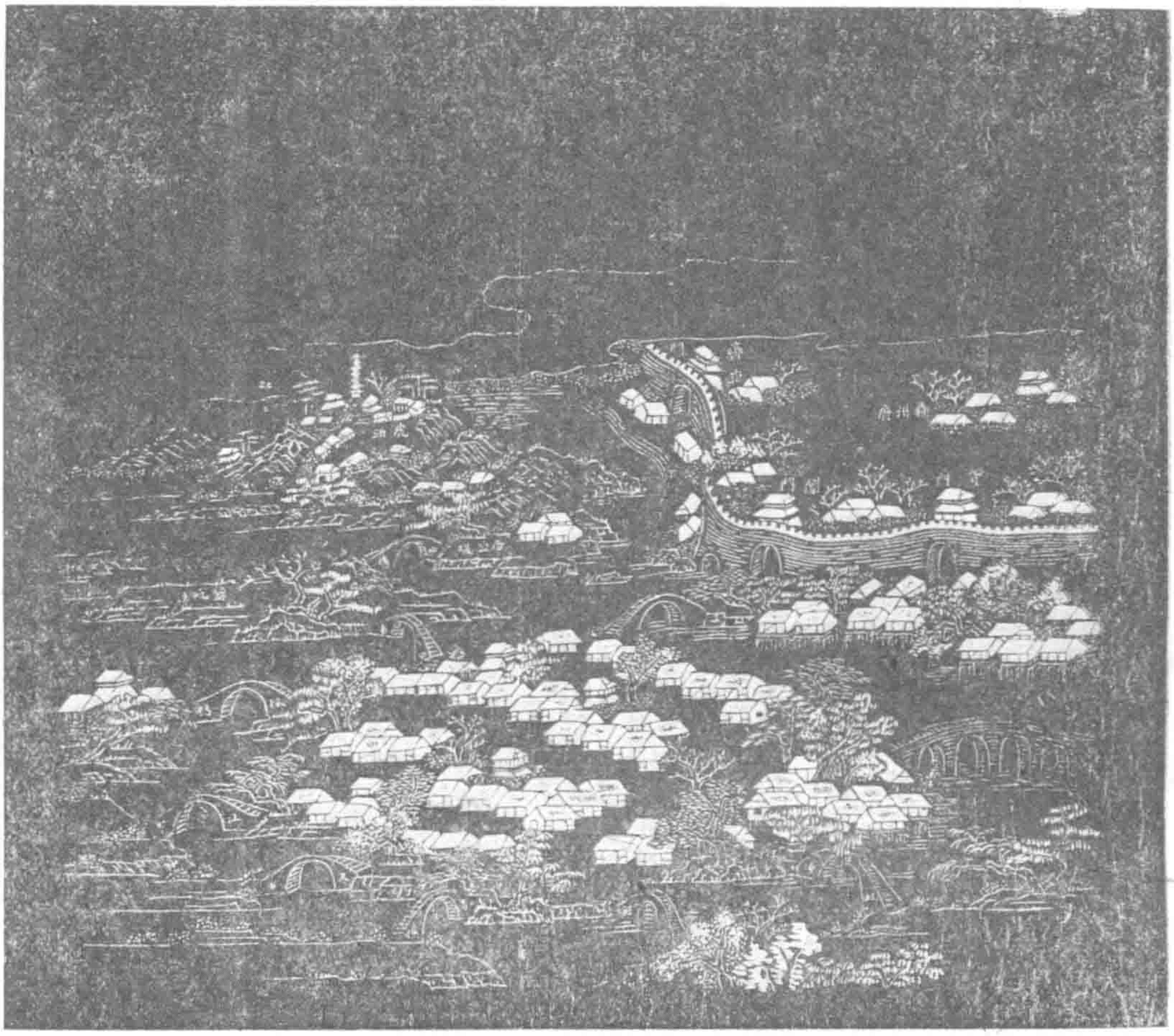
最後，我的「旅行哲學」不一定適用在天堂的杭州，即使是一丘一壑的鄉村，亦無往而不利。

第三冬天又迅速地在我們的眼前飛逝，在熱望中期待着春天已經伸出歡迎的手來了，我們業已休息了三年的雙脚，我想更該健步如飛了。

黃鶴樓望江

也農

乘輿倚危欄，憑臨眼界寬。
夕陽到山盡，霞影落江寒；
孤雁雲中見，歸舟天際看。
滔滔東逝水，誰可挽狂瀾？



長江勝景圖之一　蘇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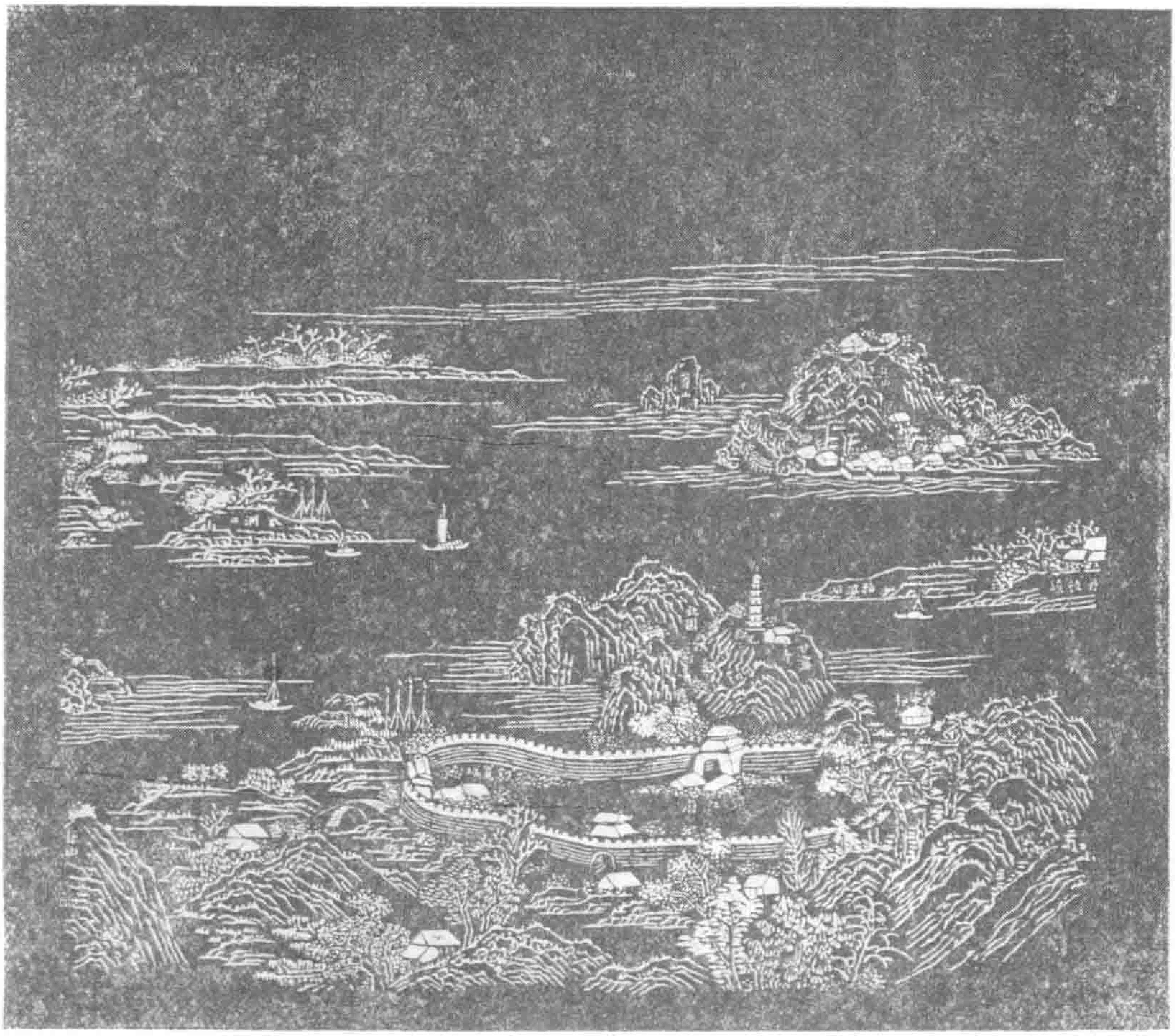
長江勝景

徐澤人

記敍錦繡河山，每感狀寫勝景，文字究嫌不足，而同時則又感文字之累贅，即讀徐霞客遊記，亦不免此感。此圖文兼備之作，所以能「引人入勝」歟？本誌新年號徵文條例中云，最好多附照片，蓋亦有見及此也。

從前照相術還未發明時，畫家便負起爲山水寫生之責任，所成之作品，或付諸梨棗，或刊諸磚石。印刷時有應用五彩者，鮮妍奪目，更可欣賞。像木刻彩印西湖勝景全圖，普渡勝景全圖等等，不是和現在大名頂頂的房龍在其所著書中的插圖不相上下嗎？也許更勝一籌呢。當時視西湖圖等爲不足奇，豈知今日已求之不得了！

余每至一地，輒喜蒐集當地之石刻圖畫，積年所得，已盈箱滿篋，其中不乏圖寫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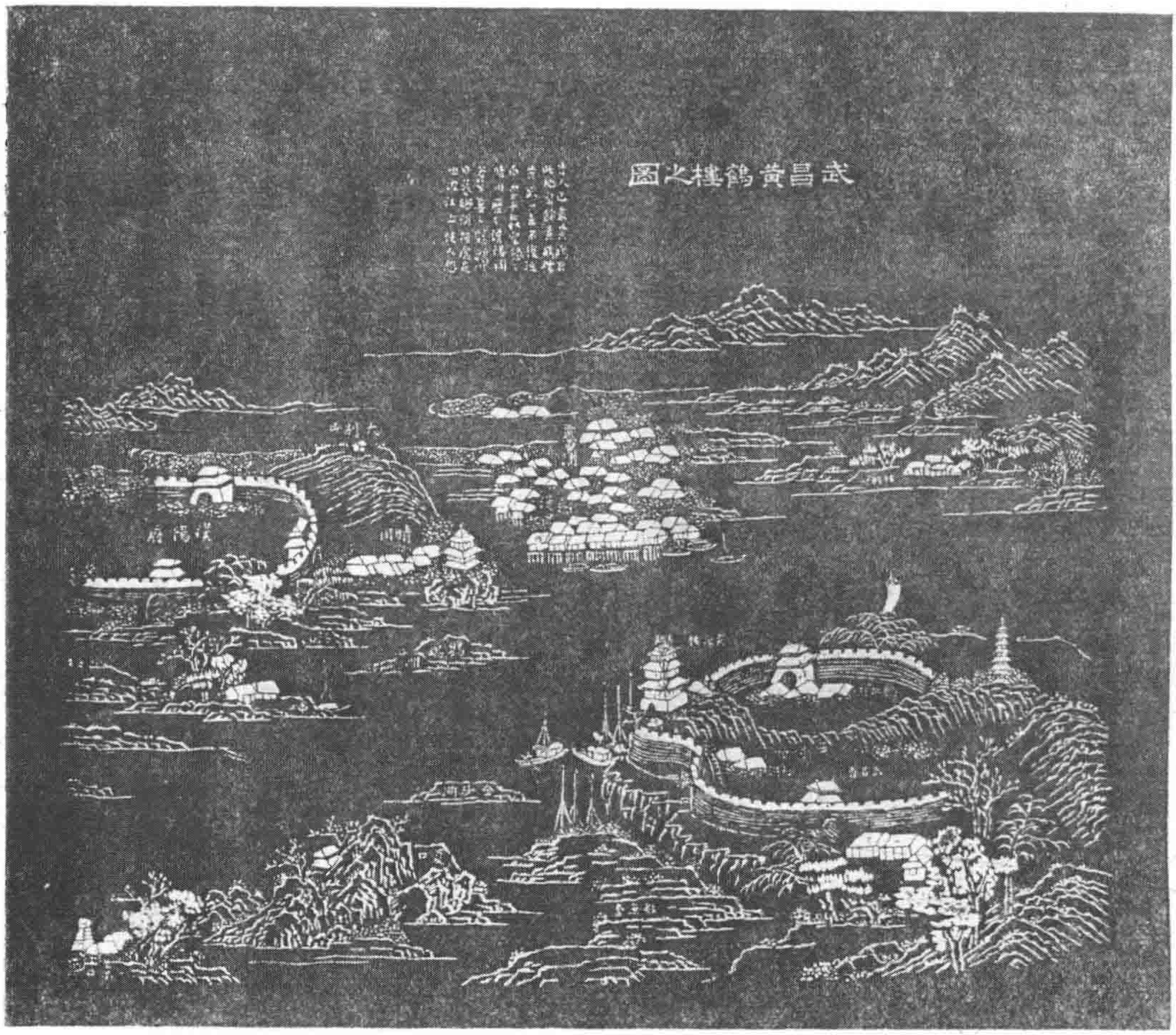


長江勝景圖之二　鎮江

景之作，從我性之所好，以爲此種石刻山水，比名畫家的山水畫更有意思，因爲畫家寫山寫水，固然也有寫實之作，但十之九還是畫家杜撰的。至於石刻山水，其目的爲山水留一眞實景象，故從來沒有空中樓閣的瞎畫。

照相拍得好，固然也有藝術味，然與圖畫比較，究竟不是同一事。木石所刻之山水寫生畫，既然是純粹藝術品，而同時又是寫實的，其價値與趣味，不言可喩，自然是更爲高貴了。

余今以長江勝景圖石刻一册，貢獻給本誌編者，由其選用，製成鋅板，黑白分明，或可引起讀者於照相以外之興味乎？長江勝景，讀者之中親歷其境者必多，無論選用那一幅，均可不必加以說明，設有未嘗游長江者，如能由此種石刻風景圖，引起其葆愛錦繡山河之決心，則更爲拙者所馨香禱祝者矣。



長江勝景圖之三　武昌黃鶴樓

旅行——心理衛生之道

黃嘉音

（一）老趙的心理衛生

老趙每年替旅行雜誌來一次徵文，似乎已成慣例，不簡直是已經由習慣而成自然了。這對於旅行雜誌當然是一件好事，而在編輯先生本身也是拉稿子的門檻，可是，却辛苦了我們這些難得出門的『坐井之蛙』了。

這次我老老實實地告訴老趙說，我實在寫不出了，老趙不信（能幹的編輯先生總是如此的，）東來一個題目西也來一個題目。我說幾年來沒有旅行過，以前旅行的地方，可以寫的都已經寫過了，所以實在沒有材料寫。

老趙是慣常愛開玩笑的（不然他怎

會心廣體胖呢？）於是『那麼寫一篇「旅行與心理衛生」好不好？』

『好！這是一個好題目，』我自己也沒有料到我眞會一口答應下來的。『我一定寫。』

就這樣，老趙又開了一次玩笑。（這正是心理衞生之道，）而我却得之乎也者地交上一篇『作文。』又給他佔了一次便宜。

（二） 工作與休息

提到旅行，普通總要連帶想到假期，由假期又想到休息；休息是不做事，也就是停止工作的意思。因此，工作與休息，看來似乎是相反的兩極，因爲一個是動，一個是靜；一個是有生產的，一個是沒有生產的。可是事實上工作與休息如果好好地分配起來，不但沒有矛盾的所在，而且是相成的。在勞心勞力殫思竭慮地工作了以後，當然是需要休息的；休息旣是停止工作，固然是阻礙工作的進行，可是却不是破壞工作，休息的目的是在於把疲勞的精神恢復過來，再去工作，使工作的效率可以提高，工作的成績更美好，工作的時期更長久。（這裏的所謂休息，不是指每天短時間的休息，而是指較長的假期的休息。）

所以，長期的工作之後，應該有一段休息的時期，這已經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了。這是衞生之道，當然也是心理衞生之道。這種休假的時期，普通是從幾天幾星期以至幾個月的。一個人，無論他事情多麼繁忙，是不是需要這麼長的一個『休息』時期呢？當然是不需要的。三歲的小孩子都會這麼說，而心理學家也正是這麼說。

（三） 動的治療法

近代的世界，已經由過去靜的世界，進而成爲動的世界了。車輪奔馳着，飛機疾駛着，印刷機忙亂地滑動着，不但時代飛快地向前猛進地在動着，現代的醫學與心理學，也逐漸是到動的路上去了。

在以前，醫生對於有許多病是主張用長期休養的方法去幫助治療的，可是現在不然了。在瑞士，據說他們有肺病療養大學，專給生肺病需要長期療養的大學生讀的，也有肺病療養工廠，是專給生肺病的工人住的。一個大學青年學生，得了肺病，誠屬是不幸的事，更兼往往要因此而犧牲學業，更是不幸中的不幸。如果幸而病好了，可是學業已經荒疏，跟不上人家了，豈不可惜？現代的醫學界以爲這種犧牲是不必要的。他們以爲生肺病的青年大學生，固然需要特別的休養與治療，可是事實上並沒有完全停止學業的必要，不但沒有這種必要，他們以爲把學業完全停止了，反而是一件不聰明的有害無利的舉動，不但不必要地犧牲了青年寶貴的光陰，而且使生病的青年過分空閒，使他的腦子不斷地意識到自己的病

四一—〇三〇

狀，從而產生惶慮，加重老病。因此，他們主張使病人儘可能地繼續他們的學業。有些病人竟因此得以跟沒生病的學生同時畢業。繼續學業增加他們的自信心使他們的肺病加快痊癒。

肺病療養工廠也是根據同樣的理論創設的，使工人不必因病而停止全部的生產工作。他們的繼續生產不但可以幫助他們維持生活，償付醫療費而且增加他們的自信心，轉移他們的注意力，使他們早日痊可。

在歐美的普通醫院或精神病院的病房裏，採用所謂『作業醫療法』(Occupational therapy）者已經不少了。這種新式療法的目的，不但是在於增加生產，而且使病人感覺到一種生的樂趣，這一點對於人生的愛好的信念，是很足以幫助病人與病魔搏鬥的。這一種由靜到動的治療法，成績的美滿，已經是醫學界所公認的了。換句話說，這種動的治療法，就是病院裏的心理衛生之道。

（四）有效果的假期

我們可以從例外證明通常的法則，我們可以從研究變態的心理，得到正常行動的智識與南針；同樣，我們也可以從病人的療養法中，學得常人休養的最佳方式。

現代醫學界的主張不使病人空閒，這是以心理衛生為其理論根據。我們主張休假中的人，也不可完全遊手好閒，這也是以心理衛生之道為根據的。

一個人在長時期中一直做着同樣的工作，是要感到單調，乏味與厭倦的。休息對於工作，有着一種調劑的作用，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可是我們應該用甚麼最有效果的方法，去利用休假的時期，使我們在身體上，心靈上，以及精神上，都可以得到最大的益處呢？

利用休假的最好方法，根據現代醫學與心理學的理論看來，莫如旅行。

（五）旅行是心理衛生之道

心理衛生運動的目的，簡單地說起來，就是在於增加人類心理上的健康，使每個人能夠了解自己，了解別人，知道怎樣立身處世，怎樣去過一種最合理，最幸福與最健全的生活；換句話說，就是怎樣去充分地利用精神，時間，機會與力量，去對社會作最大的貢獻。

旅行，據我看，是調劑人類機械式的生活的最好方法，也是完全適合於心理衛生的原則的。關於這一方面，我想把我所想到的心理衛生的原則與旅行的益處，分列於後，讓讀者自己去作一比較，算是此文的結束，其餘凡是大家多能體會的事，我也不想多說了。

心理衛生的原則	旅行的益處
不斷地發展多方面的趣味	增長見聞智識
以活的智識增加人生樂趣	增加人生經驗——生活的武器 了解風土人情
精神上的調劑及恢復	賞心悅目，心身舒泰，恢復精神 把工作與家務暫時丟在腦後 改變環境
身體，心智，與精神的鍛鍊	運動
了解自己了解別人	
過最合理的生活	使身心不過分空閒 時間的利用

根據上表看來，旅行與心理衛生，可說是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的。所以我說，旅行是合乎心理衛生之道的。

× × ×

憶之海中的玄武湖

王秉權

旅行能使你不會與自然疏遠，能使你萌發了對生的信念；你遊玄武湖卻更能學得大自然的嚴肅與豪華，拘謹與奔放，雄偉與纖細；她能充實你的生命，豐富你感情的泉源。

玄武湖，她適合於遠眺，也適合於搖着小船，躺在她身上，睜開眼細瞧波紋的變幻；適合於晴天，拿着書臥在她身旁作綺麗的夢看高空淡雲的艷姿；但在雨天躲在船篷下，靜聽瑣細的碎密的雨聲，呆看雨滴投入她的胸懷引起的微波，這也別有情趣；在那裏渡過一個早晨是甜美的，但混過一個荒唐的神奇的黃昏實在也別有妙處；她……她永遠叫你沾戀着，捨不得放手。

踏上玄武門的城頭，迎着上升的朝陽，望一望那溶着淡霧的朦朧的紫金山，低下眼看那充溢着染上金色的耀眼的豐滿的水的湖身，水盡頭天邊的一抹紅彩；單是這就足夠訝你一下了。還有城牆脚下岸邊安置着的深楂色的小舫安靜地吸着捲烟凝視遠方的仰臥在船上的舟子；這更是一個動人的引誘。呵，你眞心癢得忍受不住，得趕快的走下城頭，跳進一隻小舟，讓它帶着你輕輕溜進湖心去了。

湖中常可遇到從水中探出頭來的翠碧的荷葉和潔淨的白荷花；有的高高的抬起頭搖擺着，招展着，有的卻含羞地縮着勁。你怕船會碰傷她們不是？你怕船會讓她們纏住不放不是？你眞不用操心，舟子會把篙不費勁的點上一下，輕輕的逃開的。是的，這裏的船是用竹篙撐的，舟子把腰一扭，手握

着篙輕輕一按，船就去了丈來遠了。

你問我紫金山嗎？那眞是個多變的傢伙。在晴天她按着陽光交織成的金衣，把豐滿的輪廓襯在青色的晴空上；在陰天霧天她抹上了一層灰色；每一個時間的更迭，她都在更換她的魔術似的色彩；但不論怎樣，她總給你一個巍峨的感覺。你看看閃着細碎的閃光的湖水，嗅嗅四遭潔淨的涼澈肺腑的空氣，再抬眼望望紫金山，這，你眞能探得一些自然的祕密呢。

你坐船傍着岸走，望望兩岸的景物，如果它不夠把你引進幻想的夢境，不夠使你覺得它的美麗與神奇，那纔眞夠怪。你看，這是在搖着織線機的慈祥的老婆子；那是充滿了生命的活力的女孩子，她們在把湖水灌進木桶；這是圓臉的孩子；那是……；一切人都向你投着親切與好奇的眼的光輝，這使你感到無端的羞澀，但決不難受，一會你就慣了，你會……啊！

湖上是沉默的，但有時會有一聲沉重的牛的鳴聲或雞的啼聲緩慢的從空氣中飄過來，輕輕地落進你的耳中；如果你順着聲音找去，你會看到遠遠的有一些牛埋頭在青翠的草坪裏嚼草，恬靜地悠閒地搖着牠們的尾巴……；說是草坪，那也是夠動人的，如果是一個好天氣的早晨，那草上的露珠被初起的陽光閃成一片銀色，你眞會當它是光之海呀。

岸邊的五洲公園也去玩過，但她的影子已叫時間給沖抹了，我已還你不出一個她的鮮明的輪廓；自然晚間深夜坐在濃厚的竹叢下，浴着從竹葉的間隙中漏下的月光，看葉影的錯綜姿態，聽湖水洗岸的聲響，這詩樣的夢境，我是不會遺忘的。

時間把玄武湖矇上一層乳色的細紗，她留在我記憶中的形影只是那麽淡淡的；但淡淡的麽，這正好牽引你的愁思呵！

憶夜泛玄武湖

徐模

南京的熱是全國聞名的，避暑差不多成爲南京人的每夜例行公事，每當夕陽西下，我們很可以看得清楚街上幾個趨向不同的人羣浪潮——不是東去陵園區，或南往第一公園夫子廟一帶乘涼，就是北到玄武湖泛舟，我特別愛那玄武湖中的遊船；它不像太湖中『艨艟巨艦』那樣的笨拙，也沒有嘉興南湖中『畫舫』那樣有令人不可耐的俗氣，比起西湖的遊艇，它更來得輕盈玲瓏，他處的湖船還不免多少保留着交通工具的色彩，惟獨玄武湖的遊船，却是十十足足爲『泛』而設的『舟』。

在夜裏泛舟，確有特殊的風味，黑暗隔離了周圍的種種壓力和刺激使我們無拘

無束，自由自在，不必顧慮到『有礙觀瞻』或『貽笑大方。』湖上的每一條船都是那麼自然地在活躍着。這是一幅動態複雜的水上行樂圖。年輕的朋友常是興高彩烈地三四條槳趕着船滿湖飛駛，或者三四條船在互相追逐着；也有徜徉湖心剖瓜飲冰，淋漓盡致地在作一個湖上野宴的演出；還有一種人則動中帶靜，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那就是相對弄槳默然無語，或停舟柳下，喁喁情話。

湖的大部份在夜裏是完全黑暗的，我很感謝管理當局並沒有把刺目的電燈光掛遍湖面，不然那一點靜趣眞不知要被糟蹋到怎樣地步。黑暗的玄武湖自有一種淡泊靜逸的意境，尤其在月夜，那冷冷的光輝，薄薄的暮靄，淡淡的遠峯，嫋嫋的垂柳，微微的涼風，淺淺的荷香，配上幢幢的人影，輕輕的槳聲，竊竊的私語，那情景眞夠詩意。

玄武湖就是有名的五洲公園，但是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五洲』的眞面目，究竟是怎麼一個樣子。我去了幾次都在夜裏，而且始終沒有登過『大陸，』後來翻翻地圖方纔知道湖中的『世界』是相當廣大的，我們船踪所及的不過偪促的一隅，於是在末一次的泛舟，我和我的三哥發一個傻勁，來一下『環球航行』的壯舉。

那是湖中更寂靜的一角，愈往南兜，船的影踪愈少見。水面是開展了，遠處可以望見雲氣鬱鬱的紫金山巔；四周是樹木的黑影，難得有一二如豆的燈光錯綜其間；震動冷寂的空氣除槳聲外便是細碎的夏蟲的低鳴；在頭上是蒼黃的月色——那情景可說淒涼肅穆到了極點。最後，湧現於水面的是巍巍的，黝黑的石頭城，組成了玄武湖中另一個偉大動人的場面。那古老的城牆像一個身經百戰的武士屹然按劍而立，使人感到一陣莫可名狀的不安。假使我是一個詩人，那是一定會吟哦出一首調寄滿江紅的金陵懷古詞來。南京就是獨多那種令人盪氣迴腸的氛圍！

關於城頭，還有一次奇特的邂逅，永遠在我的追憶之中。記得有一天晚飯後，我跟勵，樾，榮四個人從勵志社宿舍出來，信步東行，說說笑笑直走上了中山門的城頭，中山門沒有挹江門和中華門那樣壯麗的城樓，上面除了兩根孤立的旗桿外，一無所有。但是當我們立定身子，抬起頭向外放眼橫掃時，每個人似乎都驟然的那麼渾身一震。瞧呀！紫金山的雄姿不是全都收在眼底了嗎？『萬綠叢中一點白』的國父陵墓簡直就在我們眼前跳躍。向左望：中山大道，那全國最整潔的汽車路，向蒼松翠柏叢中蜿蜒而去。向右望：一彎廣闊的護城河，水平如鏡，光耀逼人，向下望：銅牆鐵壁似的城垣壁立千仞，當時我們深深地被這種偉大雄壯的形勢所激動了。喝采，讚歎，流連了大半個鐘頭纔依依地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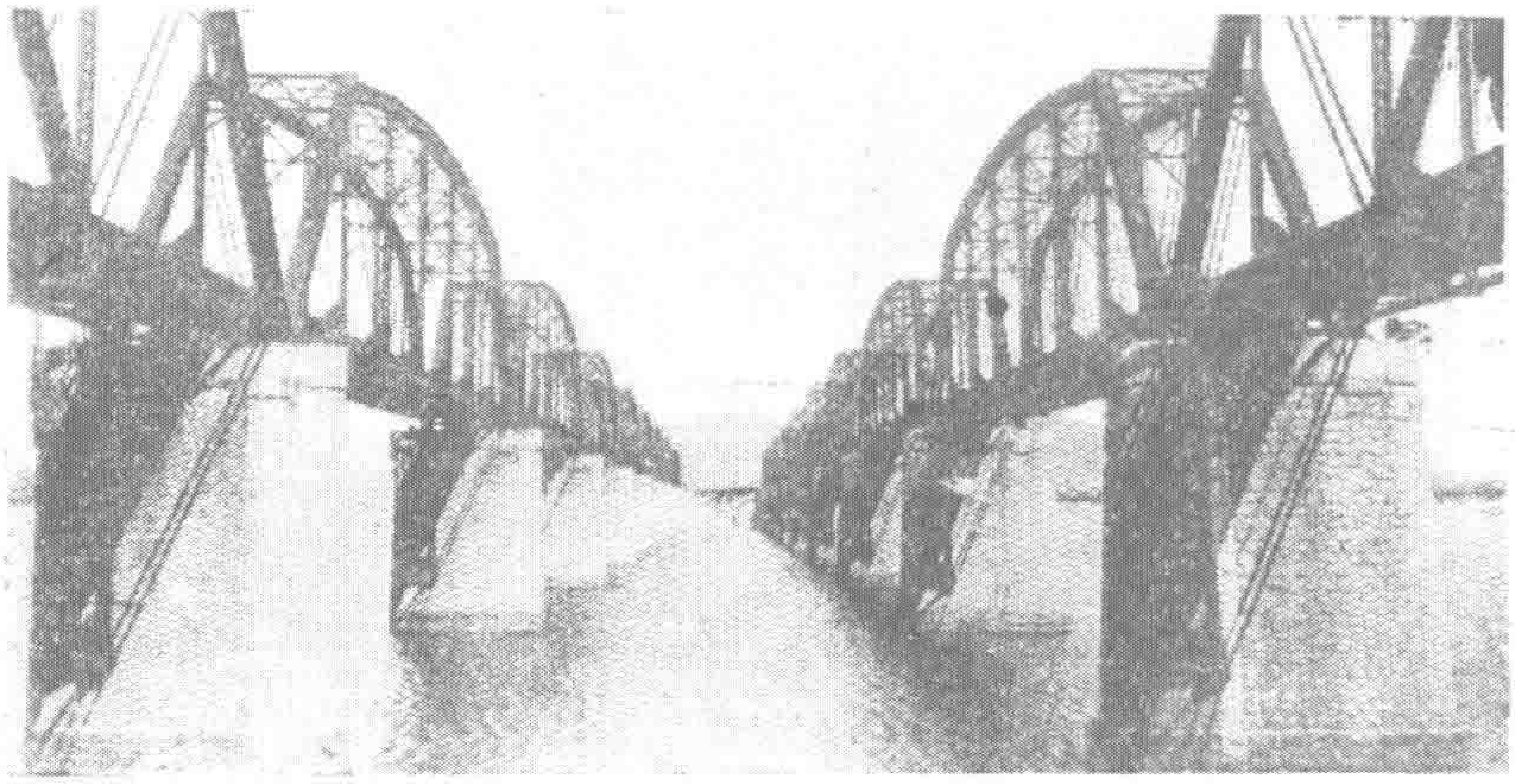
南京城是偉大的。玄武湖是使人留戀的，願他們無恙；他年當偕二三知己重臨作竟夜的狂泛。

游蹤瑣話

黃寄萍

旅行是人生過程中最賞心悅目的一幕。每個人勤勤懇懇辛勞終生，能得幾次快樂的旅行？就像近四年來蟄居孤島的人，掙扎在生活線上，要想出門十里，休想能順利達到你的目的；不說我們，就是歐洲各國，自戰事擴大以後，怕也不能活動了吧。可見旅行必備四大前提：一時局平靖；二利用閒暇；三經濟寬裕；四旅中良伴；具此四者，無往不利，這是毫無疑義的了。

如今，我好比癡人說夢，漫談過去旅行的趣事艷聞，而不受時間的限制，因為有些還是十年前的舊事；不受地域的限制，因為東自扶桑，南至閩廈，北及朝鮮，關外，幾乎繞黃海的一環，在這一範圍內風景名勝，人家談得很多，不必我來錦上添花，這裏拉雜寫些風流趣事，給大家一樂。



朝鮮京城龍山漢江鐵橋

佛寺所見

南普陀是閩南最著名的大寺院，在廈門港附近，背山面海，風景十分美麗。那寺院廟產奇豐，建築富麗矞皇，凡履廈鼓的人，無不以一游為快。有一時期，那廟裏辦了一個佛學研究院，招收中學以上的學生，他們究屬年少孟浪，雖學做袈裟和尚，而六根未淨，常有追求女性的韻事傳聞。逢到國恥紀念，居然出發游行示威，張貼標語，一時有革命和尚之稱。還有一廟在禾山附近的半山腰裏，我們幾個游客，時常搭廈禾長途車去玩，下了車步行半小時，循山道蜿蜒而上，到了廟裏，山僧意頗慇懃，一盤蛹黃炒米粉，紅酒一壺，味道甚佳。山僧善詼諧，講笑話是其特長。那一次他和我們談時，形色倉皇，倏來倏去，若有所思。酒後某謔友忽竄入山僧密室，突然發現美女，急急退出，山僧拱手道歉，頻呼「心照不宣。」真是應該墮入地獄！這些和尚和苦修的天主教神甫一比，當慚愧無地了。

海行趣話

民國廿年的仲春，我偕一個女子球隊東征扶桑，駛出吳淞口，大家在甲板上，正是風平浪靜，海闊天空，有說有笑，情緒非常愉快。這一隊密司眞有開玩笑的本領，着實不比男子差。有的說某小姐的臉，黑而發光，像松花皮蛋；有的說某小姐肥而短，曲線毫無，活像杉木臼；有的說某小姐又瘦又長，像電桿木；也有笑某先生的臉，上闊下尖，活像三角板，她們一個個批評下來，都有相當的風趣，笑得大家腹痛。航行海上，有如此笑料，倒也不覺興風作浪之苦。第二天早晨已入長崎海峽，午時登岸，環游長崎市，並參觀女子師範學校，見那女學生幾乎全部赤足，體操，游息，或拍球，一陣拍拍拍的足聲，彷彿和鼓掌一樣。據說她們都來自農村，省吃儉用，連木屐都省却了，但較大的都市如神戶，大阪，東京，便沒有這種現象了。日本一般的女生，都穿制服，垂長辮，絕對不撲粉抹脂，但畢業離校後，便大拍其粉，從額上撲到背胸，五色斑爛的衣服也穿起來了，兩個不同的階段，而習尙就適得其反。她們還有一種習慣，和西洋不同的，便是男女不許挽手並行，而是男前女後，十足表現重男輕女的習俗。那時我們一行人，正有一對新婚的夫婦，在東京馬路上，時常挽手並行，這在上海是一件極平常的事，竟遭到警察的警告，他們心有不甘，但也無法對付。

多情嬌娃

東京最熱鬧的地方，叫做銀座，那一帶的咖啡館，倒有數十家，一到晚上，燈紅酒綠，游客如雲，正是蕩婦淫娃活動的時候了。友人自任嚮導，引我們每晚出游，居然是某咖啡館的座上客。主人是半老徐娘，風韻猶存，她有一位女兒，年方二八，姿容秀麗，與我友某君周旋了數次，竟然一往情深。某君不解日語，只得作手勢或筆談，雙方簡直同啞人一樣。她並表示愛慕中國人的生活，願跟某君來華一游，某君本已使君有婦，怎敢冒昧答應。後來我們準備赴朝鮮，先到橫濱，將上火車的時候，這小姐忽也跳上火車，送行到橫濱，兩人抱着流淚，其癡情如此，却是扶桑女人特有的作風了。我從小就聽得日本男女同浴的風氣，覺得很奇怪，在大阪纔身歷其境，倒也不以爲異了。有一晚某君引我到某浴室去，解衣入池，男女凡二三十人，都玉體橫陳，我初猶含羞，其後也自覺泰然，眞所謂習慣成自然。我住的旅館裏，堂倌都是女性，



朝鮮之少女

有的姿色秀麗，且受過中等教育的，我每值午夜洗澡，每夜可以遇到一二位女性同浴，或者我先她後，或者她先我後，浴池是大圓缸，盛滿熱水，解衣後先擦個乾淨，再爬入缸內，浸十餘分鐘，起來揩乾就是了。在我有時覺得難爲情，而她們反旁若無人，視若無睹。假使你如能操日語，向她說笑，亦未嘗不可，這在不曾去過的人看來，也許認爲是一種奇蹟。

歌女受訓

從馬關渡海峽，就到了朝鮮的釜山，我們先游漢城，再到平壤。鮮人看見日人，祗有低首下心，好比小緜羊一樣。我們泛舟於漢城的大同江上，遠聽那樂娃的歌樂之聲，如泣如訴，不禁悲從中來，聽說韓妓都經訓練過的。朝鮮妓女的體態容顏，都居上乘，應對的功夫，也相當週到。鮮人最特色的，卽無論男女老幼，終年穿着白衣，街上熙來攘往的，完全白衣素服，彷佛送喪的弔客，單拿這一點來講，也就夠你心裏難受，其餘也無庸多說了。

× × ×

長樂之行

施若淵

民國廿九年九月廿五日晨四時醒來，寓外犬聲如豹——此非惡聲也，當卽起床整理行裝；「同被」之哥哥亦醒，他聽見悽楚的犬聲似乎有些難過；我也由他去。彼此整理畢，卽在里口雇車乘至天后宮橋上利濟公司客輪。座擠。哥哥在船頭人堆裏擠着，站到天亮，他一直從艙口望進來，「鴥彼晨風，憂心欽欽，」這個時代的「印脫利根追亞」眞太情感了啊。鐵笛長鳴，騷擾的艙中竟突然像死一般的靜默。哥哥垂頭上岸了。船游動了起來，給小火輪拖駛開出，近外灘公園，檢查「防疫症」約三刻鐘；至魚行碼頭又查半小時。

河道甚狹，蘆花瑟瑟；遠望陽光在閃爍着。

傍晚，把我們帶進了尜來廟。翌晨，傾盆大雨，到平湖，換民船，人像沙丁魚地折疊起來。中秋天氣，薄衫裏還透着汗。河水溢上岸，田野中的農夫在哼着，和合着浪花聲。

我們疲乏地跨上乍浦碼頭，費上三刻鐘，在滂沱泥污中與乍浦鬧市相見：一連串的新開的運輸公司，隔着幾所飯家雜糧號。其他店號也鱗次櫛比。在一家船票公司買了票，回頭就向海塘走，搭上了一條張上帆埋在泥中的海船。半晌來了陣大海潮，把它從泥中拔起。船慢慢地開動，回顧海塘近岸的小屋，像一條黑色大蟒蛇，向遠處游去，逐漸縮做一小團，復成一個小黑點……北風瘋狂地掠來，吹得船兒往南邊送，浪也從水面跳起，跳進了我們露天的艙裏，帶來了一

片寒意。

入晚，海天仍打成一片，我們安定後又着慌起來。天上還滴下幾點毛毛雨。我給風吹得有些頭痛，我似乎已睡着了。偶而一陣嘻笑聲把我陡地驚醒了來：原來在船艙裏已能望見星星小燈了。我們眞太快活了啊。

船便擱在庵東海灘上。死心地在等退潮。子夜一時，水已退到膝邊。我們就赤着脚隨着挑夫涉水而行。因爲偷渡關係，不點燈還得輕輕地。廿六七裏沒月也沒星，眼前一片黯茫茫，遠處傳來悲慘犬吠，不似豹聲，却像狠聲。

脚下吱吱濺着泥水，一不留神，有好些都倒在河溝中去。我盲目地行進，却也無從留心起，吱吱吱……突然踏了一個空，心想不好，竟濺了一個大浪花，兀自往下沉，想往上跳，連頭也很快地鑽進寒水中了。往下沉，靜靜地，喊也喊不出來。全身浸在水裏，唯一的感覺便是冷，冷到毛孔裏，直透心臟。不由地打個寒噤，却又嘗到幾口冷鹹水。……幸而水還不深，半氽半撐地旋過了身子，慢慢爬了過來，又滑下；把指甲插進泥岸，像蝸牛般地插上岸，風又在頭頂掠過，身子又險些倒下去。

上了岸，「自我檢討」一下，行李不算外，耳朶裏嘴邊都塗着厚泥，連口袋裏也滿塞水和泥。走了十多里路，踏上庵東小街，脚底分外麻木，神經却逐漸恢復——這裏是自由的中國啊。心神爲之一快，眼睛也明亮了。找了個浙東旅館，躺了下來。

天還沒亮，我就上了百官的民船，把皮箱枕着，人像死了過去。醒來已過中午，精神還未復原。

每到一個小鎭，總有一大批尫瘦的孩子，薑黃的手裏提着破籃陪着似笑非笑的臉，拉長調子：「賣糖炒栗子啊……綠管（玉蜀）啊……」過小橋洞有時得低着頭當心磕碰。

上百官岸，就給人拉進旅館。半夜裏突然有三個武裝檢查員闖進房來。仔細的站問我來蹤去處；並打開箱子，嚴厲的檢查着。

早晨，我跟茶房穿上一條狹長的街店家還沒開。只有趕早市的荳腐漿販在拉長着嗓子叫。黑暗中有幾個勞動者在長凳旁享受着早餐。我們踏得石板通通的響。荳腐漿販一面拉長「麒派」喉嚨，一面却突然拉着我，我不由地給駭了一大跳；便囘說趕路要緊，不吃。他便哭喪臉放了我，又拉長了腔。

我上了去嵊縣的公司船，向船家要了條破蘆子，舖在船底，立卽躺下。從蘆蓆孔中望去：曹娥祇隔着條三四丈闊的曹娥江。曹娥廟正淸晰地對望着我隱約有幾個光頭在做着佛事。橫頭江灘邊，正有大批布販批着白布忙着義渡過江。義船肚下，白漆着「曹江義渡」四個大字，用黑圈圈着。

百官漫漫從寒風中消失。河流眞像血

管啊，我們正向自由中國的心臟行進，四面高山圍繞，頗有峭嶢清新之意。一片綠色，無限美觀，學誦紀曉嵐「萬山青到鷂首前，」眞太自得了。山凹裏有一二點白羊，游動而又靜悄悄地。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我慷慨地又吟着郭沫若先生的詩。

船爬上一整天，就停在三界。翌晨我醒來時，船在動了。在晨霧迷濛中，已能看見嵊縣東門橫跨曹娥江的大洋橋。我們在它底下鑽過，在南門碼頭上了陸。我就向麓山旅館打尖。本來下午還有一班公路車，爲的在此地有點事要幹，天又下着傾盆大雨，使旅人頻添煩愁。

飯後一時，氣悶地撐着雨傘向外邊閒步，雨打得正緊，從街屋簷下溜過，倒下淅瀝雨水，透過雨傘，刺着我底臉。大街上的店舖因爲在晴天時有飛機光顧，都閉門歇業。現在天下雨，反而使顧客擁擠不堪買那樣要這樣。

我在街上擠着，蹓躂着，雨聲淙淙地奏着交響樂。

突然，遠處傳來一陣嘈雜，街上的人都顯着急忙。「山洪暴發，河水漲了！」我急急向河邊跑去。

眞地，河水吻到了洋橋。幾個光腿的船老大在匆促地把隻赤膊帆船從河中拖上岸；餘下的在打撈着從上游冲下來的竹排木片。

河水爬上了岸，再滾下盆地似的田野裏；起了浪花，像萬馬奔騰，排山倒海，墻傾壁摧，勢頭眞太怕人了啊。水底盡頭發出像鳴鐘般洪洪的吼聲；更似橫流的瀑布，冲得原野成爲一個大洞，水在洞裏漩着，漩着，立刻擴大，擴大，……

街上都鬨了起來，大哭小叫，更助着洪水的威勢。一羣狗都沒命向前竄跑。店家都趕緊上門打烊。人呢，統向裏面溜。我隨着另一個洪流——路人跑回旅館登上樓……

屋子裏乾叫着人，屋子外吓吓地旋着大水泡，大水泡裏飽含着一包紅泥沙。幾隻空水缸都浮了起來，缸邊躲滿一大堆螞蟻。屋子外洪洪之聲不絕，人的嘈雜聲擴大，散開，眞像造了反。

我赤着脚自動把行李搬上樓房。我往樓窗下望，心焦萬分。水漲，漲，漲，昇高，昇高，沒掉第一個窗格，第二個窗格，第三個！……刹那之間，人聲頓杳，已漲到樓板，心也更沈了下來。

屋外人聲又大了起來，隔雜着婦孺的號叫聲，還有打槳的聲音，大雨更奔騰澎湃，不可遏制；樓房在格格地動搖着，十幾個旅客都縮作一團，都在叫：糟了，糟了。

有幾個竟急得在樓板上打轉。好一回才見水休息不漲了，雨忽然小了。天也陰黑下來。我躺到床上去，自騙自的把一本什麼

文武香球翻着，看上十來頁，燈也點了；樓底下依舊發着光亮的水泡隔房一片烏茫茫，只有幾支燈光在閃動。

飯匆匆吃過，不知在何時又睡着了。在朦朧中感到肚子頗爲難過。

早晨，水在一步一步地退去，近天花板不到幾寸的墻上，整齊地劃着條黃泥線。後來，大家發現竈頭的竈神也沒啦，竈肚裏灌飽了泥水，鍋中竟有隻「癩頭」探出頭來。

……

不久，我終於離去了旅館，坐在嵊長公路汽車上，從窗口間跳出去，見田野只有水在迸激，間有淌着幾個還緊握着木盆的浮屍，好幾所房屋都被沖成一片瓦礫。

車駛動了，我的頭猛向窗門接着吻。車忽然向左邊傾斜下去。好久，我才重新辨別出自己是在車上。原來左車輪給陷入了大泥潭。我們都下了車，車夫拚命想法研究，還是開不起來。最後我們幫忙，把泥潭挖成梯形，才算開上。

馬達再高歌着前進……

我們到了長樂，已萬家燈火。

× × ×

黃河之水

胡山源

「黃河之水天上來，」這句話說得何等動人，因此，我就時常懷着一個心願，要去看看黃河裏的水。民國十二年，我因事要到北平——那時還叫北京——去，我很高興，我想，這一會總可以看看黃河裏的水了。不料去的時候，在蚌埠有車子出軌，我坐的藍鋼車直通車，只好停下來等，這樣一等，過黃河時，已在夜間，就不能使我如願以償了。回來的時候，本來要在夜間過黃河，當然更沒有希望來滿足我這一個渴念。我的眞正看見黃河，還是民國十八年在開封的時候。

在一個春天的假日，天氣煖烘烘地，楊柳都已經抽芽吐葉，點綴得開封城內外的鹵地，也有了生氣。我約同在中山大學——現稱河南大學——服務的臯義兄同去看黃河。他說他已經去過了，沒有什麼好看。不過爲了我高興去，他也答應陪我去。不料正要動身時，校裏要解剖幾個被槍斃的土匪，作爲醫科實習，臯義兄覺得這倒是難得的機會，頗要去欣賞一下，就說不能陪我去。自然，我不能勉强他同時，我也只好取消了我的黃河之行。

第二次假日，我就約了翹森兄，他也在中大，也是去過黃河邊的。他沒有什麼阻礙，因此，我們便在一個天氣暴熱的下午，出了開封的北門。城門裏的塵土積到了二尺高。但這不是沒有人掃的原故，在站崗的兵士，是馮煥章將軍的兵士，是很勤勞的，我們只能

四一一〇四〇

稱讚他們，不能責怪他們，這完全爲了春天特別多風，那泥沙不住地吹來的原故。因此，一出城門，便是幾個很高的沙崗，上面寸草不生，俯瞰着城內。路也就向上爬，從沙崗中蜿蜒向北去。回過頭來看看，開封城好像在我們的脚底下，素常聽說開封地形很低，我得到了初次的實證。

我和翹森兄按例去僱驢子，一人一匹，不用驢夫跟。那驢子懶得很，憑你怎樣打，他只按步就班，慢慢地踱着，看見了路旁的房屋或樹木，牠更如頑童那樣，總要去擠一下，碰一下，殺殺癢，使你拉也拉不住，只好由牠玩夠了再走。這裏的路是新築的大路，很平坦，很寬闊，但是一應老式的車輛和牲口，都不許在這上面行走，還只好在路旁塵土深到膝頭以上的泥溝裏走，據說大路是專供行駛汽車的。驢子很識相，也很老於行旅，牠到也不想走到大路上去。

路旁都是沙土，有些已經開墾，種着一些落花生或麥，有些就由牠荒在那裏，遠遠地望過去，只是白茫茫一片，略爲有幾株野草迎風招颭着，頗具瀚海的雛型。人家很少，想不到堂堂省會的近郊，竟會如此荒涼。樹木也寥寥可數，大半還是一二年之內種下去的，可見那時的執政當局，正在進行着植樹。

我正在驢背上觀看野景，天忽然下起雨來了。起初是一點兩點，我們不管牠，還是向前走，後來却就傾盆而下，我們只好下了驢子，奔到相近一個草舍中去暫避。這草舍大概是路工或守路的人住的，連門都沒有，所以也擋不了多少雨。這固然是陣頭雨，一會便過去，但是雨後的泥地本來是塵土一二尺高的泥地，其狀況怎樣，也就可想而知。沒奈何，我只好自動地對翹森兄說，我們回去吧，改日再來吧。翹森兄本來是陪我的，當然無可無不可。這樣，我對於黃河之水，還只好緣慳一面。在歸途上，驢子的快，却又與跑馬相似，誰說驢子蠢呢？牠很懂得偷懶和戀家。

但是我雖然兩次沒有成功，却的確有「心不死」的氣概，不久，又作了第三次的嘗試。這次我就獨自走，因爲怎樣上路，已經有過經驗，不必他人陪着了。爲了討厭那種下賤脾氣的驢子，所以我就改僱了黃包車。黃包車也不快，但我覺得反正只是我一個人，遲早些也不妨。在大路上便利地進行着，走過兩道大堤，若干村莊，我終於到了大路終止，只好下車步行的黃河邊上，嘗試成功，我爲我自己高興着。

沿着黃河的堤岸，高高地聳着，簡直就是山，我遠遠地望去，還以爲是什麼土山呢。然而誰都知道，大水一泛起來，這些土山却就要被沒過或被擁破，沒有看過這種大水的人，簡直是想像不出其情況的。堤岸的頂，至少總有三百公尺闊，成了長長的一道高原。在這高原上，我先清楚地看見了黃河的

整個。牠的來無踪去無跡自然也和我看慣的揚子江一樣。牠的闊度也和揚子江相彷彿。不過牠的確有和揚子江不同的地方，首先便是這堤岸。

從堤岸頂上望下去，一直到水邊，其中大約有三四個階級，每一個階級在高下方面相去總有三五丈，在前後方面相去也有數十丈。換言之每一級的階，有三五丈高，數十丈闊，走盡了這些階級方能達到水濱。

在最後一級的階上，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市集，各種草棚作着各種買賣，最多的當然是食物。據說，這裏名爲柳園口，對面便是趙匡胤黃袍加身的陳橋驛，本來是平漢鐵路完成以前南北往來的要津，可是現在，卻連一間略帶永久性的房子都沒有，時世的變遷，眞是可畏。我從這些草棚間曲曲折折地到了眞正的水濱。

水當然很黃，在向東流着，果然是不會復回的了。然而水很淺，淺得使我這看慣揚子江的人，大爲稱奇。離岸十多丈遠，還有人牽了牛在那裏走着。那末這十多丈遠的距離，待水再降下些，就一定又是一段階級了。但是這還不奇，最奇的是我抬頭向前看去，卻見中流裏有一條小船在向東航行着，航行的方法並非掛帆或搖櫓，而是撐篙。黃河的中流竟是小船撐篙的所在！並且一篙下去，看來也並不深，篙的上下輕便，正如在江南的河濱裏一樣。呀，河牀的高，竟高到這般地步，而水的淺也就淺到那種程度！

不過我總記得「天上來」的這句話，而且我又是初次清楚地看見牠，所以我還是很喜愛牠。牠呢，似乎掩盡了牠的惡面目，也只和靄地對我作着漣漪。我忘記了牠是黃河之水，我只當牠是滄浪之水，因此我蹲在岸上，將手伸下去洗濯着，和牠行了握手禮。這樣，我的心「死」了，在紅日西垂的時候，我上了歸途。

近黃河的地方，麥田很多，可是晚風又在呼呼地吹起麥的根，大半都露在外面，再吹下去，恐怕泥土吹完，麥苗就要被吹離地面了。我在歸途上，眞是這樣担心着。

皋義兄和翹森兄都問我此行滿意否？我說滿意，因爲我到底了卻了一筆心事。

南遊感懷

鄭子瑜

我於民國廿八年七月廿六日到山打根來，直到現在，算算已有一年多了，而進德修業還是一無所成。原因是生活的不能如意，寓所屢次遷移，心情總是不能安定下來。

起初，我住在基利巴路的一座小山之麓，爲了寓樓窒塞，太熱悶，於是我失眠了。看醫生，開來的藥方是：

「軌枕頭，

暖蓋足，
半醉酒，
獨自宿。」

第一句話我做到了，無效；第二句話我也做到了，仍是無效；第三句話可就為難了我，蓋我素來是忌酒如藥的，然而我也做到了，結果呢，不但無效，反使我的病狀加劇起來；我還沒有結過婚，自然沒有法子不「獨自宿，」故第四句話不用說也是做到了，而功效總是毫無。於是，我搬家了。

之後，從今年五月初至八月尾，我在白沙灣整整住了三個把月。我所賃的那間房子面山背海，周圍風景很覺得清幽；初搬到那裏去的時候，我曾做了幾首歪詩，雖則寫來寫去，總是了不得一個「愁」字；但其實，我却就此開始得到了一個意外的安慰，那便是雁兒的飛來，所謂「苦中有樂，」外間人殊不得而知。這兒空氣既好，悶熱自減，照理該是可以好好的「恬睡到天明」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不然。三個月之後，自己覺得憔悴不堪！

八月初，我因嫌白沙灣離埠上太遠，來往不便，於是又搬到新嘉坡路來。

這裏我所僦的寓樓，是在一座土阜的上面，坐西向東；幸好四周有的是「綠葉成陰子滿枝」的椰子樹，故仍可免熱悶之苦。課餘讀書寫字，椰影垂窗，自覺怡然！在我的窗前有無名花數簇，絳紅如血，此時開得正盛，令人有秋天裏的春天之感。人都說南洋「終年都是夏，」而我竟略略的領到了春意；這不能不說是「近水樓台，」「得天獨厚。」我也曾於月明之夜，與素心人對坐椰樹下，喁喁私談，上至家國安危，下至身邊瑣事，盡加提及。如今已成為生活史中最可紀念的陳跡，像輕烟一樣的被風兒吹散到那裏去了！我只能填了一首「浣溪沙」的小詞，以抒發悽愴而已：

「秋月流光似絳英，
浮身能有燕毛輕？
年年客地夢難成！
×
春草生時離恨遠，
杜鵑啼澈數峯青，
爭來椰影半朧明？」

再說到這房間的周圍既是恁般的好，大家必定以為我這回總可以恬睡下來無疑的了。天曉得！詎料住在我樓上的印度人，夜夜開收音機跳舞到了三更；山打根的屋子全是用杉木蓋成的，（地板當然更是不能例外）乒乒乓乓，教我如何不再失眠呢？可是我為着貪戀無名花血樣的紅，為着貪戀椰影，本想不再移寓。後來我的房間給一位來往新嘉坡與山打根間的輪船中的買辦的第十三小老婆租了去；且自最近的幾個月來，南來山打根的華僑是漸漸地在加多，致令我一時無法覓得一個適宜的房子，（有的房子招租，却寫着「非眷勿問」）

我迫不獲已，只好於九月一日再搬回基利巴路的那所原曾住過的房子來。

就在基利巴路再住滿了一個把月。在這一個月中，我的失眠疾更漸漸加劇起來；日日請醫生注射維他賜保命，身體總算得能支撐如舊，然此終非久長之計。於是我在十月初又搬到聖堂路去。

這一所寓所共有房子兩間，我和同鄉蔡惠民君各居其一。左右後三面都重重的有童山圍住；在我那房間的窗前，有數株紅豆樹，「一葉一相思，」我無聊時，輒走到樹下，從相思葉底去尋紅豆，閒拈數顆，猛記起吾閩燈花龕主人林翠雪女士的詩句：

「夢共青春能有幾？
人如紅豆恰成雙。」

讀罷有難安之感，實在不知如何是好？出乎意料的，住下這兒，我的失眠疾，竟比較得稍有轉機，但卻時時作夢；相除之下，所贈得能夠安睡的時間有幾？前聞父親有病，近又數月未得音書，鄉山萬里，戰雲正稠，國危家難，憂憤在胸日日長嘆。

前幾天又讀到了黃仲則的：

「一生常寄愁難寄，
獨夜淒涼何限事？
仕難留，
去誰收？
問君如此，
天涯愁麼愁？」

眞是不勝感慨繫之。計自旅根以來，僅一年有奇，而移居已三五次，失眠之病魔總是糾纏不去；它，它帶走了我的夢，帶走了我的青春也帶走了我的活躍的童心更帶走了我的……

唉，又是一年了，這又怎能教我不賦驪歌呢！

民國廿九年年將盡時，
寫於山打根。

× × ×

談江南的湖

籬人

這是一個美麗的秋天，都市裏的仕女們正以新型的輕飄的秋裝來與自然爭美的季節，幾個歡喜旅行的「游子，」不免感到在這裏孤島上，竟使一雙塵封已久的游屐，有不知何時再去使用牠的想法。

話題既然講起了旅行，室內的空氣都覺得興奮了一點，大家都願意講一講自己旅行的經歷，使這樣一個秋晴的下午，來一次豪興的回憶，作爲明年可以重游時的談資。於是善於辭令的小周就想起他當年登泰山的興緻。那時他還在齊魯大學念書，這一次趁了校中放春假，帶了他的未婚太太一起去，在雲蒸霧結的半山，爲了一時發起善心，回身去施捨一毛錢給一個老邁的乞丐，竟致滑跌一交，把他的未婚太太嚇了一

跳，差些連她也栽上一個跟斗。

「哈——哈——哈，」室內的聽衆都好笑起來。以後，他就講怎樣抵達山巔，熬着淒冷的夜晚，等曙色的來臨——著名的泰山觀日。其次，給我們之間認爲有瀟灑風度的李陵來講他的經歷了。許多許多人爲了他們的信仰和工作，都向自由中國的土地裏去；李陵却爲了同樣的工作和信仰到這裏來。他是坐飛機到香港的，就講了一次空游的經歷，使沒有登過飛機的，頗有躍躍欲試的意思。

我手中燃的一支香烟已經完了，而義不容辭的已輪到我來講述一次趣味的旅行了。說什麼好呢？這裏恰好只我一個是生長於江南水鄉，給朋友們介紹一些江南的湖的趣味吧。以游玩山水而論，我對於游水的歡喜甚於玩山。論語上的記載：「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假如有人問我歡喜做一個仁者或智者，我當然回答他願意做一個智者。是不是嗎？在這樣紛擾的宇宙中，不想去努力做一個智者，這宇宙還容你存在嗎？

話說得太遠了，應該給你們介紹江南的湖了。

大家想起的是太湖。其實太湖不像西湖一樣，可以整個予人們作爲游觀欣賞的所在。它只能部份地給人們看到偉大的洪流。如在無錫，太湖就以黿頭渚的名字來給幾許騷人墨客的觀賞贊嘆。如在光福，必需要登天壽聖恩寺的還元閣上，才可以領略太湖的靜穆與遼廓。如在洞庭山，那更不用說，要達到縹緲峯方覺得湖的浩蕩與詭譎。

我有一次坐了一艘破航船打從太湖經過，是一個陰鬱的秋日，湖上烟霧迷漫，較爲小一些的船早已搖到港汊中去避風，這天氣，一個老於船上生活的蒿工，準可以看出不久就有大風浪來。我們這船，爲了要趕路，而且那老船夫看去似乎非常有把握似的，一直駛去，並不停留。船的周圍全是水田地，村舍，山谷，都望不見。風聲越來越大，浪花的擊撲，使這艘破航船東倒西翻，湖水不時從船舷上濺進來。從烟霧障裏望去，向晚的落日正好射出一絲紅光，大得像盤子一樣，依依於水天之間，自有瑰麗宏大的景色。船上所有老年的男女被風浪震盪，頭暈嘔吐，嚇得面無人色，但是像我，也是算慣於趁航船的人了，貪看眼前景色，就忘記了處身於行將顛翻的危舟中！

事實上，這段水程必有風浪，今天恰好稍爲大一些，不一會，我們的船已在平靜的港灣中了。

（我講好了這節「太湖歷險記，」小周聽到了最感興趣，他還要我講水與船的故事，於是我記起了在又一個夏末秋初的時節——）

一個夏末秋初的時節，我們有二個人，在城外靑暘地坐了一艘小船，緩緩地駛到澹臺湖。設想在五百年以前吧，有一個道貌

岸然的老者也這樣駕一葉之扁舟而游湖，他在船上決攜帶一樽酒，或和他的同伴對舟下棋，吟詩遣懷。但我們在船上全不是這樣一會事——帶的是一些西式糖果，玩賞景色之餘，放懷高歌，是一曲伏爾加船夫曲。

點綴在澹臺湖上的是一條長橋，有五十三個橋洞的寶帶橋。到歐洲去的東方人經過蘇彝士運河時，望見了埃及的金字塔，歡喜讚嘆，以為這偉大的建築物之難能可貴。其實，我們自己有不少建築物也是值得驕傲的。在北方，有象徵着渾樸堅韌的祈年殿作為代表；在江南，就可把嫵媚宏麗，澹臺湖上的一座寶帶橋作為代表。這橋橫跨湖的兩端，假定每個環洞是兩丈左右的長度，想想這橋的全長吧。站在橋的一端，望不見那一端的行人。這就是澹臺湖上的吸引游客之處。

船到湖上，已是星月交輝的晚上，這裏周圍多漁人設罟網魚，所以遠近篝火明滅，像在湖上的星星。這裏而且波平浪靜，不像太湖中般的風浪狂大。天氣既這樣好，明月有這般皎潔，澹臺湖上的景色，就更其動人。

我們的船駛在離橋半哩之遙，只見寶帶橋的五十三個環洞中每個環洞裏映着一輪明月，隨波蕩漾，像一塊碎銀般耀眼睛。有小的賣菱船咿呀駛來，使着江南女兒清越的聲音「賣嫩水菱呀！」誰又會吝嗇這幾角錢的虛擲而不謀在湖上大快朵頤？

澹臺湖裏的水菱又甜又嫩；湖上的景色帶着柔軟的線條，忽然會令人想起貝多汶的月光曲，這清麗可誦的十四行詩。

說起菱，於是我更想起了黃天蕩，告訴你吧，這是需要在夏日的晚上去游玩的。

當一艘常熟燈船新近在六月天油漆一新，出廠下水之後，你可以坐了去黃天蕩玩一次。一席船菜是一次豐腴的享受，在平時，或在菜館中反沒有這樣的菜餚燒出來。

黃天蕩中多荷花，陣香撲鼻，燈船在荷花中駛行，也有人來賣塘藕，當然是這裏的名產。在繁膩的船菜之餘，這確是需要的。湖中有赤身小兒乞錢，只要你把一個銅子擲在水中，他躦身下去就尋了起來，給你看一看，對你笑一笑，算是謝的撲通，又泅到別條船邊去乞錢了。

譬如秦淮的笙管沸天，嘉興南湖的清淒欲絕，但都脫離不了船孃與歌姬的點綴。但這幾個去處，却只要清游，揀春秋假日，與二三友人同游，也是其樂無涯的。

他們聽我講完一席話，如白日夢之方醒，那麼我們幾時才好去旅行呢？

「你只須堅定意志游湖的日子，就在眼前。」我大聲地說。

莫愁湖

也農

山色湖光一例秋，盧家豔說舊風流；
美人自是多情物，愁到多時反莫愁。

憶荷蘭

葉棣華

歐洲的暴風雨成一個旋風式半年多掃坍了六七個小國度現在已捲到北海邊了！在這個颶風變本加厲地縱橫歐陸的當兒，許多小國確沒法站穩脚去抵擋，荷蘭便是其中的一個，可愛而可憐的水國，過了百餘年恬靜而和平的生活，如今瀰漫的烽火已燃遍全國，北海濱又掀起滔天的巨浪了！看見身旁旋舞着的電風扇，我不禁憶起那兒古色古香的大風車，我憶起那美麗的鳥歌，幽靜的海牙和繁麗的阿姆司丹坦；我還沒有忘記當年在那兒學得的幾句荷蘭土語，冗長而雄壯的農家小曲，我依然還能夠哼着，但現在它却給我一重新的感觸了！

荷蘭，他們本國人自稱為尼特朗（Nederland）譯意為低窪之地，不錯，荷蘭雖屬歐陸的一部份，但老天特別地賜給她一個畸形的地勢，全國着了四分之一的地方是在海面之下的，最低處當高潮時竟與海面相差二十五呎，生活在這種海洋下的陸地裏，確是人類史上的奇蹟之一，而也是種最冒險的生涯，十世紀前，那兒曾有千百畝肥沃的農田，一旦化為滄海，像這種海嘯地坍，荷蘭已碰過好幾次了，但勇敢的荷蘭人却並不因此而失望恐懼，反因這而愈增強他們要改造自然，對海鬥爭的决心，數百年來鼓着不折不撓的毅力去塡補這自然界所帶給她的缺憾，事實證明他們是成功的，沿海線高高地築起防堤與海洋勘定國界，現在全國築成的堤防凡一千六百餘哩，浩浩蕩蕩，恰如我國的萬里長城。歐戰後他們又擬定了十五年計劃準備塡平須德海（Zuiderzee）當這個移山倒海的工作完成後，那麼荷蘭又可增加五分之一的國土了，所以「上帝造海，荷蘭人造陸」這句話我們不會當是種神話吧！

荷蘭是個立憲王國，記得前年我在武漢時，接到一位荷蘭友人的來信，歡天喜地的告訴我說最近他們的女儲王已誕生了一位未來的小女王，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荷蘭將來最近的三世傳統執政者都是女王，假如將來的荷蘭仍是荷蘭人的荷蘭的話！全國人口約七百萬，屬日耳曼族，他們的言語文字却像德文和英文的混合，讀起來，比法文還生硬。荷蘭人以好清潔著名的，在漁村裏漁人雖都工作在骯髒的河沼裏，但他們的家庭却成反比例，明窗淨几，雪白的窗簾椅布，都是一塵不染，人民勤勉節儉，個個都有着强壯的體魄，男女老幼終年孜孜然蹲在田塍間或駕着漁船飄浮在海洋上工作，荷蘭人除了塡海造陸的絕技外，對於航海技術的精良，也是舉世聞名的，翻開歷史

課，我們當可知道她在三百年前本是海洋上的一個大霸王呢！

荷蘭可稱作運河國，因地勢奇特，所以全國運河如蛛網般密佈着，猶如美國之鐵路網，故僅從水路就可周歷荷蘭全境，北部的運河冬季結冰，則代之以雪橇，至冬季荷蘭有種特別的例假，就是溜冰，所以荷蘭人的特技實在太多了！造陸，航海，經商，畜牧，種植，騎自由車，溜冰……樣樣都精彩，堪稱為世界上一種活潑的民族呢！

荷蘭擁有大部份低窪的沃土，因是極利於農耕和畜牧，麥麻菓蔬以及魚類是每年最大宗的輸出，荷蘭乳牛是全球最優之種，牛酪，乳油，乳餅之佳，素來著稱於世界的；記得當年我曾在荷京拼命喝牛奶，因為實在太好滋味了，結果喝到肚子瀉起來！荷蘭人的園藝也弄得別出心裁，當離開荷蘭時我曾帶返幾顆水仙花種籽，入冬後紅的白的開到絢爛如幾朵彩霞，一股清香把我的臥室點綴得如一片明媚的春光，

荷蘭的氣候，因受到墨西哥暖流的影響，在冬季還不算怎樣的奇冷，海風常吹，荷蘭人就利用來推動風車，故沿海岸一帶的漁村和農村裏如堡壘似的大風車樓一座一座林立着，年中清朗的日子很少，濕氣很重，和英國一樣的多濃霧，在夏季裏白日很長，清晨五點鐘太陽就鑽出海面，晚上近十點鐘天才暗下去，但在冬季裏日子奇短，每日天亮的時間只有四五小時而已。

是一個初夏的清晨，我們完成了數千哩的征程，從柏林經向比利時而達荷京阿姆司丹坦（Amsterdam）天氣很好，但當我們到達青年公寓時，猛烈的太陽光下竟飄着不疏不密的秋雨來，晚上的氣候一如我國的深秋時節。阿姆司丹坦是荷蘭最大最熱鬧的都會，到那兒最先觸進我們眼簾的是滿街滿路飛馳着的脚踏車，男的女的，老的幼的一隊隊在馬路上游來游去，從五六歲的小孩子以至五六十歲的老太婆，出外莫不以脚踏車代步，早晨學生子上學堂的主婦們買小菜，甚至黃昏後一隊隊拍拖的情侶，都是悠悠然駕着自由車上；而汽車反形疏少了。這種奇特的景象，我們瞧得很有趣！在柏林市區裏雖然很多人都駕脚踏車，但沒有這兒的普遍，在荷京平均每兩個人可有一輛自由車，他們和她們的騎車技術都可稱得上精巧，很少肇禍的；曾經有一個小女孩逗我跟她拼車，我自恃也有好幾年騎車經驗，同時也有點欺負她小孩子，便欣然與賽，結果一次兩次的都給她摔下來，摔到我一頭大汗，這時我實在不敢不拜倒下風了！

阿姆司丹坦商務最發達，那兒的琢磨金鋼鑽，寶石，自古便享有盛名，華僑經商於是，為數很少，多業酒家及顧繡古董店，業務尚佳。

海牙是荷蘭第二大都市，離荷京不遠，

有公路鐵路和運河，均可直達。這回我們是從公路去，包了一輛專車由烏歌村（Vogelenzang）出發，一路經過了數不清的運河，差不多車行五分鐘，就跨過一道橋樑河水汩汩奔馳着，沿岸泊了不少漁舟，一羣羣漁翁漁婦都穿着古色古香的土裝，雪白的兜帽，窄窄的短襖，長而寬大的摺裙，脚上都登着一雙翹頭的大木鞋，好一幅荷蘭漁村風味的圖畫！天在下着微雨，海風呼呼括着，遠望防堤邊和面海小丘上的大風車正悠悠然旋動，這時我腦海裏不禁幻想着這幅偉大的景緻：假如這時我們能登上那些風車樓巔，不難可看到防堤外澎湃洶湧的大海，但俯望防堤那面是碧綠一片，一望無垠的農田，點點農人正安閒地蹲在田裏工作，草地上一羣羣乳牛在啃着草，只一堤之隔就分開兩個世界來，朋友，你說這幅圖畫不是更偉大的麼？

在海牙，我們所見到的是一派肅靜，而不是繁華馬路修整，市街幽麗，標緻的建築物和宏富的別墅觸目皆是，我國公使館也駐節於是，金問泗公使曾在使館內請我們茶會，因談起一般旅荷僑胞在那兒的生活情形，全荷華僑總數不過數千人，但他們都過着很辛勞的生活，爲了寄居異邦，一切都得要仰人鼻息，歷年來所受異族人的歧視和揶揄，衷心的苦痛，只有他們自己才曉得的，可憐的祖國半世紀來無日不是在驚濤駭浪中顚簸着，那兒還有餘力顧念到這羣飄流在千萬里外的僑胞呢？

鹿特丹（Rotterdam）係荷蘭唯一的大商港，也就是歐洲的華僑水手麕集之區，在我們離開荷蘭首途赴英那天，曾到那兒去，當地僑胞設盛宴餞別我們，席間幾個華僑領袖發表了許多沉痛的言論，要求我們把他們的一片熱情帶返祖國去，我想中國最受着她底子民的愛戴和切望的，莫過於一般華僑了！

× × ×

如今，這美麗的小國已遭受到蹂躪，我憶起荷蘭，我更惦念着那兒處在水深火熱的環境裏的僑胞！

× × ×

南國湖光

黃康屯

『露重風嚴可奈何！半規明月兒西蹉；
夜深長抱西湖臥，不及青山福分多。』

此昔年友人錦心君「湖濱之夜」之歌也。我最愛其末二句，以嘗一度寄跡於西子湖，愛其勝而不能久留也。其後浪跡天南，愛檳榔嶼之勝，以丹絨武牙海濱遙挹青山，俯瞰碧海，輒視爲放大之西子湖，留連不忍去，而惜乎其非湖也。既而渡海遊霹靂之太

平湖，踰年至緬甸，時逍遙於大金塔下之仰光大湖；又踰年，買棹之蘇門答臘，兩度印屐齒於峯巒迴抱之淡水湖。今別南島已七八寒暑，舊夢堪溫，追憶如次：

檳嶼風景雖佳，居久亦覺平淡。太平以幽倩著，距檳又復不遠。（計火車六十英里）戊辰七月，由檳城渡海乘火車往，於揮手揚巾之中，迴望檳嶼山峯，隱約翠黛，似遙以目送也者，而無情火車，絕裾奔馳，瞬息不見。沿途一片農田，斜陽掩映於黃綠相間之樹叢中，令人頓起懷鄉之感。既而夕陽潛影，一片廣漠，盡爲黑暗所籠罩，而汽笛嗚嗚，破空長嘯，似報異鄉不速之客至矣。

翌日，鷄聲既唱，旭日將升，霧氣四合，十步外不能見人。同遊者相呼而起，步行至太平湖上，但見靄靄空濛，迷漫天際，香草美花，悉被遮蔽。時有無數灌木小樹，宛若木魅山魈，出沒隱現。既而一輪紅日，照自東方，濃霧徐徐飄散，湖上花草，滿擎露珠，似西子晨妝，猶帶惺忪之眼；如貴妃出浴，未晞香霧之鬢。俄而陽光透射，霧氣全消，而此朱顏雲鬢，靜處深閨之湖光，乃含羞揭簾，與我等遠客行相見禮矣。

湖爲無數窪坳所合成，連亘可數里；其中有被山坡隔斷而自成一湖者，有接連數小池而成不等邊形之大湖者；連以平橋，曲折旁通。湖水澄清，一碧如鏡。岸上高峯，倒映水底，髣髴別有洞天。人行湖上，如倒立而行。游魚出沒，似與游者相樂。

蓋太平以產錫著，是湖昔本一小山谷，錫鑛開鑿後，坎陷特多，山泉停瀦，遂成湖泊。英殖民政府刷新市容，復加點綴，因闢爲公園云。

庚午之秋，以友人之招，別檳榔嶼而之仰光。仰光爲緬甸首府。金塔，大湖，動物園爲仰光三勝。伊洛瓦底江似上海之黃浦，大金塔可擬龍華寺，惟塔之形式則迴異，巍峨高大，亦遠過於龍華之浮圖。出金塔，東行至湖濱，一泓清漣，豁然在目，曲港轉折，綠陰環抱。乘小艇渡至湖心之亭，遊者集於水榭，涼風自湖面吹來，花木滿園，草徑皆經修飾。湖濱有游艇俱樂部，每當夕陽將下，英人競放小艇，逐水競渡；而有色人種不與焉。脫非有身披黃袈裟之緬僧頭戴平頂圓帽滿頰于思之印僑，連翩其間，幾疑置身於歐土矣，寧復知其爲東方人之湖沼耶！

風靜波恬，塔影倒入湖中，於攝影尤宜。金塔之崇高瑰偉，爲中國所未有；而幽敻之致，則不逮靈隱天竺，清靜修潔，亦不若檳城之極樂寺。至於大湖，視杭州西子，雖有愧色，若白下之玄武，莫愁，則未足以擬矣。蓋一則蕪廢不治，而此已嚴飾靚妝，成爲歐化之東方美人矣。

綜上所涉，太平雖有湖山之勝，然是湖也，非出自天工，而成於人事之偶然。仰光大湖容積亦窄，不足以嘯魚龍而泛風帆。無如造化之工，贏於此者絀於彼，星羅碁布之南

洋羣島山，非不鬱乎其蒼蒼，海非不浩乎其泱泱，而欲尋內陸之湖沼，堪以媲美彭蠡、洞庭、日內瓦、威尼市之浩渺烟波，蓋杳不可得。抑天地之奇，神工鬼斧，寰海之區，於崇山峻嶺之間，拔海千尺以上，迴環數百里，浩蕩無際，與海相若者，其惟蘇島之都拜湖（Toba Meer，華僑通稱之爲淡水湖）乎？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余旅居蘇島日里棉蘭，既逾歲，耳淡水湖之名，而未遑訪焉。假期之暇，以仙達（Siantar）好友雲史之招，翩然往遊。

由棉蘭至都拜湖凡二道：一由公路南行，過馬達山（Berastage），聖波多羅（Semboedols）而至湖濱之帕白曳立波（Poerbaseriboe）；其一東行，經巴敢（Pakam），直民丁宜（Tebingtinggi），南踰仙達而至帕拉拍（Prapat）。

蘇島中部高山綿亘，其兩側冲積而爲平原。由仙達乘汽車盤旋而上，峯迴路轉，彌望多茶林，村女方忙於採擷。車行至拔海一千公尺以上，縹緲碧波，豁然在目，烟水蒼茫，恍如大海。中有大島曰薩摩曳（Samosir），在帕拉拍所可望見之對岸，蓋島之岸而非湖之彼岸也。此間山高凡二千一百五十公尺，即湖面亦拔海九百公尺，蓋古代之大火山口，瀦而爲湖者也。

帕拉拍有市集閭廛，荷蘭人之避暑別墅，依山築閣，錯落高下，廣衢四達，園林幽勝，蓋不啻武陵佳境也。山中氣候，彷彿夏末秋初。湖水瑩潔，西洋婦孺，逐水游泳，白鳥鶴鶴，與波爭艷。余偕雲史暨其公子，亦解衣磅礴，相對忘形。日暮偕歸，購鯉魚一雙，至仙達烹以佐酒，以其爲淡水鮮味，海國所不易得也。

勝遊回味，悠然神往，海程迢遞，舊雨飄零，逝者不可復追，聚散無常，悲歡靡定，世界風雲，又瞬息千變，湖上風光，不知仍如舊日否耶？

蘭谿紀勝

劉復中

余以己巳來蘭谿，乙亥離蘭，其居是州凡六易寒暑。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二三知己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及今追憶，猶怦怦心動也！

蘭谿在禹貢揚州之域，後漢置長山縣，唐置蘭谿縣，元升州，明復爲縣，隸金華府，清因之。民國廢府制，隸省，距省會二百公里而遙，有浙贛鐵路可通。南出閩廣，北距吳會，後枕仙華之險，前挹九峯之勝，佳山水不一而足。舉其犖犖大者：如小九華山，如大雲山，如橫山，如石壟洞，如靈洞，山皆爲高人墨客游眺之所。至於山林雲物之變遷，溪瀨潺湲之

音，故墟荒落晨吸冥春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勝計焉。

小九華山離城二里，岡巒環抱，泉壑清曠，其上有地藏王廟，長廡迴閣，偏駕山阿，午磬曦鐘，聲送林杪。七八月間，香火甚盛，蓋月晦為地藏誕日，鄉人婦女，多不遠數百里而來，頂禮膜拜，寮舍不能容，則席地露處，山門外幾無寸隙。考地藏自唐時修眞於九華，本新羅王子金姓，苦行巖棲，世臘九十九，佛典以為摩訶目犍連應身證菩薩果，故又稱地藏王菩薩。廟旁有園，萬竹參天，中無雜樹，清閟杳渺，偃仰紛離，迥非塵世，每當宿靈初收，朝暾欲上，幽篁密樾，濕翠交橫，而林麓間鳥音上下，嘹喨關關，於斯時也，躑躅其間，令人心恬形釋，萬化合併，飄飄乎憑虛風而與造物者游也。

大雲山横亘城東南，山麓古刹林立，能仁，同仁二塔，對峙其上。山巓有亭翼然，曰攬勝，亦曰東峯，雲霞繡錯，彬檜蔚蒼，朱彝尊詩所謂巖巖東峯亭，其下百尺潭是也。登亭四顧，第見溪山映帶，小者離離如青鬟螺髻，高者列翠屏，參差出烟樹間，澄波瑩然在足底，氣象瀟灑，恍在物外。

横山距城西南六里，以其上多蘭，故又名蘭陰山。壯不北固，麗不金鰲，一峯橫江，浮玉聳翠，若有睥左右而寄傲者，遠望山色，如黛螺之隱現水中而不可即也。及抵山，則環峯竹木，縈烟繚雲，佛舍精藍，夤緣曲折。檻外金衢二江自南來，至此合流，盤旋其下，波紋如縠，為蘭谿八景之一。對江城郭如畫，萬瓦鱗次，征帆魚艇，上下往來，令人低徊不能去。

石壘澗去城五里，沿途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玉虺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澗皆盤石，高下為磴級，泉流其上，懸而為練，激而為湍，飛花旋碧，喧豗飄洒，勢如散珠，聲若戛玉，其瀦而為泓者，清澈如空，纖芥可見。峯回路轉，溪徑縈紆，村落三五，鷄犬相聞，垣竹茨牖，儼若太古，澗水潺潺，與風疾徐，時有輣輷鳥語，雜沓其中，相望嵐氣環匝，視靜而聽，遠坐移時，窅然深也。

靈洞山距城較遠，往返三十里，泉聲夾道，飛瀑洪注，樹色山光，引人入勝。有洞六而著名者三，曰白雲，最險而高，在上巃嵸崟岑，不可窮竟，洞門為一穴，穴口大石橫之，色白如雲。從穴梯磴而下，數丈許，日光所不及，揭炬然後可行，愈行愈深，多坑塹磴道，殆二里許始窮。曰紫霞，色紫而麗，幾如天台赤城霞。其東南隅石乳垂列如牆壁，有間處如門窗，其中廣丈餘。曰湧雪，洞門去平地不踰三四引，其中稍洼，高廣二丈餘，深倍之，石乳玲瓏，視前二洞更奇絕。其東南石磴旁有飛瀑湧出，噴雪抑雷，沿洞南壁奔流，抵洞門伏出其下，踰石而出，從西入田澗。茲山孤聳張左右翼而下，中為石田，前列山峯，山之趺有泉曰天池，黛蓄膏渟，瑩可鑒髮。泉之右山半有石若孤雲飛來，欲墮不墮。更右一山，多異石藤木樛葛，望之蒼然，宋初有異僧棲焉，築蘭若

曰棲眞。其前一里許，有半山亭，今已圮。去亭有磐石岝崿如蓮花。更半里許降而達溪橋，夾植桃柳，春時爛熳，遊者作武陵源觀云。更有一洞，去白雲稍近，四壁皆石鐘乳，瑩白如玉，滴瀝有聲，霏霏若露屑，則名之曰玉露云。

此外園林之勝，則以趙園為最，園在城之北，前聳碧山，後闢綠沼，左倚蕉篁，右蔭梅柳，花石亭榭，都有妙境。閣以望，有高明朗徹之觀，室以處，極窈窕幽深之趣，足以陶情，足以適意。春則煦日融和，百卉競放，嫣紅駭紫，芬芳襲袂，則於挈酒賞花為宜，夏則綠陰交錯，草木條暢，南窗寄傲，好風徐來，則於披襟納涼為宜。時屆秋也，銀潢皎潔，蟾光入戶，則宜玩月鼓琴。時屆冬也，瑤雪初霽，啓窗遠矚，一望遼廓，羣山如玉琢瓊砌，則宜圍爐看雪，東坡所謂風霜冰雪，刻露清苦，四時之景，無不可愛，故名之曰宜園，亦無不可。昔年邵元沖、張君勱諸氏蒞蘭，愛其風物之麗，先後與余在該園留影，以誌鴻雪，並為詩文以記之，曾幾何時，河山如故，而邵氏則不幸以西安事變殉國，墓木已拱，回首舊游，殊不勝人琴之慼也！追憶舊游，述之如此。

× × · ×

奈良的麋鹿

呂實名

已是四年前的事了。

乘暑期的餘暇，我作了一次沿東海道線之遊，在歸途中，偶然訪問了號稱東方孟卻斯德之大阪，但是在那裏，除了林立的大小烟突，連接的屋宇，和擁擠的人羣之外，又能看見到甚麼可喜之事物呢？抱着回東京去的念頭至車站，但臨行又被好奇心所驅使，我又孑然一身踏上至奈良的急行電車，在我模糊的記憶中，電車在清綠的原野奔走了一小時餘停止下來，灰色的車站上有伙役們在那裏喊着「奈良到了，」「奈良到了，」於是我隨着一羣同行者跨下車廂。

奈良不是一個小都市，像是一個恬靜的村莊，道路雖然相當平坦，但很難得見風馳電掣般的汽車，以及其他車輛，行人的稀少，也減少了不少都市中的雜沓。

走出車站，我便僱了一輛專供旅客導遊的人力車，讓那車夫緩步向陌生的場所拉去，方從熱鬧的大阪走入奈良的我觀賞了兩旁玲瓏的小住宅和從短牆中探出頭來的松枝，呼吸着清幽的空氣，頓時似乎忘卻了仲夏日之燠熱。

「先生，著名的奈良公園到了……」

車夫這樣提醒我，接着他又講述一大堆奈良公園的歷史，奈良公園的面積，奈良公園每年游客的數字等等，當然，這是每個車夫對於每個旅客的應酬，但我不耐煩細嚼他的瑣語，我要飽賞那被世人譽為詩一

四一—〇五三

般的畫一般的奈良公園之景色。

正如東京大多數公園一般，奈良公園也沒有任何招牌指示你已置身在公園之中，我的四周已是被一塊綠色的草地所包圍着，草地上長着一棵棵莊嚴的古松，業已謝去紅花的櫻樹，四季常春的冬青……公園是如此廣大，園中的樹木是如此衆多，道路在樹叢中祇成了一條曲折的白線。

園中的人跡，比街上更益稀少，繞了一大圈才能看見一二個園丁在道旁休息，「寧靜幽麗」這四字大概可將此地的情景概括無遺。

許是聽得人聲和看見人影之故吧，有一羣大小麋鹿從草地上向我們奔跑過來，這羣動物注視着陌生的我，若卽若離地並不挨近身旁，祇是投着一縷冀望的神情，同時發出一種輕微的嗚響，不知在什麼時候，有一個照相師走在我的車後，投機似的引誘我說：

「這羣麋鹿怪伶俐的呢，你給牠們東西吃就挨近你，來親熱你了，我給你照一張與麋鹿合影的照相何如？你住在那裏？東京？神戶？一星期準會洗好寄你。」

的確，這種小動物是怪逗人憐愛的，水汪汪的眼睛，柔和的體態，潔淨的黃毛中點綴着白色的梅華小點，我受了攝影者的慫恿，便命車夫去買兩包飼鹿的小餅；果然，當我手裏持着小餅的時候，牠們都欣欣然圍住我的身旁了，或是以嘴巴吮吸着我的手，或是以頭角撫摸着我的衣裳，

旅川雜詩

陳樹人

嘉陵江畔尋春

錦帶一條珠翠綴，繡屏千丈紫紅橫。徐徐步屧尋春去，錦繡江山無限情。

嘉陵山水最奇清，寫實傳神各任情。笑我法殊吳道子，不憑記憶只抄生。

巴縣雨夜吟寄若文

知君不願問歸期，便此巴山夜雨時。但得同心先國事，一家何處着離思！

灘花溪偶感

溪山如畫幾家村，自是菟裘念可存。喪亂只今寧忍避，未將斯地作桃源。

北泉旅興

買來江鯉長盈尺，豈獨山廚算大烹。彈鋏經時無此味，不辭村釀引連觥。

成都謁武侯祠

難得艱危時會際，宗臣遺像致誠虔。出師表在千秋奮，百萬貔貅正發川。

有的甚至來偷取手中的小餅了，麋鹿們頃刻之間又來了一羣，大家傾軋擁擠，甚至妨礙攝影，連趕也不發生效力，終於手中的小餅有進入牠們的肚內，牠們也能察覺餅兒已盡而漸漸散去，回返草地及樹林邊去找尋野食。

園中的名勝不下十餘處，都由車夫嚮導和說明，一一加以遊覽，不外寺院泉林之屬，奈良大佛乃是其中尤爲著名的一處，總之假使你在現代生活中過得膩了，則此情此景，一定會使你浮起一抹濃郁的趣味和快道的感覺，這里有抑揚頓挫的古寺鐘聲在夕陽中飄送；有鳴泉在新篁叢中低低吹奏，上空有松響，地面有鹿鳴，……寧靜的空氣，更增了這地方的可貴。

奈良公園是一首詩，同時也是一幅畫。歸途中我這樣懷念着，現在我也這樣懷念着。

雲南邱北的暮治峯

劉光漢

暮治是我們雲南邱北的主峯，因高而得名，生斯長斯的我也不過熟視無睹而已。徐霞客遍歷國內名山大川的那種勇氣，眞夠我們羞死而有餘！

出發時，與何君陳君約定到黑箐龍村會齊。黑箐龍距城十里許，村旁有一硐，聽說值得一看，於是我們便在這裏止步了。

認眞說起來，并不是硐，只能算是一堵伸出來的石巖而已，不但可避風雨，光線尤屬適中。硐口茂林掩蔭，無論從任何一面看去，都毫無目標，要是用作防空室，那就最適當了。前面有個鍋底塘，是附近山水的總匯，可是雨季一過，便逐漸乾下去。

懸崖峭壁間，石鐘乳凝成許多不可名狀的飛禽走獸人物山水，無不畢肖生動，玲瓏可愛，令人不肯立刻捨去。

出了黑箐龍村，何陳二君始追至，見面後談了幾句，仍繼續前進，到暮治老寨時，已正午了，在這裏歇憇片刻，特請土人爲嚮導，便帶着一顆歡樂的心，望那高峯的捷徑爬去。

由老寨到新寨，都是逐步高上去，這時使我想起了杜牧之山行詩中的「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之句，恰恰成了此刻的寫照，可惜現在是春季，不是秋季，所以「寒山」兩字還有斟酌的必要。

再由新寨趄東斜上，到了峯腰——也許是峯頸了吧，只見上面陡如立壁，既沒有如羊腸的曲徑可登，也沒有似長蛇的藤葛可緣，當此時也，心中的忐忑，實在不是我這枝白摺筆所能表達的，向後轉呢，那當然是無勇氣的弱者的行爲，而且我也不願如此；前進吧，命就得交給天。

正在躊躕不決，只見同伴們已蛇行——不，獸行——般的上去了。這時自尊心馬上就克服了當前的困難，恨不得一步就爬上去。於是跟着他們匍匐而上，好！我終於安抵其巔。

此時的峯，除了唯我獨尊的「高」之外，（據陸地測量隊的計算此峯頂端拔海三千五百公尺）其他便找不出一點景緻來，至多不過可以看見如坟堆一般不規則的大小山坡而已，差不多除了山再無一隙平地，雲南號稱「山國」，使我們得以證明，平時書本上所謂的「萬山重疊」「崗巒起伏」……等名詞，此時才知道幷非虛構。

好了，同伴們都安全的下了這當有危險性的陡山，再過一道山脊，下去便是一條長約四五里的深谷（因爲已不走原路，）我們由中央直衝下去，恰遇着挑餉午的已到，隨卽令其停止，大家都蹲下來飢餐渴飮。

歸途中，大家都覺得疲勞太甚。總計行程，往返約八十里。

我懷西湖

屠仰慈

客中的孤寂鈎起我纏綿不絕的思鄉病，雖然有人說思鄉病會消沉年青人的志氣，頹傷健康者的心靈；但我卻把她當作一種孤獨時最甜蜜的享受。我要思鄉，我要思念我一切值得思念的地方，我也要用盡我的微力，把失去了的一切奪回來！——思鄉病不會消沉我的意志，思鄉病也不會頹傷我的心靈，我決不願去見那破殘的家園和鄉里，我要的是我們大家的原物。所以思鄉病對於我恰好是一劑閑來消愁解悶的藥劑，雖然一口口咽下去是苦的，但她能治療我的孤寂，增强我的生氣。我們不要忘了我們可愛的故鄉，我們也不要忘了我們認爲最值得留戀的地方吧，我們思鄉，我們爲思鄉而刻苦奮鬥吧！

嚴格地說，我的思鄉病並不在思念那眞正的故鄉；再嚴格地說，我心目中的故鄉不在生我的地方，卻在敎育我，鍛鍊我，最初予我以戰鬥的勇氣，並且很快地把我帶進一個充滿了驚風駭浪的偉大的時代的地方。那地方就是杭州。

那地方就是西湖！我想念着西湖，因爲西湖在我的生命史上不知劃下了多少犧牲奮鬥，爭取光明的血的標記。

這時候天南天氣該又臨到一個寒風蕭煞，落葉滿天的季節了。三年來寄跡南國的我，永遠浸沉在一種似春似夏，似眞似夢的境況裏，厭倦了那溫柔鮮麗的氣候和日子，對於冬，發生了無窮的興趣與戀意。這雖然也好說是由於精神的反常，但想起寒冬，就使我聯帶想起那冬季的西湖，那曾經鞭策我，誘導我，敎我挺起胸脯來做人的江南

之「聖地。」

人們都愛好春天的西湖，也都愛好秋天的西湖，自然他們都有他們的道理。但是我，却愛好冬天的西湖，我愛她氣派的遠淡，意態的沉寂，景象的蕭煞和山巒枝幹的高傲剛勁。而且，我就在那麽一個時候，披着朔風，冒着寒霜，踏着雨雪，把生命之火燃得通紅，追隨着歷史邁步前進。

風雲變色的日子也是我同幾個朋友們可以暫時休息，悠閑遊散的「佳節良辰。」我記得，有那麽一個冬天，有許多朋友已身繫囹圄，有許多朋友正亡命他鄉，我同梅、康三個人浴着無力的陽光，踏着細碎的竹影，各懷着一顆鎮定但又說不出有什麽感覺來的心，向冷靜落寞的北高峯攀登。走不完的石級和盤不盡的幽谷彷彿是造物者有意安排着用來訓練我們這一批青年人，每當山囘途轉面臨深壑的一剎那，就令人發生回顧盤桓與展望種種不同的心情。不要停留呀！人生的倒退與停滯應該就在那麽一個一剎那。

攀登峯巔，已是太陽打斜的時候了，呼呼的風吹着瑟索的樹，沒有花香，沒有鳥語，



沒有遊人，也沒有古刹裏的鐘鼓聲。世界是那樣寬大，周遭是漫無涯際，我們枯坐在石級上聽那飢鴉的悲啼，體味着世界的空虛與宇宙的不幸，不覺掉下幾點熱淚來。

歸途上經過孤山，孤山已給夜幕一重一重罩着了，湖上一片黑色，只有那柳枝間的街燈在吐着搖曳的寒光。我們擦着火柴，靠那一現的燐光摸進放鶴亭，坐着傾聽湖面殘荷的細語和冷水擊岸的泣訴聲；砭骨的夜風在山腰樹梢悲鳴呼號，但是我們並不感傷，只覺得世界需

要溫暖，光明！

梅香偶然從暗處送來，雖然微弱得還是那麼不可捉摸，但已一絲絲沁入了心肺。甜蜜的芳香驅開了身上的冷意，初露的春情，增强了我們無窮的希望與勇氣。明媚的春天快要來到我們的眼前了！黑夜逝去，接着來的便是那快樂幸福的光明季節。——這是個多麼令人快慰與奮的遠大的希望，可是這希望只有在冬天只有在冬天的西湖裏才能充分感受。

現在，西子湖不但籠罩在冷酷蕭條的寒冬裏，抑且也籠罩在空前無比的黑暗裏。我們正視現實，回首往事，誰能不頻添無窮的哀愁與悲嘆！但是，孤山的梅香依舊會從黑暗的冷空裏送來，冬天過了，接着來的還不就是光華燦爛的春天！冷酷的季節正是我們加緊苦鬥的日子，黑暗的夜晚正是曙光顯露的前奏。我懷西湖，但是我並不感傷，我只覺得此時此刻的世界正需要更多的溫暖與光明，我只覺得此時此刻的西湖也需要更多的溫暖與光明！我們要加緊努力，去準備迎接幸福的來春！

十二月二日於香港。

萊芒湖與人生

鷓寄客

山是硬的，水是軟的，「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山和水是分不開的，名山之下，必有巨浸，所以司馬遷不但要登名山，並且還要浮大川，這種見解是對的。旅行雜誌登載了不少輕鬆綺麗的遊記，有山水，有人物，有名城巨埠，有海外奇談，讀之可當臥遊，不但消遣，並且益智，眞是秀才不出門，廣知天下事矣。今年旅行雜誌讓我們寫些關於水的故事，小如池沼，大若江湖，因而觸起我一團心事，就是回憶和追念我所愛遊的萊芒湖。

自古以來，哲人多是愛水，孔老夫子不曾說過嗎？「清兮濯纓，濁兮濯足，」希臘哲人 Heraclitus 說水是「逝者如斯，過而不留，」變幻的人生，亦復作如是觀，宇宙是假的，人生是虛幻的，無可留戀之處！還有希臘七哲人之一名 Thales 者，住在一個水冲積地的島上，晨夕聽見地中海上的濁浪排天，不可嚮邇，簡直是「海龍王」的世界，他就驚奇的說：萬物化成，全由於水，水爲一切事物之根源，植物無水不生，動物無水不活，就是陸地也是從水中產生出來的，這些奇異的概念在我們現在看起來，眞是一文不值，但是在耶穌降生前的六世紀，這些說數，實在是形成自然科學和哲學的起點，當時的人以爲是具有確實性不可摧殘的眞理！

我們現在撇開水的哲理不談，言歸正傳，談談萊芒湖的水。萊芒湖是一個迷人的名詞，大凡到過日內瓦的人，總對她具有一個神秘的印象，說她是如何的嫵媚，如何的

動人，馬上從山水一方面聯想到人物上去，一般騷人墨客就藉此做文吟詩說月白風清之際，萊芒湖是如何風平浪靜之候，萊芒湖又是如何，把自己胸中的塊壘和牢騷，全要藉此發揮出來未免涵養不深山水有知，當爲噴飯！還有一班少年多金的公子哥兒，挾着歌女和舞孃也要到湖面上來划船，飲酒賦詩及時享樂在觸景生情的時候，往往產生悲劇和喜劇總而言之是一曲羅曼史，弄得不順手就效屈原賈生之流投湖見志，到也方便當然不能稱心滿意的學范大夫風流自在挾美婦以遨遊五湖了。說起來到也奇怪，當國際聯盟會未曾坍臺之前，萊芒湖上是國際政治的重心，一班鈎心鬥角的政治家，在這裏捭闔縱橫，惟恐天下不亂，等到希特勒用礮火統制歐洲這班人就一哄而去，作鳥獸散。現在萊芒湖上國聯的大廈仍然矗立雲霄，門前冷落，不復有車水馬龍之概。在湖上徘徊的，不是著燕尾服頂大禮帽，自以爲能決定人類命運前途的紳士，而是些囚首垢面頭重腹空來自中歐、西歐、北歐的難民，他們也在這裏飽餐湖光山色，偷得片刻空閑，擺脫半身憂患，憑弔湖心亭，追念盧梭在萊芒湖邊的陳跡，在礮火瀰漫的歐洲，能苟安於此，雖是美中不足，總該是死裏逃生，比住在倫敦，柏林，好得萬分了。還有著作家，畫家，藝術家也在湖邊散步，據說在自然界中生活，可以得着因斯辟來純自然文思勃發，詩意深幽，深入畫境，別有天地。不錯，一位英國精於散文的作家名紐曼者，曾在日內瓦逗留多時，先遊格里容山後乃泛舟萊芒湖，在水天一色的境界中，人和自然溶爲一體的狀態下，他的心靈受了感應，理智頓開，發明一段眞理，起了腹稿，後來就寫成一本著名的書 "Grammar of Assent" 至今傳誦人間，雖然毀譽參半，仍不失爲心理和文學的巨著之一，足見萊芒湖有造於著作家，而湖水尤爲一切智慧之泉源。

筆者旅瑞士久，到過日內瓦有好多次，對於萊芒湖盡量的欣賞，我雖非仁人，又非智者，然而對着名山勝水自然流連而不忍去；不過我所愛念的萊芒湖，不在日內瓦這個方向，而在其他的方面，蓋環湖之邊，有城市甚多，雖大小不一，然各有風緻，我想與其從日內瓦去飽覽湖光，到不如從 Morges 或 Montreux 兩地去看湖的全面，幷且背景極佳，特別是在夕陽西下之際，日的光芒，照在亞爾卑斯山脈的白峯，山巔雪和陽光相輝映，頓成紫紅色，有莫名其妙的美麗，睹之自覺心曠神怡，悠然物外，感覺得人類的殘殺和仇恨，全是多餘的，數十春秋以後，從何處來的人，復向何處去，宇宙是人類的逆旅，來來去去，不知幾何，所謂人生不常，湖山依舊，「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在這個動亂的時代，追溯往日遊蹤，自然感慨叢生，然而人生是不能苟安的，是應該工作的，藉着自然

的景色來陶養自己的身心，恢復固有性能，山水之有助於人類實非淺鮮，不要忘記人是自然的一部份，要時當和自然相接觸，才能完成偉大時代的使命啊！

富有哲學意味的澳門

孫沛甘

十六世紀葡萄牙流浪詩人喀麾英說，澳門是一個「甜蜜的悲哀之地。」在他的不朽之作羅西亞納詩詠中，他對於葡萄牙航海家茄麥的冒險精神，歌功頌德，譽揚備至。其實，衝入人家籬園的是茄麥，而助張盜風的，却不能不歸咎於這位才華絕世的大詩人了。

廿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偕友人柯君由港遊澳，在那裏雖只有半天的勾留，走馬看花，來去匆匆，本來談不到什麼觀感。但是事隔兩載，回憶當時情景，也頗有堪以低徊尋思之處。承本誌編者之囑，筆而出之。

那天早上八時，金山輪從香港三角碼頭啓椗。四十英里的水程，不到三小時便告終。船還沒有靠埠，遠遠地先望見山上一座白色的燈塔。我國沿海之有燈塔，就始於這建自一八六四年的魁亞燈塔。在月黑風高，浪水拍天之夜，不知照過多少和茄麥抱着同一心理的西方航海家哩。在白晝陽光普照，綠山輭水的內港裏看上去，倒也別有一種動人的風姿。正像盛裝少婦，憑樓遠眺，誰還去估計她的年齡呢。

一上岸，覺得左右的環境和香港不相上下。先到柯君家中稍息，然後至佛笑樓吃著名的石歧乳鴿，酥香肥嫩，別有風味。飯後柯君又約了他的親戚，一行三人，安步當車，徜徉市間。兩個本鄉人伴着一位「外江佬，」信步走去，穿過幾條馬路，不覺路之遠近，已到了南灣。

這裏面臨海灣，沿着石壩一條坦路。遍植榕樹，濃蔭匝地。海風吹來，涼生兩腋。遠眺漁帆片影，在極遠的水平線上，三三兩兩的點綴着。我們正在欣賞海景之時，馬路間嗚嗚的一輛汽車絕塵馳去。在這靜穆空曠海天一碧，心悅神怡的大氛圍中，祇似起了一個微弱的小泡沫，大家無動於中，負手前進。

澳門房屋，多半採南歐式。色澤鮮艷悅目，不單調，不討厭。三層樓房，粉紅色的牆，淺綠的窗，黃色的壁，觸目感是有人把這 Praia Grand 南環大道比之上海的靜安寺路，新嘉坡的康腦脫大道，甚至柏林的菩提樹大街。這一英里又半長的外灘，風景之佳，建設之整齊，自可想像而見。

爲紀念喀麾英而闢的巢花園中，植有詩人的半身銅像，下面石基上還刻着他傑作羅西亞納詩中的警句。外面是個穹窿，入內展仰，令人發思古的幽情。其左一井排四

方石碑刻着名人詩選各國文字皆有，無非吟詠澳門，或懷人倡和之作。自左至右第二塊碑上，刻着約翰・鮑林爵士的澳門短吟，清新可誦。

在這園子裏，除了這幽埋着的詩魂之外，有一方英人的墓園。黃土堆中盡是異國之鬼，其中尤以海員為多。他們要想到東方來求財富，結果瘞骨異域，魂斷他鄉。情景雖覺可憐，其精神倒也未可厚非哩！

一排故人之中，有一位却是我中國的老友勞勃脫・馬禮遜先生，他是英人基督教會來華傳教的前進，學習中國文字，一生不倦。所譯的新約聖經和編著的六巨帙華英字典，為他不朽之作。把中國文化介紹至西洋，他老先生倒着實有一番功績。我國最早的活字印刷館，和用活字所排的中文報紙，都濫觴於澳門，在這園子裏跑了一匝，無形中嗅得了若干文化的氣息呢。

寫到這裏，不得不有急轉直下之勢，於是「銀牌」「不夜天」「高慶坊」……等的奇突名詞，又一一湧上了我的腦蒂。澳門號稱為「東方的蒙德卡羅」，澳門每年由賭場中徵收的捐稅達百餘萬之多。什麼番攤，骰室，輪盤，舖票，字胆等，花色繁多，記不勝記。澳門當地的賭客有限，多數來自香港及廣州。大家來的時候帶了港紙毫洋去的時候，贏錢的固是喜氣洋溢，然而間接為葡萄牙政府「獻金」的却佔了大半呢。

我們看見一張大桌子前，擠得水洩不通，大家紛紛下注，自幾角至幾元幾百……細大不捐。莊家的前面放上一大堆棋子，或小銅錢。要是有人能知道其確數，而除之以四，那末這人準可立刻致富了！嘈雜的聲息漸漸地低下來，一大堆棋子也已數得差不多了——四粒子一數，及至剩餘的幾棵子還在桌上時，這便是賭客命運的最後揭曉時間了。所謂番攤者，就是如此而已。賭場裏的桌子大多相當的低，光線十分充足，無論你站在那裏，對於桌子上的一舉一動，難逃「法眼」，角度準確，大合於科學原理呢。

澳門的特產，除了烟賭之外，有聲有色的當推爆竹為大宗，每年輸出約值澳幣一百五十萬元。紅的綠的黃的，三種顏色，錯綜交織，頗為悅目。我們常常想到爆竹一聲除舊，迎新，或砰的一聲，如夢方醒等意境，覺得這東西砰砰拍拍之後，結果一陣烟硝氣味，幾撮紅黃色的碎紙屑，隨風飄忽，一霎間頓時化為烏有。然而你要是看見過他們製造時的麻煩，糊紙管……裝火藥……曝乾……紮捆……裝箱等手續，你就覺得砰的一響，或劈劈拍拍的半分鐘中，不知埋葬了多少人力物力呢！

往澳門去賭錢的人，把每個月血汗之資，積聚下來，作為賭本。趕着上午八時或下午五時半的輪船，由港出發。抵澳後，直上高樓，在番攤上一，二，三，四，四個字中下注。幾十天的勞苦，祇換得數分鐘的刺激。這種人生

哲學的觀念和澳門人所製造的爆竹，砰的一聲，祇剩了烟氣和紙屑，還有什麽兩樣呢？除非澳門的爆竹不再爲世人需要，澳門的烟賭，恐也永沒有廓清的一日哩！

「甜蜜的悲苦之地」詩人的話究竟沒有錯呀！

夜宿嚴東關

朱栖樺

大概是民國十五年，我在吳淞中國公學讀書，星期無事，我打杭州溯錢塘江回到歙縣去。那時皖浙公路還沒暢通，只有循水路坐帆船東上，雖然全程只有五百多里，如果運道不好的話，遇到河乾水淺或是逆風，那就要躭擱到兩三個星期。幸而沿途風景如畫，躺在艙裏，遠眺山光水色，倒也心曠神怡。

從杭州到嚴州，通常不過三天，嚴州以上，江面驟狹，水淺灘多，這便是旅客們欣賞沿途景色最好的時候了。每當夕陽啣山，兩岸炊烟四起，一陣陣烏鴉從頭頂飛過，船就在烟水蒼茫中慢慢地行走，我們這班旅客，便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快意。同伴中有一位曹先生，是上海一家當店裏的「管事」，人很風趣，船靠碼頭，他總要上岸去跑一趟。我呢，只有跟着他。到了嚴東關，自然也不能例外。

嚴東關離嚴州不過三里，一樣設着關卡，船到時，天快黑了，但仍有卡員來看艙收稅的。舟子們頂頭痛的也就是看艙，因爲多少總帶藏點沒有報稅的私貨。可是如果坐船的客人，有一二個「大好老」如機關中的辦事員之類，那末查起來可以馬虎些，甚至可以不查。這次舟子看見我穿着學生裝，忽然心血來潮，說：這是洋服，大可以向卡員抵擋一陣，便要我和曹先生在卡員上船的時候說幾句洋話。我對舟子說，我還是一個求學的學生，說洋話有什麽用。但他說學生也行，我給他逼得沒法，只得對曹先生說了一句「Mr. Tsao, isn't it funny?」也不知是洋話生了效還是那卡員沒有心思的原故，果然馬馬虎虎地看了一下便走了。

這一來，舟子便把我當作「大好老」了。關員走了之後，便有兩個妖妖嬈嬈的女人走上船來，先對我和曹先生看了一眼，不曉得怎樣一來，她們便和曹先生攀談起來了。曹先生對於女人一向是有說有笑的，這兩個姐兒，雖然說不上怎樣美麗，但也並不討厭，我看她們一會兒問曹先生討香烟，一會兒向舟子討茶喝，心想路道有些不正，我因爲沒有和陌生女人談話的經驗，所以面孔也就紅了起來。曹先生一心一意地和她們談這個談那個，早已忘記面前還有我這

一個同伴了。倒是那舟子好像很感激我剛才說了兩聲洋話便對那個瘦一點的女人說：

「翠姑娘，我來替你介紹這位洋裝先生吧。」

這位翠姑娘聽說便趕着我叫洋裝先生，又乘勢坐到我的舖上來，這時我已明白了幾分，她們大概就是所謂「土娼」了。其實倒不是土娼而是停泊在附近菱白船上的姐兒。曹先生經不起她們和舟子的慫恿，硬要拖着我一同到她們的船上去。

事情到了這樣的田地，不去是不行的，我只得硬着頭皮跟他們上岸。原來翠姑娘的菱白船，停泊在一個鬧中取靜的江邊，舟子生怕他的夥計要去胡鬧，不敢把我們坐的船撐過去，這就是我們要繞道岸上的原因。

嚴東關是一個小鎮，那天薄暮，忽忽而過，沒有細細地遊覽，大概只有一二條正街，但就是正街，街道比上海的小弄堂還要狹，商店也不多，路面雖是石版，但全是濕搭搭的，因為有人從江裏挑水上去，除了肉店，豆腐店剃頭店之外，我還看見一爿茶館，茶館裏的陳設，和上海的老虎灶差不多，不過面積比較大些吧了。

四人走不一會，就又到了埠頭，翠姑娘笑嘻嘻地說「到了。」我和曹先生跟着她們一同上了船去，她們的船比我們所坐的要大得多了。就是她們的妝閣，有鏡箱，有生髮油，靠壁還掛着月份牌，艙裏放了一張四仙桌，還是很寬暢的，船上還有幾個娘兒們，看見我們都笑臉相迎，翠姑娘更是茶咯，烟咯，西瓜子咯，忙得不亦樂乎。我起初倒有點不好意思，後來看見曹先生和她們放浪形骸起來，這才感覺到自己未免不夠風趣，于是在翠姑娘向我問長問短之餘，我也反問了她幾句，這才知道她叫小翠，和她一道到我們船上來的是她的姊姊大翠，她今年十七，她姊姊十九，她們倆幹這項買賣，已經好幾年了，怪不得口齒伶俐，會得應酬，我因為艙裏悶熱，船又停在岸邊，掌燈時分，蚊子特別多，便拖了小翠一同到船頭納涼，看着遠山漸漸消失在暮烟中，岸上幾點燈火，似乎那茶館店裏還在做夜市，天邊幷沒有月亮，只有一些星星，我看看小翠，忽然出了一會兒神，她好像誤會了我的意思，拉了我一下，悄悄地說：

「今晚就不要過船去了吧！」

一句話，把我從恍惚中提醒了過來，覺得時間已經不早，我微笑着對她說：「還沒吃晚飯呢，把這個緣份留到下一次吧：」小翠似乎有點薄怨的樣子，但她也並不強留，所以我安慰她說「再隔一個月，我還要路過這裏，到了那時，我們再多敍一敍吧。」說完，我仍舊和她一同進艙去，曹先生早已給大翠灌得醉薰薰了，他看見了我，還帶笑着說：「你們兩個人在船頭上唧唧噥噥些什

麼?」我心裏又好氣,又好笑,我且不回答他,只反問他今晚是不是還預備回船去吃飯。

但大翠和小翠聽了,都一致不答應的說,她們已經預備好酒菜,如果不肯賞臉的話,她們當眞要動氣的。我只得答應了下來,看看曹先生那副爛醉的樣子,很躭心今晚是否能夠回到自己的船上去,幸而沒有隔一個鐘頭,舟子已提着桅燈,來領我們回去了。

大翠,小翠送我們到船頭,叮囑下次到嚴東關,一定要去看她們,曹先生這時酒已醒了,三脚兩步跳上了岸,倒是我不免有些依依。呀,嚴東關,嚴東關的女人,別了,別了!

歸途,萬籟俱寂,只有幾聲犬吠,茶館裏的夜市已經收歇,只有一絲黯澹的燈光從門縫裏漏出來。

× × ×

已是十餘年前的舊事了,偶然想起,總令人有些低徊悵惘;和莫明其妙的心情!

東湖在憶念中

潘泰封

我所懷戀的是一個不知名的小湖,她有小都市在旁邊屏藩着,四週的交通,不能算便利,但並不與大都市隔絕,她一身清雅合宜的裝束,並不被人忽略,祇夠不上「冠蓋如雲」一「遊屐紛沓」一類辭句罷了。這是一家碧玉,她的妙處在於淡掃娥眉,把天賦與她的美,貞靜地保存着,人給與她淡淡的點綴,自然地接受着;平湖的東湖,是屬於這一類的。

這是六年前的舊事了:在一個深秋的早上,幾個志同道合的遊侶,從蘇浙邊境上一個小鎭廊下——出發。在曲折瀠洄的溪流裏,一葉扁舟,「咿呀」「咿呀」地緩緩前進,櫓聲,談笑聲,打破了村野的岑寂,有時哼幾支歌,累得岸上的犬汪汪地吠個不住,溪邊的樹木,還沒有脫下綠色的衣裳,朝霞從東方照着牠,躺在身上的露珠兒在微笑中消逝了。穿過一頂石橋,上面寫着猶溪橋,大約這是猶溪了,一條幽靜的河流,受了濃蔭遮蔽,陽光從樹枝隙處篩下來,微微的西北風,把樹枝吹得搖曳不定,一條條撩亂的影子,不時在船頭上簸動着,這溪景淸幽極了,Y快活得發呆,他說:我願意在這裏憩下,永遠住在這樣的境界裏,但這境界終究在不長的時間裏消失了!

在中午,我們到浙江省的新倉,休息了好久,才換搭脚划船赴平湖。因爲船艙裏多裝了些貨,人鑽在貨物堆的隙縫裏,三小時的光陰,每個朋友都背酸腿麻,吾鄉人說坐脚划船是吃紹興官司,眞一點不錯。這一段的景緻,不及廊下到新倉的好,不過岸上一叢叢的桑樹,很整齊的綿延着,使人知道:這裏已是產絲的地方了。最後在暮色蒼茫中,和東湖見面。

那時，太陽已躲進了地平線，湖面上的一切，已被暮色籠罩着，在模糊中辨出湖中二島，船夫告訴我們：東邊的是小湖墩，西邊的是大湖墩。小湖墩孤峙湖中，面積不大，只蓋着一座寺宇，已經很狹窄了。大湖墩上，樹木蓊鬱，望上去一團團的黑影，菁密地遍佈在四週，牠的後面，一盞盞的燈火像繁星似的閃爍着，問船夫才知道大湖墩是連着陸地的，那裏是一條進城去的街道，稱為東湖名勝的報國寺在湖的南邊，大概船離開太遠吧，在夜的羃幕裏，渺小無力的視線，已沒法找尋牠了。

船穿過東湖，泊在湖的西岸，上去就是城，這夜我們在城裏，找了一家旅館住下。

次早，由旅館出發，出東門，那天眞，飽滿，悠閒的東湖便展開在目前，她和昨晚太不同了！在嚮往的心情下，過一條麕集着菜販的橫街，轉了個灣便到大湖墩，這是一個美麗的半島：入口處，一座半洋式相當精緻的樓房，碧綠的樹木環繞着，襯出一角粉牆，這是民衆教育館，我們來的太早了，門還沒有開，不知道裏面有的是什麼？樓房前面是一個公園，牠把整個的半島裝飾得很幽美，一叢叢鮮翠欲滴的花木，表示着牠的富有；中間有塊石碑，係平湖縣長方立紀念造林而建；水泥築成的甬道。

最後，雇舟渡至南岸。

報國寺蹲在湖邊的沙洲上，孤零地好像為避免這邊太空虛而建造的，牠和大湖墩，恰巧遙遙相對，那古老建築的旁邊，除一石橋外，並沒有什麼，這似乎太單調了，但在對岸望來，奇怪地牠是很夠詩意的，這種「可望而不可卽」的遠景，想不出別的原因，只有湖光的烘托，是可解釋的。寺前有個不高的假山，滿長着青苔，我們在那裏攝了個影。接着，便入寺，寺內一切，和別的廟宇毫無異處。末進簷下，有一匾，上載寺史，據說建自宋朝，那時曾把匾文大意，記入日記，客中沒有把日記攜在身邊，不能追溯了。有一房門上拴了五十六把中國鎖，寫着「×和尚在此坐關，」從一個小小的洞口裏，瞧見和尚在黝黑的小天地裏，眞誠地做他的早課，這玩意在那時，是第一次見到，祇覺宗教的魔力，眞大得無可比擬！平湖最高的建築，當地人呼為報塔的，在第二進的天井中，大概有八九層吧，我們曾攀登最高層，十餘里的東湖，盡奔眼底，在陽光的籠罩下，舟，橋，樹木，湖墩，公園，天然的，人工的交織成的風景線，眞像小家碧玉般的明亮玲瓏優美！

下塔後，就離寺搭長途汽車往乍浦，一個短短的曲曲灣灣，像全園的脈絡，一夜的露水，把牠灑得纖塵不染；沿湖有鐵欄圍護，幾隻石櫈，靠在欄旁，倚欄閒坐，湖上的早景，齊臨眼底。

早晨的空氣，多麼淸鮮！冷淸淸的園裏，祇有我們這羣從遠處來的遊客，三三兩兩的蹀躞着。這時，旭日初升，朝霞慈靄地吻着

清澈的湖光，微風把幽靜的水面，吹起千百條的縐紋波光很柔輭地閃動着，小湖墩在東邊，僅隔一衣帶水，幽篁裏着古雅的庵宇，清幽得不能形容！遠處一橋，昨天我們從那裏來時，沒有覺得牠是不平凡的，這時望去，却不同了，牠好像從一幅明媚的湖景上，畫出來的點綴品使人幾乎不信牠是現實；昨晚躲藏在暮色裏的報國寺，現在也看淸了，那是一所臨湖古寺，紅牆裏矗立着雄壯的浮屠，倒影入湖襯映着水底靑天，隨波掀盪，宛似一座浮動的水晶宮。

大淸老早大家面對着湖出神，小鳥們湊趣似的在樹上佈送她得意的歌曲，這羣是自由天使，她們的家在湖邊，天天伴着美麗的湖景，多麼的幸福啊！在湖上，祇有船夫們，可以和她媲擬，扁舟容與，一葦航之，遠望上去，安閒的神情，沒有一些風塵的樣子，眞多夠歆羨！

遊歷，不曾費上很大的時間，經濟，但她給我的印象，至今是滿意的，六年前屐痕至今猶歷歷目前；在烽火連天的江南，這柔弱的東湖，恐怕不會倖免踐踏吧！「東湖怎樣了？」當在數千里外遨遊名勝時，常會這樣的想着，啊！東湖在憶念中！

× × ×

沿太行山麓北進

陸詒

旅行乃人生樂事。事變以來，我曾奔馳南北，增加了不少旅行過的地方。下面一篇簡短的回憶，是寫二十九年春天我出內長城到恆山山脈的情形。

(一)紫荊關外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皓然白雪，蓋遍了原野和嶺，我策馬飛馳，離開冀西的阜平城，四天行程，沿太行山麓北進，馳抵內長城線的紫荊關，若不是在這大時代，我相信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機緣來瞻仰這樣雄偉的美景。

古老的內長城，像一條巨蟒似的蜿蜒在羣山中。紫荊關什九已被燒燬，關內居民，男女老幼一共只有十四人。他們用驚喜的目光，注視我們，慇懃的要我們下來休息一下，喝一杯開水。老鄉們的熱情，是不可能拒絕的，我們照着他們的期望做了。

老村長的臉上都是皺紋，他用親切的語調問我們：『你們是那裏人？講話咱們大不懂。』

我告訴他：『是南方的孩子。』

——你離家幾年了？

——啊！離家三年了。

——你回過家？

——我是到處爲家。

晚霞渲染了半個天空，我們舉手向老鄉們行告別禮，飛躍上馬，踱出紫荆關外。

拒馬河橫亙在關外，急流挾巨大的冰塊，奔流而下，我們從那座浮橋上奔馳而過。迴瞻紫荆雄關拒馬河畔的景色，覺得此地不愧爲歷史上著名的古戰場。由此往東便是有名的西陵。可惜我們急於趕路，僅向北前進，尋找宿營地，無暇再去憑弔帝王的靈寢。

(二)野三坡區

翌晨再進，翻越那座積雪沒踁的寶尾岑，和單翅岑，便進了所謂『野三坡區』

這地方是處在涿州淶源的交界，也即是淶涿兩縣的『飛地』，其實這裏兩個縣政府所管不着，牠是『與世隔絕』的處在深山中。民國以來沒有人管過他們。這二十多個村莊，佔地約四十餘里，他們一向由各村中推選了三個老者來統治一切。

據當地居民自稱，他們是明成祖掃北時的遺民，所以至今居民服裝仍沿用明朝形式。婦女們的髮髻向上蓬鬆，戴鉅大的耳環，穿的鞋子是兩端朝天。男女衣服，都是寬袍大袖。他們儼然身居世外桃源。

但是現在，已改變過去的觀念了。當筆者過境時，野三坡區城內，已有民選的村長與初級小學，人民自衞隊了。戰爭改變一切，使一切進步從這裏可獲得證實。

(三)遙望故都

再走兩天，便進入宛平縣境。宛平縣政府，不是在平原上，而是在一個山溝中的小村落中。

到了齋堂，那是一個產煤區域，從前有門齋鐵路通門頭溝，現在連枕木也不見了。

從齋堂再前進到了妙峯山巔。從這裏遙望故都的景色——白塔，北海，城牆，皆異常清晰。想不到戰爭三年後，我們仍能在北平郊外，站立在光輝的國旗下。

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寫於雲南楚雄

我所愛游的名湖

唐玉虬

中國名水，首數五湖，五湖震澤爲大，震澤一名笠澤，即太湖也。邊緣數邑地跨兩省，周圍八百餘里，誠吾國之巨澤也。不佞太湖湖畔人也，生長烟水之鄉，入鷗羣而不亂，拉漁父以爲朋，明月入懷，飛塵不染，誠江湖之散人也。記民五六年間曾與友人渡太湖游馬蹟山，又曾攜內子游黿頭渚，與內兄錢青塵登湖濱之飛雲閣，高誦王子安滕王閣序，太湖三萬六千頃，吞吐胸懷間，濤聲與書聲互相酬作也。又嘗與內子自無錫亂湖而過，至吳興，飽覽全湖風景，舊游歷歷在目，不意今乃爲天涯萬里羈旅之人也。聊將前此游

湖諸詩，略錄數首於下：

雨珠斜壓碧紋波，耳畔清聲快意多，若放紅渠三萬畝，孤舟臥聽更如何？

風濤歷亂足清聽，唯見蘋花遠送迎，一葉輕舟隨鳥渡，晚山過雨不勝青。

自入無人境，心清欲忘形，松陰連寺碧，峯影落湖青，亂鳥啼斜日，孤帆傍遠汀，未能結茅住，歸去負山靈。

以上渡湖游馬蹟作。

遙青遠翠入重欄，此地森森夏亦寒，湖水湖風三萬頃，開窗倚爾鬢邊看。

十年孤抱向誰陳，匣底龍淵只自珍，湖上扁舟無數在，未迴天地有閒身。

幸出雞虫得失間，竭來湖上望青山，飛雲閣上看雲坐，縱有風波亦自閒。

一樣生涯總隔凡，時聞高唱到松巖，經風經水能無恙，我愛湖心數片帆。

以上與內子遊黿頭渚作。

青冥萬頃氣長涵，形勝無勞海客談，生面別開峯七二，洪濤自壯地東南。禽飛晚認黿頭樹，帆影晨迷馬蹟嵐，何處疎林斜照裏，洞庭霜薄熟黃柑。

以上與內子自無錫渡太湖至吳興作。

不佞每遊山水，好爲詩以代游記，以上諸詩，凡太湖之景象，與當日游湖之感想，皆可於詩中得之。

自二十六歲卽與故鄉之太湖相別，而北游於古北平，北地雖少水，而燕京之山水特佳，頤和園萬壽山有昆明湖，燕京城內有南中北三海，卽明朝之西苑。北海之北，復有什刹海；三海也，什刹海也，雖有海之名，其實皆湖也。頤和園昆明湖余嘗一游，三海什刹海則一二年中余之形影無日不徘徊其間。

從十九年春間起至二十六年冬間止，凡七八年中，余之形影，則無日不在杭州之西湖，四時之暇，休沐之辰，則與二三友人，或荊人小女輩，一舟蕩漾於烟水之間，南高峯之南，北高峯之北，三竺六橋，淨慈昭慶，于墳岳墓之間，聽其舟之所止而休焉。凡所謂晴湖，雨湖，月湖，雪湖，更有所謂燈湖（夏歷六月十八日）者，譬如兒童理熟書，不知反復溫尋有數十百遍矣，溫理一遍，則別有一遍滋味，愈溫則滋味愈出，至予別離西湖之日止，湖之與人，脈脈相望，不覺黯然而魂消，西湖飛波爲淚以送予，余亦長寄愁心與明月，至今猶亭亭印於三潭之間也。余在西湖作詩近千首，茲錄二首於下：

碧水寫門幽，涼風起竹樓，牕明湖受月，杵亂墅迎秋，興發攤書卷，朋來駕葉舟，遙看藕花際，無數夜螢流。

雲林抱寺入春濃，風裏高杉雨後松，湖上綠陰茲最滿，月明無處漏疎鐘。

此外余復游南京之莫愁湖，揚州之瘦西湖，紹興之東湖，皆各有妙處，莫愁湖詩云：「飛鷗浴鷺自優游，一任東風縐碧流，除此一湖烟水外，九州何地說無愁？」二十六年春曾遊蕭山之湘湖，湘湖亦一奇也，余作詩

代記，讀者可以想像焉。

「蕭山之西有湘湖，烟波縹渺絕世無，斜陽照樹岩花遠，天開一幅思訓圖，共說湖長九十里，一橋壓湖如束綺（壓湖橋東爲上湖，西爲下湖）上湖窈窕美人姿，微風鱗鱗碧紋漪，春山兩岸臨妝鏡，畫得長眉眞入時，下湖灑落高士懷，吐出良田千頃賒（下湖多半長爲田）芃芃禾黍連雲種，冷竈生烟一萬家。上湖臨流民無稼，探湖出土陶磚瓦，美人不屑殉肌膚，西方大士身可捨，吁嗟乎，湘湖尺寸供實用，不似西湖惹游衆。我駕扁舟獨往來，惟有湖風作迎送，令人恍入瀟湘游，重厓翠竹幽禽哢，曾聞漢季有臥龍，早年瀟灑名士風，一朝幡然答三顧，盡瘁王事殲厥躬，又聞宋季文信國，年少風流聽絲竹，一朝橫身當戰場，灑血幽燕天下哭。今之湘湖毋乃是，何限飢鴻生計託。摩頂放踵甘爲之，湖身湖心任耕鑿，猶能不改風人度，動如縐絲靜寒玉，由來水德稱利濟，虛美悅人何足錄，吾將老矣心慨然，抽毫一賦湘湖曲。」

南昌有東湖，百花洲卽在湖中央，其景窈窕，與西湖相似，廿七年夏避難過此留兼旬，有詩云：

此湖水色似西湖，拋却西湖到此居，不識斷橋今夜月，何人垂釣裏湖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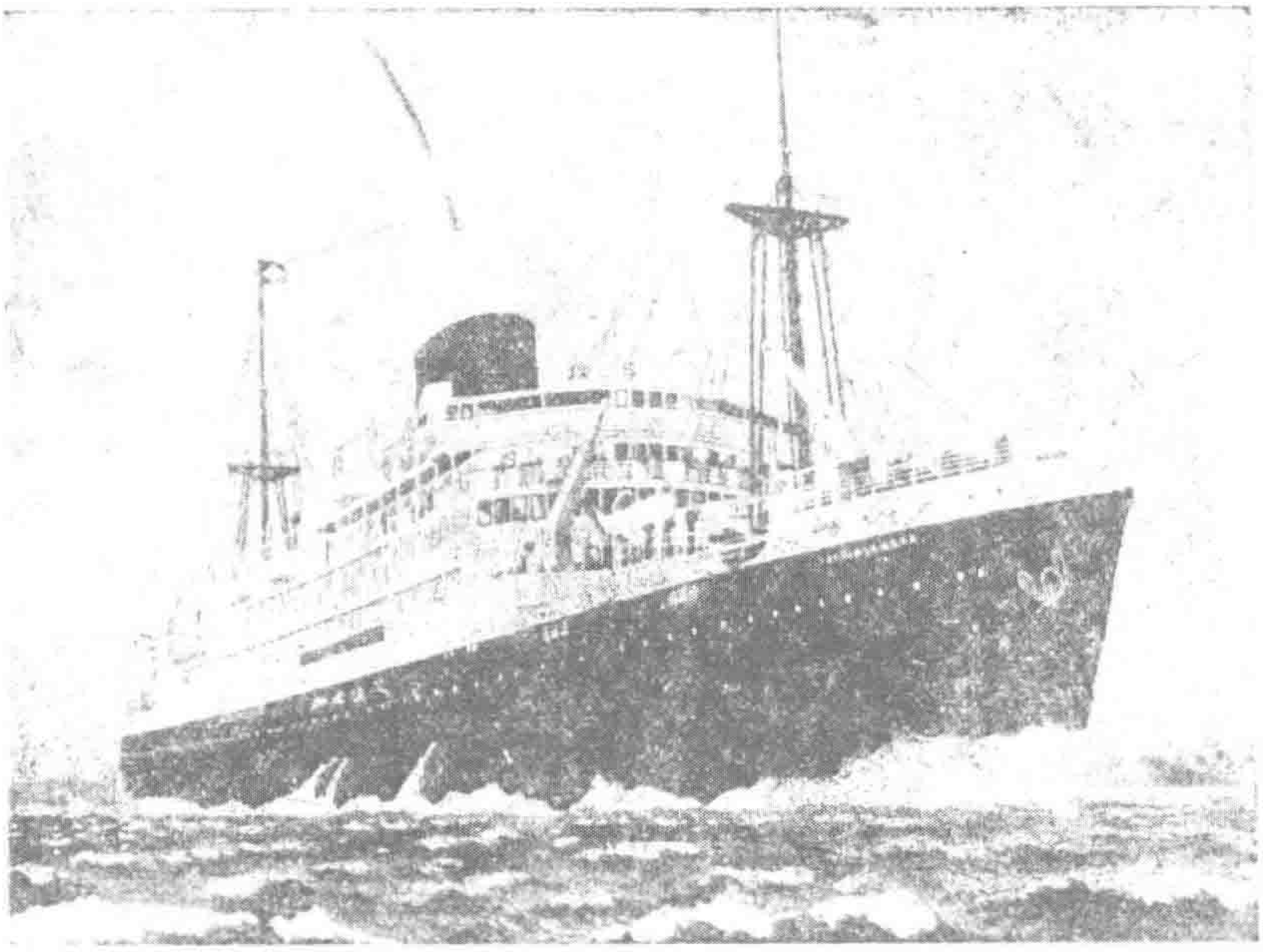
是歲八月十三日余由湘入蜀，舟過洞庭湖，洞庭爲我國第二大湖，其雄闊與太湖髣髴，惜余未經岳州登岳陽樓，以縱目寫抱，然亦不可以無詩也。「曉別長沙市，晚風過洞庭，濤掀萬頃白，樹認一堤青。鼙鼓到來絕仙靈時此經。五言詩卷在，（余所刻五言樓詩稿）吟與老龍聽。」又云：「湖澤洞庭大，岳陽樓觀雄，文章范老子，詩句杜陵翁，烟水兵戈淚，乾坤憂樂衷，我來未登眺，感慨古今同。」

成都之北四十華里，有邑曰新都，明代楊升庵先生遺宅在焉，有樓臺池沼之勝，後人種桂極茂，秋日花時風景絕美，余抵成都，適值仲秋，聞林山腴先生繩其勝，急驅車往訪之，以詩代記。

楊公讀書宅，生時未得歸，（升庵卒雲南貶所，）江花與江草，殊鄉思獨悲。（江花與江草，異國看春生，升庵名句也，）誰從百年後，滿種叢桂枝，下映碧湖水，清可鑑鬚眉，明月更來照，樓臺潔無埃，秋光徹天地，叢桂花霏霏。故山猿鶴在，魂招定歸來，科名一代重，著述千秋垂，（升庵明正德間狀元，父宰相，父子俱立名節，明代著述之富，升庵第一。）文辭如天香，未許塵俗知，公吟古離別，我傷今流離，西風一萬里，吹淚到海湄。公卿我殊鄉，一樣縈歸思，柴門有老親，未敢長留茲。

以上諸湖，烟波美麗，有華貴氣者，則北

平萬壽山及昆明湖等是也。烟波窈窕有美人態者，則杭州之西湖，南京之莫愁，揚州之瘦西子，南昌之東湖是也，嘉興之南湖亦然。（余在車中屢望之未往遊。）烟波浩淼，雄闊奇偉，則吾鄉之太湖，岳州之洞庭湖是也。亦窈窕亦華貴亦雄闊，則蕭山之湘湖是也。桂湖一勺之水耳，然亦馳名西川者，則以升庵故也。標新領奇，各擅佳處，余游蹤所至，無不愛之。然余歸夢則無夜不笠釣茫茫，常在震澤船也。



JAVA-CHINA-JAPAN LIJN N. V.

渣華郵船公司南洋班

第一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孟加錫　小呂宋　泗水及　宿務等埠　萬鴉老

第二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直放文島吧城及爪哇各埠

本公司各輪特點

一　艙位寬敞行駛穩速飲食優美坐臥舒適無暈浪之苦
二　聘有華人買辦招待週到遇事通融並爲客翻譯中西言語
三　客艙位置非常精美電燈電扇浴室盥具煖爐等件應有盡有
四　並裝置無線電機代客收發電報又設有保管箱代客暫存貴重物品
五　各餐室內均裝有無線電收音機日夜音樂幽揚清明動聽
六　各輪聘有著名醫師往來客商如遇不適求診給藥並不取費
七　各輪茶水無限止供給
八　各輪備有頭二三四等客艙價格公道如蒙　賜顧請移駕至

渣華郵船公司　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四二七
中國旅行社　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
或與本埠各大旅社接洽均無不可

歲首獻辭

在廿六年春末夏初的季節中，編者第三次北游故都，大覺寺看牡丹，昆明湖泛小舟，過了半個月以上的舒散日子，歸途中又曾游濟南，登泰山，回上海後，未及兩月，蘆溝橋砲聲一響，便把我整整地關在孤島上三年多，始終不曾離開過這方寸之地。然而我好像到過昆明，好像登過峨嵋山，山城的重慶，壯麗的成都，似乎都有我的足跡，甚至於一羣江浙流亡移徙的同胞在廿六年冬天，從安徽輾轉到漢口，吃盡了千辛萬苦，奔上征途，我也是流浪者之一，的確，不是假的，我讀着每一篇文章，我的心靈差不多就跟着他們一羣人走。如果有人問起我重慶的『霧』是怎樣？我馬上就可以答覆：

重慶的霧，可分黑白二種，白者滃湧如雲，凝結較濃，十步之外，渺不見物；然天曉瀰漫，午到漸消，殘霧升空，遂成曇陰，故在是日，可偶得夕陽之一瞥。黑者遮蓋天地，頗似晝晦，近視之樓閣烟籠，遠視之山川夜失，終朝陰鬱，不辨日暮，霧結過久，輒變爲烟雨，烟雨不散，更降爲巨霖，巨霖之後，蒸氣入地，可得小晴，或小晴不克重朝，濃霧又起矣。

或者再問我滇緬公路的勝景，我說有的是『風花雪月，』這就是：

下關的「風，」
大理的「花，」
蒼山的「雪，」
洱海的「月。」

這些並不是我拾人牙慧，自鳴淵博，我之所以絮絮言此者，是表示環境未必能窒息人的思想，在每一個角落裏，在每一個人的心頭上，大家的精神是一貫的。這三年中，各地的作家，告訴我們西南的活躍姿態，告訴我們一切的一切，我們的心靈隨着文字中的人物跳動着，我們的腦經中隱現着一幅大地山河。

前年和去年，我們所收到的稿件，是許多可歌可泣的流離轉徙的文章，隱僻的山村，淒寂的水邊，隱藏着熱情奔放的同胞，在流亡途上忍着寒冷，挨着飢餓，百種煎熬，還是不停地向前走，走到那他們所希冀的目的地。雖然在語氣之中有些怨望，可不是失望，因爲從來就不曾吃過這些苦楚，我們嘗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回大移民。

然而去年一年中所帶來的消息，這一羣流亡的人們，有了家，有了安定，他們恢復了正常。因此，我們所獲得的文字，不是淒苦的語調，而是登山涉水欣賞大自然的游記。有人到過西康，有人跨過高黎貢山頭，凡是在幾年不常見的冷僻地名，現在大家都背得滾瓜爛熟，知道是在什麼地方，於此可見中國人克服環境的能力，是如何的偉大啊！

旅行雜誌今年進入第十五週年，特刊行紀念特大號一冊，讀者給我們的禮物，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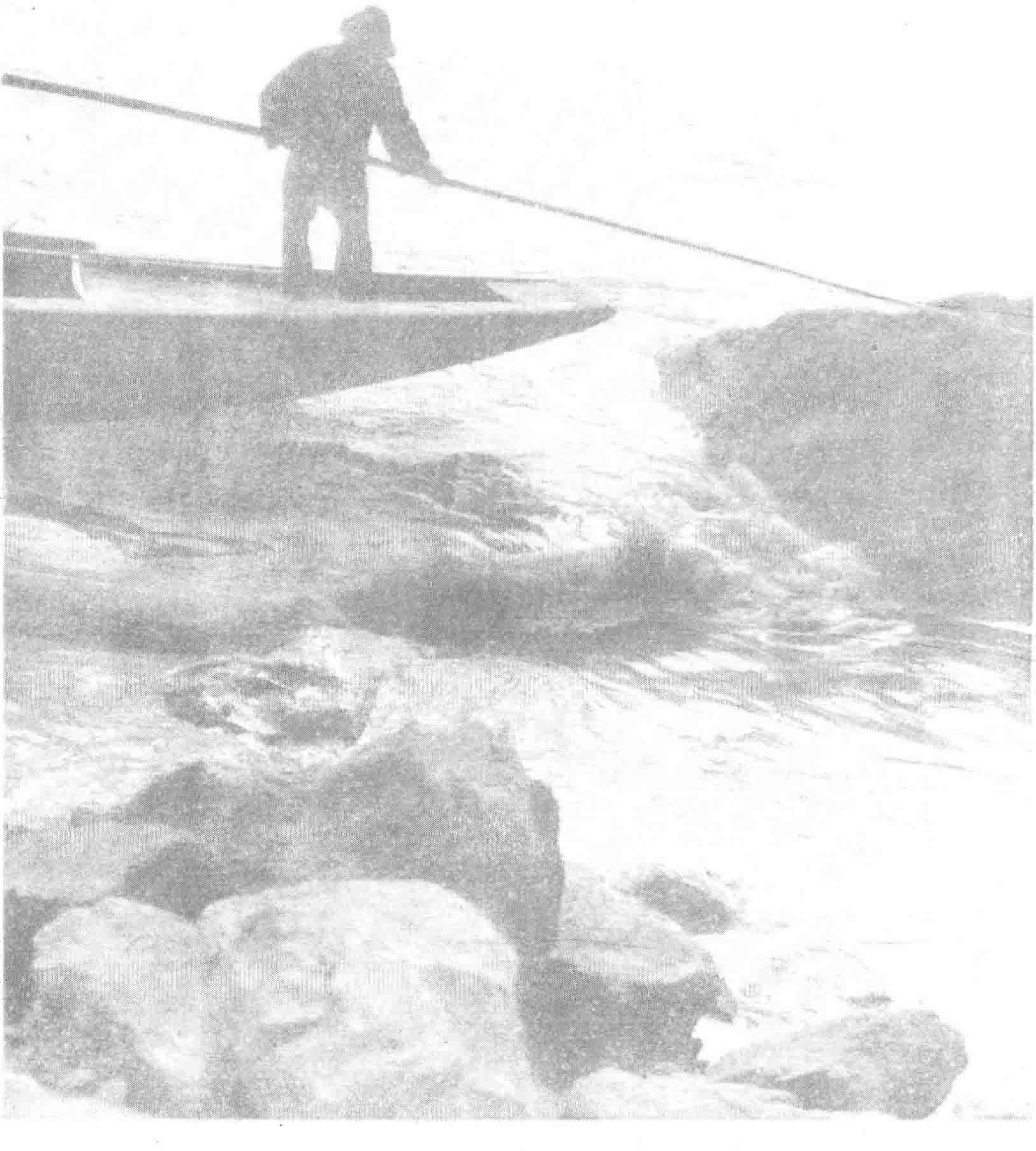


最熱烈的同情心，我們所用以報答的，是卷首的徵文特輯。從這些文字中，得到若干溫暖的慰安，燦爛的光輝以及精神上的聯繫。

歷史不斷演進，光陰不斷奔馳，明媚的山川，要等大地春回的時候，方值得欣賞，我們應吟唱陳樹人先生的兩句詩：

水流不息花草發，
留得神州萬古春。
敬祝新年進步！

四一一〇七二



人生意義長如此不計艱危破浪行〔萬縣〕

郎靜山攝影



峽江千里全佳境錦繡山河無限情〔蜀道〕

徐銘攝影

中國的後戶滇緬公路(譯)(上篇)

Frank Ontram
G. E. Fane 原著
孫恩霖

關於中國建築媾通緬甸新公路的溢美之詞，我們已經聽見得很多，因之決計在它開放通車之後，前去觀光一番。我們此行之最大目的，無非要想把個人的經驗來看看中國人所自詡這條公路不怕「任何氣候」是否可靠。為了這個原因，我們就不得不留心在季節風最厲之時，和每年五月至十月或六月至十一月初，猛襲亞洲西南部的暴風雨下，此路究竟能否與大自然相搏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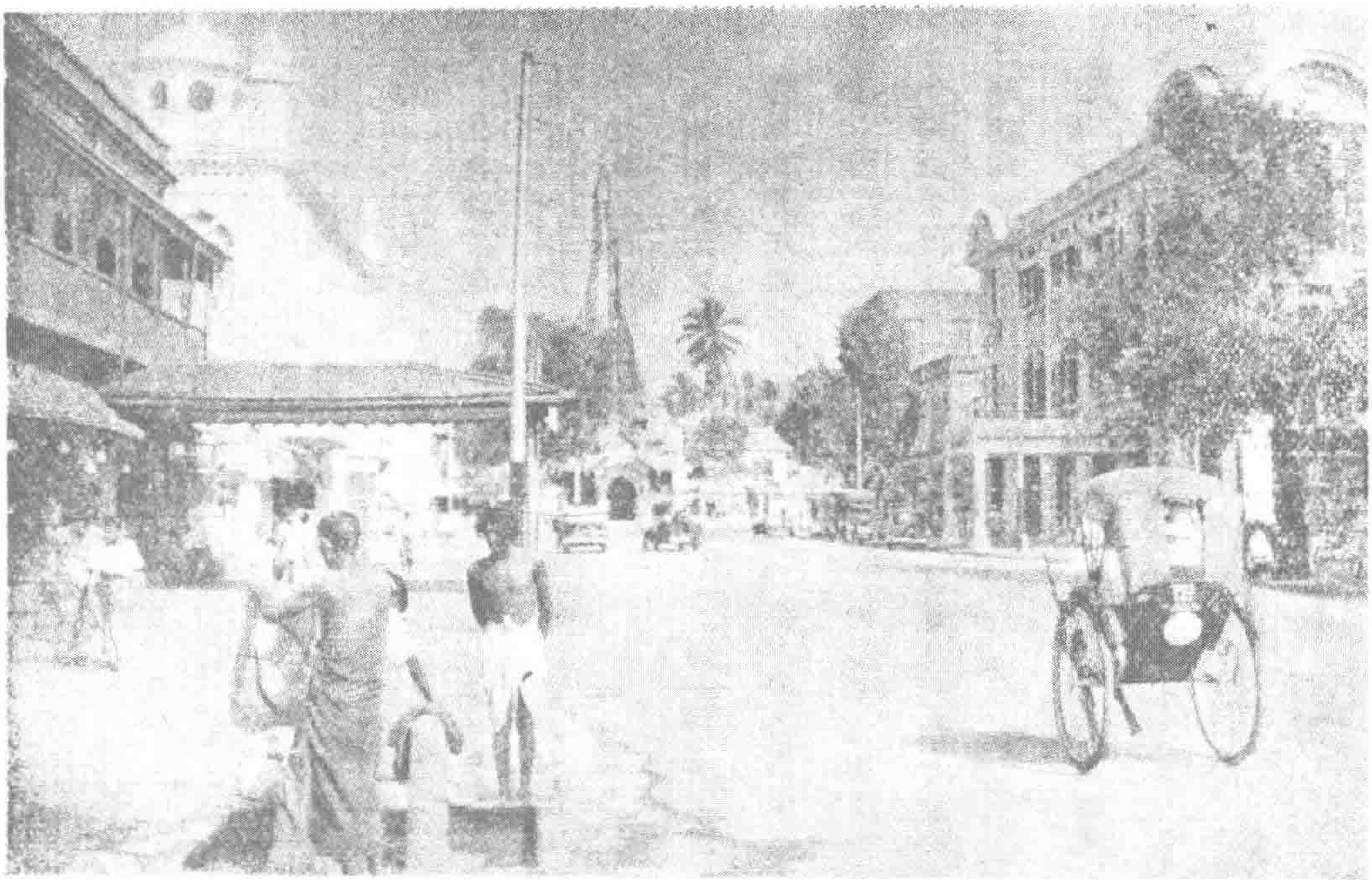
這條公路的路線，地圖上畫得很明顯，彎彎曲曲兜過十來個山頭，稱之為 highway 倒是名實相符哩。有許多地方都是跟着從前的驛道而築，上面曾經留着馬可波羅的冒險足跡，而現在一隊隊的騾馬，還馱着絲包絡繹於途。

從重慶往仰光的整個二千一百英里的汽車路，雖然有時候仍呼之為緬甸路，但是通常說到這路時，總是指着從昆明到緬甸邊境火車終點的臘戍一段而言。把舊道和穿越湄公河及薩爾溫河流域的新路來比，簡陋和偉大真不可同日而語。昆明至下關一段築於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間，但是全路的末了一段——自下關至緬邊者——其完成之期，還不到兩年哩。

這一段路其長雖祇三百零七英里，實為築路史上最成功的結晶，因之中國在世界築路工程中已處於很崇高的地位了。就汽車路來講，滇緬公路所經過的地區工程艱鉅世無其匹。翻山嶺，越大江，所經的地質從岩石和灰石起，一直到紅土及頁岩為止。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九月間，在這三百零七英里的一段中，中國工程師和工人從事於築路工作者，總數不下二十萬人。每英里平均有六百五十人造路——就是每人不滿三碼之路。以一個人在九個月之中所築不過八尺之路，似乎悠閒得很，但是這種數字純粹屬於理論而已。要知道築成全路，需要開闢許多山道，和難以數計的橋樑及涵洞。所採用的工作方法十分的簡陋——用小籃挑泥土，開岩不用機器，用人工或水牛拖石滾壓平路面。

我們於節季之始，匆匆走馬看花，所得的經驗，對於後來計劃更進一步的考察，倒也裨益非淺。這次旅行，其時間在公路開放之後未久，有三十輛卡車，裝載了軍火試運至昆明，嗣後直至一九三



仰光之街景。左爲公衆用水之處，貧民常在其旁洗滌衣服。圖中央高聳者爲緬甸習見之塔。

九年二月中正式開始運輸軍火之前，並無車輛來往。

在我們作第一次考察時，全部路程之已完成者，達三分之二。地勢高崇的幾段氣候異常寒冷——甚至稻田之上也結了冰——此外並未遇到惡劣的氣候。在節季風來臨之候，我們只能輕車簡從，首次行程爲必需起見，就僱了一輛公共汽車和一輛卡車。第二次只以常用的小汽車爲代步。

臨行時用了華人譯員及廚子一名。凡是普通的歇脚之處，英語都能通用，譯員非屬必要，除非我們失足跌在路旁，在這種災殃之中，我們如用本國語來呼援，其結果未必會比做手勢爲高妙。如果我儘是吃中國飯或由自己執炊，那末廚子也可省去。

實際上我們很歡喜這寥寥數人的役從和職員——另外是一個出色的侍者——兼理家務，管帳目，幫助開汽車，拍照，又能於緊要之時充當廚子。他手段高明，能於昧爽之時，替我們調理一頓可口的早膳，這在一日三餐之中要算頂難弄的一頓了。

我們從仰光取道陸路直放曼德禮。吉百齡雖曾在詩詠之中，以往曼德禮之路句爲世人所激賞，但是從未在陸路上旅行過；他走的是水道，搭乘伊拉瓦底·佛洛迪拉公司的輪船，即在那時已很夠舒服了。吉百齡遊緬之時，當局對於這條路的路線尚未悉心計擬哩。

沿着公路線的幾英里中人物怪異，景色奇麗——曾在美國看見過的長頸土著婦女毒蛇之窟，富有神秘色彩的卜百（Popa）。還有些女人腿部（纏着護腿套）沉重，舉步維艱，簡直不能跑路了。我們遊目騁懷，瀏覽兩旁的路景，平坦廣漠之地向後移去，不知不覺地走了四百多英里的路程，在暮色蒼茫之中望見了曼德禮山。每年四月至六月之間，金錢花樹絢爛怒放。曼德禮王宮一度為上緬甸王所居，現在祇陳列着一些古物，四週儘是這些樹，把宮殿嵌在樹叢之中。我們在王后花園中與王族共同野宴。

驅車前進，四十二英里至眉苗（Maymyo），地處山崗，緬甸的軍事和民政官員均駐紮於此。我從瞭望之處向後遠眺，看見曼德禮漠漠一大塊的平原和許多稻田。十月至二月間，這些田野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獵鷸場。一次獵得百餘對，並非罕有。

眉苗並不屬於緬甸，在英人入侵上緬甸之前，此地原是一片叢莽，那時首任英軍司令為朋格爾軍的眉上校，故即以眉字名其地。「苗」字在緬語

仰光之鬧市，店舖正在舉行廉售，顧客羣集，戶限為穿。



四一—〇八一

的解釋爲「地方」或「城市」。

自眉苗再進，地勢漸漸下降，即直達戈迪克山峽（Goteik Gorge），經由羊腸曲徑而達一條小河。距下流三英里的山峽上面，有一條聞名世界的鐵路高架橋，四十年前由一家美商公司，就一頂天然的橋樑上，築成了鋼質拱架。鐵橋長二千二百六十尺，闊三百二十尺。支持拱架的灰石橋基高出峽底五百尺。



往曼德禮道中所見之大臥佛像。其長度逾一百五十尺。

現在我們已入北部撣邦之境，向最富庶的中古時代諸侯采邑區中心希堡（Hsipaw）前發。驅車入城之時，天已微曛，直放朧。兩旁路牌掠目而過，我們也無需去看它——大道之上舖着碎屑，甚爲整潔，支路是一條石子路。

我們看見路旁停着一輛小篷車，一個英國人站立其前，我（烏特拉姆自稱）不禁心中動了一念，覺得在路上向人招呼之擧，未可忽略，便停下車來，問他有何需要幫忙之處。

他笑着道「倒無需謝謝你。我是在這里工作的。」

我不覺好笑起來，就又拔動了克拉子（預備開車）並說道：

「啊，我沒有知道，再會罷！」

他回答道「再會，你們向那裏去呢？」

「往臘戍——中國去呢！」

他喊道「不，不對。」

「什麼？」

「你們走錯路了。你們現在正向湯治（Taunggyi）前進，那路程也非常的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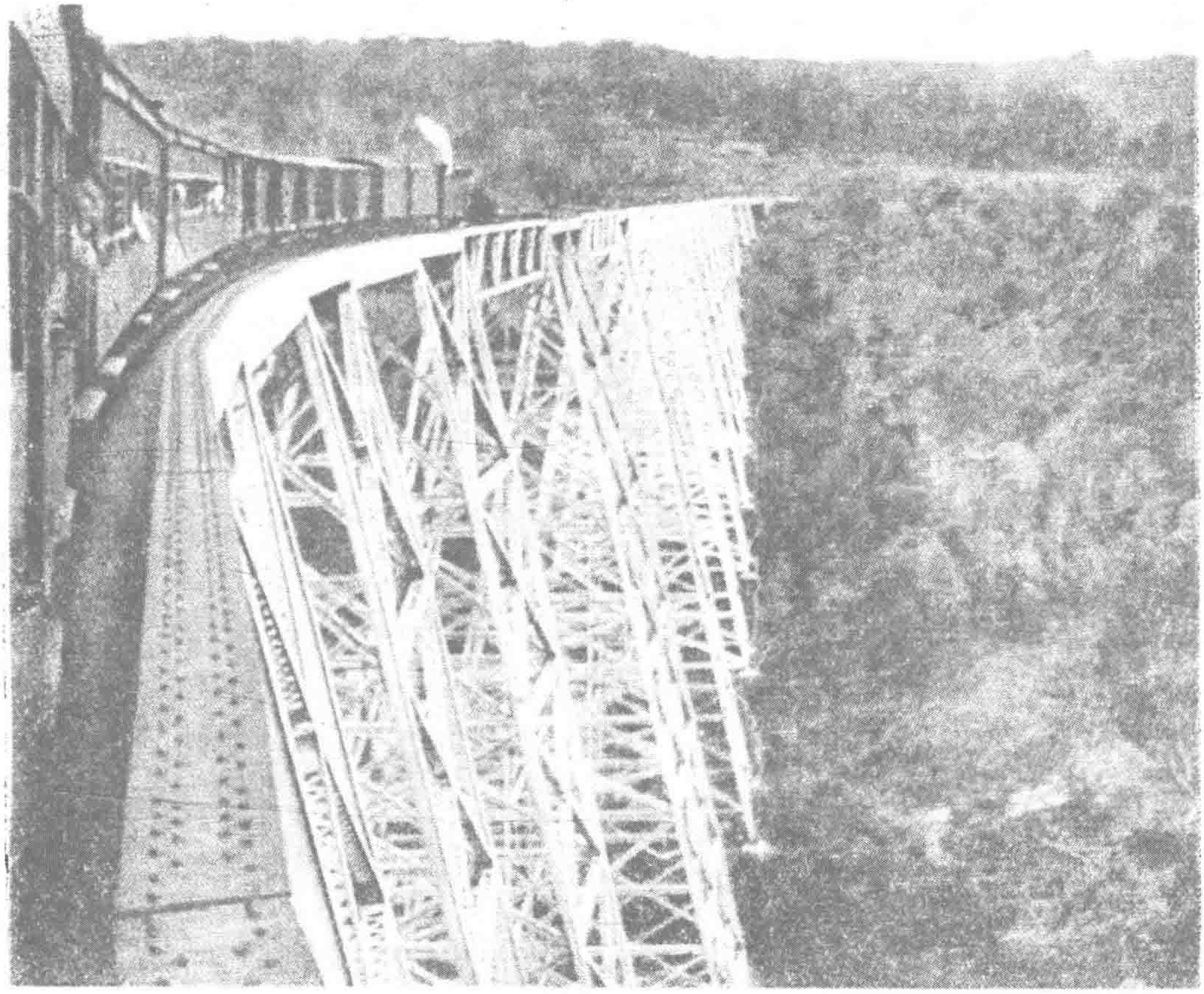
我們驅車出希堡之時，心中一時高興，沒有朝石子路上跑，却右轉向舖層道走去，因而弄錯了。幸虧我們對人以禮，獲得佳報，福勒士君堅邀我們上他家去進膳，並在他的桐油園中耽擱一宵。

翌晨五時，征車再發，在臘戍進早餐。臘戍去緬邊一百二十英里，爲邊陲的一個小城，民團和緬甸邊防軍大隊總部均在其地，在去年初之前本來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地方，現在這個入公路的山門，各種房屋卡車公司，商行等，紛紛設立，有若雨後春筍。

城外有一條特造的鐵道支路，直通離城數英里之外，戒備森嚴的軍火庫，另有飛機場一處，亦將次竣工。臘戍地方雖小，祖上遺產却頗豐富，打動了各國冒險家和沙裏淘金的一班朋友，不遠千

曼德禮舊王族公主，首戴飾物，以示待客之崇敬。





四十年前美商公司在戈迪克山峽上所造之高架鐵路橋

里而來。有些人留滯在臘戍，到處惹人之厭；有些人打算即日登程，去幹點買賣，還有些人則早已出發，杳無影蹤了。

我的同伴染了惡性熱症，臥病臘戍幾乎不能同行。當他痊癒之時，我已結交了許多朋友，趣味既厚，獲益又非淺鮮。中國官員不論年青的年長的都很喜歡談話。我對於從政的中國青年又感特殊興趣，他們精明幹練論斷確當，令人嘆服。

管理公路上貨物運輸的爲一個中國的官辦機關，西南運輸公司。總部設仰光，管理進口各貨；臘戍及沿路各城，設分公司及代理處，總公司在昆明市。公司本身所置之汽車不多，大部份之車輛係與私人商行訂約供應，其中一家握有載重一噸半之雪佛蘭卡車一百八十輛，其時緬甸境內一段公路上之卡車計共三百輛。

我曾看到受損壞的卡車五十輛，大半爲途中出事者。其中一輛曾在轉灣處滑出路面下墜一百多尺之深。又有一輛汽車駕駛座下的油櫃，與一棵斷樹株相衝撞，樹枝從車夫的兩腿之間戳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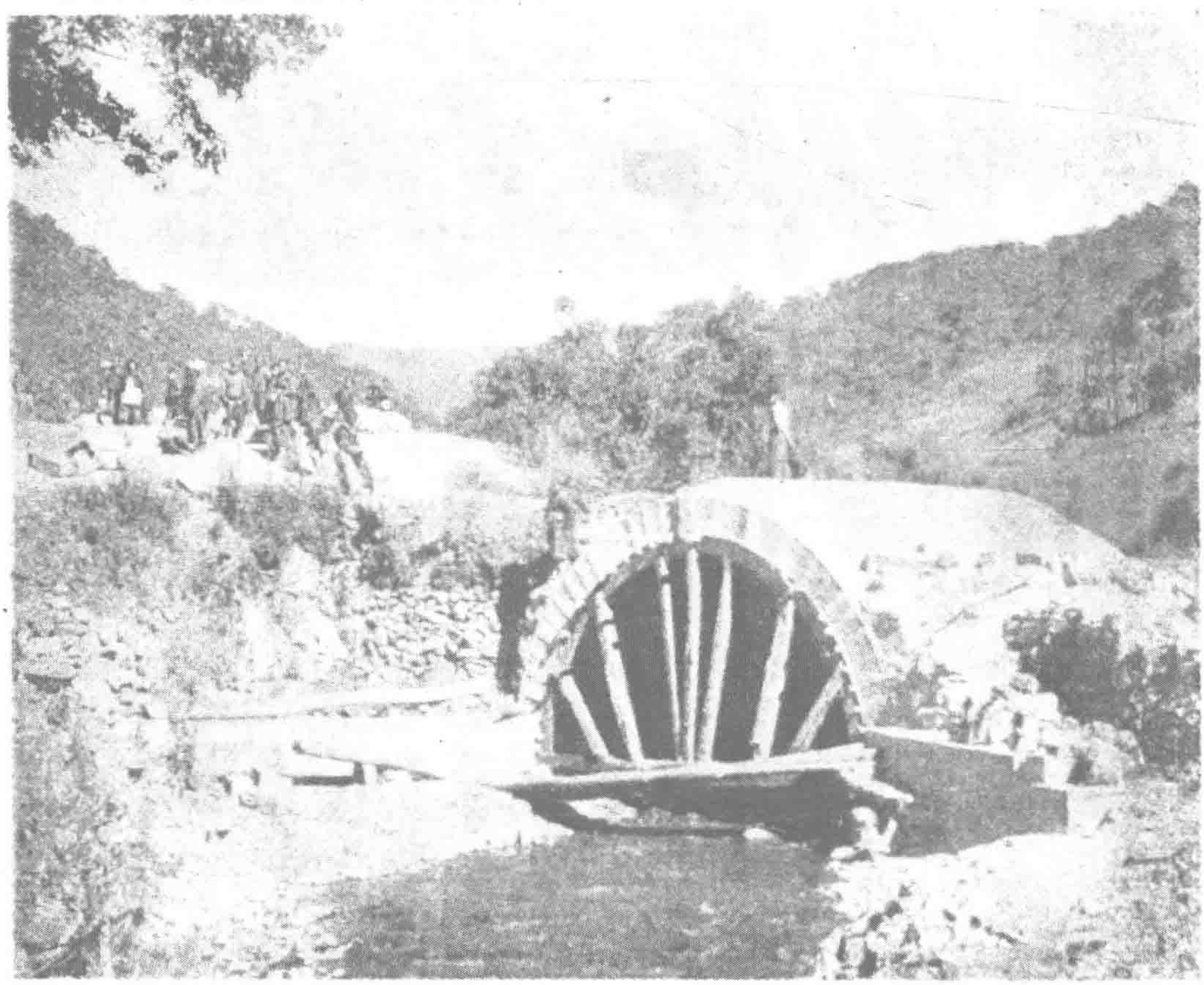
褲子撕破，而他却沒有受傷。車夫回來追述經過情形，嚇得魂靈兒飛上半天，就一溜烟的跑掉了。

我和運輸公司的幾位職員，一同往兩溪交匯之處沐浴，一股冷的，一股是十分熱的。在撣邦境內，由溫泉發出來的熱水溪流，其數並不在少。男女老少多到這裏來游泳浴身，洗衣，甚至剃鬚修面。久傳這溪水有治療風濕痺疾之功效，抱病者很多在那裏浸上大半天哩。

最後我們一切都準備完竣。我們帶了兩個輕便的露宿篷帳宿營用具，足敷十天用的食品，汽車零件中包括一個彈簧和幾套絞鏈。在公路上偶爾駛車，一切方便之處咸付缺如。臘戍至昆明的六百八十八英里途程中並無供給汽油的地方；過了緬甸邊境雖有幾處正在建築中的食宿之所，一路尚無歇足的地方。我們帶了足供駛八百英里山道的汽油。

車行離臘戍約十多里之遙，路面崎嶇異常，尖銳的岩石，散的石塊，和坼裂甚深車轍。我們上昇一個峻峭的山區，約有五千尺之高，然後下降經過一

初步築路時之小石橋，係用手工所造成。



四一—一〇八五



芒市土司花園中，本文著者與姚醫士及三緬籍看護合影。

個凹峯而抵達箇凱（Kutkai）地勢起伏的低窪之區。記得緬甸的某總督曾對我說過：「惜哉，眉上校在眉苗停留了下來。不然他也許可找到箇凱哩。」

入晚我們到達河西(Hosi)天已昏黑。車前燈顛簸上下，光線照射在崎嶇的道路上。我們掠過一隊載重二噸的簇新道琪牌卡車，往昆明？重慶？或前線？不知道它們的目的地何在。

午夜之前，穿過一條狹巷而至河西休息所。在我們入睡甚久之後那一隊道琪卡車業已轔轔地開走了。即使他們把車上的滅聲器移去，深信我們還能很好的熟睡着。第二天早晨我們抵達中國邊境在幾百碼之遙，即爲中國邊陲畹町海關所在地。兩年前中國政府在此設立關卡時，當時喀欽（Kachin）族人來犯，搗毀屋宇，並殺害關員數人。

我們看見中國關員前來，立即出示護照。「啊，你們是英國人！我也是英人，是呀，我是生在孟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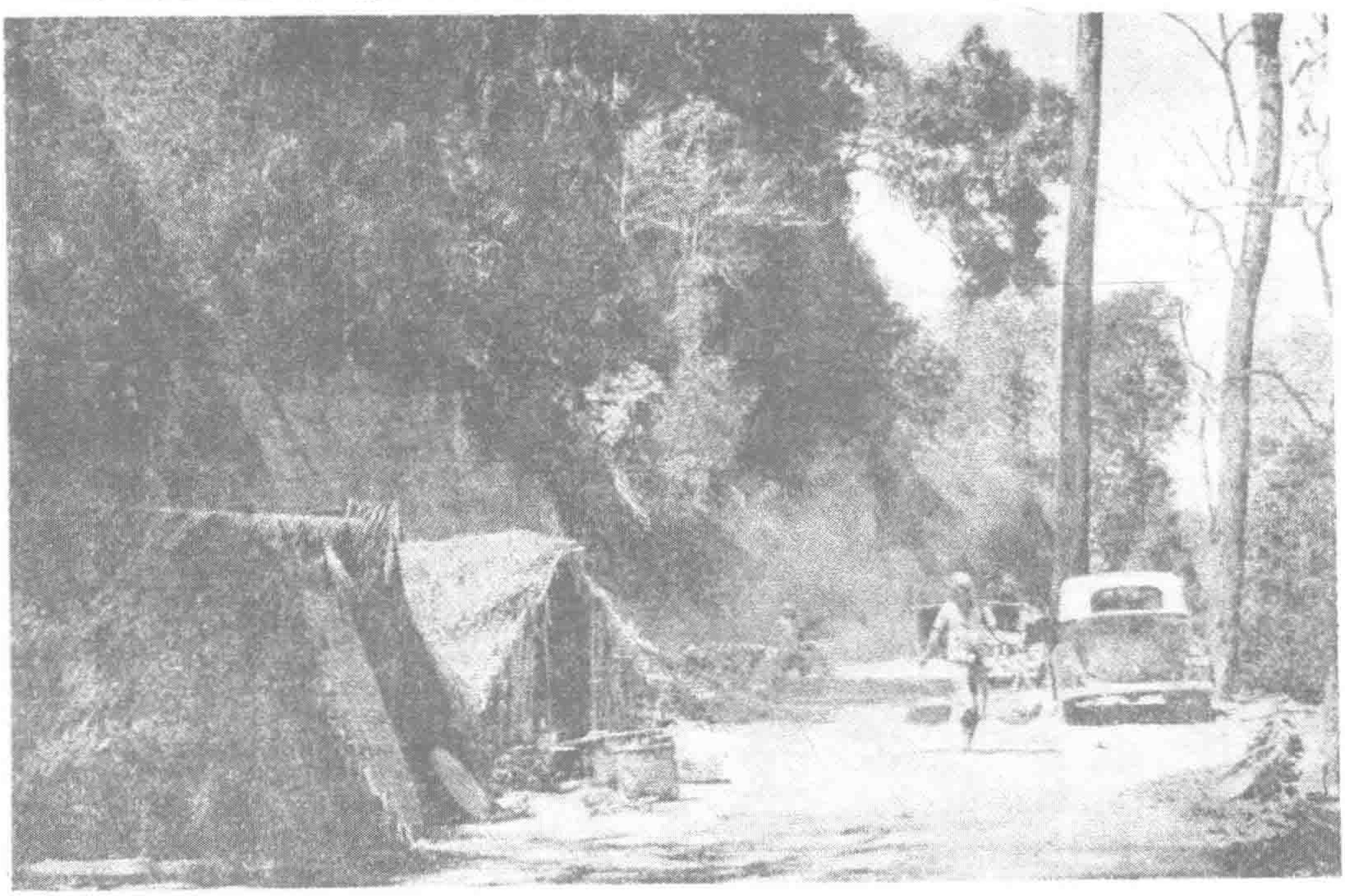
從畹町往昆明計程五百六十八英里。响午抵遮放，緬人所經營的卡車以這裏爲最後終點。此地瘧疾極爲猖獗，Tertian 瘧更爲普遍，因此病而傷亡的極多。當地的運輸代理商染瘧臥倒，西南運輸公司二百工役中患瘧者佔八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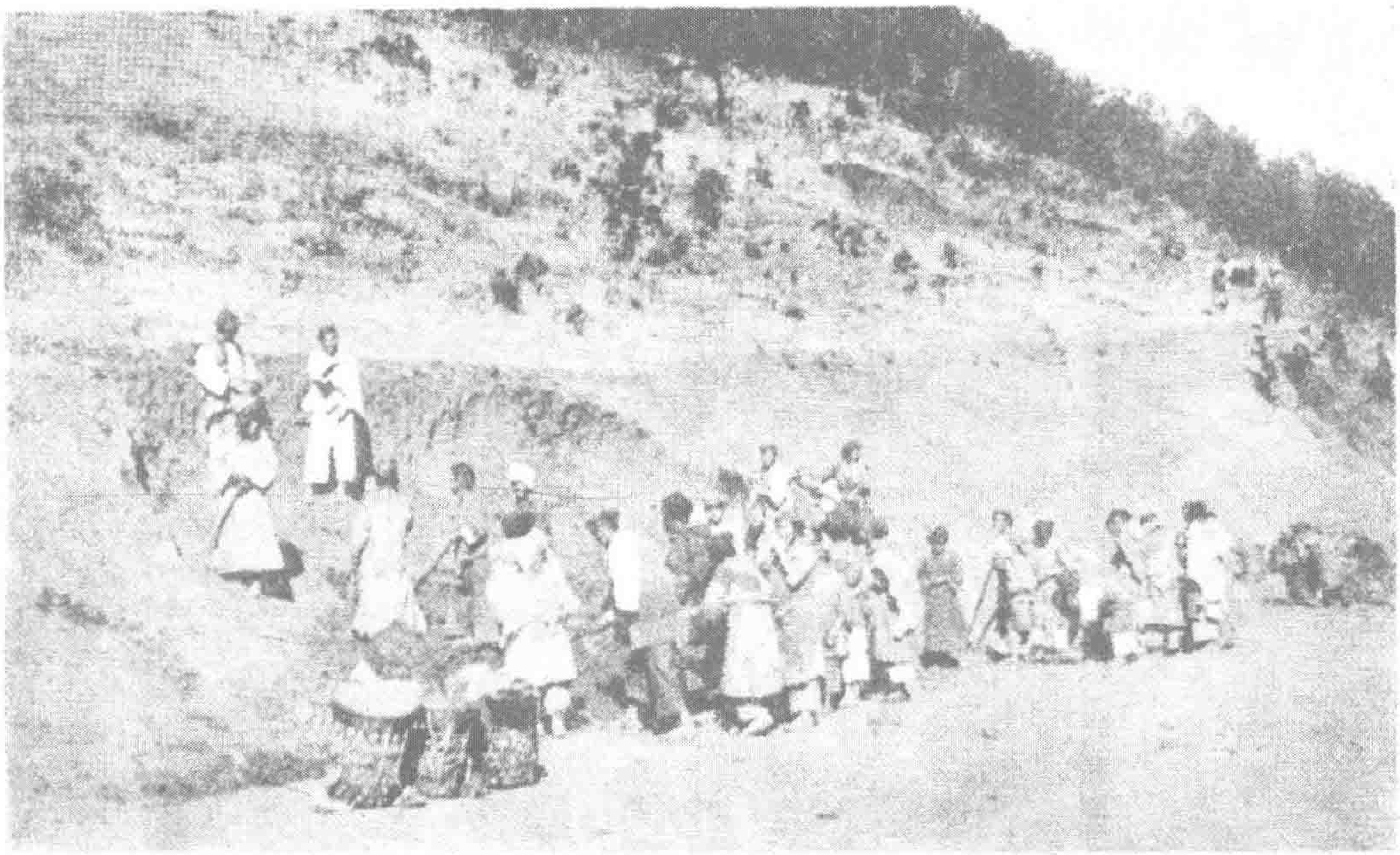
自遮放而上，地勢漸陡，十餘英里中穿林木叢生的山崗而過，然後下降而入芒市平原。傍晚前，我們走過一排闃然無人的攤棚，泥屋和幾處石頭房子。我們以許多手勢表示願意見見芒市土司，他是華屬撣邦中最大領袖之一。

芒市土司後裔范（Y. Fang）君，在迎賓館花園中，——會眞的麼？——和三個緬女共作庭球之戲。他竭誠之至的招待我們，因爲我們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講，而他的英文也不過是，否，和一些在喉嚨裏打滾的聲音而已。雖則如是，却來了一位朋友，以英語介紹他自己爲姚醫士（Dr. Yao），正在雲南從事於瘧疾的研究工作。

那三位緬女，後來知道是緬邊南坎美國浸禮會醫院裏的撣籍看護。她們的姓字譯爲英文應作 Ruby（紅寶石）Beauty（美麗），和 Friday（星期五）。范土司饗我們以啤酒，大家坐在迎賓館的台階上，三位女郎還是繼續着玩球。園中魚池之上有噴泉一注，其下游魚來往。

沿路所見之茅舍，爲築路工人之住處。





遠道而來之築路工人工作情形。

尼帕爾人國丁向我們行額手禮，並回答我們的問話道：「我來自印度，從臘戍隨薩罕伯土司（Sawbwa Sahib）來此。我歡喜這地方麼？啊，是的。我的工資麼？每月八個羅比。錢雖不多，不過這裏的糧食還便宜呢。」八個羅比折合美金二元四角。

移時，來了一位穿深顏色華裝長袍子的中國人，態度甚爲嚴肅，因爲他和主人一樣，不能操華語，弄得姚醫士格外忙碌了。他是土司的秘書，是位中文學者，望上去道貌岸然，不甚可親。

范君別去後，從人導我們上樓到房間中休息。遊芒市的旅客，凡是爲土司上賓的，都下榻於此。離土司的寓邸——擺人稱之爲Haw——尚有相當距離。范土司雖然不屑去習英語，他穿的倒是西裝，常着白襯衫白短褲，並置有美國汽車一輛。他酷嗜「啤酒和烟草」，所藏的威士忌名酒甚富。

我們更衣預備進餐之時，土司來了，就和我們在賓館中一起就食。我們吃不到中國飯菜，未免感到失望，因爲主人所備的爲西餐，也許是一種敬意的表示罷。席間，姚醫士說他進行瘧疾研究工作時，在語言上遭遇許多困難。最初他和土人連話都不能講。他們都是華籍擺族，所操者爲一種混雜的話，在大部份的擺語上，夾雜了華語和雲南的土音。他請南坎美國浸禮會醫院幫忙，就暫時派了三位緬籍女看護來，她們也不能暢懂當地的擺語哩。

芒市並無醫院，姚醫士自己設了個診所，不過祇能爲少數病人服務。士人的不注意醫藥及種種迷信，都是他亟待奮鬥的地方。芒市與甘馬（Kengma）都是華屬撣族的大地方，它們在中國政府之下，所處的地位與緬屬撣邦在緬政府之下所處者相仿。它們都是自治政府，但須聽從當局指揮。

譬如，范君對在他區域中所經過的一段公路應負完全責任。這件艱巨工作，堪說是他從來所未做過的。這條公路對於他轄土將來的繁榮，甚至或存或亡，都休戚相關哩。他對於工作十分認眞，不時出發觀察工作進行狀況，並鼓勵那些昏昏欲睡的撣人奮發努力。當去年此路正在建築之中，他曾担着好幾個月的心事，現在范土司面上又漸漸地不自在起來了——因爲年常發風的節季已在目前。

芒市段公路的建築情形未見得好。土質有紅土，礫石及頁岩，全境處於山區，有些山早已生就了自然的角度，只要去開鑿一下，那山坡就會傾覆，於是稍一激動就整個坍瀉下來了；這所謂激動便是下雨之謂。因爲芒市段中人工稀少，所築的路很狹

本文著者之汽車駛入保山，羣兒攀登車上爲樂。



窄，再不容兩緣有所坍瀉。修路工程就成了個問題。大家說路既造成，何必再為這些事去費心思呢？對他們簡直沒有法子可以解釋，山路在造成後，須時加修理，尤其在路成後四五年之間，更為重要。

工人們放棄了他們的禾稼村莊，前去作工，心中老是不願意。他們真弄不明白為什麼路已造成之後，還要住在路畔的茅舍裏，而不能舒舒服服的住在自己泥屋的家中。他們問道：「誰來照顧我們的稻田呢？」因之卽使付他們每月二十八元錢（折合美金一元四角半）的鉅額工資，他們還不願意動彈。

中國交通部所管的滇緬公路管理局局長譚伯英君（Mr. W. Tan）對於這個問題非常重視。徵工之時，就不得不借重中央政府的軍隊來維持必要的秩序了。因之中央政府官員鼓勵當地各土司，勸令人民應徵赴工。

不久我們就到達了保山城牆上有一幅表示大城市受轟炸的壁畫！畫雖粗陋意思却很明顯——房子上面火焰四竄，磚石亂飛，烟焰火舌之中還雜有人形。那些看上去似乎永遠不能離地面的飛機，在城市之上翱翔怒吼着。我站在這露天的壁畫旁注視着。

編者按：本文原著者所述之滇緬公路，當係早期情狀，茲已逐漸改善。楚雄、下關、永平、保山及芒市均設有招待所。



製造廠　凱旋路五〇一號　電話二三五九三
總發行所　福建路五一九號　電話九〇六五三
有線無線電報掛號　八四七七

五老峯下探唐梅

帥雨蒼

五老峯位昆明東城外十三公里處，下有黑龍潭，龍泉觀，薛爾望墓諸勝跡，而尤以龍泉觀內之唐梅宋柏著稱遐邇，同時因昆明四季如春，每在臘尾春初，一樹紅如脂，一樹白於雪，鮮艷的桃花，嬌潔的綠梅互相在柳線春風裏爭妍，這般的大好春光在江南是所不易見得的。



雲南茶花

由城區往遊五老峯者，本有汽車，人力車，馬車，肩輿，牲口可以代步。以上工具汽車除附乘各機關之便車外，在護國門外名勝汽車公司亦可雇用。人力車則城區隨地可以雇得，往返價約國幣六元；馬車需至西門外篆塘河邊方有雇乘，每車乘四人，往返價約國幣十二元，牲口則至綏靖護國兩門外有雇，每匹價約五元左右。

我因昆市空襲警聲常傳，眷屬徙居距五老峯一里左右的茨壩鎮，已將及年。昆茨交通資源委員會每日開有班車一次。本年二月上旬，我因得暇數日，於返寓之便，決作五老峯麓的探梅行。於是在一個寒風蕭蕭斜日崦嵫的黃昏時候，搭乘了該會班車繞環城東路前進，在小菜園左折經水潮庵烈士墓。這裏是北校場了，墓前有石坊聳立，上題「金碧精英」四字，規模宏壯，令人敬仰到烈士精神的偉大。繼而崗頭村，白龍潭，時僅二十五分鐘已抵茨壩。敝眷寓居羅家花園黃牆一角，這時正相映着山間斜陽。我雖家居斯園，而因回鄉日尠，故每踏進園門，竹籬林木中隱伏着的羣犬，必齊出狂吠相迎，需得家人解圍，方告安寧；這是最最使我難於應付的。

那茨壩鎮是四圍皆山的一塊盆地，菓林十里，萬紫千紅，風光極爲旖旎，沿着山脚的一條黃土大路，一邊山田綿亘，一邊林菁蒼翠，在松林裏面一條羊腸小徑，右折可上五老峯，左折便到花魚鈎。

這天拂曉，太陽才由東山升起，金黃色的光芒已射滿在我們

的寢室窗上，窗外是一片園林，迎春柳，海棠紅，玉蘭片花開成錦繡。在這樣的清幽環境裏，惜花春起早，誰還願在黑甜鄉裏久留呢？況且時值春假，同居人家的小天使都由學校裏回來了，亭角籬畔，她們已在舞蹈歌唱，「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孤島天堂片上的那只歌，近來在昆明是很流行，而在她們的天眞的嗓子裏發出來的音調，格外令人柔膩動聽。我和她們玩了一回，便偕內子等出了花園，在松林間曲折前進，向五老峯來。和暖的春風，沙沙地由遠而近，「松以有濤添潤色」松林那來的浪濤？當然祇有這風聲來替代了。行逶松徑及一條黃土大道，前面是一條潺潺的溪流。跨溪而上，又折向一條山林中的鳥道，那裏是靜寂萬分，古木參天，老枝盤曲，偶然間在風濤聲裏，發出來啄木鳥的鳴聲；孩子們跳躍前進，驚動了樹枝上的松鼠。行復前行，一回兒望見了竹籬一角，上書「鵬九農場。」這裏面養着很多的蜂子，昆明市上出售的瓶裝蜜糖，多半是這裏的出品。由農場左折，拾級而上，便到龍泉觀了，壁上書着「龍泉公園」四字。進山門後，懸有橫額曰：「漢黑水祠」旁註云：「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黑水本雍梁州界，在滇境，漢人蓋於此望祀故名，俗稱黑龍潭，實滇中第一古祠也。爰題四字以識游人。」下書會澤唐繼堯題，這可算是黑龍潭的一節簡史了。進得觀來，宋柏當然葱翠，高可十丈，周可合五六人之圍；院左且夾雜着一株茶花，似牡丹般的花朵，鮮紅悅目。茶花在雲南，有人說是省花，西南邊疆月刊第六期有文云：「雲南茶花，自古有名，品類既繁，色澤亦多，數十年前，法蘭西人已多方搜集，運歸



龍泉觀魚

龍泉觀內之唐梅



四一一〇九四

繁植，并著有花譜矣。」可見昆明的茶花是別有風格的了。

觀內的唐梅多半在殿後，我們拾級而上，一路羅浮春夢，眞是置身香雪海裏，最後山腰，全爲綠梅，惜其時也南枝已謝，北未開，但登高俯瞰，脚下是張了塊鵝毛絨的毯子了，多麼幽麗哪？

孩子們倚着小橋邊的石欄，觀着潭中游魚，投下些餅屑去，羣魚爭食，偶然間一朶梅花落在水面，被水中的魚兒追逐浮去，她們攀着石欄看得愛不忍離。人說昆明似北平，但把名勝地方來比擬，那眞有些杭州風味，龍泉觀魚不是與花港觀魚同樣的景色嗎？並且潭旁還有眞珠泉，水清似鏡，聯珠般的水球，由潭底陸續上升，到了水面，泡散影消，這不是在虎跑嗎？



五老峯上

日已西斜，我們跨過小溪，打向歸途去。噹！噹！噹！的鐘聲隨風送來，古寺鐘聲隔岸聞，多有詩意哪！但是不，仔細聽來，連續着亂擊，這是警鐘，告訴着人們有空襲來了。

一九四〇年度上半年日本入國外人統計

據日本內務省統計，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入國外人共計一八，四四一人，內亞洲大陸方面約佔半數，其餘半數主要國別，分佈如下：

美國	二，六八八	德國	一，七〇〇
英國	一，二二六	印度	四九二
菲律濱	二九二	荷蘭	二二二
蘇俄	一九三	法國	一七二
加拿大	一七一	意大利	一四四
泰國（暹羅）	一〇四	挪威	一〇三
丹麥	九七	波蘭	九一
瑞士	八六	巴西	七七
葡萄牙	六六	瑞典	六〇
西班牙	五七		

按一九四〇年爲日本建國二千六百週年，前經預定爲世界運動會在東京開會之期，又經預定二月至七月加開國際博覽會，本可吸收多數遊客，據上統計比較一九三九年度僅多三百餘人，官方雖以歐戰劇烈有此成績爲慰，事實上殊鮮樂觀之根據。尤有進者，歐美遊客有減少之傾向，英國及美國較上屆減少約八百人，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尤必賡續低減，其予游覽業務以重大之影響，可無疑問。（棠）

川游紀勝

陳蓀

由寶雞南行，越秦嶺經黃牛舖，鳳縣至雙石舖。再盤酒奠梁，柴關嶺兩山，而至廟台子，有張良廟，廟宇頗宏大，聯對甚多，大門口石刻一聯，「博浪一操錐，未了保韓事業。圯橋三進履，方成翼漢功勛。」又「先生爲千古高人，能進能退，能經能權，遠去弓鳥危疑，洵不愧保身明哲。後學亦四方志士，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年來鞍馬勞頓，空健羨辟穀神山。」又「前追齊尙父，後啓武鄉侯。」又「收秦關百二山河，奇謀獨運。輔漢室統一事業，成功不居。」廟有一閣，相傳爲黃石公授書處。過廟台子，經留壩、石門，至褒城，共二百四十公里。

褒城爲褒姒故里，彈丸小邑。渡褒河一片平川至沔縣，有新舊兩城。城東有武侯祠，不甚大，門首一聯云：「日月高懸出師表，風雲長獲定軍山。」又「扶漢心堅，惟謹愼乃能担當事業。伏龍早譽，必深潛而後騰踔雲霄。」俱嘉慶年代物。再經大安，西秦第一關而至寧羌，越山路經神宣驛，朝天驛，至廣元，昔甚荒涼，戶口不多，今則商店林立，日趨繁榮。隴海路有機關四五處，大華紗廠在該城設分廠，儼然一重要城市矣。自褒城至廣元，共二百十二公里。

離廣元，渡嘉陵江，經五佛寺，仁和驛，渡沙河，經劍門鎭，昭化，劍閣，武連驛而至梓潼。梓潼城東面有七曲山，有文昌帝君廟，廟頗古，後殿有桂樹兩株，已逾千年，因名桂香殿。殿內有明代畫壁，不甚佳。大門首有嘉慶年代聯對：「翼宿降精英，七曲地千歸聖境。葩經傳孝友，三百篇第一詩人。」廟內有碑帖不少，有張玉文石刻題詩：「天上文昌原在蜀，人間孝友首推張，河山七曲鍾靈氣，俎豆千秋在故鄉。」文昌姓張名亞，其學說主張陰騭果報，於佛學另成一派也。去梓潼，經自由壩、新橋，渡泌水而至綿陽，凡二百二十五公里。自綿陽西南行，經羅江縣、金魚鎭、德陽鎭、廣漢縣、彌牛鎭，新都縣而至成都。

成都爲四川之省會，地方廣大，倍於西安，繁華富庶，市街整齊，商店佈置，均現代化，廣告有霓虹燈，陝豫兩地，尙未之見也。古蹟名勝，有武侯祠，薛濤井，少城公園等。少城公園內，有博物館，有動物園，有茶館，酒樓，遊人甚多。入園門卽見聳立「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園內陳列隕石兩塊，及古銅器三五件。博物館內除陳列本省出產品及工藝品外，尙有古物，專陳列一館，內有漢磚，漢瓦，瓦棺，及張獻忠七殺碑，碑文不復可辨，註明爲「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於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武侯祠在南門外，廟宇宏壯，正殿祀昭烈，配以關張，後殿祀武鄉侯，兩廊則盡爲蜀漢名臣名將。廟後有昭烈

墓。武侯墓則在沔縣武侯祠後隔河南山。廟內聯語甚多，擇錄如下：「與三代爭相業於兩表見先生。」又「兩表酬三顧一對足千秋。」又「幸逢龍虎風雲會難得君臣魚水交。」又「討賊竭忠貞瀝胆披肝，天下文章惟兩表奇才根靜學清心寡欲，隆中計策定三分。」又「使君爲天下英雄正統攸歸王氣鍾樓桑車蓋。巴蜀系漢朝終始，遺民猶在，霸圖餘古栢祠堂。」

自綿陽至成都共一百三十公里，出西門，經龍泉驛、石經寺、石橋鎮、簡陽縣、球溪河、漁溪鄉、資中縣、銀山橋至內江縣，共二百十公里。渡內江經稗木鎮、隆昌縣、馬坊橋、安富鎮、永川縣、來鳳驛、碧山縣、青木關、金剛坡、歌樂山、山洞、新橋、化龍橋而至重慶市區，凡二百六十公里。

重慶四面皆山，前臨揚子江，後臨嘉陵江，形勢險峻。馬路高低，坡度甚大，馬路外則各住宅區皆在山下，拾級上下數百級，故交通工具除汽車人力車外，必須有轎以連繫之。建築市容已現代化。氣候潮熱，以地勢高低不平，故地名街名，非崗卽坡，或埡或溝，如七里崗、黃家埡口、棗子嵐埡等等。四川花草茂盛，有四季皆春之概。人性剛直，男女均不高大，女子多健康美，男子多穿草鞋，但並非勞動階級。茶館甚多，早晚皆滿，川人謂之擺龍門陣。據說每日茶客統計約八萬人云。

內江縣多菓樹，廣柑尤多，近年改良種植，其味與花旗橘相同，價亦不賤。甘蔗田觸目皆是，故川糖皆內江出產，製糖廠甚多，因糖可以提取酒精，故近來酒精廠亦發達。

自成都以南各縣各鎮，多閩廣會館，規模均不小。傳因鄭成功佔台灣時，清廷令沿海百姓，內移兩百里，閩廣人民多移至川南，故會館特多。甘蔗水果，亦閩廣人所提倡者。

灌縣離成都六十公里，爲岷江水運之起點，商業繁盛，古蹟名勝，膾炙人口，而以都江堰青城山爲最著名。都江堰爲華西偉大水利工程，自秦李冰父子開鑿離堆，迄今已數千餘年。古跡有離堆、伏龍觀，卽老王廟，爲祀李冰專祠，象鼻石、寶瓶口、人字堤、漏灌、飛沙堰、平水槽、離堆公園（以上在南門外）、鬥犀台、鳳棲窩、玉壘關、二王廟、安瀾索橋、都江魚嘴、百丈堤、金剛堤、白沙郵（以上在西門外）、竹林寺、川大林場、靈岩寺、聖塔寺（以上在北門外）、觀鳳樓、塔子壩。（以上在東門外。）二王廟俗稱二郎廟，在灌城西門外約四里，依山建廟，巍峨壯觀，風景絕佳。正殿祀李冰之子，後殿祀李冰夫婦。廟內有石刻治水六字訣，「深淘灘，低作堰，」爲嘉慶二十三年知縣王夢侯所書。又光緒年間，永利同知胡均書，「遇灣截角，逢正抽心。」字體皆有勁聯語甚多，錄存一二：「夜聽江聲翻白浪，曉看山色聳青城。」「百千年六匠宗師，是仁政，亦巧工，豈僅比秦代城長，

隋朝渠廣。億萬姓買絲繡像，看當前，與過去，何處尋王家碑淚，孟世堂思。」安瀾索橋在二王廟西，楊泗將軍廟前，橋以竹編索爲之，索粗徑五寸，平列九條，上舖木板，兩旁護以竹索，橋長約一公里許。九座相連，橋下水勢湍急，波濤澎湃，人行其上，簸蕩搖動，此橋爲惟一交通要道，結構奇特，已數百年，每年地方官必加修理。

青城山在灌縣西南約三十里，名山洞天福地記所稱第五洞天是也。山中古今名勝甚多。青城山記稱皇帝訪道於寧封眞人，有軒轅台，問道台等。又稱皇帝封青城爲五岳丈人，張道陵在此山斬草除洄，白日冲舉，青城之名，因以益顯。青城風景，可分爲山前山後：山前最有名者，爲天師洞，離山麓三里許，又名常道觀，內部殿宇宏麗，佈置整潔，名人石刻碑記詩文甚多，聯對不下數百，茲摘錄一二：「仰霞觀雲樓，豈讓東瀛衆仙島，瞻靈岩勝地，是眞西蜀大名山。」又「乘輿而來，八百里青城齊開覺路，登高一望，卅六峯翠靄共上吟鞭。」廟內有銀杏樹一株，已數百年，山後有上清宮，西晉時建。岩上有唐以前所刻青城山三字，地極高寒，殿宇宏麗。古跡有降魔石、鴛鴦井、麻姑池、觀日台等。閩侯王冷齊有刻石詩七古一首，將青城及天師洞景物，包羅其中，錄之於下：「蜀中山水天下勝，峨眉雄峻青城幽。青城奇峯三十六，一峯獨出衆峯頭，梯盤九折看無路，錯疑身上青天去，直從絕壑步雲霄，下視危崖失來處。路轉峯回一徑開，上清道人揖客來，長松夾道青無際。絕頂還登呼應台，丹障青岑窮睇盼。大面天倉半舒展，蒼茫雲海白舖綿。穿林日細碧如蘚，仙蹤神迹話當年。鴛鴦井上鴛鴦眠，銀杏撩人懸玉乳，麻姑招客飲甘泉，凌虛樓閣千百闢。常道觀中聚遊屐，登臨莫道盡尋幽。亦有無家暫投迹，吁嗟乎！妖氛到處望中原，降魔劍器已無存，請看怪碑題七殺，避秦何處是桃源？」

旅渝得句云：「連年何勞碌，萬里作壯遊，山嶺多奇峯，濤聲無時休。行都來駐足，漫吟感白頭，故人悲薤路，到此且淹留。閒看兩江水，滔滔長自流。薄雨新涼夜，客居驚入秋。朝曦雲霧重，日光淡欲收。離亂逾三載，吁嗟我心憂！」



滬渝長征記（一）

潘泰封

> 民國二十九年夏予奉社命隨景潞孫先生等于役東川以六月十四日由滬出發繞道港防滇黔等處迄七月二十二日始抵渝其間歷時四十日行程近萬里平生壯舉推斯爲最爰整理旅中日記以當鴻爪而供尋夢於他年
>
> 二九，雙十節，作者

六月十四日

泰生輪本定十二日啓椗，以裝貨關係，遲至今晨始開。予等一行共十三人，景潞、國良二先生居二等大菜間一飛、仁沅、振湘三兄及予居官艙房艙，則以熾冶兄爲領隊，餘爲明德、炳榮、介俊、正明、文彬、淦如諸兄。泰生輪爲英商怡和公司所有，儎重三千餘噸，凡二等大菜間官艙房艙，均在平面，前二者互通，處門雖設而常啓，房艙在後部，則與中部隔絕。

晨五時，於朦朧中聞汽笛聲，知舟已啓椗，比離床登甲板，則船已出吳淞口，時適天陰，西望大陸，景色迷濛，予籍浦左，海濱爲舊遊地，念自軍興後，未能涖斯土者數年矣，今且遠行，更不知何時重返故鄉，不禁感慨系之！

午刻，稍有風浪，予微有暈意，靜臥床上始已。

同室三子，俱健談，其中振湘爲新識，顧未至晚已相熟若夙交，渠爲留法學生，曾遊英、瑞、比、荷等國，談曩年僑歐經過時，有珍貴史料，爲前所未聞者，聽之得忘倦焉。

六月十五日

天公放晴，且風平浪靜，雖處舟中，無殊平地，閒立甲板，眺海天景色，意興甚濃，惜因船首裝綿羊數十頭，臭穢之氣使人掩鼻，輒凝立片刻，即行離去，不能多事流連耳。

午至二等大菜間，景潞先生相告，渠曾由買辦導引，自別徑至房艙，見諸同人多嘔吐，明德兄尤甚，蓋渠等未曾作海行，故雖波濤不興，仍不免暈船也。

船上侍役來告，明日下午可抵香港，初未信，蓋怡和船慣例：自滬至港，至速需七十二小時。晚遇孫先生，舉以詢之，答云：買辦相告亦然，據謂：渠語船主，船上有中國旅行社職員十餘人（指予儕）赴海防轉內地公幹，以船愆期，恐誤行程，船主乃下令開足三個鍋爐，俾能於六十小時內抵港云云；按本社與怡和公司交誼頗篤，買辦之言，或係事實，否則當係接滬或港公司方面之電命也。

六月十六日

中午遇霧，汽笛頻鳴，速率亦減，此舟行慣例，所以免意外也。

閩粵近海，昔時漁業頗盛，憶前年秋奉調赴港經此時，猶見漁舟片片，容與海中，漁人立船首，撒網捕魚，神情至爲閒散；去秋北返，則已寂無所見；今日過此，景象依然，彼勤勞之漁民，仍絕跡於海上，海固彼等之生命線，今捨此，不知將恃何爲生，其能免於凍餒者幾希，嗚呼！孰使之然哉？

下午四時，漸見遠處山影，知已離港不遠，昨日船員之言，果不謬。俄至鯉魚門，舟略停，俟海軍所派領港者至，乃徐徐駛入，至西營盤碼頭停泊，時已萬家燈火矣。

予有戚串旅港，在滬時予已先將行期函告，蓋預擬抵港後往訪，並作一二日之盤桓也。六時登岸，即搭電車逕往，離港九月，見六街三市，繁華依舊，不愧爲烽火聲中之樂土。既抵戚家，歡然道契闊，並承告屢探泰生輪消息，未得確訊，預計船期，則早應抵埠（泰生原定十二日晨自滬開出，十五日上午抵港）適因報載，近有某輪在來港途中，遇飄失水雷，幸經發覺後，放槍擊沉，始免肇禍，故對泰生之遲到，正抱不安云云。

未抵港前，聞香港碼頭自歐戰後，盤查頗嚴，對書籍及其他印刷品，尤懸爲厲禁，故離滬時，對親友托攜書籍，概予婉辭；今晚上陸時，攜衣物壹包，初意必俟檢查後，始能通過，結果獲免。初頗悔有違親友托，既而思之，此偶然的例外，究未足爲訓，邏者具銳利目光，應否免檢，必非盲目的決定，或予果攜書籍來，遭禁阻之機會，必居什九也。

是夜宿戚家，絮絮談別後事甚歡，憶予去秋返滬時，適值歐戰爆發，廣九邊界局勢嚴重之際，胆怯者相驚伯有，羣作遷離之計，據當時報載，在八月下澣每日平均約五萬人離港，其時予戚亦擬先遣幼弱隨予北返，旋經縝密觀察，卒持鎮靜態度，決定留港，轉瞬九月，港局果相安無事。丁此非常時期，認識須清楚，臨事尤當鎮定，觀此益信！

六月十七日

上午至香港分社，與諸同事別已九易蟾圓，至是復敍，握手之餘，各述近況，至爲親熱，滬上託帶交諸君之物，則一一交妥。至經理室謁兼經理唐副社長渭濱時，先予等一星期離滬之潘社長恩霖亦在座，予略陳滬上情形，即辭出。

港社辦公室因原在二樓之運輸部已搬下，極形擠軋，營業時間，人聲，話機聲，風扇聲，打字聲，雜然並作，倍見緊張，文書組在欄樓上，嘉徵，日明二兄及接線員高踞其上，形如包廂，或謔爲欄先生，亦紀實也。

楊叔通兄短小精幹，嫻運動，前年在滬時，擬購機器脚踏車未成，今已如其所願，導觀新車，告予共耗港幣四百餘元，可謂有志竟成。

午，港社方副經理恩綬宴滬來同人於溫莎餐室，予已先允江叔良兄之約，未往。叔良兄告予：自予離港後，港地物價，亦逐漸上升，平均計之，均高去歲四成，予亦以上海生

活情形相告，並云香港物價，依成數上漲，上海自前歲迄今無不以倍計，相與感嘆不止。

日來港地氣候惡劣，寒暖不定，居民患痢者甚多，同人中相繼罹斯病者亦十餘人，現雲甫、景榮二兄，尚在假中，下午先後往訪。雲甫已遷雲咸街，當鬧市之背，寓所精雅，可倚南窗以寄傲；景榮則住加路連山道港社宿舍中。憶予在港時，宿舍在堅尼地道東端一小崗上，濃蔭四蔽，面海負山，極清幽曠雅之緻，現址則數月前遷此，臥室三間，容十餘人，猶感緊湊。鄺遷喬兄赴滬，其榻虛設，予遂承其乏，夜與諸舊雨談滬港近況，午夜始睡。於社中訪悉泰生輪於明日午後二時啓椗。

六月十八日

抵港前在輪中談論時局，各懸揣巴黎之命運，予以為法軍挫敗之餘，不致負隅困守，以毀滅此世界最繁華之名城，故斷定業已淪陷。一飛、仁沅、振湘等則一致認為尚在法軍掌中，蓋以為一國首都，斷不致輕易讓人也，比登岸讀報，則予言固中。近二日來，報章傳載，則法軍已向德提出和議，變幻之速，實屬出人意料。越南為法屬，頗傳某方有覬覦之意，今日西行，能否如曩日之順利通過，殊難逆料。緣此一念，本擬在港添購應用物品，因此作罷，且將餘款酌予匯滬；同時對港友託帶衣物至渝者，亦囑儘量減少，俾減未來之困難。

上午赴成家辭別，承家謙姊丈厚賜罎儀，繼至港社與諸同事一一道別，旋轉車至文咸東街益豐搪瓷廠，謁樊陽家叔，承相送至船邊，並購水果賜贈，叮嚀再三而別。

旅客上船，須憑輪船公司船票，予離船時，已將船票隨身攜帶，故上船時絕無留難，除此，則非有特別派司，概行禁阻，此亦與滬上情形相同者也。

下午二時，港社叔通、潤才二兄來船相送，潤才兄為航務組同人，係新識，亦承躬送，頗感隆情。比鑼聲二鳴，送客登岸，將啓椗矣，倏聞買辦宣佈，謂：奉船主命停開，俟廿四小時後再定行止云云。值此風雲變幻之際，此訊一傳，頓使人心惶惶，而各種不同之懸測，如：法德議和，故港府禁輪赴越，如某國軍隊將在海防登陸，衆口紛紜，莫究底蘊。四時予隨景潞先生登岸，先赴社中探問，亦莫悉所以，後景潞先生赴九龍，予則至利園街成家，時泰生停開消息，已傳遍全港，惟晚報尚未及刊載。

夜雲甫兄約遊東區遊樂場，場新闢，係滬商所辦，位銅鑼灣西首，內有跑冰、話劇、滑稽劇、歌舞等項，其體制略與上海之大世界、天韻樓相似，此種場所在上海已屬司空見慣，而為高尚人士所不常涉足者，在港則屬創舉，雖節目未見精采，而遊人紛至沓來，據雲甫言：香港現亦有書場之設，蓋旅港之下江佬日夥，其娛樂方面之玩意兒，自應與之偕來也。

夜仍宿港社宿舍。

六月十九日

上午至船，達午始於船員處詢悉尚須繼續留港，即準備上陸，方出艙門，倏又聞買辦宣告：已奉船主命須立即啓椗駛海防，須臾佈告亦貼出，時先予離船之旅客已有多人，乃囑吾社在船招待員迅返社中報告，俾在我社購票而有地址可按之旅客，先設法通知。約半小時，唐副社長及恩綬、景棨、潤才諸兄先後來送，殷語珍重，彌可感已！三時送客悉去，而船仍未開，疑又變卦，詢船員，始悉爲一無線電員未返，緣渠亦以爲船未必即開，故午膳後即上岸往觀電影，致船中職員無法找覓，只可靜候於劇終後待渠自返。無線電爲船中重要設備，有時且爲全船安危所繫，職責之重，駕一般船員而上之，今全船數百人，候渠一人，有以也。六時，該員返輪，即啓錨，駛至鯉魚門又停，驚弓之鳥，疑雲又起，或言封鎖線入夜不能通過，須候至天明，甚或有言船本無駛防決定，徒以久泊港內或恐有亂人心，故改泊於此，其言固有未當，然信之者竟不乏其人，可見在特殊處境下，欲維持通常之客觀判斷力，實至不易。旋海軍遣小艇相引，即徐徐駛出，時星月斂輝，昏黑中但見水際電炬四佈，若繁星點點，逐波閃爍，遙望遠處，則山中探照燈左右發射，迎目眩迷，巡邏小艇，不絕往來，疾若傳矢，港防之固，不啻金湯矣。

六月二十日

昨夜起，氣候漸熱，蓋船作西南行，愈前進愈近熱帶也。晨間腹微疼，且泄瀉三次，服保濟丸壹瓶而愈。此丸爲廣東李衆德堂出品，治肚痛、泄瀉、痢疾等有奇效，景潞先生最服膺，此次行篋中攜百餘瓶，專爲沿途濟施之用。

上午船員來收護照，即交與之。

午後一時半，聞茶房數人耳語，隱約辨之，爲船返香港，大訝，至大菜間詢孫、陳二先生，初亦未悉，適陳買辦來告，始證實。後與振湘兄至甲板，則適所見船右小山，已在左首，始悟船身確已掉頭。大海茫茫，方向莫辨，使非有人相告，未必注意山之左右，又安知其返港耶？時甲板上（船首羊羣已於香港卸去，故登甲板憩息眺海景者甚衆）餐室中，議論紛紛，蓋此消息剎時已傳遍官艙及大菜間，是時一般人之意見，什九以爲日軍已在海防登岸，或至少海防口外，已發生軍事行動，維時後艙諸客，尚矇於鼓中，蓋船當局以統艙旅客經濟情形較次，如驟聞折回消息，因經濟關係，難保不生一二意外事，故祕不使知，惟迄夜半，不知何人洩言，亦已盡人皆知矣。

六月二十一日

晨八時船已返港，泊西環海面，時適大雨，致未能登岸。港社招待員來船，悉海防尚安謐，十一時許，潘社長、唐副社長登船慰問，時已自買辦處探悉船定下午六時再開海防，故唐副社長云：此番定可平安去越，然予

儕總以越南時局爲慮也。

前赴防時，船中載有汽車多輛及空油聽二千只，今日皆一一卸下，船之返港或斯之故歟？

聞前日啓椗時，有搭客六十餘人未及上船，今日來船者約二十人左右，惟船中亦有懾於越局嚴重，臨時離去者，數逾二十。船當局宣佈，凡離船者可將護照領回，惟領回後，船票卽作廢，不得再行搭乘。

下午天放晴，二時起，上煤加水，甬道中煤屑狼藉，不易涉足，因偃處室中，時或倚窗眺望島市，懷彼間親友，輒有咫尺天涯之感。三時許，潤才、景棨二兄來船相送，因書一簡，託景棨致予戚，告船居安好。五時汽笛聲中，船又徐徐啓駛，越鯉魚門後，轉而西南行，予等立甲板，憑欄遠眺，但見青山綠水，不斷後移，予指犖山，言若爲赤柱，若爲大嶼，若爲予舊遊地，若爲風景佳處，以告諸兄，旋暮色深沉，清風習習，覺寒涼不禁，因各返室。

六月二十二日

午後二時入瓊州海峽，南爲海南島，北爲欽雷半島，均可遙矚。海南爲南海第一大島，又名瓊州，幅員廣九千三百八十方公里，舟繞過其北岸，凡四小時始盡。過海口時，遙望天際烏雲密佈，逆料海口適大雨滂沱也。

在南海中，瓊州海峽間素以風濤險惡見稱，今日過此，水波不興，殊極幸運，或言此爲前途順利之象徵，願如其說。

六月二十三日

晨興，探首窗外，見海水作紅色，知已達海防口外。旋登甲板，遙見遠處大陸，山崗起伏，入口時，大雨滂沱，覩所謂「龍取水」者三四處，其狀初於海面發烟霧一堆，繼有瀆沫上騰，一若白線懸空，爲水爲汽，不得而知；旅客老於旅行者，遙指告人，若爲龍首，若爲龍尾，一如固眞爲龍者。入口後，沿紅河前進，約一小時始抵埠，海防分社經副理以下五六人，均來碼頭相接。冒雨相迎，實深感之。

海防碼頭檢查之嚴，人所共知，予等一行，除本社同人外，尚有親友若干人同行，行李總數，大小達九十餘件，理想中自不免一番麻煩，但結果頗爲順利，此乃海防分社客運組主任王世廉君之力也。當輪泊碼頭後，王君卽督率招待員小工多人上船，將各艙行李一一搬下，俟齊集裝車運至海關，予等步行隨往，約里許始至。今日適值星期，關吏須至下午二時始來，按例攜帶行李，應先送入關房候驗。關房內面積空曠，四週無窗，光線不佳，又因外作黑色，故俗呼黑房子，行李入內後，須自行看守，以便隨時檢驗。予儕行李，賴王君接洽，得另置屋旁隙地，俾可儘先檢驗時距關吏來尚有二小時，乃由王君導引，先至車站附近白宮飯店午膳。膳畢返，則關吏已至，王君導之順次就各人行李逐一開啓檢視，約半小時卽蕆事；各人所攜少數新貨，由王君彙集示之，亦獲通過。檢畢，卽由招待員裝車運往海防分社，一幕目爲最不

易通過之難關得能順利告終。時雨過天晴，烈日當空，炎暑肆威，不特汗涔涔下，且頭疼不已，乃往社中憩息。

海防分社位波蒙街廿八號，門首有「旅」字紅星標記，甚爲明顯，營業室亦甚寬廣，櫃台外壁上有巨幅大地圖，凡有本社分支社及所設招待所食堂處，均有標號指出，營業室後爲內部辦公室，再進則職員宿舍及餐廳等，各處佈置，均甚楚楚。

抵防後，對於交通消息，急待明曉，經各方探聽，始悉法越政府已徇日方停運要求，貨物已至者均封存棧房，聽候日方派員檢視。當地人心不免惶恐，連日避往河內、老街者絡繹於途，惟老街至河口每人祇准攜帶行李壹件，致已抵老街者不能前往河口。目下旅館客滿，後至者多均露宿云云。

晚景路、國良二先生宿社中，振湘兄訪友未返，予儕即闢室白宮飯店。夜闌無事，本擬出遊，以護照由輪船執事代繳警察局，尚未領回，遂作罷。房中壁虎甚多，初頗懼，詢粵籍茶房，據云此間壁虎並不傷人，遂安之。

海防街市，有類上海之法租界，柏油馬路旁，遍栽梧桐，綠蔭遍空，夾道相接，風景至爲優美，又以人口少，無喧囂聲，更覺清幽而饒詩意，惟房屋小，馬路狹，予戲謂海防外貌，可以小型二字概之。越人與我同爲黃種，惟服式與習俗稍異，無論男女，齒多黑色，上等男人均衣長掛，非白即黑，彳亍道中，態度至爲安閒，舉止亦多溫雅，女子衣紫褐色栲布者爲多，窄其袖，緊其腰，時值盛暑，有跣足而無裸頂者，亦殊俗也。越語極不易懂，初到此間，遇越人談話，耳口皆塞。洋車夫甚狡黠，往往多索車資，然如大聲呵斥，亦不堅執，比給以車資，則笑容滿面而去，其狀甚趣。

六月二十四日

上午護照由社中代向警局取回。

下午外出理髮，理髮匠越人，見予等蜂擁入，笑靨相迎，對予儕談話，雖不解，顧睨視不已，若甚奇者。手藝甚草率，惟能略識華文，炳榮兄與之筆談，稱華人爲「古人」，問：安南有皇帝否？則書「法國立主。」另據人言安南王居順化，每年由法人給與生活費越幣五萬元；歐戰初起，即被送往法國，不久以前，始由法飛返云。考越南自中法戰後，即處於法人統治下，全國分爲五部，計東京、（北圻 Tongking）安南、（中圻 Annam）交趾（南圻 Cochin China）東埔寨、（Cambodia）與老撾（Laos）。其中安南、東埔寨、老撾三部，爲法國保護領土，名義上歸安南王治理，惟有法官駐守，監督行政；交趾與東京則爲法國直轄領土，一切行政歸越南總督治理。海防、河內屬東京，西貢則屬交趾支那，均越南重要都邑也。

居香港如在國內，至海防則無論風俗、語言、習慣，均有身入異域之感，良以香港雖稱英土，顧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仍爲吾同胞，海防則異是，華僑雖多，百分比則甚少，初莅

斯土，如無熟識者爲導，困難必多。最繁盛之街道，爲博杜美街、沙華街、東京街等處。華僑所設之行號甚多，彼輩皆富愛國心，戶內懸總理總裁肖像者，比比皆是。

聞滇越鐵路河口以上發生阻障，孫先生本有包車直放昆明之計劃，因是作罷，渠嘗譬此次旅行，當如唐僧取經，過了一關算一關，明日決先赴河內。

在此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海防市廛間，表面上尙熙來攘往，惟略具身家之華僑，多先將婦孺遣避，情形已如昨記；此外公共機關門首，已堆放沙包，火車站四週，正挖掘戰壕，一切佈置，儼若戰爭前夕，然戰神是否降臨，在一般人心目中，固尙未計及也。

六月二十五日

午後壹時，於細雨霏霏中，一行同人由孫先生率領，乘快車去河內，同行者尙有唐山工學院職員趙宋慶君，昆仲鹽務局職員朱權君，赴昆求學之學生四人，又海防分社戴副理秋農之太夫人及夫人，同事沈有斐君夫人，渠等係赴昆明、貴陽、重慶等地，因沿途人地生疏，附請同行，以便照顧。人數既衆，行李自多，大小箱籠達壹百十五件，爲謹愼周密計，特由防社代雇卡車壹輛，派招待員程兆元君押運，逕駛河內。防社往常代客運送行李至昆明，均由程君押送，故對滇越鐵路沿線情形，異常熟諳，此次因行李多，特由防社派渠隨行招呼，俾減困阻。維時國良先生及予，因尙有要公未了，奉命暫留海防，俟辦妥後再行。

予等搭乘來防之泰生輪，今日離防開滬，搭客極爲擁擠，雖買辦房亦售出，大抵因越局嚴重，謠諑繁興，故羣趨港滬二埠。防社同人眷屬，前曾一度避往老街，以不能入河口折返，今除戴老太太、戴夫人、沈夫人赴昆外，餘均改搭泰生輪赴滬。

薩福全兄前爲香港分社同事，與予友善，今任防地某運輸公司職，下午三時來社訪予，適因辦理社務外出未值，欲往還訪，苦不悉該公司所在，未能如願，咫尺天涯，爲之悵然。

晚國良先生友人劉世中君邀宴於皇后酒家，劉經理德殿亦在座，席間觥籌交錯，賓主盡歡，迄深夜始散，予與國良先生宿於防社宿舍，返社時已深夜十一時矣。一司閽越籍老者，株候里門，狀殊戇愿，聞渠於海防分社開幕時入社，所職僅爲守門，平時不言不語，惟知勤謹服役。先時宿舍外有竊賊光顧，以渠逡巡里門，未敢越垣，惟數夜後，賊亦不耐，竟糾衆強入，將渠擊倒，縛手足，以物塞口，使勿聲。迄天明，經人發覺，踣於僻處，解縛後，惶恐再拜，若自認虧於職守乞恕過者，經理以渠被傷，給錢囑返家醫治，則搖首不願，蓋以爲一旦離此，非特人將譏其失職，且恐不得重返來社也。忠誠之性，彌足稱述。

上征途，已十二日，來此後頗思得名勝風景之區，作短暫之流連，一洗煩襟，經按防

社所出導遊小冊，知防地勝跡，均遠離市區：塗山(Doson)距市廿九公里，爲一濱海風景區，半日往返，汽車費約十元；貝打瀧 Baie D'Along 更遠，有著名之鴻基煤礦，海中山洞，頗饒奇勝，汽車費五十元，再乘小艇遊覽，半日價約四十元。惟近聞該二地已禁止遊覽，美景無緣，爲之悵然！

六月二十六日

上午將社事辦妥，旋致電話至河內孫先生，詢行期，答定明早赴老街，並囑卽往河內，以便同行。下午三時，乘防社小汽車離防，自波豪街防社出發，越大橋後，卽有軍警查驗護照，逾此卽入原野。防河公路長一〇二公里，與鐵路平行，柏油路面，坦蕩如矢，惟適經大雨，路側泥鬆，卡車不慎傾翻者，途見有十餘輛之多，大部爲復興貿易公司所有，聞該公司在越卡車共壹百七十餘輛，今均爲越政府借用，此與近日時局有關也。自車中外眺，平原廣疇，盡爲稻畦，阡陌縱橫，無殊江南景色。農人戽水，不用水車，僅以特製之竹箕，立河畔汲舀傾送，河面甚高，遠望之殊不費力。越南爲產米之國，稻一年可三熟，據統計：全國產米量年達六百萬噸，出口者亦有壹百七十萬噸之鉅，蓋爲國民經濟之所繫也，惟土地主權多握地主手，佃農生活至爲窮苦，沿途所見民居，除若干市鎮附近外，均低矮狹陋，僅蔽風雨。較好建築門面，均有漢字對聯，宛然中土遺風。越南本爲我之藩屬，自歸法人統治後，逐漸歐化，今境內法人所設學校，所取文字，係用法文字母拼成越音，故年事較青者，已不識漢字矣。

自防至河，中經數鎮，最大者名海洞，車行至此，適爲半程。將抵河內時，先過飛機場，繼越嘉林站，比過杜美大橋，則河內至矣。橋爲遠東第一大橋，跨紅河兩岸，橋之中心居沙洲之上，長可二公里，中爲火車道，兩旁行汽車、人力車，最外則人行道，予車經此，約五分鐘始過。

景潞先生等一行，昨日至河後，卽宿本社所辦河內招待所，予車亦因逕至該所，在火車站對過，所共三層，底層西部爲河內支社及招待所辦公室，東部爲餐廳，二三層爲房間，窗明几淨，佈置井然，溯自開幕以來，僅八閱月，以內容精潔，服務週到，早斐聲社會。予等至時，已告客滿，乃由經理劉懷德君介紹，投止於同利大旅社。

景潞先生語予，已定明晨搭車去老街，此東京首府，不知再臨何日？因請劉經理代僱人力車壹輛，言明環熱鬧市區一週，車資三角，以九時出發，約壹小時始返。河內市街，略如海防，而繁盛優美過之，黃昏時節，商市已收，塵囂漸祛，車馳於綠蔭底下，街燈閃映，淸幽無匹。名勝小湖位市中心，萬綠叢中，一水盎然，旁有玉山寺，梵宇整齊，掩映於湖光樹影中，車行過此，慕其景色之幽，未嘗不怡然忘俗，惜當午夜，未盡徘徊，深以未能於昨日來河爲憾！

潛嶽引見錄

張恨水

安徽簡稱曰皖，蓋得自皖山。山在省會安慶西北角百三四十里，拔海四千五百餘尺，爲大別山之一支峯。誌稱是峯曰天柱，又曰小南嶽，亦曰潛嶽，實則潛嶽當也。國內稱天柱山者非一，是名易混。若曰小南嶽則似擬於衡山而小之。然湘皖路隔千里，無可聯繫，且拔海過四千尺，亦不得謂之小。以予所知，皖山最高峯週圍數百里，山巒起伏，統曰潛山。山下有潛水二，合而成皖水，出揚石牌入揚子江。又山麓有城，爲古舒州之梅城鎮，是爲潛山縣。凡此山水城郭皆曰潛，山而山之最高處尊曰潛嶽，固適得其宜矣。

予潛山縣人也，家住山東麓之邱陵地帶。天下名山，近在咫尺，本當一邱一壑無不爛熟。顧予少隨祖父宦遊，鮮返故里，壯又以糊口奔南北，僅十載一省廬墓。故家居勝地，而予反少聞知，半生塗鴉，遂未嘗一敘吾鄉之潛嶽。潛嶽所產之賣文者，竟無文敘其潛嶽，眞負此名山矣。雖然，予不文，未能述及，固已，何海內文藝弄筆之士，亦皆未嘗言之乎？是則此山厄運，明清以來，其勝跡爲人漸漸荒疏，將及三四百年，今無人發潛德之幽光，乃更與世疏耳。

民國二十六年冬，予離京西上，送婦孺回故里。因欲日在收音機內得少許時局消息，乃棄鄉而居縣城。會作客在外者，陸續歸梓。邑僻城小，友好咸集，羣居無事，日夕以聚談爲樂。偶及吾鄉潛嶽，均謂雄偉壯麗，乃不爲世所知，堪呼負負。而談時有父老在側，則更張點山中神話，有若仙境。予固嘗小步城頭，見北郊羣山迤邐中，有高峯若數指直豎，出入雲天，證人所言，知山必有可觀。而邑令張君，遍仕南北多省，向予稱是山，亦傾倒備至，會合聞見，實堪神往。顧予在京時，積勞成疾，時猶未能健飯，遽欲攀籐附葛，高登峻險，勢有不可。友有知予之情者，乃爲之劃策，可乘車至山麓西南角之野人寨，向山遙眺。且由此以北，山峯夾岸，大河曲出，風景亦至宜人。有此一行，雖不得肉，過屠門而大嚼，亦足快意矣。予心動，決力疾以遂此願。孟冬某日，旭日行天，朔風不起，氣候至適，客正有結隊作探山之遊者，予乃附隊乘人力車北行二十里，以達野人寨。寨在潛水之東岸，人家二三十戶，聚居谷口，村繞以牆，一門司出入，行人右行阻於山，左行阻於水，必經是寨，始可前進，故形勢乃至扼要。依寨望對岸，山峯由北曲折南來，與此峯羣山層層合抱。潛水寬約里許，沙明水淨，微波澌澌有聲，由兩山之麓南流。野人寨之谷口，則恍如一葫蘆臥地，而由口中將水吐出也。西岸松竹幽森，罩山如九曲之翠屏，其中有鵰角微露，爲道觀白鶴宮。宮正對此岸之天柱寺（俗名三祖寺）一僧一道，若夾衛此林泉也者。寺本皖中名刹，大殿毀於洪楊之役，

配殿數幢，位於寨東之一峯上。予以此行至少必探是寺，乃策杖拾級，作步步爲營之法以東行。寺所踞之一峯，西面潛水，友峯於東南北三方拱抱之，形勢固是不惡。倚峯頭長松下展眼北望，大別山諸峯，層層堆疊，烟雲練繞，氣象萬千，竟疑越此卽通天矣。寺中佛像，雖均具體而微，而皖中人之朝山者，成羣結隊，恆不遠數百里而來。予來日，進香之期未滿，松風泉影中聞鼓吹時作，猶遇朝山之輩數起。寺峯北麓有澗屈曲亂石中西下入潛水，卽來自潛嶽之泉。傍澗有懸崖，赤石嵯峨，遍刋眞草隸篆之題字，其出自唐宋人手筆者，官銜歲月，苔蘚未能盡掩，猶歷歷可指。故老相傳，是處名石牛古洞。今日所見，惟有題字之崖，山川變幻，想洞已湮沒矣。

探山遊侶，遍覽字崖後，則相率沿寺北之山梁上進，予目送鞭絲帽影沒入翠微，乃甚歎爲病誤此良機，時有家人在側，若甚解予之不快，乃扶予下山，順河岸大道北行。語之曰：此亦足遊目騁懷也。

予初漫應之，姑行數十步及翹首前瞻，但見山窮水複，人在一盆谷中，似已無路。再進，則夾河山峯漸漸舒展，行路一曲而面前豁然開朗，又成另一山圍水轉之地。是比之三峽，固彼險急而此夷坦，卽比之富春江，亦覺彼纖秀而此壯麗。佳哉，故鄉有此山水，予乃於此日始得之。卽不登潛嶽，予已飽嘗一臠矣。

越二日，探嶽者歸城，則又相聚而談，各陳所見。據客云：由天柱寺東北上行二十五里，先抵佛光寺，（俗名馬祖庵）一路溯河行山麓者半，順山登級者亦半，松杉夾道，流泉四出，落葉封塗，殘霜積澗，愈進則境愈寂。息肩少立，回顧則人在環谷中，歸路已無。但前望潛嶽，爲當面之峯頭所阻，反不可見矣。寺在半山，前有小谷，天然爲留客處。是地原本荒涼，經僧人十餘年之努力，修路建屋，足可小駐遊踪。實則此去縣城五十餘里，行人至此，亦不得不借寺院託足也。（寺有屋百餘間，可容大隊遊客。且屋宇整潔，素餐豐富，亦爲深山中難得之地）寺後爲潛嶽正山，峯巒插天，回環作俯瞰狀。初來客，可求寺僧引導，或向之索路引。然後負糧扶杖，出寺仍東北行。遊逕初不直趨正峯，但依古跡所在，曲折向上。途中名勝共二三十處，不能盡書。舉其最者一綫天似華山之千尺幢，削壁中裂，緣縫而登。畫眉架又似華山之猿見愁，直崖微倚，須手足並用而上。丹灶蒼烟似黃山之硃砂峯，一柱迎天，微作赤色。剪子坳似泰山之南天門，山梁高起，下臨無地。至黃山之石，泰山之松，廬山之瀑布與雲霧，莫不俱有，有且甚多。尤奇者翻山越嶺，將抵絕峯，忽四山外閃，中落一坪，方圓十餘畝。坪有池，活水粼粼，中有寸許之魚，似鮎而色微黃。魚多甚，隨手可拾。但攜之下山，則爲日光所曝化，是又廬山天池之龍魚矣。

馬祖庵至此，凡又二十餘里，足登萬級，天風撲人，雖入盛暑，尤可衣棉。馬祖庵之溫度，固未有超過八十度者，登此則尤寒，苟入中

秋，即不難得雪。越此坪，而登小石山，達三步兩道橋，有石板架兩石峯上，故云。人達橋上，為山路盡處，不得再進。對面為濳嶽主峯筆架尖，（亦云筍子尖，皆以形取名）下臨絕望，但覺雲靄沉沉，不得飛渡。而其上石壁峻峭，若瘦小之金字塔，雙劍倚天，拔地萬仞，亘古以來，未有足履其地者。桂林獨秀峯，一柱突起，奇矣，而太渺小。在華山南峯橫空棧，望對壑秦嶺餘峯，情境險駭似矣，而又無此神奇。客述至此，口講手畫，取喻種種。然甲客言之，乙客覺其未盡，及乙客言之，丙客所見亦然，總之，凡稱山之好形容詞，濳嶽固盡有之矣。

客所談既多，輒以國人未掘此天地之奇為憾。以予為書生且為新聞從業員，則相約兵革之後，當攝影撰文，為此山出一專集，而由予董其成，邑令鄂人，且言苟有此日，彼任居何地，將不憚千里以襄此盛舉。嗚呼，是則是山之所以動人者，豈無以哉？後此半月，予西上入川，摶沙一散，舊時遊侶，皆不悉一一何在。而歲月蹉跎，予所以許名山而將為之宣揚，亦不知將在何日。歲聿云暮，客舍淒其，悵念故園，幾廢夢寐。適旅行雜誌社來書，囑為十五年特大號作文，遂略藉機緣，為濳嶽作引見錄。引見者，引以見國人也。客有疑吾言者乎？安慶附近人士，皖萬字音無別，俗稱濳嶽為萬山，甚多神話。苟試向皖中人一詢萬山，彼亦必慫恿客不妨一遊也。中國旅行社將來如有意開發此山遊境，予固樂為之助焉。

人世間

▼譯述東西雜誌精華
▼兼載名家趣味小品

每月出版一冊
圖書文字並茂
每冊實售四角
全年四元二角

說明

要看圖畫：本刊有各種銅版圖片，諷刺漫畫等均新穎清晰，亦預簡潔有味。

要增加新時代知識：本刊現有東西各國雜誌之名作，不論政治、經濟、文花、藝術、皆有涉及，且有系統。

要修養身心：本刊選有各家修養雋談，理論實際，兼籌並顧，醰醰有味。

要閱讀文學作品：本刊選載各家小說、戲劇、詩詞、歌曲、無一不備，而尤重富於時代性者。

總之，本刊乃一時代之綜合刊，所載不拘一格，所談不限一例，凡屬人世間之諸種形態，皆有涉及。

此種刊物，能適合各界閱讀，不問男女老幼，各級學生或職業青年。謂予不信，請先試閱。

總經售處
上海光明書局
香港百新書局

中國國貨銀行香港分行

經營 儲蓄 放款 匯兌 信託 等一切銀行業務

地點 香港德輔道中
電話
營業部……三叁二八三
會計處……三叁二八四
國外匯兌部……三叁二八五
副經理室……三叁二八六
總經理室……三叁二八七

禮券 儲金 節約 便捷

國內商埠 國外大城 遍設分行 均可匯通

從寧波到上海

萬行

在平時從寧波到上海這一段路祇需要七小時的水程，在寧波登船睡一覺後就到了上海；可是自從七月十五日，日海軍宣佈封鎖浙東海岸後，這一段路却成了最費心思，最麻煩的旅程。

我這次在大後方走了近兩萬里的路，雖然翻車數次，飽歷艱辛，但是以曲折生動而論，還要以從寧波到上海這一段爲最。

我七月十五日早從鷹潭到金華，才知道日軍已經宣佈從該日午夜起封鎖浙東沿海各口岸。從那時到封鎖時間祇有不足二十小時，而在我們面前倘有三百餘里路。假使在平時，這一點路程也許不成問題，可是在這戰時，交通處處不便的時候，却成爲不能超越的阻礙了。

到寧波去，也許能趕上一兩隻晚開的船到上海，後來在寧波果然有一隻晚開的船；可是等我們在十七日下午趕到寧波時，那隻船已經在那天清晨開走了。

我們在十七日下午由溪口趕到寧波時，寧波已經成了一座空城。可是在十八日整天裏却沒有找到可以買飯吃的地方。這樣我就在寧波住下來，天天打聽開江的消息，同時打聽出海的其它辦法，結果都是沒有收穫。其間曾爲了輕信一個人的話，經寶幢跑到穿山去一次，結果還是徒勞往返。

一直到八月十二日，才聽從一位朋友的意見，拿了一封介紹信到菴東去設法渡海。這一次成功了；可是却拋棄了一切行李，打扮成一個鄉下人的模樣，同時在路上經過了足足五天。現在就把這一段經過記下來。

八一三的那天下午五時，在寧波江北岸踏上了去餘姚的小火輪。這是一隻燒木柴的火輪；它的容量也許可以載五十人，可是這天至少擠了一百五十人，在內地的交通工具常是擠到這種樣子。在重慶一隻開往磁器口的民生公司的船就是這樣沉沒的，可是至今這種事似乎還是沒有人嚴重的注意，祇要能活着，中國人是不怕担驚受罪的。

我祇能立在船邊上，背後一隻大火爐門開着，熱氣直向我後背噴來，在陰曆七月的炎夏眞是夠人受的。駛船的人似乎是一個生手，幾次在中途停靠時都靠不上碼頭。大家詛咒他的聲音也就如江水一般滔滔了。今年浙東豐收，兩岸水田全綠得可愛；在夕陽光中，遠山翠黛也分外動人，眞是一片大好山河。

本來應該在晚九時到餘姚，可是我們遲到十時半才到。餘姚的碼頭因爲躲避飛機的原故，還到距城三里多地的所在。在碼頭

四一｜一一七

外面有許多旅館接客的人高擧着紙燈，很是熱鬧；可是在這一羣人之外却是靜寂冷淸一片無邊的黑暗。

餘姚有兩家比較好的旅館：一家是龍山旅館，房子新，地位好；一家是遠東旅館，資格老。其實都是很寒傖的旅館，但是在內地，祇要能乾淨就不容易了。

餘姚共有三個城，峙立如「品」字，據說是爲了風水的關係。我們中國人不知爲了風水枉費了多少人力財力物力，現在徒留下殘墟一片。這時已經十一點多了，我走出旅館來慢慢的踱到北門外的橋上。看見河水在緩緩的流動，倒影的燈光在河面上拉著細長而昏黃的尾巴。龍山就在面前隱隱的爲餘姚城裝成了一面龐大的暗影的屏風。我仰望天宇，不由得想起這將是我離開自由中國的最後一座城市了。

第二天早晨四點半起身，喊茶房雇了一隻脚踏船到低塘，路上經過了許多村莊，可是這脚踏船的分量太輕太搖動我全沒有敢起來看。我已經把行李丟在寧波，這時只隨身帶了一個小包袱，裏面放了一只手電筒一雙鞋還有一件黑長衫。

在往年雨水多的時候，本來可以坐小船從餘姚直達菴東，可是今年浙東一帶的港汊特別汙淺，有許多地方河水不過一尺多深。

到了低塘之後，正是上午十一時。低塘乃是菴東產鹽區的總出口。菴東這年產鹽二百餘萬担，大部均經由低塘轉運到浙皖贛閩等省，所以這一帶的鹽船日夜都絡繹不絕。從低塘到菴東本有黃包車可乘，但是這時因爲浙東吃緊，搶運鹽斤的原故，車夫都去挑鹽去了，於是從低塘到菴東這四十五里地，則不得不在炎熱的下午跑路了。對於一個體重二百磅的人，其滋味爲何如？

在低塘與在距低塘十里的天王寺，都沒有飯館買飯吃，我祇能買些乾糧。八月的下午是愈來愈熱了。我儘管大踏步走下去，太陽照在頭上眞似火盆一般。天上沒有一片雲，這邊漸漸走近了海邊，村莊逐漸稀少了。地上的泥土全帶着一層重重的白滷。這裏沒有米麥之類的莊稼；有的全是豆子玉米之類。棉花的種植却也普遍——簡直像是到了華北。在風裏我已經嗅到了海的腥味，可是這裏離開海至少尙有三十里。

在走得口乾舌燥晒得頭昏眼花的時候，在遠處，幾株大樹下出現了一座廟宇的屋脊。這是一座尼姑庵，名叫福壽庵，穿過一排竹林之後便是庵門，門上的匾還是順治年間的，屈指至今也有三百年的壽命了。這裏無疑的是一個長年不見生人的地方。我進了庵門後惹得許多年老的尼姑及修行老太婆都抛了木魚跑到院子裏來。我向她們討一碗茶喝；她們却似乎把庵裏所有的茶壺全

搬出來了。我在這裏坐下來休息，我的一舉一動都引起了她們的好奇心。我們無疑的屬於兩個世界，雖然我所處的環境却是一個。

下午五時走到菴東，滿街全是挑鹽的人家，家門前坐着許多婦女在夕陽光下縫着裝鹽的口袋，據說她們每人可以得到三元錢的工錢，可是她們所縫的口袋還是不敷應用。其實爲了搶救鹽斤，我們很應該動員附近四五十里的全體婦女，但是我們還是滿足於就地取材的。菴東祇有短短的一條街，在「菴」之東，現在因爲鹽務發達，菴東的一條街已經發展到了菴西，甚至於菴南，菴北，全也都是人家。這裏有三四處政府機關，並且有一所規模頗不小的小學。地上的土都有點像鹽。

我拿了介紹信去找一位當地的負責人，他說走是可以走的，可是不知道在哪天。他勸我到旅館去先住下再說。這裏祇有一家旅館，而且我是他唯一的客人。他也答應替我設法，一有機會——卽是說有船渡海的話——他便通知我。

第一天過去了，沒有消息；第二天過去了，還是沒有關於船的信息。第三天又到黃昏了，依然沒有動靜。八點時我已經吃過晚飯，正準備睡覺，忽然跑進一個氣喘不停的人來說，今天晚上有一隻船走，我們得趕快動身。我問他船究竟什麼時候開，我能不能去通知那位朋友一聲。他說不行。跟着他就用手指了指月亮說：月亮已經這樣高了；月亮爬到那個地方的時候，這船就得乘着滿潮開行。」他一面把手指在獵戶星座上。

看起來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我立刻便把布鞋換上，拿起小包袱隨他走了出去。

這時正是陰曆十二日的晚上，上弦月高懸在無雲的天空，海風吹來，正是涼快宜人。四望全是平坦的鹽灘，地上光滑得似網球場一般。我們急急的趕路，在月光下越過一道一道的淺水溝。我問他船停在哪裏，他說離這裏還有十二里路。不過我們得小心點走；如果被緝私隊聽見了，就要走不成。我到這時候才知道這是一條走私貨逃壯丁的路。雖然如此，我却是不在乎的，因爲我旣非壯丁，又沒帶私貨。

我們默默的疾走了近一個鐘頭，這帶路人才說：「快到了，我們先在船老大這裏坐一會，等人齊了再上船。」在這一帶每相隔不遠便是一座高崗，每一座高崗上都有一個人家，這正是所謂漁人之家。我想像得出在高潮的時候，這些高崗都要變成了孤峙在海水中央的島嶼。那將是個極美麗的海景。

這時船老大家裏已經圍坐了十幾個人。據他們說自從浙東吃緊，上峯有命令搶鹽的時候，有的船隻完全被扣去了，現在祇剩了兩隻，仍能在暗夜裏偷渡這錢塘江口。但是如果被上面知道了，

這兩隻船也是要被扣的。我坐在這裏燃起一支烟來休息。這海濱的夜景眞是偉大，恍如我當年在東北時一般，滿地的月光如同皎潔的白雪一樣。每次聽見狗叫便知道有人來了。正在這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得了時疫，肚子痛得滿地打滾。大家都面面相覷了。這裏旣不是村莊又沒有衣服和藥店。大家祇好捺住他而想不出什麼辦法來。我不知是什麼時候在口袋裏塞了一包八卦丹，這時它眞成了救命的神仙。

月亮漸漸的移正。船老大說可以走了。我們這不相識的一羣便從沙崗上走下來，對着北極星走去。一點聲音沒有，說是啣枚疾走，眞再恰當也不過了。

我們的私船停在沙灘上，在距我們這裏不到五百步便是一座碉堡。因為我們這一羣人中有幾個是有公事的，所以船老大的胆子也就更大些。我們上船之後，便靜靜的蹲在艙裏。這裏是一片沙灘，除了碉堡上的一盞燈外，便是天上的數千顆明星。偶爾的在極遠的天邊能夠看見一兩點燈火，據老大說那乃是在海上的漁船。

夜的風極為涼爽。我們現在在等着漲潮，可是船底下的一泓淸水却靜止着，祇有極細微的波紋。

忽然之間水聲響起來了，流進來的水竟似不停的長河一般。船底下的一泓止水，在一剎那間便成了一道河流；再一閃眼，水勢益發大了，四週全是水，我們已經在海水的中央了。這是我生平所見的奇蹟之一。漲潮的時間竟是那般迅速而充滿了生命的活力。

再一瞬間，船身已搖擺起來了。船老大低聲告訴大家說不要作聲，就要開船了。從我們停泊的地點到海濱的檢查處（在另外一隻船上）約有十分鐘，這時兩方面的人交換了幾句話後，我們就張滿了帆直向海外的夜空裏駛去。船身漸漸的搖擺起來，船上的人也就漸漸的各去尋他的好夢。我偃臥在船老大的旁邊看着桅竿在天空中搖動。他直坐在舵柄的旁邊，兩眼直望着前方。他說祇要王八妹不出現，這航行就算平安。我還記得那太湖上的女盜首王八妹。她現在正橫行在這錢塘江口一帶，這一個生活奇特的人物，倘使生在外國，一定是電影上的好材料。

第二天淸晨，我們已經望見了乍浦口外的島嶼。因為逆風的關係，我們採取了蜿蜒的航道才慢慢駛進口裏。這裏的船都停在海中央離岸大概有一百碼左右的路。船還沒有拋錨便有幾個穿短衣的人手拿着小本子跳上船來。他們是專們兜售上海客票的人。

在乍浦度過了一個臭蟲最多的夜。街上的人雖然很多，可是高聲講話的却很少。我也在這裏看見了許多在內地所看不見的

四一｜一二〇

貨物，還有許多內地所看不見的烟館及妓院，在這裏也公開的進行着它們的營業。

第二天清晨在城內某地上了小蓬船到山陽去。從乍浦到山陽本來祇須要半天路程，可是因爲需要繞道的關係，我們時時須要划進極窄極小及極隱秘的河汊裏去。在某一時候，我們足足走了三小時不曾看見一個人。這時天地似乎是最寂寥的。天氣雖然那樣好，可是在一個從江南過來的人的心上，那陰霾却是一直不會開的。

下午四時左右，我們航行到了一個極僻靜的所在。船上有幾個老於此道的人說這裏最是盜賊出沒的所在，勸大家把錢鈔都藏起來。全船二十幾個人一齊動手把鈔票紛紛藏在船蓬上，座位底下，或是鞋裏。假使所謂强盜也者正在這個時候出現，我行將見人人都要被他們搜光。一小時左右的時間在極度緊張的心情中度過，大家才算放下這顆心。

我們這時正在向一座小村莊駛去。從樹林中露出半面紅牆來，在這牆的盡頭是一座橋。漸駛漸近，我們才看見在橋的中央雙手叉腰站着一個全身短打扮；說他滿臉橫肉似乎並不言過其實。船行近橋邊時他連連招手喊令停船。我這時看見身邊的一位老旅客已經嚇得面如土色。

船停住了之後，這人便跳了上來，向四面查看。他手裏拿了一根竹竿指着我們八個男客道，『你們上去！』這時沒有一個人動。眞可稱爲「面面相覷。」因爲第一，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麽地方；第二，沒有人知道他們是些什麽人；第三，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要做些什麽。

那個人一連不斷的喊着「上去，上去，」船裏的人還是沒有一個人動。我看這事情是沒法不了了之的，我就第一個先跳上岸去。在橋旁的石階上還立着一個人，似乎是一個領袖的樣子。是一個十足的「白相人。」他先抄了我的幾個口袋，把我的錶，烟盒及錢包都拿出來看了，然後問我到哪裏去。我說是到上海，他聽了不作聲。在我的口袋裏有一張紙條，是一位熟人寫的介紹箋，他也拿在手裏看了半晌。可是我偷眼看見他是在倒拿着的。然後他一個一個的搜完了，把兩個年紀較輕的人扣留下了，不許走。那兩個人苦苦哀求，仍然沒有結果。在這時我們就都又走下了船。過了半晌兩個年青人祇好屈服於命運的支配了，下船來把他們小小的包袱拿上岸去。船老大得到開船的命令，於是在極度沉默下，船裏少了兩個人就開走了。

等到轉過一個灣之後，船裏才有人問船老大那些人究竟是些幹什麽的。船老大說：「誰曉得他們是幹什麽的。不過在天稍微

黑點的時候，你們諸位的錢就都靠不住了。」

晚九時才到山陽，因爲畸形的交通情形，這裏已經成了一個很熱鬧的鄉鎮。因爲我們到遲了，所有的二家旅館全已擠得滿坑滿谷。我們這一羣就在院子裏的葡萄架下打地舖。近海地方的夜晚總是那樣涼爽，可是仍吹不散成團打結的蚊子。我在牆脚下找了一塊石頭坐下，仰望月光如水，很有點秋空寥廓的意味了。遙想三個月在成都夜間逃警報，也正是這樣天氣，這樣月色。

熬夜時的前半夜總好過些，後半夜就一分鐘比一分鐘難挨。去閔行的柴油船於淸晨四時開出。

柴油船上的賣票人都帶着那麽多的强凌神氣，令人感到許多的不舒服。由山陽到閔行這九小時的水程在極端無歡中度過，當我們到閔行小鎮上時，它也是一樣埋植在無歡的暗光中。

閔行到上海祇有七十里。現在還不到開船的時候，我便在一家茶館裏坐着等。

在這七十里的黃浦江兩岸新造了許多工廠及貨棧。小火輪在江中轉了幾個灣，我們終於停靠在外灘十三號碼頭了。現在我又得踏足在這一個孤島之上。

這樣我便從甯波到了上海，在平常僅需要七小時的路程，我足足走了五天。

× × ×



四一一一二三

綠水青山兩相映帶的富春江

周瘦鵑

自問是個愛好山水的人，可是遊踪所至不出蘇浙皖三省，所經歷的名山大川，屈指可數；那憧憧心頭使我不能忘懷的，只有一座奇松怪石應接不暇的黃山和一條綠水青山兩相映帶的富春江。

大約在十四年以前吧，我曾和幾位老友遊過一次富春江，留下了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們原想溯江而上，一路遊到嚴州爲止，不料遊侶中有愛西湖的繁華而不愛富春的淸幽的，所以一遊釣臺，就勾通了船夫，推說再過去是盜賊出沒之區，很多危險，就忙不迭的撥轉船頭回杭州去了。後來揭破陰謀，使我非常懊喪，甚至比做岳武穆出師未捷，突被十二金牌召回，同爲千古憾事。十年來雖常有重續舊遊之想，却蹉跎又蹉跎，終未如願。那知八一三事變以後，在浙江南潯鎮蟄伏了三個月，轉往安徽黟縣的南屏村，道出杭州，搭了江山船，從錢塘江出發，經過了整整一條富春江，十足享受了綠水青山的幽趣，纔彌補了我十四年前的缺憾；恍如身入黃子久富春長卷，詩情畫意，不斷的奔湊在心頭眼底，眞個是飄飄然的，好像要羽化而登仙了。可是當年到此，是結隊尋春，而現在却爲的避亂，令人不勝今昔之感，因有兩絕句道：『昔年曾泛富春江，魂夢常縈七里瀧，一舸浮家重到此，不堪風雨撲船窗。』『此行迢遞五百里，一日思鄉十二時，陌上花開應不遠，再來品評到鱸鰣。』

富春江最美的一段，要算七里瀧，又名七里瀨七里灘，那地點是在釣臺以西的七里之間，兩岸都是一疊疊的青山，彷彿一座座的翠屛一樣，那水又淺又淸，可以見水中的游魚，水底的石子；遇到灘的所在，可以瞧到滾滾的急流，圈圈的漩渦，實在是難得欣賞的奇觀。寫到這裏，覺得我這一枝拙筆，不能描摹其萬一，且借昔人的好詩好詞來印證一下，詩如秀水朱竹垞氏瀧中吟云：『瀧中行，不知遠，雨初消，雲乍捲，藥苗長，蒲葉短。一夫牽船九折坂，纜逾急，舟逾緩。前峯合，後峯開，一曲轉，一曲迴，密樹重重暗，飛泉處處來，人家三五居瀧裏，半是樵夫半漁子，叉白魚，捕烏鬼，釣車釣輪滿沙觜，黃白花開照瀧水，未必他鄉能有此。瀧中吟，子歌不足我嗣音。』又錢塘梁晉竹氏舟行七里瀧阻風長歌云：『層青疊翠千萬重，一峯一格羞雷同，篷窗坐眺快眼飽，故鄉無此青芙蓉，或如兔鶻起落勢，或如鸞鶴迴翔容，槎枒或似踞猛虎，蜿蜒或若遊神龍，忽堂忽奥忽高壙，

如壁如堵如長墉，老蒼滴成翡翠綠，舊豬流作珊瑚紅，巨靈手擘遜巉峭，米顛筆寫輪玲瓏，中間素練若布障，兩行碧玉爲屏風，無波時露石齒齒，不雨亦有雲濛濛，一灘一鎖束浩蕩，一山一轉殊寵嵸，前行已若葦港斷，後逕忽覺桃源通，樵歌隱隱深樹外，帆影歷歷斜陽中，東西二臺聳山半，乾坤今古流淸風，我來祠畔仰高節，碧雲巖下停遊蹤，搜奇履險闢藤葛，攀附無異開蠶叢，千盤百折始到頂，眼界直欲凌蒼穹，斯遊寂寞少同志，知者惟有羊裘翁，狂飆忽起釀山雨，四圍嵐氣靑葱蘢，老魚跳波瘦蛟泣，怒濤震蕩馮異宮，舟師深懼下灘險，渡頭小泊收帆篷，子陵魚肥新筍大，柁樓晚飯飣盤充，三更風雨五更月，畫眉啼偏峯頭峯。』詞如眉山蘇東坡氏行香子過七里灘云：『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淸影湛波平。魚翻藻鑑，鷺點烟汀。過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算當年空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虛名。但遠山長，雲山亂，曉山淸。』番禺陳蘭甫氏有百字令一闋，系以小序：夏日過七里瀧，飛雨忽來，凉沁肌骨，推篷看山，新黛如沐，嵐影入水，扁舟如行綠頗黎中，臨流洗筆，賦成此闋，儻與樊榭老仙倚笛歌之，當令衆山皆響也。詞云：『江流千里，是山痕寸寸，染成濃碧。兩岸畫眉聲不斷，催送蒲帆風急。疊石皴烟，明波蘸樹，小李將軍筆。飛來山雨，滿船凉翠吹入。 便欲艤棹蘆花，漁翁借我，一領閒簑笠。不爲鱸香兼酒美，只愛嵐光呼吸。野水投竿，高臺嘯月，何代無狂客？晚來新霽，一星雲外猶濕。』秀水馮雲伯氏百字令詠七里瀧云：『一星今古，向嚴江遙認，故人芳躅。四面畫眉啼不斷，祇在白雲叢竹。亂石穿沙，暗泉生雨，漁唱前汀續。此時高臥，閒鷗留住同宿。 迴望夕照西臺，補脣晞髮，來伴風流獨。我亦淸狂還故態，欲借松門茅屋。波靜魚跳，月凉鶴語，著箇烟簑綠。山靈無恙，仙鬟疑響空谷。』讀了這兩詩兩詞，就可知道七里瀧之美，確是名不虛傳的。

航行於富春江中的船，叫做江山船，有二三丈長的，也有四五丈長的，船身用杉木造成，滿塗着黃潤潤的桐油，一艘艘都是光煥如新。船棚用蘆葉和竹片編成，非常結實，低低的罩在船上，作半月形；前後裝着門板，左右開着窗子，兩面架着鋪位，小的船有四個，大的船就有六個和八個，以供乘客坐臥之用。船上撐篙把柁，打槳搖櫓的，大抵是船主的合家眷屬，再加上三四名夥計，遇到了灘或水淺的所在，就由他們跳上岸去背縴，看了他們同心協力的合作精神，眞夠使人興奮！船娘中當然也有面目端好，楚楚有致的；前淸有一位顯官寶竹坡氏，娶了個江上船上的船娘作妾，竟甘願丟官，一時傳爲佳話。所以淸代的詩人詞客諷詠江山船的，很多風光旖旎之作。錢塘屠琴塢氏有江山船曲二絕云：『越女如花捩柁來，江山船子一齊開，帆從羅刹磯邊轉，夢到嚴陵灘下回。』『鄰舟女伴却

相邀，今夜收帆泊二橋，絮語篷窗燈一點，西風初過滿江潮。』華亭張祥河氏江山船櫂歌云：『花瓜纔供星妃節，八夕開江月有姿，早雁幾聲過銀漢，柁梢齊轉小腰支。』『吳語撈來亦自諧，風前絮絮話天涯，一雙水上蜻蜓翼，飛上玲瓏紫玉釵。』『儂家生小不知愁，萍梗隨波任去留，過雨江天新洗鏡，夜涼對月更梳頭。』『大姑也哂小姑癡，無賴心情倦倚時，出袖纖纖紅指甲，藕絲纏罷又菱絲。』『羅衫窄袖自亭亭，愛好天然出性靈，生在富春圖畫裏，不知山色比眉青。』『烏石灘聲滾滾來，江程七里暮潮回，紅裙未識先生號，道著羊裘坐釣臺。』『沈沈露下草頭香，淡淡波翻月子黃，不是江楓蕭瑟夜，四絃如訴學潯陽。』『雙塔山高對夕曛，雙溪水駛路中分，妾心本是山頭石，郎意爭如溪口雲。』全椒薛澍生氏有浣溪紗詠江山船前後十六首，選錄七首於此：『江水灣灣漾碧波，山嵐冉冉映青螺。江山如此易情多。　江上潮來遊客夢，山中雲過美人歌。江山如此奈情何！』『臨水花枝分外嬌。一江烟月路迢迢。燈紅酒碧可憐宵。　半面琵琶羞客顧，雙聲檀板倩郎敲。東君無語暗魂消。』『一路珠簾不上鈎。杭州過了又嚴州。石尤風急打船頭。　昨夜飄蕭留客雨，明朝艱苦上灘舟。有花有酒不須愁。』『鷗戀烟波蝶戀香。嘲風弄月度年光。夜深人不隔紅牆。　薄倖有時嗔杜牧，風流私許嫁王昌。聘錢十萬待商量。』『聽水聽風伴寂寥。鄭亭官妓仿前朝。因緣只在木蘭橈。　綠樹暗藏鸚鵡語，碧梧新結鳳凰巢。夜深私授鬱輪袍。』『三折江流曲又彎。美人生長碧波間。閒愁歷刦不曾刪。　郎意恰如之字水，儂心長對玉皇山。珠簾半捲理雲鬟。』『輕撥檀槽發曼聲。啼眉慵髻不勝情。芳名新喚囀春鶯。　團扇暗遮人影瘦，輕帆低挂漲痕平。晚涼獨自倚紅亭。』讀了這十幾首詩與詞，可知乾嘉之間，江山船上的船娘，多半是賣笑的神女，而現在却絕對的沒有了。除了江山船外，也有一夫一婦共管的較小的船隻，往來於富春江上，泛宅浮家，眞如神仙眷屬，任是貧賤夫婦，也大足使人艷羨呢。我曾有富春江櫂歌三絕云：『蘭橈小泊富春江，貪看青山啓綠窗，郎坐船舷儂鷁首，鴛鴦終古自成雙。』『千山綠壓富春江，面面雲屏遶碧窗，儂聽畫眉郎進酒，夕陽紅上木蘭艭。』『撐篙把柁總成雙，暮暮朝朝共一艭，儂願紅顏常不老，與郎長住富春江。』

一船兀兀，從錢塘江搖到屯溪，前後足足有十三四天之久，而其中六七天，却在富春江至嚴江中度過，青山綠水間的無邊好景，眞個是夠我們享受了。我們曾經迎朝旭，挹彩雲，看晚霞，送夕陽，數繁星，延素月，沐山雨，櫛江風。也曾聽灘聲，聽瀑聲，聽漁唱聲，聽樵歌聲，聽畫眉百囀聲，聽松風謖謖聲，耳目的供養，盡善盡美，雖南面王不與易，眞不啻神仙中人了。我爲了貪看好景，不是靠窗而坐，就是

坐在船頭，不怕風雨的襲擊，只怕有一寸一尺的好山水，輕輕溜走。

但是每天天未破曉，船長就下令開行，在這曉色迷濛中，却未免溜走了一些，這是我所引為莫大憾事的。幸而入夜以後，總得在甚麼山村或小鎮的岸旁停泊過宿，其他的船隻，都來聚在一起。短篷低燭之下，聽着水聲汩汩，人語喁喁，也自別有一種佳趣。我曾有小詞訴衷情一闋詠夜泊云：『夜來小泊平矼。富春江。左右芳鄰都是住輕艭。 波心月，清輝發，映篷窗。靜聽怒瀧吞石水淙淙。』清代詞人厲樊榭氏月夜過七里瀧，有百字令一闋：『秋光今夜，向桐江，為寫當年高躅。風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頭吹竹。萬籟生山，一星在水，鶴夢疑重續。挐音遙去，西巖漁父初宿。 心憶汐社沈埋，清狂不見，使我形容獨。寂寂冷螢三四點，穿破前灣茆屋。林淨藏烟，峯危限月，帆影搖空綠。隨流飄蕩，白雲還臥深谷。』又吳穀人氏臺城路富春道中云：『江流不管閒鷗夢，悤悤似隨帆轉。鬢短籠烟，衫輕浣雪，禁得天涯人慣。絲風乍捲。聽萬竹陰中，畫眉低囀。鎮日狂歌，早催斜照墮天半。 回頭山遠水遠。只依依霽月，無限情戀。短笛能橫，長魚欲舞，相對蓬壺清淺。空明一片。想深谷高眠，白雲都懶。釣火何來，隔灘流數點。』下半闋寫江上夜景，清幽如畫。除了這江上明月，使人繫戀以外，還有那白天的映日烏桕，也在我心版上刻下了一個深深的影子。因為我們過富春江時，正在十一月中旬深秋時節，兩岸山野中的烏桕樹，都已紅酣如醉，掩映着綠水青山，分外嬌艷。我們近看之不足，還得喚船家攏船傍岸，跳上去走這麼十里五里，在樹下細細觀賞，或是採幾枝深紅的桕葉，雪白的桕子，帶回船去做紀念品。關於這富春江上的烏桕，不用我自己詠歎，

桐廬城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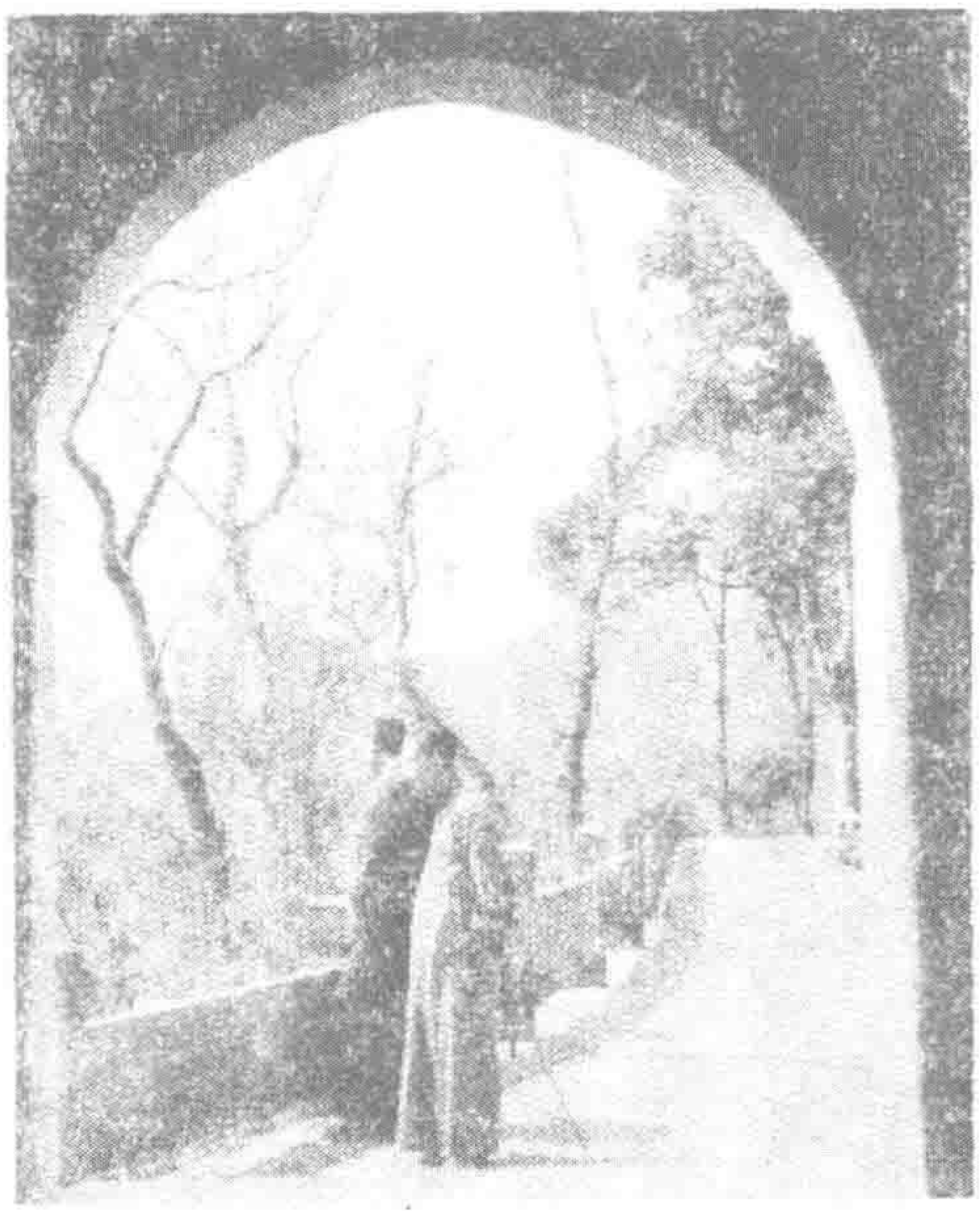


四一—一二八

好在清代名詞人郭頻迦氏有買陂塘一詞，寫得加倍的美，系以小序：富陽道中，見烏桕新霜，青紅相間；山水映發，帆檣洄沿，斷岸野屋，皆入圖繪，竟日賞翫不足，詞以寫之：『繞清江一重一掩，高低總入明鏡。青要小試嬋娟手，點得疎林妝靚。紅不定。襯初日明霞，斜日餘霞映。風帆烟艇。儘悶拓窗櫺，斜欹巾帽，相對醉顏冷。 桐江道，兩度沿緣能認。者回剛及霜訊。蕭閒鷗侶風標鷺，笑我鬢絲飄影。風一陣，怕落葉漫空，埋却尋幽徑。歸來重省。有萬木號風，千山積雪，物候更淒緊。』

富春江風景最美的所在，是從富陽到嚴州的一段，那青青的山，可以明你的眼。那綠綠的水，可以洗淨你的五臟六腑，無怪當初嚴子陵先生要薄高官而不為，死心塌地的隱居在富春山上，以垂釣自娛了。富陽以出產草紙著名，是一個大縣，我經過兩次，只

桐君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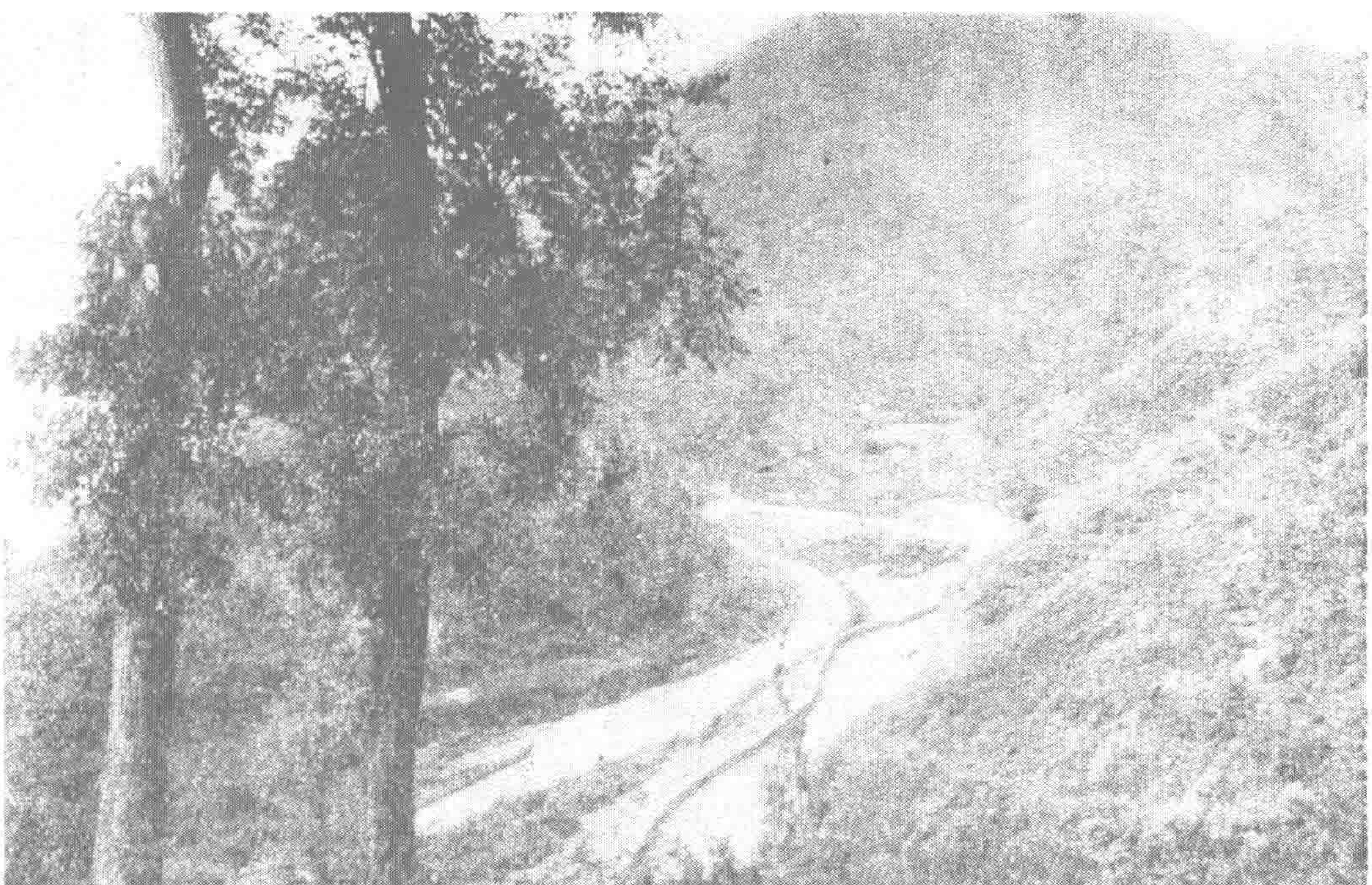


為船不攏岸，都不曾上去觀光，可是遙望鱗次櫛比的屋宇，就可想像到那裏的繁榮，關於富陽的詩詞，曾選得了幾首，如方回氏曉發富陽縣云：『長山礲石片帆斜，小雨初晴日眩沙，回首遙看富陽縣，青烟低罩一叢花。』姜濤亭氏富陽縣云：『澤國千帆集，秋風萬馬驕，半空橫虎穴，一縣跨山腰，木葉鐘聲度，天空雁陣遙，生憐謝康樂，淚滴浙江潮。』王壬秋氏富陽云：『玉瓦映朱樓，雪照千家縣，深林翼孤峯，烟擁三重觀，青瀾既潭沱，寒樹猶明蒨，悠悠叩楫謳，渺渺驚梟亂，賞心不假言，餘秀殊可翫。』 毛澤民氏生查子富陽道中云：『春晚出山城，落日行江岸。人不共潮來，香亦臨風散。 花謝小妝殘，鶯困清歌斷。行雨夢魂消，飛絮心情亂。』又菩薩蠻富陽道中云：『春潮曾送離魂去。春山曾見傷離處。老來不堪愁。憑闌看水流。 東風留不住。一夜簷前雨。明日覓春痕。紅疎桃杏村。』又惜分飛富陽山寺秋夕望月云：『山轉沙回江聲小。望盡冷烟衰草。夢斷瑤臺曉。楚雲何處英英好？ 古寺黃昏人悄悄。簾捲寒堂月到。不曾思量了。素光看盡桐陰少。』又富陽僧舍作別語贈妓瓊芳云：『淚濕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 短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楊伯夔氏清平樂富陽舟夜云：『高山流水。大有濠梁意。可惜相如遊倦矣。幾點風前清淚。 蕭騷古柳空城。客愁最怕秋聲。添個無名江鳥。雨

中夜夜孤鳴。』

桐廬在富陽縣西，置於三國吳的時代，眞是一個很古老的縣治了。在明代和淸代，屬於嚴州府，民國以來，改屬金華，因爲這是往遊釣臺和通往安徽的必經之路，遊人和客商，都得在這裏逗遛一下，所以沿江一帶，特別繁榮。我上次來遊富春江，曾在這裏住過一夜，在惠賓旅館中聽過賣唱女郎的泗州調，吃過襟江樓上的桃花鱖和炒鱔背，遊過對岸那座小小的桐君山，還記得桐君寺裏『君係上古神仙，靈兮如在。』『我愛此間山水，夢也常來。』那副好聯；時隔十餘年，還覺得津津有味。此次過桐廬，雖曾上岸去買了些東西，却因急於趕路，來不及遊覽，就怱怱地上船走了。關於桐廬的詩詞，很有幾首絕妙的，詩如杜牧之氏寄桐江隱者云：『潮來潮去洲渚春，山花如繡草如茵，嚴陵臺下桐江水，解釣鱸魚能幾人？』姚鏞氏桐廬道中云：『兩岸山如簇，中流鏁翠微，風帆逆水上，江鶴背人飛，野廟靑楓樹，人家白板扉，嚴陵臺下過，不敢浣塵衣。』陸放翁氏桐廬縣泛舟東歸云：『桐江艇子去乘月，笠澤老翁歸放慵，一尺輪囷霜蟹美，十分瀲灩社醅濃，宦遊何啻路九折，歸臥恨無山萬重，醉裏試吹霜玉笛，爲君終夜舞魚龍。』吳師道氏桐廬夜宿云：『合江亭前秋水淸，歸人罷市無餘聲，燈光隱見隔林薄，濕雲閃露靑熒熒。樓臺漸稀燈漸遠，何處吹簫猶未斷？淒風冷葉下高桐，半夜仙人來

桐君山後公路



四一—一三〇

絕巘。江霏山氣生白烟，忽如飛雨灑我船，倚篷獨立久未眠，靜看水月搖清圓。』劉芙初氏自錢塘至桐廬舟中雜詩云：『柔櫓咿啞響幾枝，寄書付與弄潮兒，何當乞得江神便，一日潮回十二時。』『推篷樹色四青蒼，分得烟雲滿客囊，遲我富春遊幾日，不留紅葉作輕裝。』『一折青山一扇屏，一灣碧水一條琴，無聲詩與有聲畫，須在桐廬江上尋。』『估客船中習未除，開窗一卷計然書，寒魚銜盡鷗鷺立，如此蕭閒如不如？』朱竹垞氏桐廬雨泊云：『桐江生薄寒，急雨晚淋漉，炊烟起山家，化作雲覆屋，居人寂無喧，一氣沈嶺腹，白鷺忽飛翻，讓我沙際宿。』梁晉竹氏登桐君山云：『結廬仙隱後，采藥說桐君，采藥人何處？滿山空白雲，遙帆隱疎樹，古橋立斜曛，一徑松風裏，幽泉次第聞。』詞如葉小庚氏眼兒媚桐廬道中云：『峭帆風定晚來晴。遠浦斷霞明。篷窗靜倚，半江漁艇，兩岸鳩聲。 船娘生小嬌癡慣，軟語泥人聽。笑輕歌緩，茶香酒釅，著意逢迎。』楊伯夔氏南鄉子自三衢回杭舟次桐廬云：『蒲艇竹爲篙。又泊桐江待暮潮。一夜凝雲商作雪，明朝。手折梅花祭謝皋。 翠尾儘低搖。禽小無名集葦條。除却鷺鷗都畏冷，寥寥。那是江湖耐久交？』又買陂塘桐廬阻風云：『越江流碧無邊際，層巒翠滃如霧。渡頭葉葉蒲帆穩，輸爾輕於飛鷺。天又暮。乍黯淡，吹人幾點桐廬雨。更無鷗侶。向水葩涼邊，烟蘆暝底，搖兀一篷住。 長千曲，一樣畫船遊女。汀洲誰采蘭杜。黃壚

嚴子陵釣臺



四一｜一三一

汐社銷沈久，寂寞西臺今古。鄉思苦。正野寺鐘殘，又聽津亭鼓。宵長不語。見白海漂花，青山堆夢，潮影入深樹。』吳穀人氏酹江月夜過桐廬云：『秋無邊際，看陰陰一片，初凝涼魄。借取半帆風力穩，爭向玉壺搖曳。舞鶴邀涼，眠鷗選夢，此度塵凡隔。觴音何處？遠灘漁火明滅。 許我載酒來遊，醉餘

長嘯，千頃江波裂。采藥人騎龍背去，幾葉雲迷瑤宅。泉古鳴絃，山空響玉彈破桐枝碧。蓬瀛不遠，夢魂還戀幽夕。』

過了桐廬，更向西去，約四五十里之遙，就到了富春山；我最愛清代詩人徐阮鄰氏一首詩：『江迴灘遠百千灣，幾日離腸九曲環，一櫂畫眉聲裏過，客愁多以富春山。』山上有東西二臺，高一百六十丈，東臺是後漢嚴子陵釣臺，西臺是南宋謝臯羽哭文天祥處。上次我專誠來遊，曾走上山去，謁嚴先生祠，拜觀他那道貌慈祥的畫像，錄下了一副長聯：『磐石釣臺高，任長鯨跋浪滄溟，料理絲綸，獨把一竿觀世局。』『扁舟雲路近，攜孤鶴放懷山水，安排詩酒，好憑七里聽灘聲。』祠旁客星樓中，更有『大漢千古』『先生一人』一副短聯，稱頌得他分外偉大。謝先生名翶，號晞髮子，宋代長溪人，曾當過文文山諮議參軍，宋亡，文山殉國，先生獨帶了酒，登富春山，設文山神主，再拜慟哭，取竹如意擊石，作楚些之歌，以招忠魂，歌罷，聲淚俱下，竹如意與石同碎；而現在山上，就立有「謝臯羽慟哭西臺」一塊挺大的石碑，留作永久紀念了。一位高士，一位忠臣，東西臺兩兩對峙，平分春色，富春山水，更為之增光不少。從來詩人詞客歌詠釣臺的作品，不可勝數，委實采不勝采，如今且把我所愛讀的幾首彙錄於此：詩如唐代高僧神穎大師宿嚴陵釣臺云：『寒谷荒臺七里洲，賢人永逐水東流，獨猨叫斷青天月，千古冥冥潭樹秋。』宋代施必達氏嚴子陵釣臺云：『懸崖斷壑少人蹤，只合先生臥此中，漢業已無一坏土，釣臺今是幾秋風？』林霽山氏謁嚴子陵祠云：『客星謫下桐江湄，傲睨烟雨何年歸？空遺清氣滿林壑，草木不受春風肥。我來維舟奠椒醑，薜荔祠荒泣山鬼，亂峯欲雪江氣嚴，老屋吹雲日色死。白水眞人御絳衣，勳臣四七攀鱗飛，冥鴻遐舉不可致，天地浩蕩容漁磯。季年熏貂成黨獄，阿瞞朶鼎終瑟縮，東都節義何為高？七尺之臺一竿竹。』明代張志道氏嚴陵釣臺云：『故人已乘赤龍去，君獨羊裘釣月明，魯國高名懸宇宙，漢家小吏待公卿，天回御榻星辰動，人去空臺山水清，我欲長竿數千尺，坐來東海看潮生。』清代劉芙初氏嚴灘口號云：『昨晚錢塘江上潮，潮頭一路傍蘭橈，分明萬古英雄恨，流到嚴灘也自消。』『閱盡風波是釣臺，波心風定一帆開，灘高灘下都隨分，只愛灘聲入夢來。』鄭璣尺氏釣臺云：『高臺俯映暮江清，葉葉風帆盡日行，碧水幾時停過客，青山終古屬先生，可知遯世原持世，始信逃名是愛名，慚愧萍蓬無定迹，滄洲暫借濯塵纓。』詞如清代馮雲伯氏河傳釣臺云：『峯轉江遠。高臺平。落日潮生鳥鳴。畫眉四面山色青。秋晴。漁舟呼不譍。　晞髮西臺誰痛哭？天地窄。烟雨一簑綠。鸕鷀灘。竹石寒。釣竿。故人去不還。』曹秋岳氏水調歌頭釣臺云：『行過富春渚，絕壁倚青天。披裘男子高臥，安取客星懸。手弄桐廬烟霧，秋水不隨人老，花覆打魚船。

青史幾興廢，竿影至今圓。　摘松鬣，磨蘚石，恨高寒。謝家如意偏到，山頂泣嬋娟。欲起雲臺將相，羅拜先生床下，漢鼎定千年。舊事休深論，谿畔且安眠。』朱竹垞氏秋霽嚴子陵釣臺云『七里灘光，見擁樹歸雲，石壁銜照。漁火猶存，羊裘未敝，只合此中垂釣。客星曾老。算來無過烟波好。況有個，偕隱市門，仙女定娟妙。　當此更想，去國參軍，白楊悲風，應化朱鳥。翠微深，鷗鷺飛處，半林茅屋掩秋草。歷歷柁樓人影小。水遠山遠，君看滿眼江山，幾人流涕，把莓苔掃。』（子陵梅福女壻。參軍，謂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有化爲朱鳥將安居之歌。）

關於西臺慟哭之謝皋羽先生，亦得詩三首，如宋代林霽山氏酬謝皋羽見寄云『入山采紫薇，豺虎據我丘，入海尋蓬萊，鯨鯢掀我舟，山海兩有礙，獨立凝遠愁。美人渺天西，瑤音寄青羽，自言招客星，寒川釣烟雨，風雅一手提，學子屨滿戶。行行古臺上，仰天哭所思，餘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句越，落日冬青枝。』明代高僧大同大師讀謝翶傳云：『南奔北走家何在？七里灘前許劍來，厓海夜寒惟月上，冬青樹老又花開，側身天地聊晞髮，悵望江山獨把杯，一掬當年知己淚，秋風灑淚下西臺。』清代徐東癡氏富春山中弔謝皋羽云：『晞髮吟成未了身，可憐無地著斯人，生爲信國流離客，死結嚴陵寂寞鄰，疑向西臺猶慟哭，思當南宋合酸辛，我來憑弔荒山曲，朱鳥魂歸若有神。』自問秉性恬淡，與嚴先生相似，而生而多感，則又

嚴州南高峯



四一—一三三

和謝先生爲近，所以富春山的東西二臺，所給予我的觀感極深，只恨滿地荊榛欲行不得，否則定當以一葉扁舟蕩向七里灘邊，摳衣直上富春山，到西臺上慟哭一番，灑却數升辛酸眼淚，然後更上東臺，學嚴先生把竿垂釣，終老巖阿咧。

自釣臺到嚴州，一路好山好水，眞是目不暇接，美不勝收。嚴州本爲府治，置於明代，民國以後，改爲建德縣。我在嚴州曾盤桓半天，在江邊的茶樓上與吳獻書前輩品茗談天，飽看水光山色，當夜在船上過宿。賦得絕句四首：『浮家泛宅如沙鷗，欸乃聲繁似越謳，聽雨無聊躭午睡，蘭橈搖夢下嚴州。』『玲瓏樓閣峨峨立，品茗清淡逸興賒，塔影亭亭如好女，一江春水綠於茶。』『粼粼碧水如羅縠，漁父扁舟挂網回，生長烟波生計足，鸕鶿竝載賣魚來。』『燈火星星隨水動，嚴州城外客船多，篷窗夜聽瀟瀟雨，江上明朝漲綠波。』昔人詩詞中，曾見清代吳蘭雪氏桐江舟中云：『烟鬟低漾水風柔，夾岸青山笑不休，詩夢卅年無覓處，畫眉聲裏又嚴州。』吳翊寅氏嚴州山水佳勝詩以紀之云：『江天秀色開靈巖，別有造化工雕劖，丹青紫翠不可狀，晴峯重疊烟雲嵌，冷然吟嘯雜鸞鳳，遠瀑百道飛寒杉，琤琮澗響漱碧玉，波光淨拭如鑑函，清谿忽轉路疑斷，湘水九曲隨風帆，嵐氣濛濛作微雨，午陰薄潤霏輕衫，茶甌飲滿睡初足，放眼飽看心猶饞，恨無鵝溪數幅絹，粉墨縮本摹屠砠，靜觀瀟灑得天趣，桐花亂落山鳥銜，招邀深嶂去采藥，手斸茯苓擕長鑱，緣慳未許俗骨蛻，丹崖白石撐巉巉，迴看村落晚炊上，雞犬莫辨仙與凡，登峯逕待去屐齒，腰脚健謝松蘿攙，山川世代有時改，千載釣臺還姓嚴。』吳穀人高陽臺詞，嚴江春盡日，旅館無人，惟聽雨聲送花，買醉不得，黯然於言云：『絮絮無言，花花似夢，幾曾料理歸船。未到離愁，送春只自年年。天涯近已傷春甚，怕春歸斜照誰憐？更傷心雨後亭臺，一碧如烟。　茫茫細認裙腰路，料鄉關咫尺，一樣山川。爲問東風，可能留向尊邊？與春有約春偏去，惱今宵燕子無眠。聽簷聲直到天明，又接啼鵑。』

從富春江入新安江而達屯溪，一路上有許多急灘，據船夫說：共有大灘七十二，小灘一百幾，他是不是過甚其辭，我們可也無從知道了。在上灘時，船上的空氣，確是非常緊張，把柁的把柁，撐篙的撐篙，背縴的背縴，吶喊的吶喊，完全是力的表現。兒子錚曾有過一篇記上灘的文字，摘錄幾節如下：『洶湧的水流，排山倒海似的冲來，對着船猛烈的撞擊，發出了一陣陣咆哮之聲。船老大雄糾糾地站在船頭，把一根又長又粗的竹篙的鐵尖，猛力的直刺到江底的無數石塊之間，把粗的一頭插在自己的肩窩裏，同時又把脚踏在船尖的橫槓上，橫着身子，頸頷上凸出了青筋，滿臉漲得緋紅；當他把脚盡力挺直時，肚子一突，便發出了一陣「唷——嘿」的掙扎

聲，船才微微的前進了一些。這種力的表演，在古希臘力士的石膏塑像上雖可瞧到，但比不上船老大所表演的來得逼眞。這樣的打了好幾篙，船仍沒有脫險，他便將桅桿上的藤圈圈上繫有七八根縴繩，用混身的力，拉在桅桿的下端，於是全船的重量，全都吃緊在縴夫們的身上，船老大仍一篙連一篙的打着，接着一聲又一聲的吶喊。在船梢上，那白髮的老者雙手把着柁，同時嘴裏也在吶喊，和船老大互相呼應。有時急流狂擊船梢，船身立刻橫在江心，老者竭力挽住了那千斤重的柁，半個身子差不多斜出船外，吶喊的聲音，直把急流的吼聲掩蓋住了。在岸灘上，縴夫們竟迸住不動了。他們的身子接近地面，成了個三十度的角，到得他們的前脚站定了好一會之後，後脚才慢慢地移上來，這兩隻脚一先一後的移動，眞的是慢得無可再慢的慢動作了。他們個個人都咬緊了牙關，堅握了拳頭，垂倒了腦袋，腿上的肌肉，直似栗子般的墳起。這時的縴繩，如箭在張大的弓弦上，千鈞一髮似的，再緊張也沒有了。終於偉大的人力，克服了有限的水力，船身直向前面瀉下去，猛吼的水聲，漸漸地低了。最後的勝利，終屬於我！』這一篇文字，雖很幼稚，描寫當時情景，却還逼眞。富春江上的大灘，以鸕鷀灘與怒江灘爲最著名；詩中詠及鸕鷀灘的，有朱竹垞氏的一首七里瀨：『七里瀨急鳴哀湍，嚴陵於此留釣壇，兩崖怪石青攢攢，雨來欲上不得上，竹篙撐過鸕鷀灘。』我過怒江灘時，曾有七絕一首：『怒江灘上湍流急，鬱鬱難平想見之，坐看船頭風浪惡，神州鼎沸正斯時。』關於上灘的詩，華亭張祥河氏有上灘云：『上灘舟行難，一里如十里，自過桐江驛，灘曲出沙觜，束流勢不舒，遂成激箭駛，游鱗清可數，犖犖鋪石子，忽焉涉深波，黿鼉伏中沚，舟背避石行，邪許聲滿耳，瞿塘灩澦堆，其險更何似？』錢塘譚仲修氏有上灘行云：『犖流呑亂石，萬指爭一篙，逡巡欲上不得上，天寒水落灘益高。七里瀧頭更西去，山似荊關點毫素，平生坐愛山水清，寗知行路復難行，人生進止各有數，由來美惡無定名。水淺漫至骭，空歌白石爛，千夫邪許聲，晨朝達夜半，舟中之人兮耿獨旦。』

畫眉是一種黃黑色的鳴禽，白色的較少，它的眉好似畫的一般，因此得名。據說產於四川；但是富春江上，也特別的多。你的船一路在青山綠水間悠悠駛去，只聽得夾岸柔美的鳥鳴聲，作千百囀，悅耳動聽，這就是畫眉；所以昔人歌頌富春江的詩詞中，往往有畫眉點綴其間。我愛富春江，我也愛富春江的畫眉，雖然瞧不見它的影兒，但聽那宛轉的鳴聲，彷彿是含着水在舌尖上滾，又像百結連環一般，連綿不絕，覺得這種天籟，比了人爲的音樂，曼妙得多了。我有富春江凱歌一絕句，也把畫眉寫了進去：『將軍倒挽秋江水，洗盡黏天戰血斑，十萬雄師齊卸甲，畫眉聲裏凱歌還。』此外還有一

件俊物，就是鰣魚，富春江上父老相傳，鰣魚過了嚴子陵釣臺之下，唇部微微起了[illegible]斑，好像點上一星胭脂似的，試想鱗白如銀，加上了這嫣紅的脂唇，眞的成了一尾美人魚了，我兩次過富春江，一在清明時節，一在中秋以後，所以都沒有嘗到富春鰣的美味，雖然吃過桃花鱖，似乎還不足以快朶頤呢。據張祥河氏之釣臺詩註中說：『鰣之小者，謂之鰣婢，四五月間僅釣臺下有之。』鰣婢二字很新，爾雅中不知有沒有？并且也不知道張氏所謂小者，是小到如何程度。往時我曾吃過一種很小的小魚，長不過一寸左右，桐廬人裝了瓶子出賣，味兒很鮮，據說也出在釣臺之下，名子陵魚。如今我發下一個大願，願苦苦地守到河清海晏日月重光之後，以輕紅一舸，容與富春江上，聽畫眉唤鰣婢；任它十天二十天的在江上過去，慢慢地到了屯溪，然後舍舟登陸，轉到黃山去暢遊一番，踏遍三十六奇峯，高瞻遠矚；倘此願得償，已足快慰平生，不再作壯遊五岳之想了。

薛福成記近代遊覽事業

遜淸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氏有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當夫秋高日晶，天宇澄曠，去邑適野，舍業以遊，西人名之曰換氣。蓋都市之中，人烟稠密，居之久則氣濁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節宣之，則氣淸體健而百病却，此於養生要術，研之頗精，意不專在避暑也，其避寒之用亦然。」

按該文作於公元一八九三年，似爲國人記載近代遊覽事業之嚆矢。（棠）

四川旅行社

服務社會　便利旅客

●辦理旅行運輸方面之一切事宜●

分社　辦事處　招待所　遍設

西南各省及越港等地各大城鎮

總管理處：重慶打銅街八號

各社處電報掛號。國內：二四六四　安南：STA　香港：TSAKH

福建省銀行

歡迎僑匯

福建各縣區鄉鎮　國內各大城市

均可通匯手續簡單取費低廉

總管理處　福建永安

分支行處　閩省遍設九十餘單位

香港辦事處　德輔道中東亞銀行八樓　電話三一五二九

憶明陵

許穀人

此篇作於三年前予寓北平時，原稿久置於篋，迄未刊載。回憶舊蹤，彷彿若夢。茲因旅行雜誌徵文，爰檢出之，略爲刪改，以應徵焉。予於若干年前，曾見東方雜誌載有關於明陵之紀述，爲朱偰君所作，當時予匆匆讀後，惟覺考證博洽，無任欽佩，惜予現已不能指出在某卷某號，以致無從重閱爲憾。附誌於此，以告積藏東方雜誌之君子，倘不難按卷覆查也。二十九年十一月許穀人識。

昌平明十三陵，爲吾國著名史蹟之一，且足以代表漢族之偉大精神，以示有明一代三百年統治中華，光明燦爛，在歷史上與漢唐宋諸代同其不朽也。自明太祖卜葬於南京鍾山以後，成祖以下諸帝，依次皆葬於北京近郊之昌平州（今改縣。）羣山環抱，中拓平壤，鍾靈毓秀，凡歷代陵寢，無出其名。今安徽鳳陽及湖北鍾祥（舊安陸府）二處，亦各有明陵。然僅限於局部，規制較小，遠弗逮在昌平者之宏大而完整也。至遵化之清東陵，及易縣之清西陵，因地位較僻，遊者較少，又因非漢族關係，自無思慕感懷可言。故凡中外人士旅行北平，每欲一遊昌平明陵爲快。

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予偕姊暨內人趁遊長城之便，由平綏鐵路青龍橋車站返抵南口。先是火車中遇旅客三人，熟悉北方情形，亦是遊長城而兼遊明陵者，適與予不期而會，遂結伴同行。既至南口，爲一小鎮，離車站數十步，投止於松林店。瓦屋土牆，純粹北方舊式客寓。垂暮時，相偕至三義興飯館，門首市招高懸，實乃普通民家。予等六人，略點菜餚數色，卽於院中露天圍桌而食。是日天光甚長，八點猶未昏黑。回至松林店，囑店主預僱二轎四騾，明晨應用。一切景象，宛如古時小說中落店之狀。夜臥坑上，頻聞打更聲，犬吠聲，睡不多時，東方發白。

十二日四點半起身，草草洗盥。未幾，轎夫騾夫，均候在店門外。五點出發，向東往明陵。相距有三十餘里之路程，往返共約六十餘里。途中皆荒郊，亂石縱橫，絕少樹木。北方泥土多雜沙石，春夏山水暴發，則洪流衝激，秋冬朔風狂吹，則塵沙飛揚。故到處都呈荒涼之象。先至思陵，卽崇禎帝陵，爲十三陵中之最偏於西者。陵前有大石祭案，案上有石爐石燭臺，皆破碎不完，牆畔瓦礫遍地，狐兔爲窟。一片淒寂之狀，令人追想帝捐軀殉國，遺恨千古，埋骨之地，宜乎靈爽長存，故後人來此憑弔者，尤深表仰慕悲傷之情也。陵左側爲太監王承恩墓。豐碑矗立，文字繁冗，初不暇細辨，後來始知清順治十八年大學士金之俊奉旨所撰旌忠碑也。查東華錄順治卷三十三載其全文，約二千餘字。煌煌鉅製，所以勸忠義勵臣節之意。然試問金

之俊本身以漢人降胡，罔顧羞恥，竟侈談忠義，反躬自省，太薄於明而太厚於淸，又何以自圓其說耶？

長陵爲永樂帝之陵，位置十三陵之正中。衆陵環拱，氣魄最渾厚。予等在稜恩門前下騾，正門緊閉未啓，乃由側門而入。庭中左右有二琉璃庫，耀炫黃光，是焚化冥幣之所。庫旁有槐樹，所謂九龍槐，亦甚奇古。享殿九楹，制仿大內，香楠木之柱，高約四丈，粗可三抱。客到此地，所見所觸，與三百年前之景物無異也。殿之四周，石陛三重，悉用白石琢成，光瑩如玉。雖久經風霜侵蝕，無一欹斜斷裂之處。殿內置供案及神位，皆木質，朱漆黯淡，形甚簡陋，一望而知爲劫後重置者。按乾隆御筆哀明陵詩云：「幷其神主全失諸，尺木値幾亦盜去。」已明言之。此詩刻在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之陰。

享殿之後，有高大石砌之壙，巍然聳峙。諸家遊記咸稱之曰明樓。按辭海解釋明樓云：「樓之上層作城堞形。」抑別有專名，當考大明會典也。壙前有門，中通隧道。談話其中，應聲隆隆。循斜坡以登壙頂，中豎大石碑題刻「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九大字，不書年月款識。壁間留題殆遍，未及細觀。由此俯視，平野空闊，一覽無餘。回首北望，松楸葱鬱，濃蔭參天，岡巒突起之處，蓋天壽山之主峯也。成祖之塋穴，卽在其下。明史英宗本紀云：「天順八年，帝崩，詔罷宮嬪殉葬。」據此可知殉葬一事，在明初確有其事，決非虛搆。但當年眞相如何，則無從宣發其神秘，僅可謂封建時代之一種殘酷制度而已。

予等由明樓回至稜恩門下，稍事休息，並取出所攜食物，以充午膳。俄而陰雲四合，大雨驟降。亟冒雨策騎返程，雨勢仍不止，以致衣衫盡濕，然無處可以避雨，衆人互相笑稱苦中作樂。一路向南行，以赴平綏鐵路之昌平車站，較由南口之來路稍遠六七里，惟可恣覽翁仲石獸，卽舊時君后王公大小臣工謁陵之正面輦道。見一大石橋凡五洞，光滑宏偉，惜已圮頽。河中涸竭無滴水，祇剩溝渠殘跡，猶可指認。更外有洪熙年立大石碑，崇樓覆之。最外有白石雕龍大牌坊，精細壯麗，無堪倫比。至此則距葬所已有十餘里之遙，可知陵域範圍之廣。回首遠眺，山脈蜿蜒如帶，紅色之殿宇牆壁，一一散佈其間，要皆明代諸帝之鬱鬱佳城。因路遠時促，未及遍往，願俟異日。乃逕赴昌平車站，二點半開車，四點抵北平西直門，與同伴揮手告別。

嘗知敍述明陵之書頗多，如帝京景物略，湧幢小品，燕都遊覽志，肅松錄，野獲編，春明夢餘錄，日下舊聞，畿輔通志，而尤以顧炎武所著昌平山水記爲最詳。竊謂倘綜集羣籍，彙成專書一卷，有裨文獻藝術無疑也。愧予學淺，未克勝任，惟望於博雅之士耳。

× × × ×

記美國格雷漢長途汽車公司

程志政

在交通事業昇華到極頂的美國，旅行是再方便沒有了。第一，有密如蛛網的鐵路，現在美國的鐵路線約摸在二十四萬英里左右，中國的幅員比美國還要大些，然而說來慚愧，我們目前的鐵路，不過一萬公里（或六千六百英里）罷了！所以我們在美國不論到任何地方去，大概總有鐵路可通，不但有鐵路，并且有許多地方，還有好幾條平行線可以任憑選擇。單就支加哥而論，有四十幾家鐵路以它爲起點或終點，所以一個人如果從美國東部的紐約出發，想到支加哥那麼，至少可以在紐約中央鐵路和本薛文尼亞鐵路兩大幹線中選擇；其餘的也不必列舉了。第二，有絡繹不絕在天空中翱翔的飛機，記者在紐約的時候，曾經到拉架地飛行場參觀那一個飛行場大概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了！平均每十分鐘就有一架飛機上下，有幾次甚至於幾架飛機跟着一同上升，飛機彷彿是出租汽車了，在那裏看了上上下下的旅客，煞是有趣。第三，美國海岸線很長，內部又有許多很長很大的河流湖泊，所以有些地方也可以乘輪船，例如從波士頓到紐約，很多人願意坐輪船，因爲海行另有一番風趣，美國人是最喜歡新鮮的，所以海上遨遊(Cruise)便成爲他們的癖好。第四，美國有脈絡貫通堅固廣闊的汽車道，私人汽車可以毫無拘束地旅行，不過近年以來，長途汽車事業日盛一日，它也變成一個無處不達的交通工具，並且因爲有種種的便利，長途汽車竟有後來居上取鐵路而代之的趨勢。美國的長途汽車公司，盈千累百，不勝枚舉，就中規模最大的一家，便是本文所要介紹的格雷漢（Greyhound）長途汽車公司。

（一）公司成立的歷史

談起公司成立的歷史，是十二分有趣的，一九一四年有一位維克門（C.E. Wickman）先生在美國密內蘇打州赫賓地方（Hibbing, Minnesota）做開鑿鐵石礦的工人，他同時兼做赫潑摩別爾（Hupmobile）汽車公司的代理人。那時汽車事業還在萌芽時代，購買汽車的人很少，維克門的一輛汽車，放在樣子間裏許久，還是無人過問，他覺得這輛汽車空置在那裏很可惜。那時礦工們從礦區到赫賓來往，乘坐火車要付一元多的車資，大家表示不滿，他於是利用那輛沒有買主的汽車，改造成爲一輛可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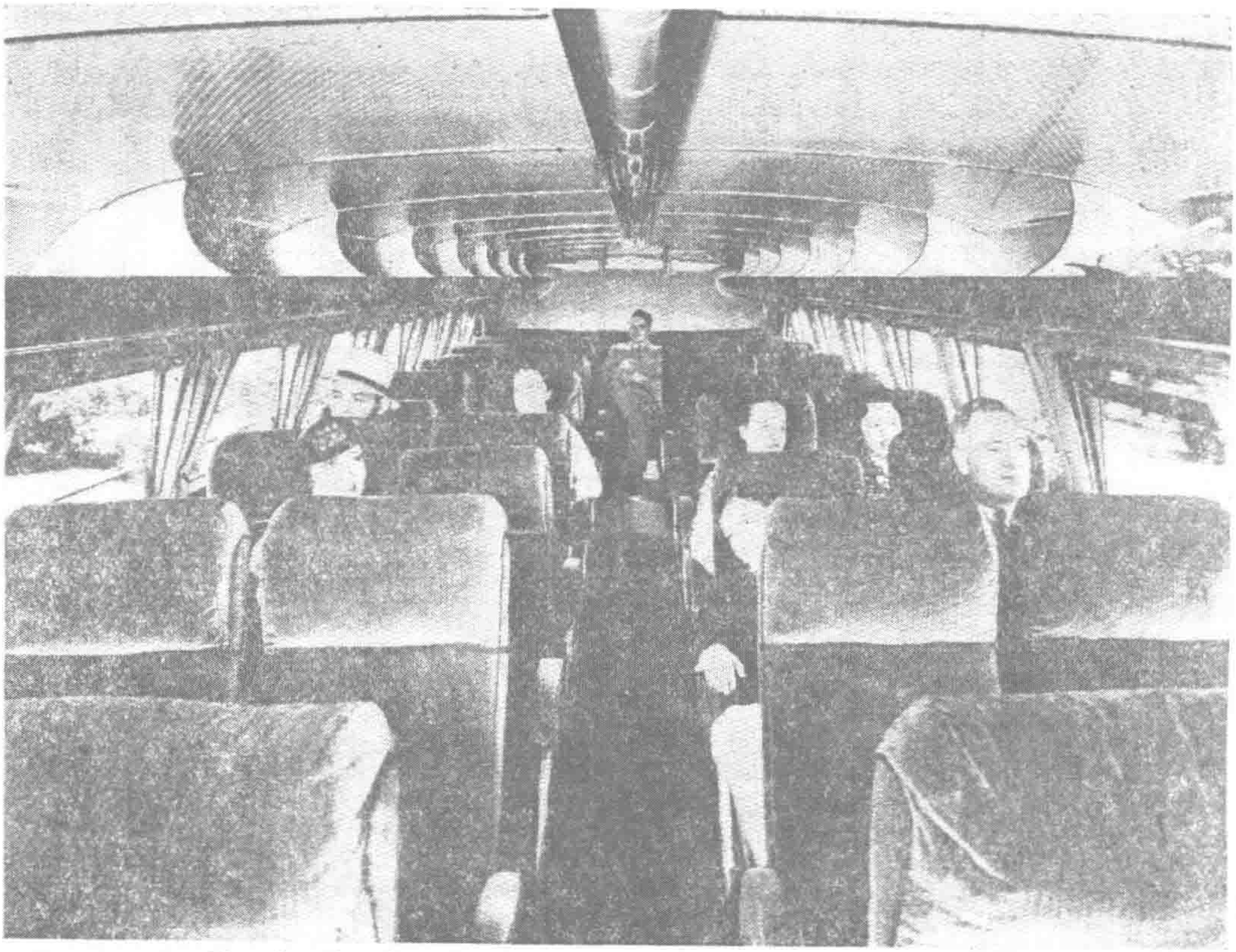
格雷漢長途汽車之外觀

十人的公共汽車，專門運送礦工往來赫賓和礦區之間，車費單程一角五分，來回二角五分，第一天的營業收入，一共是二元二角五分。幾星期以後，礦工們大家都來乘坐了，一輛汽車如何坐得下呢，乘客們祇得互相坐在膝蓋上，甚至於在外面的踏脚板上，排障器上也都擠滿了。維克門另外找到了一個同夥，添買了一輛新車，纔算勉强應付了一時。嗣後這個小小的汽車行，一天天的擴展出去，到了一九三六年營業範圍擴充到五〇，〇〇〇英里，二元二角五分一天的收入，已變做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年了。

爲什麽後來這家長途汽車公司要叫做格雷漢（意即跑犬）呢？原來自從維克門創辦長途汽車公司以後，因爲營業旺盛，大家也就紛紛仿效，後來維克門設法把許多小公司歸併，他在支加哥組織了一個長途捷運公司，其中有一家被他歸併的，叫做格雷漢，他覺得這個名詞很好，於是把整個的公司改做格雷漢。現在格雷漢已是美國婦孺耳熟能詳的一個名詞了。

維克門不但在後來幾年之中，陸續收買了許多大小長途汽車公司，并且大家因爲崇拜維克門的偉大人格，很願意和他合作，這樣他便聯合了十八家大公司，完成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長途汽車公司。他的迷夢是實現了，現在他擔任着格雷漢總公司的主席，還在繼續不斷的努力呢！

四一｜一四四



車中舒適之絲絨座位

（二）公司營業的範圍

格雷漢長途汽車公司一共包括十七個格雷漢分公司，這十七家是：

（一）中央分公司　（二）加拿大分公司

（三）東方分公司　（四）伊利諾分公司

（五）新英蘭分公司　（六）喔海喔分公司

（七）本薛文尼亞分公司　（八）利區芒分公司

（九）湯浪多分公司　（十）大西洋分公司

（十一）迪克西分公司　（十二）北方分公司

（十三）太平洋分公司　（十四）東南分公司

（十五）西南分公司　（十六）推克分公司

（十七）克別圖分公司

這十七家公司在名義上全都用格雷漢，但是除財政和營業政策以外，各個公司都維持他們的獨立性，爲了東部的營業特殊的發達，所以下面幾家公司在格里夫倫（Cleveland）組織了一個管理公司：

（一）中央分公司　（二）本薛文尼亞分公司

（三）新英蘭分公司　（四）東方分公司

（五）利區芒分公司　（六）克別圖分公司

（七）加拿大分公司　（八）湯浪多分公司

在格雷漢旗幟下所經營的長途汽車公司，營業哩程，共達五〇，〇〇〇英里，就中最大的一家分公司就是太平洋格雷漢，計九，二〇〇英里，這五〇，〇〇〇英里比起美國四大鐵路相加的總哩程還要長些，下面便是一個有趣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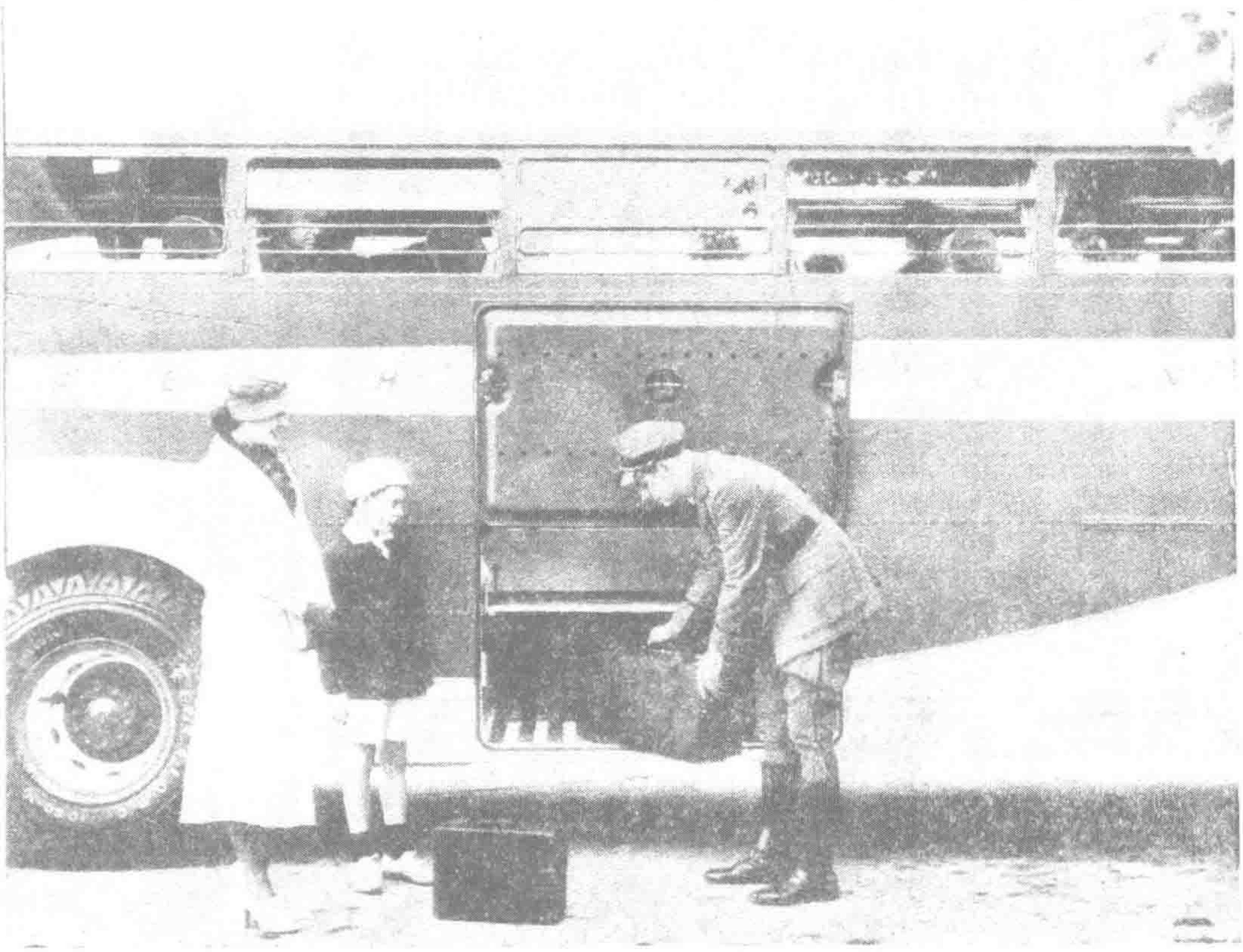
格雷漢全部營業哩程	五〇，〇〇〇英里
太平洋格雷漢分公司	九，二〇〇英里
紐約中央鐵路	一一，二一五英里
本薛文尼亞鐵路	一〇，四六五英里
南太平洋鐵路	八，七八八英里
大北鐵路	八，二七六英里

現在格雷漢公司一共有公共汽車二千五百輛，職工計一萬二千人，汽車修理廠二百處，載客人數每年在三千萬以上，美國有半數以上的人民可以由格雷漢直接服務，其餘半數可以由其他相啣接的汽車公司服務，這樣一個偉大事業也可以說在交通史上闢一新紀元了。

（三）設備的大概情形

近年以來，美國鐵路客運營業，一落千丈，同時格雷漢長途汽車的收入，却日增月盛。他們利用這筆盈餘，每年來購置新式車輛，

行李都置汽車之下部



四一—一四六

可算是極盡華貴的能事。溫度調節，原來是很稀罕的設備，現在却是很普通了！格雷漢汽車公司任何一輛車都裝有這種空氣節調機，所以旅客在炎日薰蒸的夏天，感覺不到絲毫的熱悶，冬天呢，汽車裏面又是和暖如春。車座都是絲絨的，枕頭的地方也很舒適，座位可以隨乘客的需要，變換爲四種不同的斜度，到了夜間，乘客們要安睡了，那麼，可以放在最多斜度的地位，彷彿是一張臥榻了。擱脚的架子，也可以變成中間最低二種不同的位置。電燈光的設計也特別巧妙，當汽車在夜間行駛的時候，車裏的電燈，必須完全熄滅，旅客們如果要閱讀書報，那麼，可以撥動安在頭頂上面的天花板的電鈕，便會有一線燈光從上面射下來。汽車上面大都是兩個人坐在一邊，如果燈光射下，不是要妨礙到同座的另一人嗎？於是他們設計使兩個燈光各別分開，當一個人在閱讀書報的時候，另一個同座的可以安然入睡，絲毫受不到影響。

行李都放在汽車的下部，換句話說，就是在座位的下面一層。旅客們可以攜帶一百五十磅的行李，不收額外的運送費，至於小件行李，如公事皮包之類，可以放在車廂裏的行李架上，公司竭力鼓勵旅客不要帶行李上車，小件行李他們也很願意代掛行李票，這樣一來，車廂裏便十分清潔整齊。因爲行李要佔去一部分的地位，所以旅客的座位必須要特別高些，如此一來，旅客們却可居高臨下，看到比較遠些的風景。

汽車的本身，現在完全用鋁質的，所以比較以前的，已減輕了兩噸了。汽車的式樣，慢慢地會劃歸一律，標準的超等長途汽車規定尺寸如下：

車身全長　三十二呎十一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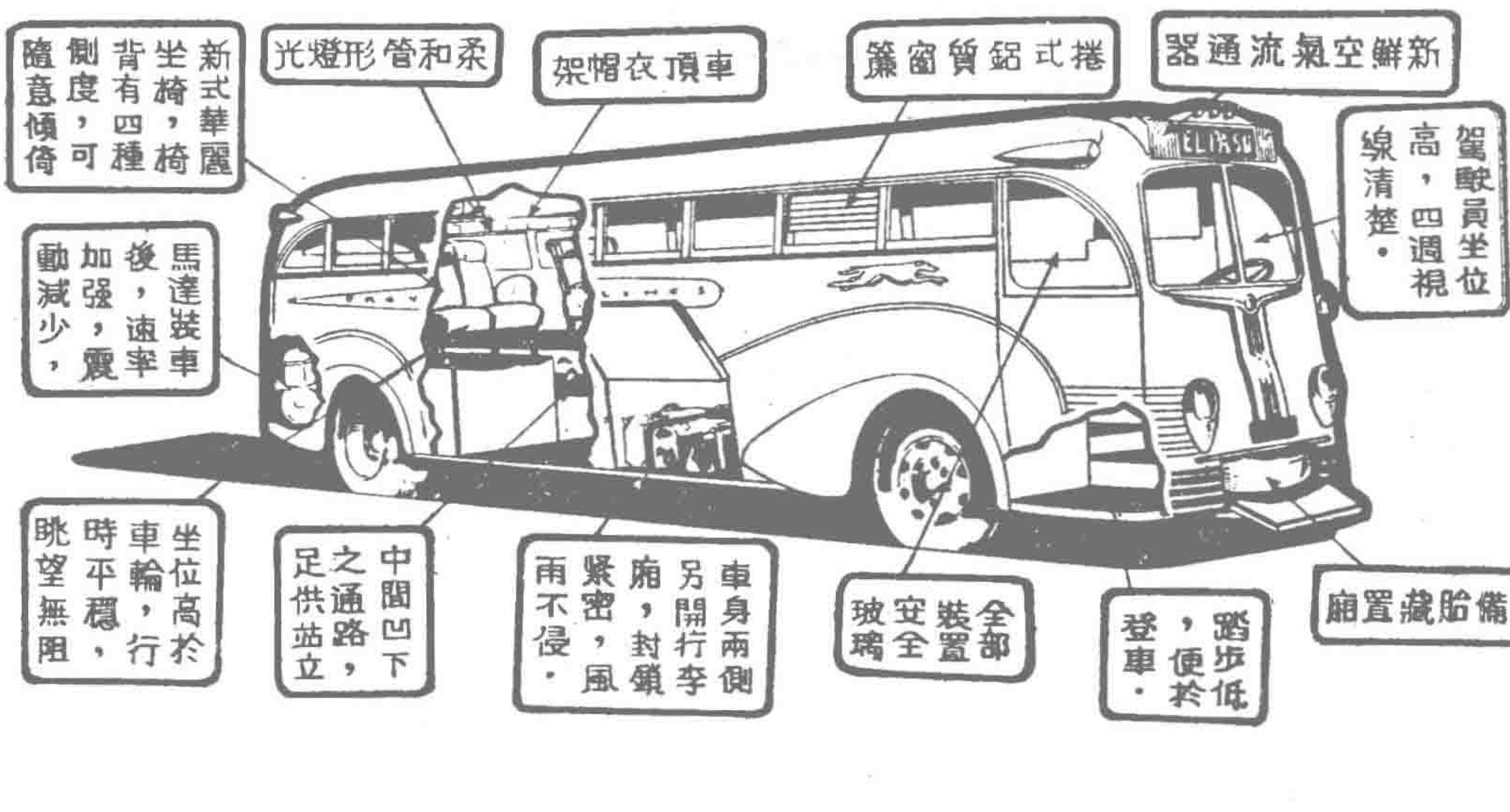
車身闊度　七呎十一吋半

輪距（前輪中心至後輪中心）二十呎五吋

高度　九呎四吋半

地板至車頂中部天花板　六呎三吋半

加足汽油一百





椅背可變換四種不同之斜度

六十加侖之後，車身約重七噸半（一五，三五〇磅，）每車規定十六排，每排坐兩客，一共是三十二客，最後一個長座位可坐五人，所以總共是三十七人，中間走道，規定是三十九吋。

遮避太陽，原來用的是絲絨窗帘，後來因爲這種窗帘有透露陽光的可能，公司便改用賽璐璐的活動窗葉，遇到有强烈的日光時，乘客可以把這窗葉拉下來，整個的窗便閉着了。

格雷漢長途汽車公司日夜行駛，有一個時期，汽車裏曾經設有臥舖，但是經過多年的試驗，許多乘客都不願意夜間旅行，有些在夜間旅行的人們，却又不願購買臥舖票，因此近年來公司決意不再置備臥車，在改良座椅之後，夜間旅行的乘客也沒有什麼不方便了。

餐膳本來也可以在車上供給的，他們在汽車的後部安設一間小室，裏面存着三明治和冷飲品，由一個侍者隨車侍應，後來因爲沿途設了餐站，所以這個辦法也取消了。舊式的公共汽車裏面，還有廁所，近來規定汽車每行二小時就有一次休息，廁所的地位也不需要了。新式汽車裏面，祇有三十七個座位，招待旅客的也祇有汽車駕駛員一人罷了。

（四）票價和行駛時間

格雷漢長途汽車的優點固然很多，但是造成它營業旺盛的最大原因却是價廉。大概說來汽車票比火車票便宜三分之一，每英里票價不足二分平均從一·二五分到一·五〇分，來回票之價尤其低廉，例如從三藩市到洛杉磯單程票價六元，來回票十元八角，還有一種里程票每七百英里十元。至於行駛時間，汽車比火車要遲些，但是也有例外，下面便是隨意選擇的一個比較：

從福羅利達（Florida）至	格雷漢票價	鐵路票價	差別	格雷漢行駛時間	火車行駛時間	差別
賓亨敦（Binghamton）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無	二時八分	一時廿五分	四十三分
克利夫倫（Cleveland）	七元	八元九角	一元九角	十三時四十五分	十時十三分	三時三十二分
費城（Philadelphia）	二元五角	三元三角	八角	三時五十分	四時四十二分	五十二分（快）
辟士堡（Pittsburgh）	五元二角	七元六角五分	二元四角五分	十二時〇五分	十四時〇五分	二時（快）

橫貫美洲大陸，如果乘長途汽車，一星期也夠了，祇是這樣的旅行未免過分辛苦，最好日間乘車，夜間休息，倘使時間寬裕，更可利用分程旅行的權利，在各大城市觀光，行李可以在出發站寄到終點站，到達後再去領取手續也很方便。

（五）自東徂西試乘記

記者為了要實地觀察美國的公路狀況，特地從紐約坐格雷漢長途汽車到三藩市，自東徂西，途程約三千英里。當記者買票的時候，朋友們警告我說：「長途汽車祇能短程乘坐，如果要橫斷美洲大陸，最好還是坐火車，否則旅途勞頓過甚，身體恐受影響。」記者雖然覺得他們的忠告很有理由，可是抱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終於費了四十一元三角買了一張汽車票。

九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十分，記者跨上了一輛流線型的超等長途汽車，從紐約開始我的橫斷新大陸旅行。在紐約出發的旅客，汽車座位必須預定，記者承蒙格雷漢公司國外部主任哈夏君幫忙，所以定到了一個在第二排近窗的位置。近窗的位置是大家所喜歡的，前面靠近司機，所以震動較小，可是後來記者發現坐在前面也有弊害，因為汽機裏不時有一股油味出來，實在有些難受，中間便好些，因此記者後來總喜歡坐在第五排或第六排。

自東部到西岸，格雷漢有好幾條路線可以任客選定，最普通的是從紐約經支加哥，屋瑪哈，鹽湖城到三藩市，這是條捷徑；第二條普通路線是由紐約經華盛頓，聖路易，鄧浮，鹽湖城到三藩市；稍遠些的，可以經由華盛頓，聖路易，鄧浮，洛杉磯；再遠些也可以由華盛頓南下，經南部諸大城到洛杉磯，然後轉往目的地；其餘的路線，均可任意决定，因為格雷漢公司營業區域極廣，這一層的確增加了旅客們不少的便利。記者此次因為要到克利夫倫參觀，所以選定從紐約先到克利夫倫，然後南下到印第拿蒲里斯，聖路易，坎薩

斯城，鄧浮，又南下到洛杉磯再北上到三藩市。公司規定有許多路線不另加價但繞道過多的便要加些記者因這樣走法，至少要多走三百英里，結果也加去一元多。

從紐約第五十號街車站出發以後，經過二小時方纔逃出了喧囂都市的氛圍，汽車不久便在郊外闊廣的公路上疾馳。美國公路，一般的講，都建築得很堅固，所以汽車走在上面也特別平穩，公路除了堅固廣闊而外，還要注意有曲折，有美麗的背景，美國公路似乎很注意到這一點，所以公路往往不是一條直線，故意有些彎曲。最有趣的莫過於上山下山了，坡度很陡，遠看過去，好似一座駝背式的中國橋，又彷彿是一條長帶，波浪式的起伏不定在汽車裏向前望去，一會兒汽車爬上去，一會兒又下來了，比起鐵路旅行，另有一番風味。有時候汽車路正築在山崖的邊緣，下面却是汪洋巨浸，當峯迴路轉的時候，眼望着山色湖光，耳聽着泉聲潺潺，彷彿人在畫中行了！汽車在那時也許因爲彎度太大吧，特別小心的緩行，我們也藉此能盡量領略大自然的景色，這又是火車及不到的一個特點。

長途汽車在平坦的大道上，速度很高，我常看見它追上了許多小汽車，平均速率大約是每小時四十英里弱。它很守時刻，沿途各站差不多都是準時抵達。每行駛一二小時，我們的汽車便又從郊野開到了市鎮的中心，然後又穿出去，這樣便可解除路途的單調和寂寞。五時一刻到了休息站，裏面有餐點可吃。休息站規定爲十分鐘，所以用餐是來不及的，但借此下來散散步，却也很可調劑疲勞。七時十分在暮色蒼茫之中看見山下萬家燈火，原來是司克倫登到了。這是從紐約出發後的第一大站，也是第一個餐站，在那裏吃了一餐晚飯，餐後在市內附近散步。司克倫登以電著名，有電城之稱，半小時後，我們繼續向西部前進，記者和同車的乘客們，不久都放下了座椅，披上了毛毯，酣然入睡，早晨一覺醒來，已在克利夫命的郊外了。

在克利夫命勾留了一天，九月十四日早晨，赴印第拿蒲里斯，晚間九時抵達，在長途汽車上整整的一天，因爲不時有下車休息的機會，並不覺得征途勞苦。印第拿蒲里斯是印第安拿州的首府，記者上午在市中心區一帶遊覽，覺得市容十分整齊，有一個全用大理石建築的戰事紀念堂，眞是富麗極了！午刻十二時五十五分離此赴聖路易，下午九時我們穿過密失西彼河的大橋，聖路易是到了！格雷漢公司的長途汽車站是設在鬧市中心的，所以下來以後，可以很容易的找尋旅館，如果坐火車，我們到了一個生地方，必須要利用出租汽車纔有辦法，無疑地這又是長途汽車的一個優點。記者每到一地，總喜歡住在青年會，青年會總是在鬧市一帶，所

以下汽車站往往幾十步路便到了。

聖路易是美國著名的大城，記者看見的城市已經不少了，所以對於城區一帶並沒有多大興趣，尤其是美國城市幾乎千篇一律，沒有什麼變化。記者所希望一觀的，却是聞名已久的密失西彼河，這是世界第一的長河，兒時在教科書上已經鐫下一個很深的印象了，這次特地走到河濱，滿以爲一定是條奔放恣肆的巨流，豈知窄狹僅如上海的蘇州河，未免使我失望了！

十七日離聖路易，格雷漢汽車又把我帶到坎薩斯城，留了一天，又趕到鄧浮，從紐約到鄧浮，沿途都是平原，也沒有什麼特別可記的地方。到了鄧浮，汽車便開到了洛磯山的門戶，由此向西，汽車常在山頂上盤旋，如果不是汽車駕駛員技術高明，夜間在這一帶行駛，眞有些危險呢！

汽車駕駛員每遇到和鐵路交叉的地方，照例必須把汽車完全停住，在仔細看清以後，方纔越過。美國汽車傷人肇禍的紀錄最高，但在交叉道出事的尤其可觀，所以法律規定汽車在交叉道必須先停後開，然而私家汽車依然橫衝直撞，置警告於不顧，公共汽車却是嚴格執行的，所以肇禍錄紀中沒有它們在內，這一點也是給予顧客們的一大保障。

汽車駕駛員一人要兼管司機，招待，查票各項工作，有時候逢着小站還要售票，工作雖忙，但個個人總是和氣殷勤，有問必答，這種訓練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呢！

有許多名勝而爲長途汽車所經過的，汽車駕駛員照例必停車片刻，向乘客介紹，還可以讓歡喜攝影的下來拍照，有些風景區而是長途汽車所不能經過的，格雷漢公司另外在當地置備遊覽汽車，擔任嚮導西部一帶，這一類的組織最多，生涯很發達，記者曾經在Flagstaff停留一天，去觀光世界馳名的大峽谷Grand Canyon；來回票價是七元五角。

記者在洛杉磯勾留了兩天，去遊好萊塢，九月廿七日趕到三藩市。那時金門世界展覽會僅賸兩天便要閉幕，記者差幸沒有失之交臂。自從九月十二日離開紐約，到三藩市恰好在途中半月，這半月以內，我幾乎天天和格雷漢長途汽車在一起，它所給我的印象是十分良好的。

格雷漢長途汽車公司之外，在美國還有幾家大公司，例如聖太飛公司也可以從支加哥到三藩市，服務也很好，但從紐約到支加哥必須另行換乘其他公司的汽車。

長途汽車在美國是一個極有希望的新興交通事業，它比火車票價既然低廉得多，同時又很方便，必然的將來亦成爲一個平民化的旅行工具。在目前匯價高漲的時候，我們如果到美國去，乘

坐長途汽車便可以省却許多旅費，（從西到東可省美金約廿元）實在是一個經濟合宜的辦法。末了，記者可以總括寫幾條關於乘坐格雷漢長途汽車的經驗供備未來旅行美國的國人們參考。

（一）乘坐長途汽車最好利用日間，因爲日間可以觀賞沿途風物，夜間在汽車上入睡不易，而且也不大舒適，所以白天旅行，夜間在旅館裏休息，是最適當的調劑辦法。

（二）沿途餐膳，毫無困難。代價也很低廉。

（三）行李可帶一百五十磅，不收運費。但買通票的外洋旅客，可以通融些。行李可以直接運去，候抵到達站面領。

（四）沿途各大小車站均可分程，六十天以內，不受任何限制。

（五）路線可以任憑選擇，在出發站應自行決定，公司方面也可貢獻意見，如果繞道不多，可以不再加價。

（六）車內另有軟墊出租，每日一角五分。長途乘車，備此最宜。

（七）沿途各城市的旅館，每夜大概是美金一元，西部也有五角的，青年會是一元，有會員證（中國所發的也適用）可以打一個折扣。有一家旅館叫做密爾惱（Milner），各大城市都有分店，每天單人一元，雙人一元五角，價格劃一，也很清潔。（如坐火車，臥舖也要外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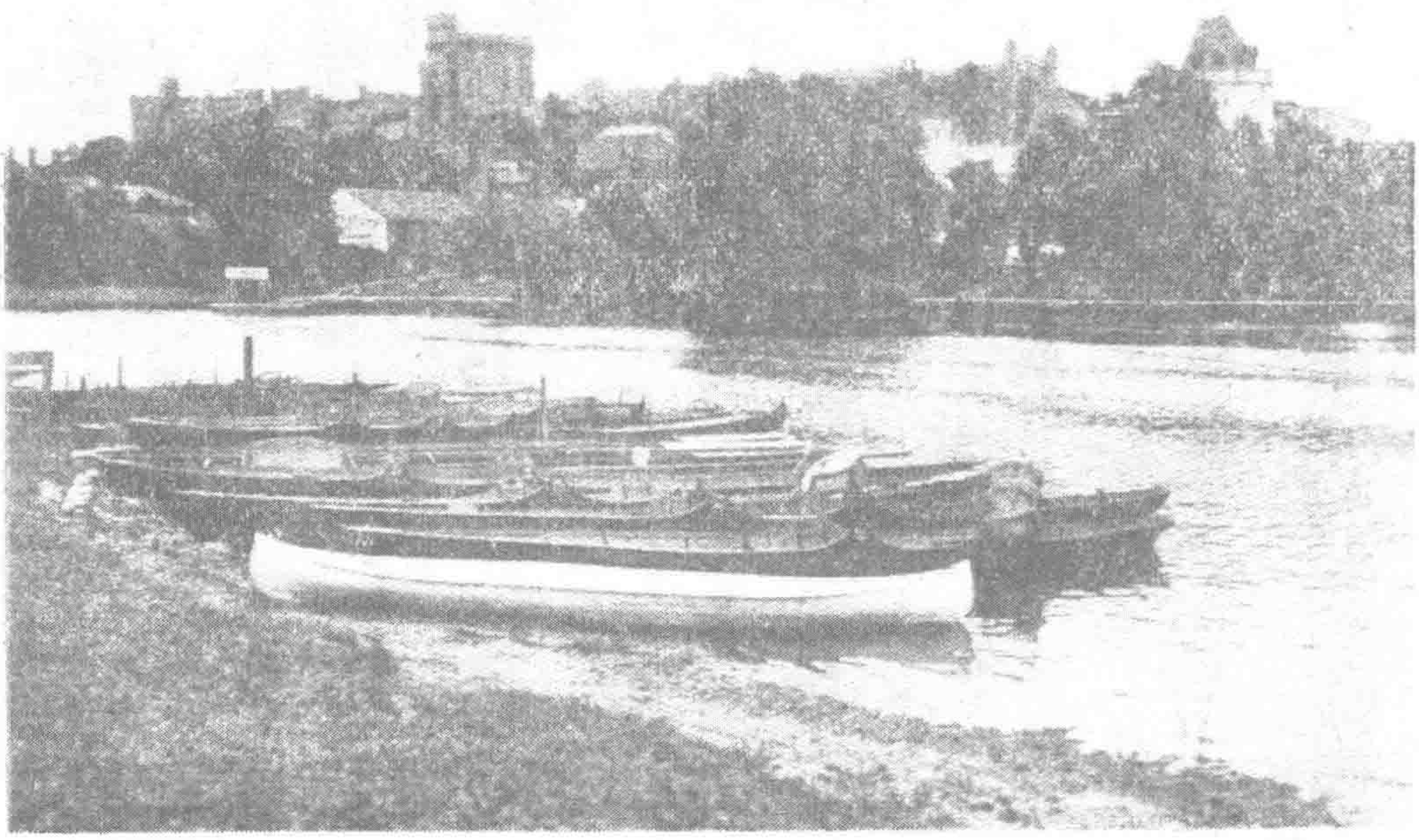
（八）行李以簡單爲妙，笨大鐵箱，就記者環遊全球的經驗來說，實在是不需要的。無論坐火車坐汽車，行李總有重量的限制。

（九）各大長途汽車公司都印有完備的時刻表及手冊，可以免費索取。

（十）中途如有困難問題，可以請求汽車駕駛員協助，他們都很謙和有禮的。

請向國華銀行信託總部
開立活期信託存款
領用小型支票簿
手續簡捷
攜帶便利
總行北京路河南路口

四一｜一五二



遠景中的溫莎（河是泰唔士河）

温莎一日遊回憶

汪叔棣

（一）出遊的心

現在想想對於倫敦的印象大概是車子，烟霧，毛毛細雨。在這樣的倫敦市裏生活着，又加上趕得喘不過氣來的工作，一遇到春天，不用說，誰都會像一個蟄蟲似的，忽然一下子醒了過來，總想到郊外什麼風景好的地方去舒散一下。可是說得眞實一點，雖是已經三月，倫敦却並沒有「春」的痕跡；所以還不如說當遊子們一念到這樣的時候，已經是故國鶯飛草長的季節了，因而突然地就動了遊興，還來得確切一點。

（二）遊伴

剛剛學化學的辜君結束了學業，歸國前打算週遊一下英倫三島，於是很快地就結成了遊侶四位：辜君，李君，黃君，我。

到那裏去呢？我們異口同聲地提出了心嚮久矣的溫莎（Windsor）。「到溫莎去！」「到溫莎去！」

行前的小小準備和佈置開始了。大家立刻就把「老倫敦」

這樣的榮銜，向老是笑迷迷的宰君頭上一加，於是買車票查遊覽指南，翻地圖，打聽好玩的地方支配時間等等，全都深慶得人了。分配給我的工作，是攜帶手提箱一隻滿裝着乾糧和水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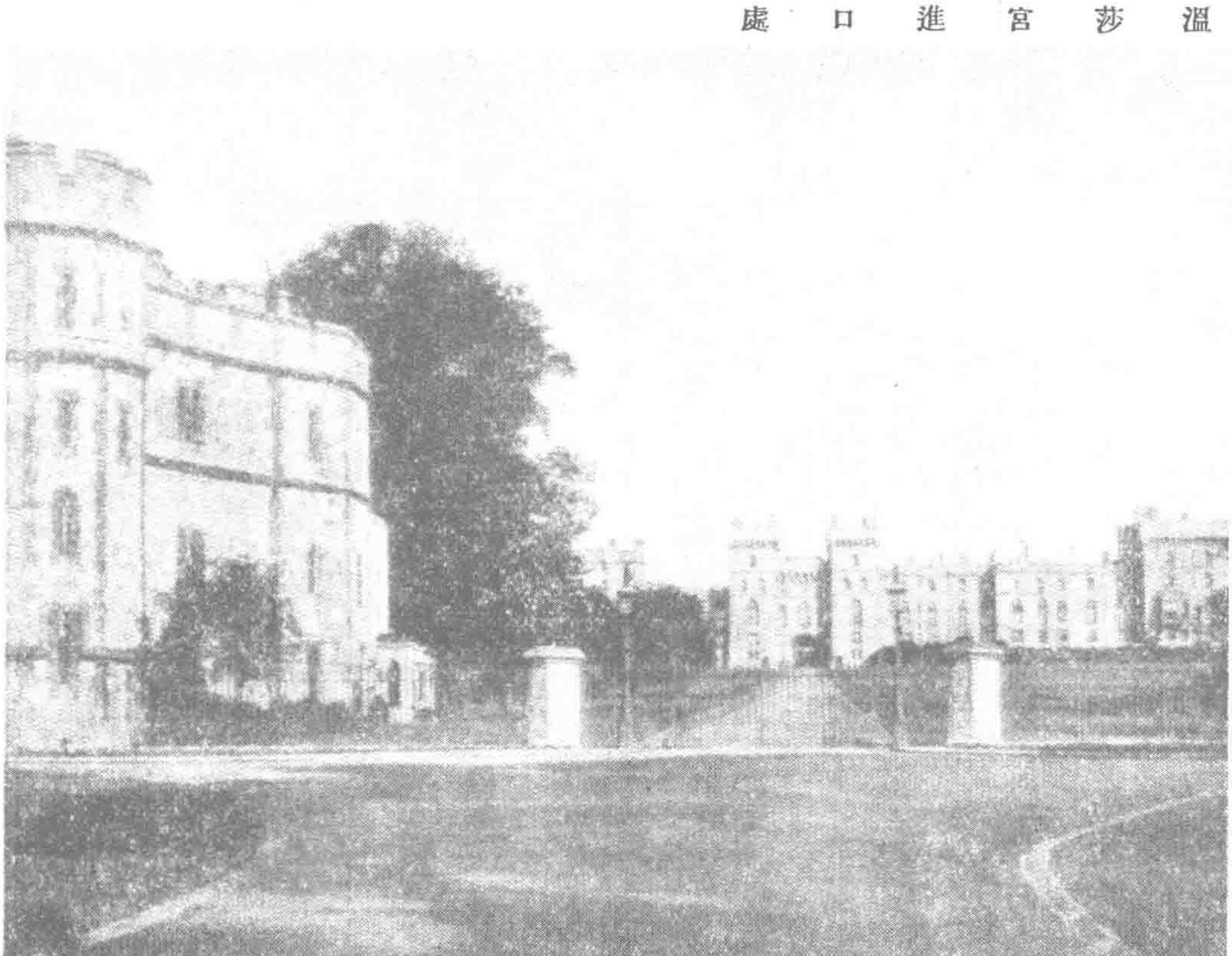
禮拜日早晨顯得特別冷落，好像在經過着些闃寂無人的街道似的，我們坐着公共汽車直奔火車站而去。上了火車後一小時的樣子，我們已經被載到溫莎了。時間大約在上午十時左右。

(三) 溫莎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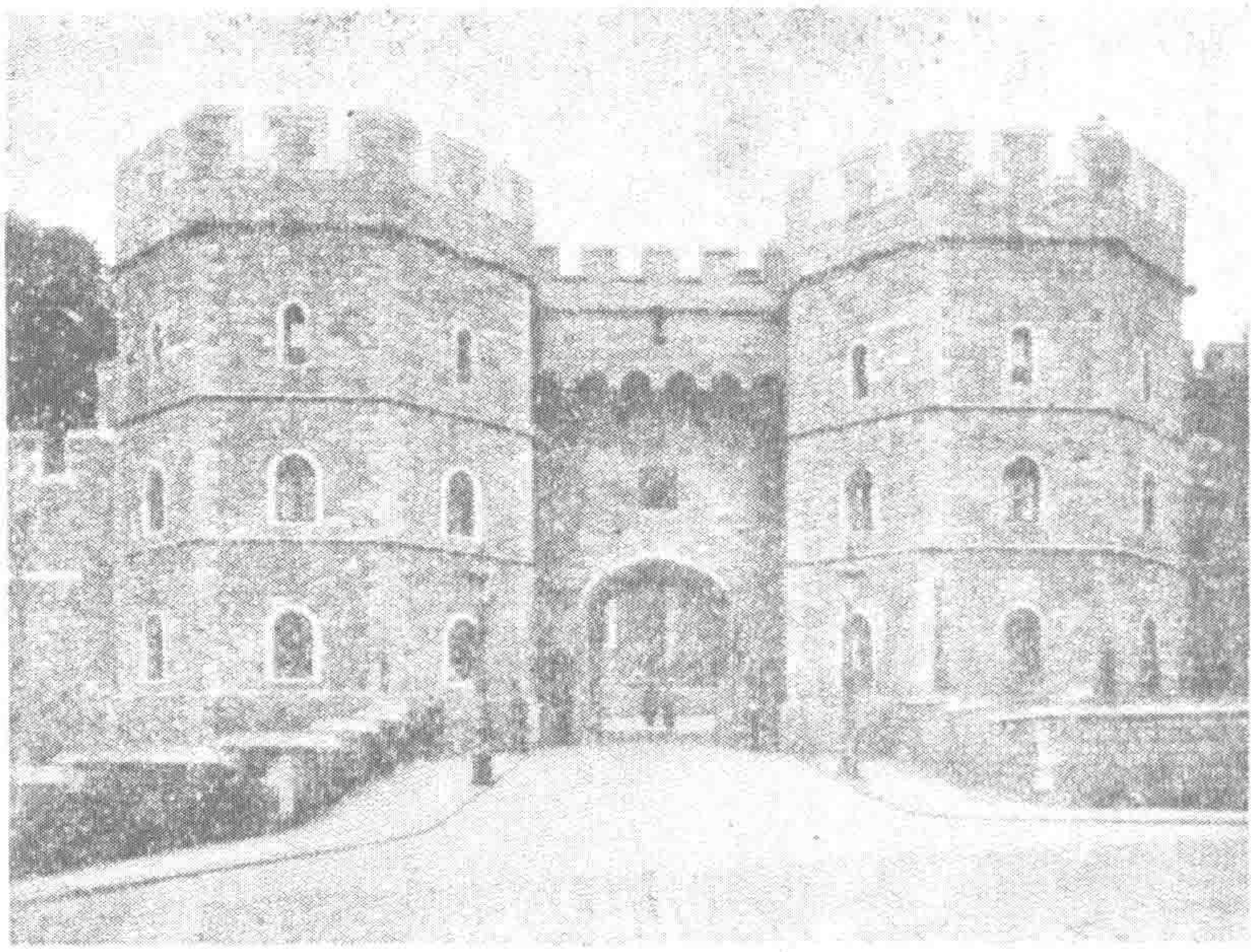
一踏上溫莎的街頭，立刻就被那樹木的青翠和空氣的清爽所吸引住。這遠遠近近的山和樹房子和馬路，好像都曾徹頭徹尾地淴了一個浴。那太陽也好像特別溫暖和明亮，軟洋洋地包圍着整個的溫莎。連那在街上來來往往的人，也都顯得和氣活潑而且康健，一遇我們走過，往往就投來稚氣的一瞥，孩子們可就不免指着互相告訴道：「看陌生人！(Stranger)，陌生人」。但當我們一走近去向他們注視時，他們就會爭先恐後地叫着：「早安早安！」把這些和大都市裏一比，任何人都要戀戀不捨起來。誰說英國人天生成的冷和板呢！

溫莎是一個鎮市一樣的小地方，統計大概十條左右的短小街道，可是實際上却整個是一個公園。最著名的勝景第一數溫莎

溫莎宮進口處



宮（"Windsor Castle"），其次是附近的伊頓學校（Eton School）。我們決定上午先逛一逛全市下午專遊溫莎宮和伊頓學校。



溫莎宮的「亨利第八大門」（Henry VIII Gateway）

順着街走，覺得脚底下逐漸在斜上去，走着走着，一回頭時，但見樹梢和白雲皆在脚下了，遠遠的廣大平原似乎形成了一個深谷，有騰騰的白霧迷濛着。

我們走進了一個公園。這裏面有着多量的花草和矮樹，比起倫敦各公園的古木參天來風格是不一樣的。倫敦公園的遊客最多是工人階級，此地呢，却大半是十歲以下的小孩，成羣結隊的跑來跑去；看見我們時，全都聚攏了來，有的推着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好奇地問着各式各樣的話。

「早安，先生。你們是中國人，是不是？請說一句中國話。」

「不，請唱一個中國歌。」另一個說。

年齡比較大一點的女孩子，就很懂事似的喝住了她的弟妹們：「喬治！」或「羅利亞！」但當我們一注意她時，就不好意思地拔起了穿着短筒襪子的光腿，巴達巴達地跑了開去。

滿街是安詳和有秩序，我們隨隨便便地徜徉了許多時光，有些區域裏冷靜得甚至使我們因爬坡下坡而徼徼發暖的身子感到了絲絲的涼意。在一條相當寬闊的河邊，我們坐下了，據說這是泰晤士河。河上散亂地橫着些漁舟，遠的平野上，有牛羊在吃草。漁夫大概都去做禮拜去了，到處洋溢着叮叮噹噹禮拜堂的鐘聲。

午飯在一個小館子裏吃，每人祇花了兩個先令，掌櫃的是一個老太婆，老是笑嘻嘻地跑過來問東問西。這樣的人，你一見就覺

得她是毫無城府。

（四）温莎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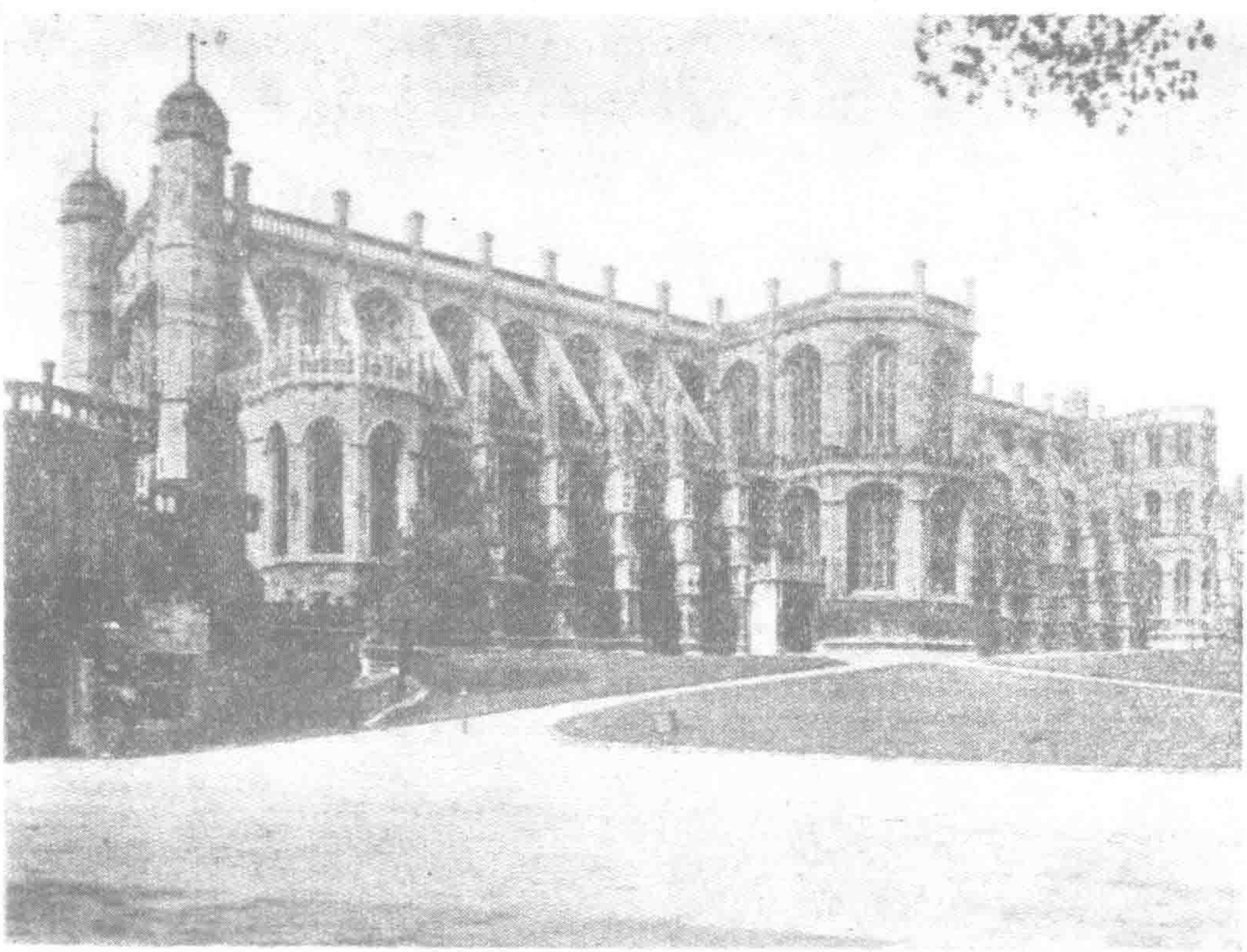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我現在的記憶是否正確。據我想起來，這原是中古時英國許多封建諸侯堡壘之一，因為牠的主人發了跡，取得了不列顛島上的天下，所以就比現存其他的堡壘走起紅來了，成了皇宮。英皇室經常停留在這裏，儼然是皇室別墅的樣子。開放給遊人瞻仰的，僅僅祇有一部。

宮是建築在小小的嶺上，俯瞰着全溫莎。在進門的石鋪甬道上，有一個穿制服的人走過來舉手行了一個禮，這是一個嚮導而且兼售風景片。我們謝絕了嚮導，祇買了些照片，問了點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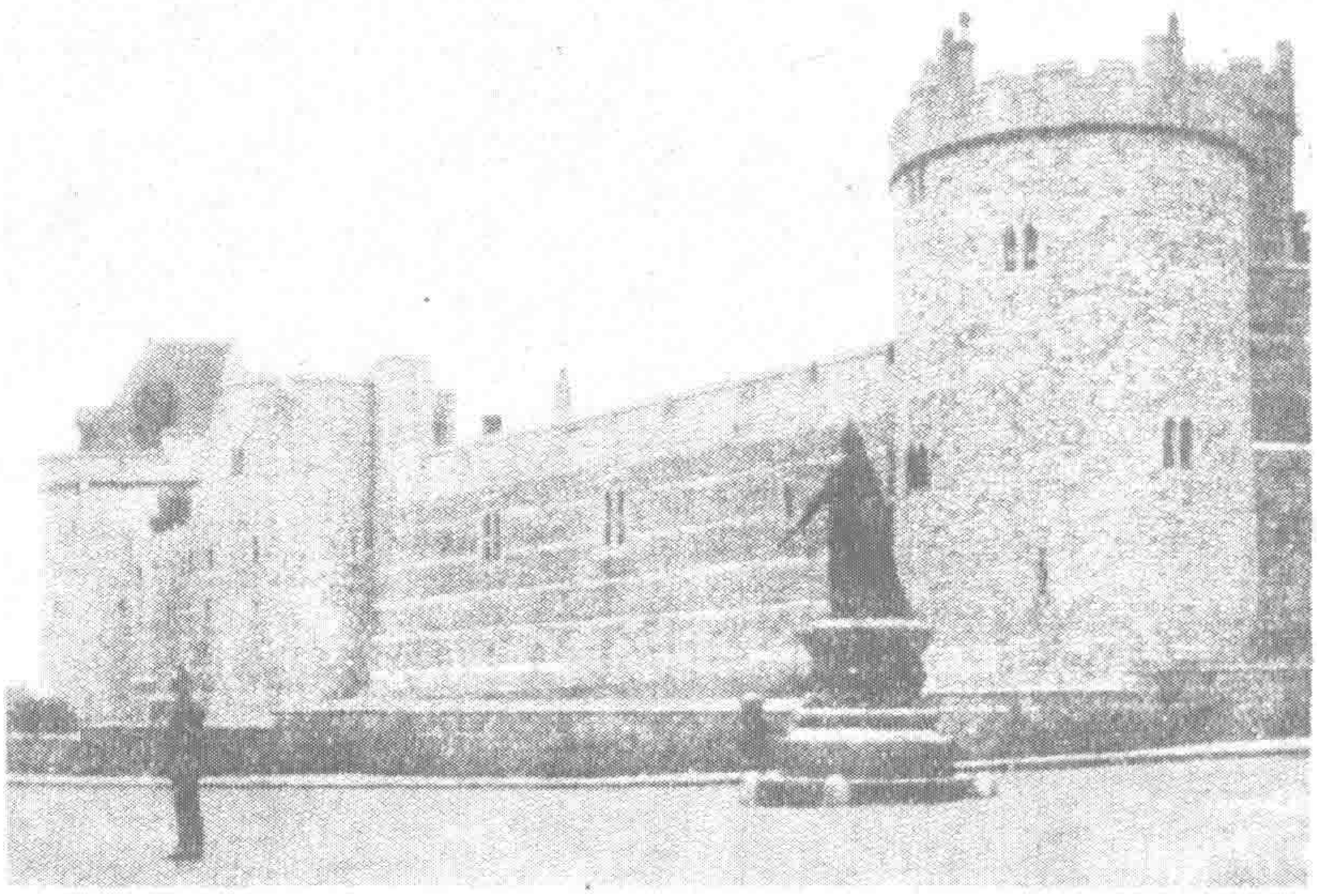
大門內的廣場上，血紅制服，黑高皮帽的御林軍，在一排一排地操演着。要找尋皇宮的特別森嚴氣象，祇有這裏還有一點。我們順着路標和遊人的指引，開始在一座一座的堡壘裏穿來穿去。到處是千篇一律的建築和佈置：牆是出奇的厚，窗子出奇的小，而門呢，却一律是又笨重又古舊的木門，一望就可以想像到，他們開關的時候，一定在發着吱呀吱呀的聲音的。

室內的佈置也陳舊得可驚，一踏進去，就有一股霉氣撲上你的鼻腔。以前我逛北平故宮時，常常以為一切陳舊得很；但和這裏

、有名的宮裏「聖喬治教堂」（St. George's Chapel）



一比，恐怕至少要摩登得幾百年。祇有用牌子標名著有歷史意義的屋子，還値得稍稍逗留幾分鐘。



雉堞與碉樓

一看過最著名的教堂，我們就爬到雉堞的頂上去。這是兩三丈闊，用沙鋪起來的甬道，現在當然失去了從前的軍事意義，成爲遊人最多的地方了。這裏的熱鬧，和「宮」裏的冷落，成了一個對照，而這裏和煦的陽光也和「宮」裏的陰森成了一個對照。有許多是全家出動的，自銀髮飄飄的老太太一直到呀呀學語的嬰孩。高帽子的紳士們曳着洋傘，穿着長裙的貴婦們也曳着另一種洋傘（就是照片裏瑪麗太后所拿的那一種）在莊重地走來走去，沿路上不住有御林軍向他們敬禮。這些都是皇族中人。

我們憑着雉堞看着遠遠天際不由地湧起了無限的感慨：想着，就在這堡壘的週遭歷史上有過許多次的攻戰和流血；想着，以這樣一個封建式的諸侯終於成爲英國的皇家了；又想着，由封建社會而很快工業化資本主義化建起了世界殖民帝國的英國的核心和發跡地，原來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五）伊頓學校

街角上，有幾個戴高帽子着禮服的男孩子們，在高聲地嘻笑着，爭吵着；可是奇怪得很，他們並不像街上頑童們似的動手動腳，祇把兩手斯文之極地插在褲袋裏，充着大人的神氣。

「對不住，可以請你指引到伊頓學校去的路麼？」

他們彼此互相看了一眼，就由一個比較年齡大一點的，自願帶我們去。哦，失敬得很，原來這位雛形紳士的膀灣裏，也掛着一柄

傘，走起路來就擺來擺去。

伊頓是以老和舊出名的，看過溫莎宮之後的我們都想着，頂多也不過與牠相似；可是一等我們一踏進大門時，立刻就吃了一驚。單憑情景，你也許是以爲自己走進了一個荒涼的古廟，好像我們在中國許多人跡罕到的深山裏所偶然碰見的一樣。石鋪的廣庭裏，石板已經裂蝕得不堪，而披靡的枯草莖，夾着初生的青草，就隨便叢生着，蔓延着。

學校建築外表是赭紅色。走廊上的木柱子，以及這裏那裏的牆上，桌子上，凳子上，甚至是佈告牌上，全都被刀刻的簽名所佈滿，也就像我們中國名勝地方，往往被遊人的題詠所佔滿一樣。看起來，學校當局並沒有禁止學生們這樣做。

忽然有做禱告似的聲音傳來了，追尋起來，我們就尋到了一個食堂。正是下午吃茶的時間。膳堂裏，教師，學生，侍者一律鄭重地穿着禮服，漆黑的衣裳配着雪白的硬領，刀叉等器皿在閃閃地發着光。

伊頓所最引以爲榮的，是一個紀念堂一類的東西。一個彬彬有禮的導引者，站在入口的地方，帶領我們作了一個循視。這是一所古舊而陰暗的屋子，時間是下午四句半鐘的樣子，可是在這裏，已經絲毫覺不出外面正有陽光在明朗地照着。一排一排窄而矮的椅子，椅背高得出奇。導引者用着標準的英語一一說明道：

「那是哈立法克斯勛爵在校時的椅子，先生。哈立法克斯勛爵，不久以前，以特使資格訪問希特勒於柏林的就是他。還有那邊一個，那是伊登在校時的位置。安東尼伊登先生，是現任英皇陛下政府的外相。那邊再過去，那是格辣德斯通先生的位置，啊，這個英國歷史上的大政治家！……」

在紀念堂一端的屋樑上和牆壁上，掛滿了刀槍劍戟一類的武器，都銹得很斑爛。另有些旗幟盔甲之類的東西。導引者不急不徐地指着解釋了起來：

「先生你看那面旗子，那是納爾遜大敗拿破崙的紀念品。你知道，這就是有名的滑鐵盧大戰。還有那個，就是包伊爾戰爭中的勝利品。……」

最後，我們在廣大的校園裏徘徊了多時，那古木與草地，處處令人想到牠的歷史悠久，與始終未遭破壞，就這樣保留着到今天。

（六） 歸來

吃了晚飯後，就立刻上了向倫敦開行的快車。我們這節車裏，除了我們四個遊伴外，還有二十多個由倫敦來旅行的小學生，他們唱着，唱着，……一直到了倫敦。一見到街頭霧氣裏的灰黃燈光，好像是一腳踏進了蒸氣室。據說這天曾經下了一整天的黃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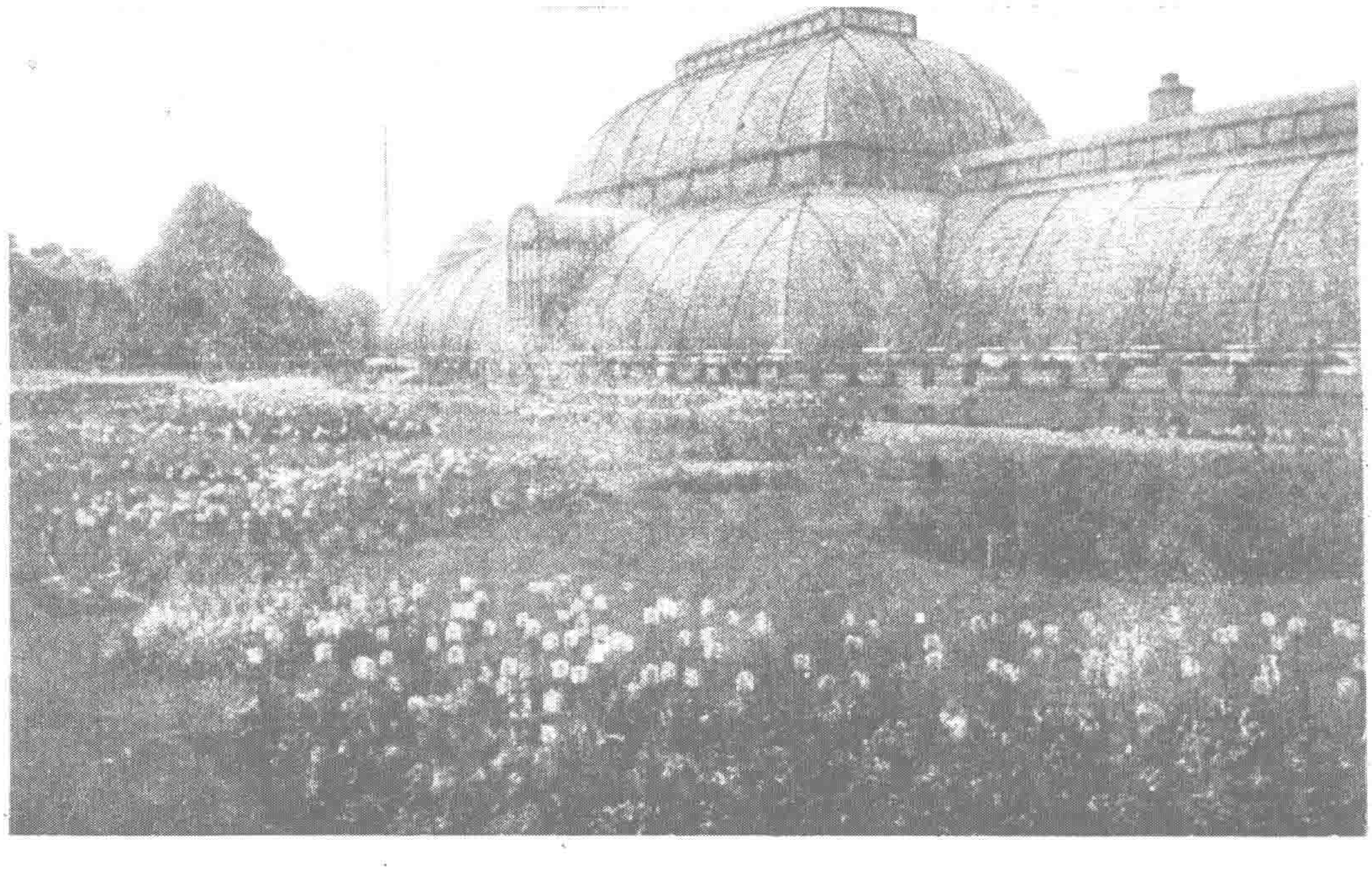
歐美采風記（廿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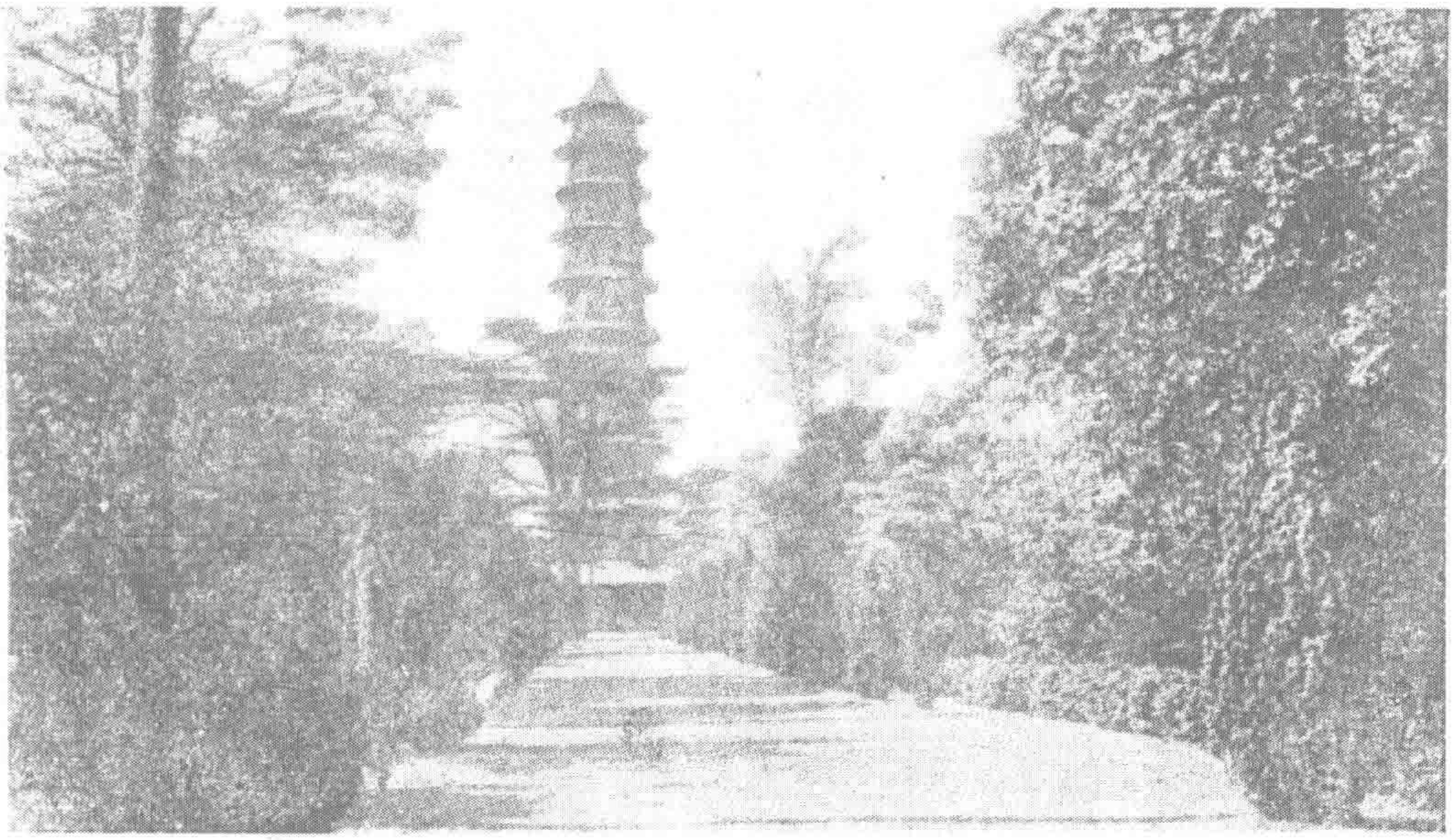
心明女士

十月十六日　修上午上課，因爲着了涼，不大舒服，下午便回來了。

十月十七日（星期六）　本打算到鄉間去玩一天，但是天色可怕，一陣風來，樹葉落個不停；退而求其次，便選了比較近的叩花園做我們的目的地。這是皇家植物園，坐地下車去比較快些，出車站走幾十步便到了園門。進門每人化一便士，若帶照相機或畫具，另外須納費三便士，否則都要寄存在門房裏。叩花園是個三百畝大的花園，裏面還有博物院，非但風景絕美，並且一花一草都可以供研究植物學者的參考。我覺得這是一所最合乎理想條件的花園，因爲牠裏面有充分東方園藝的曲折幽深，同時也有西方園藝的空曠整齊，免掉狹窄及膚淺兩種大毛病。寬闊的道路，一望而令人胸襟開拓，徘徊的小徑，又使人心曠神怡，加之池沼湖澤，奇花異草，一一標記着植物學中的專門和普通名詞，幾乎全世界各到各處所有的植物都應有盡有了。沿泰晤士河的一邊，蘆葦深處，野鴨成羣。最大的玻璃花房內，全是熱帶的樹木，無不高可丈數，順着這些樹邊都有扶梯援登高廊，可以俯視一切，裏面的溫度長年在

巨形的玻璃花房，不特幅圓很廣，且高可兩層，和普通的花房迥然不同。





叩花園的南頭有極俏麗的風味，這裏有一座中國的古塔，高一百六十五尺，可奇的是祇有十層。我國的寶塔級數，向例是成單的，這塔生在外國，竟是雙數。

八十度左右；其他的溫帶花房內有各種羊齒草，多汁草，海棠類，大蘭花類，荷花類，山中植物類等；裏面並有熱帶的小鳥自由飛翔其間。以前這些花房內曾經種植一千顆橡皮樹，是從巴西借來的種子，以後移植到馬來半島及錫蘭去了。這兩個地方種植橡皮的起源，還是英國傳播過去的。其次，印度最需要的金鷄納霜樹也是叩花園從南美洲輾轉移植過去的。裏面除了好幾個花房外，並有博物館四所，和喬治第三的別墅，皇后的小舍（Queen's Cottage），一座古老的堅安禮拜堂；名畫家金司巴羅的墳墓也在此園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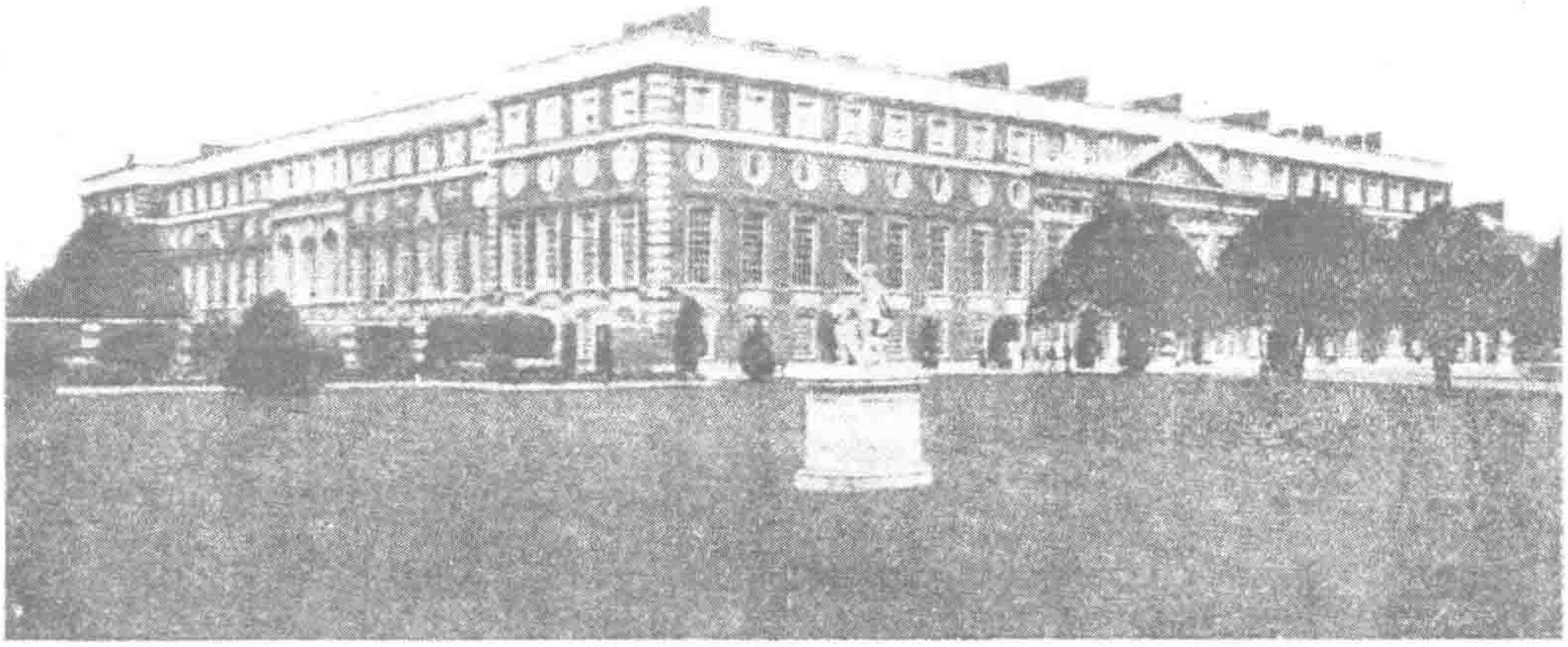
在園的南部有一座中國塔，意思彷彿像龍華的塔，不知是那一位高明人仕挑選的模型；我國很多壯觀的塔，單單會摹倣了這座形式不甚美觀的做藍本，上面漆的顏色也不很調和；緊接着旁邊是一座日本神道寺院的牌坊，顏色素淨，反而不顯得俗氣。再行數步見一枝全世界最高的旗竿，長二百十五尺，整根的木料是凡哥佛島上所生長貢獻給祖國的。這園裏我最心愛的東西祇是樹木，世間一切生物的體態沒有比樹再美的了！樹葉的顏色，從淺黃到深紅，臨風招展，比花卉還要好看得多。地上的厚草綠得幾乎像人造的，軟得差不多等如絲絨，其他植物被風霜摧殘得敗落蕭索，獨餘這脆弱細草愈顯得姣嫩青翠，這是英倫三島的氣候使然，就是下大雪的天氣，草仍然是碧綠的，軟茵上舖着一層乾枯的落葉，

走上去沙沙有聲，我們經過一行甜栗樹，滿地掉着被風刮落的栗子，隨地拾了一小手巾包，邊走邊吃，分外香甜。下午三時，晚秋的金風愈加大了，太陽始終沒有露臉；我們給涼風吹拂着，修的傷風，愈益加重，祇得依依不捨的別離了這滿園的秋色，心中無限的惆悵。世事本來無常，秋意分外的惱人，這就是人生過程中的片段，留個回憶，以作後來的憧憬而已。

出門後，搭乘公共汽車到離此不遠的漢柏登行宮（Hampton Court）去。這時雖是暮秋天氣，晚景已呈，（在英國的秋冬兩季，下午三四時天色便黑了。）然而因為順路的緣故，所以不顧天晚，仍去；到三時半抵達，先在對面僕希公園（Bush Park）內小茶室喝杯茶休息取暖，然後進園。這個公園有一千畝的地，正中有一條大道，兩旁遍植栗樹，五月間開花時，遊人如蟻，此時則園內很冷靜，大羣的麋鹿隨處休憩着，有一兩頭絲毫不畏懼的走近茶室來，天然的情緻，甚覺新鮮。漢柏登宮本來是大紅衣主教華爾瑞（Cardinal Wolsley）的私邸，當他在朝大權獨攬之時，私下窮奢極侈，建造了一所游樂的宮室，不特當朝的皇室時常駕幸，就是外國的欽使也非到此不為體面。法國大使帶了隨從四百人來英簽訂條約時，便駐節在此宮內，排場之大，可於華主教宮內貼身侍從五百人一點上見之，當時聲勢的煊赫，可見一斑。後來風流皇帝亨利第八要和信奉天主教的凱賽林皇后離婚，然後與當時絕艷的安巴興結婚，華主教反對此舉，一再進諫阻止，失了皇上的寵信，皇上更嫉妬他這所樂宮，同時，華主教也想挽回皇上的歡心，便乘機把這樂宮獻呈給亨利第八，直到一五二九年，華主教完全失寵後，皇帝便據此宮為御有。

風流亨利前後一共取過六位皇后，有好幾位都是在漢柏登宮內結婚度蜜月的，他一生差不多沒有間斷的住在這裏。以後威廉皇帝將宮的內部大大加以改過，以致亨利時代的格調現在已經不復能窺其全豹了。自亨利以後，歷代的帝皇差不多個個都歡喜住在這裏，他的女兒伊麗莎伯女皇常住此宮；一六〇三年，大戲劇家沙氏比亞且在傑姆斯一氏的殿前演劇於此。刧利第一被斬首後，國會議將此宮拍賣，經監護人克朗姆惠爾（Cromwell）據為住所，他駐節的時期中，雖然宮內的禮拜堂的內容被其從者所毀損，大部份的建築及圖畫等，還虧他保護，未遭破壞，已經是保存了精華。

後來皇室復興，經過刧利第二及傑姆司第二兩代皇帝的維持和修理，及到威廉及瑪利手中，原來的格式已廢棄無餘，本來想把舊屋完全拆去，召著名建築家蘭氏（Wren）設計建造一所偉大的宮殿，和法國的凡爾賽宮媲美，因為皇帝在御花園內鑒馬



漢柏登宮的東南角遙矚

而崩，以致所定計畫沒有成功。安妮女皇常住此宮，內部的裝飾大都是出於她的手筆。喬治第一第二也喜歡把此宮當住所，惟獨喬治第三則喜歡居住別的宮殿，因為他小的時候住此宮內，被父皇管教格外的苛嚴，自幼即養成憎惡的心理，及長當然不樂於居住此宮了。後來這極大的樂宮逐漸劃分成為許多小的院落，由皇室賞賜給窮困的貴族，維多利亞女皇則喜歡把房屋賞賜給當時的名臣，或有功於國家閣員僚屬的寡婦及孤兒。宮內共有住室一千間，分隔成大小住所（Apartments）四十五起，但是住得到欽賜的人家居的久暫完全以皇上的高興為轉移，因為皇室隨時可以收回的。維多利亞女皇又一德政，是下令將宮室開放任人參觀，現在雖然是由國家拿出經費來維持，當時女皇曾經由她的私產內撥付若干，以資補助每年來此參觀的人數約在三十萬左右，單是來遊花園的人數，則一倍於此。

這裏要仔細看起來，一整天的功夫都不夠，今天時間已晚，宮殿已不開放，我們在花園內兜了一個圈子，經過著名的『迷宮』這是用各種常青的樹圈圍而成的籬笆，約有兩尺闊六尺高，沿着預先劃定的路線種成一座三角形的迷宮，正中栽有兩株大栗樹，樹底下有長櫈二條，因為路由的髣髴迷離，比諸葛武侯的『八卦陣』還神秘，進去出來極不容易，我們入內繞了一週，幾乎尋不到

四一—一六四

出路。等到我們走完天快斷黑了，便趕快出了宮門，仍坐公共汽車返倫敦，沿途看見郊外有許多公園運動場，以及其他的空曠的園地，男女大小還在暮色蒼茫中踢足球打棒球等等。英人之注重戶外生活，確是鍛鍊身體的絕好娛樂！進城已滿街燈火，隨便在一家飯店內吃了晚飯便回來了。

十月十九日　兩天來修患傷風甚劇，不敢出戶，祇得守在家中休息。房東說橘子連皮煮熟乘燙喝下可治，修飲了不少，這方法和我國的醫道不謀而合。

十月二十日　今天竟日上課，回家時在蘇格蘭店替修買了一條羊毛圍巾他一早也到學校去了，七時回來，帶回一磅葡萄。他的傷風纔好，我却又起頭了。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幾天來傷風，雖然依舊去校上課，無精打采的沒有得到多少益處。今天在新探花樓請幾位朋友吃飯，主客是新由國內來此觀光的景君他沿路看街上的櫥窗，竟晚來了一個多鐘頭。飯後我同修去看倫敦塔(London Tower)，坐地下車到馬克西姆街（Maxim Street）走出車站便見黑黝黝的一堆圓塔方塔，四周是一條早已乾涸的護城河，塔牆的大石塊已是斑爛點點，城河的底子也已變成了種花之圃了。我們買好門票走過了一條石橋，石橋的中段從前是條吊橋，現在已舖成

倫敦塔的全景



平路了。提起這倫敦塔的故事，可以使人聞之毛骨悚然，因爲英國歷史中最慘酷的血案多半是在這裏舉行的。雖然倫敦塔起初是個砲壘，後來曾經做過造幣廠，也曾經當作皇宮，儲藏室，以及監獄，但是這許多功用之中給人最深刻印象的還是權充監獄的一段歷史，因爲在這裏面，不論是皇帝皇后，王公大臣，曾經被囚或被殺頭的，實在不勝枚舉，在英國專制時代的傷心史上，着實佔着重要的地位，試一翻英國歷史，便可信此語非虛。

塔的構造約可分爲三層，外層有六個塔面對着泰晤士河，靠陸則有兩個稜堡及一凸壘；第二層有十三個砲壘，只有一個鐵齒吊門可以出入，最裏層是一座高塔，名叫白塔（White Tower），可觀四方；頂上的四個砲壘，是最早便有的建築，現在作爲儲藏室，展覽列代的軍器及盔甲。牆根約有十五尺厚，扶石級登樓，裏面黑暗異常，一切都表現出十一二世紀時英國生活的不安定和設備的簡陋。出了儲藏室，看了幾座圓塔，是各個不同時期所添造的，裏面曾經監禁過不少的名人。在復興時代之前，歷代帝皇行加冕大典的前數天，都要在倫敦塔裏住上幾天，直到正日才由陸路或水路擺駕到威斯明司禮堂去登極；後來這一段節目也就無形之中取消了。塔裏最著名的血案有以下幾椿：在血濺塔（Bloody Tower）內兩位幼年的皇子，被篡位的叔父殺死，直至今日似乎猶能見當時恐怖的慘劇；亨利第六與愛德華第五也在塔內被弒；十幾歲的琪璦格雷郡主（Lady Jane Grey），做了九天的女皇，與其夫同時被接位的瑪利女皇命令斬首，在互相爭奪權位的擁護者傾軋之下，竟使一位青年溫柔委婉的女孩兒家，成爲利斧下的犧牲品；亨利第八有兩個妻子，也是在塔內被斬首的。這三位女皇及皇后行刑的地方，現有鐵鍊圈出，並有木牌詳細標誌，以供後人之憑弔。大臣之中處極刑的，最著名的爲湯姆司瑪亞爵士，他是一位飽學之士，因爲他不肯承認亨利第八爲最高的主宰（即上帝的代表）而被囚，他的愛女嬌妻常常來探視他，斬首後他的首級和他的女兒的屍體同時卜葬的。現在由河道進倫敦塔的一個閘門名叫做叛犯門，位置適在湯姆斯塔（Thomas Tower）的底下，他押進塔時便是從這門進來的。除了這些血淋淋的古蹟之外，還有女皇伊利沙伯幼年被輭禁的處所，看了這種石牆石地硬的環境，比我國的冷宮兄味還要不如。

宿石灣 去衡陽十五里

也農居士舊作

落日銜舟去，青山逐櫓來；暮雲行不斷，野樹綠成堆。
客夢寒潮處，春心蜀鳥催；衡山囘首處，潦倒酒樽開。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

秦瘦鷗譯

White Face——By Edgar Wallace

因爲編者一再的鼓勵和讀者諸君多方的讚許，使我又開始在這裏譯述我心目中的老師依茄·華雷斯先生的傑作蒙面人了。他老人家的遺著，經我介紹給國人的，（到現在爲止，似乎還沒有第二個人介紹過。）這是第七篇。這一篇的名稱似乎不大好，覺得太陳舊一些；因爲我們用常識來判斷，處於現在這個時代裏，臉上罩着面具出來做强盜的人，恐怕實在很難找吧！而且也太「影片化」了！然而華雷斯先生的作品要是眞像如此平凡的話，也不成其爲華雷斯了！所以我敢給讀者保證本書的情節眞像他其他的著作一樣的曲折，一樣的精采，一樣的合理，所多的，不過是其中有一位先生的臉上，有時罩着一個面具而已。

——獻給祖父——

（一）荷達俱樂部的劫案

因爲職業上的關係，密歇爾·奎萊對於倫敦的一般下流人物，眞比一個天文學家對於天上的星象知道得還淸楚。晚上掘洞的小偷，白天在大街上做買賣的弄手，專門寫恐嚇信的嚇詐黨，一天換六七個名字的騙子，以及慣從銀行方面着手，常演全武行的那些大强盜；沒有一個是他所不知道的。例外的人，祇有一個，就是大家都叫他蒙面人的那個傢伙！不過，依密歇爾想，這也祇是時間問題，遲早這個獨脚强盜總有一天會失風的，那時候也就逃不過我們這一位專門採訪社會新聞的外勤記者的法眼了！

在蘇格蘭警場裏，密歇爾也是一個相知最深的熟客，即使見了那幾位最高當局，他也可以直接叫他們的名字；而那一位專管執行死刑的監刑官杜蒙先生，和他更是莫逆，兩個人往往一起到省外去消度他們的週末假期。有一次，杜蒙先生喝酒過多，幾乎一醉不醒，密歇爾總算盡了他的全力，把他重復救回到這人世間來。

密歇爾的交遊，還不止這樣，在他住的屋子裏，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貴族的照片，拳鬥家的照片，以及最漂亮的貴婦人的照片，並且每一張上面都有本人的簽名。

一個平常的人，或是一個性格異常怪僻的人，在任何一種環境裏所能發生的行動，密歇爾是無有不知道的；可是不幸得很，他的生活的經驗雖是這樣的廣博，但在琪尼絲·哈門的一件事上，他却完全失敗了。

琪尼絲是一個毫無家庭束縛的少女（她是一個孤兒，）每年的固定收入，大約在三千鎊左右。像她這樣的一個人，應該是多

做些有益於自己的生活的事的；然而她卻選擇了一種極特殊的職業，竟在東區一家小醫院裏當一名看護。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呢？密歇爾倒還能瞭解他覺得少女之中像琪尼絲這樣願意獻身給人羣服務的實在並不在少，她和大衆不同的只是她對於這種慈善事業能夠歷久不倦。

她是長得非常可愛的，但可愛的地方究竟在那裏呢？奎萊卻也說不出。她有一雙特別動人而又十分溫柔的眸子，膚色並不白，但永遠顯得很光滑；嘴唇終年透着很紅潤的色彩，是一種健康而又多情的象徵。可是對於這些，密歇爾委實都不很清楚，他祇知道自己很歡喜看他，並且願意永遠看着她。

她的個性之中只有一點是使他常常感到困苦的，那就是她的發育太過的母性；雖然他已是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了，但在琪尼絲的面前，往往還被她看得像一個小孩子一樣。

其實她自己卻祇有二十三歲，可是她時常告訴密歇爾說，一個二十三歲的女人事實上至少要比一個二十三歲的男人大二十歲，所以她對待密歇爾也儘可擺出做母親的架子來了！

有一天晚上，正是密歇爾才領到薪水的那個晚上，他們一起上荷達俱樂部去進晚餐，琪尼絲突然告訴了他一件事，使他險些失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

在這一晚之前，他對於琪尼絲和一個很怪僻的人通信的事，當然也不是毫無所聞，而且他還一再咀咒過他，痛罵過他，甚至一想到他就頭痛；這位先生和琪尼絲的開始通信情形是非常奇特的。大約在她加入馬福特醫生所主持的一所小醫院充當看護不過三四個月以後，（她進醫院工作的第二天，就有一家報紙替她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對於這樣一位有錢的小姐能夠不辭勞苦的負起爲羣衆服務的責任來，稱頌得非常熱烈。）有一天在倍蘭街上所租的公寓裏，忽然接到了一封從南菲洲寄來的信，裏面還附着一張五鎊的紙幣。據那個寫信的人說，他有一個從小照管他的保姆，現在境況非常困難，可是他不知道她的地址，希望琪尼絲能夠替他找到她，假使能夠找到的話，先把這五個金鎊送給她。假使實在找不到的話，那末就把這一個小小的數目，捐給馬福特醫生的醫院。

「你怎麼能夠說這個傢伙一定不是故意先裝得很正經的樣子，然後再打算好好地騙你一票呢？」最初密歇爾就像這樣向她勸告過。

「不要太神經過敏！」琪尼絲很輕蔑地說：「因爲你自己是一個專門採訪那些下流消息的新聞記者，就把世界上的人，全看作了壞蛋！」

「不錯，而且我知道自己是對的。」密歇爾說。

但是這個不知名姓的陌生人的返回英國，他却一無所聞，直到十天以後才知道。這一晚是琪尼絲先到他那裏來找他的，要他帶她出去吃飯，說有一些重要的事想告訴他。

「你也算是我的一個很老的老朋友了，密歇爾。」她開始說，呼吸是非常的急促。「所以我想我應該把這一件事告訴你。」

他靜靜地聽着，心跳得比平常快了一倍。

或許她已經看見他那突然變得很慘白的面色了，可是她故意不朝着他看，只注視在舞池裏那一對對舞侶們的身上。

「我願意你能夠見他一次。——也許你是不會當他怎樣偉大的，但我是早就知道的了。……當然，我是從他寫給我的信上知道的。……他在菲洲住得很久，過着富於冒險性的生活。……我不久就要離開慈愛的馬福特醫生了。這眞是使我覺得十分抱歉的。但事前我少不得總要通知他一聲。……」

她說的話簡直亂得一些頭緒也沒有，很帶些歇司的里亞的神氣。

「讓我們爽爽快快的說吧！琪尼絲，從今以後，我願意把我曾經愛過你的事，以及打算待我的薪水增加到一個相當的數目之後，才正式向你說，我是愛你的計劃，一起忘記掉。」他的語氣倒是非常的從容，好像一些刺激也沒有。照着常理說，琪尼絲原是立刻可以抬起頭來向他看一看的，可是她始終沒有這勇氣，老是把眼睛看着別處。

「這樣的事其實也還不能算十分反常，我自己就曾聽見過好幾次了。先是一位姑娘在某種特殊情況下，突然和一個不相識的人通起信來，漸漸地信寫得更勤緊了，稱呼也逐漸親密起來，就在不知不覺中使她對他發生了一串希望；後來雙方終於見面了，這一見面的結果，除掉對方的豐度實在太不堪，以致使那姑娘立刻感覺失望之外，通常總是一見傾心的。由於這種過程而結爲夫婦的，有些固然很幸福，很愉快；但慘痛的結局，也未嘗沒有。我眞不敢相信這是眞的。——然而事實畢竟在我眼前展開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也不知道應該說什麽話。」

這時候，他才突然發覺她那手指上已失去了一件東西。——那是一只嵌着一方橢圓形底紅寶石的金戒，從他認識她的那一天起，她就一直戴着牠。

「你的戒指到那裏去了？」他很率直地問。

她的臉頓時漲得通紅，因爲密歇爾這一問是她根本所不料的。

「我已——可是這對你有什麽關係呢？」

他深深地透了一口氣。

「當然對我是毫無關係的，只是覺得有些奇怪罷了！是用來交換標記嗎？」

這一晚，他說的話簡直是非常的魯莽。

「對不起，這是我自己的戒指，同時我也不願意給一個——一個無權盤問我的人來如此盤問我。你眞是可怕極了！」

「是嗎？」他慢慢地把頭一點。「我想我眞是很可怕的。其實我有什麽權力可以干預你的事呢？我也不必再要你給我看你所調換到的是什麽東西了！大概是一串珠練，或是……」

琪尼絲對他這樣的一語中的，倒眞是非常的詫異。

「你怎麽會知道啊？我想那是的確很貴重的！」

密歇爾不就回答，只是很懇摯地對她看着足足看了四五分鐘。

「我要先把這傢伙端相一下，琪尼絲。」

現在，她的目光是漸漸移到他的臉上來了，可是她一看，就覺得非常惶恐；這倒不是爲了他而是爲了她自己。

「端相？我可不懂得你是什麽意思啊！」

他勉强對她笑了一笑，竭力想減少自己所要說的話，並且使他們變得和緩一些。

「這就是說，先把他打聽一下。請問你在決定買三號馬的獨贏以前，你難道一些不打聽的嗎？」

「然而我並不是買他啊！——他自己也是一個有錢的人。告訴你，他有兩所農場咧！」她的態度不但顯得很冷落，而且說話中，還充分帶着怨恨的成分。「端相麽？好得很！你當然會發現他是一個罪犯的！假使你不能發現的話，那末你的富於創造力的推想是一定會另外想出一些來的！或許他就是那蒙面人呢！所謂蒙面人者，還不同樣是你的傑作之一嗎？」

他無可如何地嘆息着；然而他想這樣爭論下去，兩個人是一定會不歡而散的，便決定凑這個機會，把話鋒移到別處去。

「這倒不是我所虛構的，蒙面人是一件眞正的事實，不信你可以問茄沙。」

茄沙是荷達俱樂部的管事，一個瘦長的中年人；其時正站在密歇爾和琪尼絲的那一張桌子的旁邊，密歇爾便把他叫了過來。

「啊！那個蒙面人嗎？不要提起了！你們常常說警探警探，請問警探們躲在那裏呢？我的可憐的老朋友布西尼開的那家大飯店，差不多可以說是完全給他一人斷送的！」

這是不久以前的事：某一天淸早三四點鐘的時候，蒙面人突然走進了布西尼開的那家大飯店，站到一位海琳考脫小姐的身

旁去，從她身上卸下了價值六千鎊的首飾。那些正在狂舞着的舞侶們，雖然瞧見有這麽一位臉罩白色面具的人，忽然從天而降的出現在他們的眼前，但最初還道他也是這蒙面跳舞會裏的一位貴客，待到發覺情形不對，他的影子已經不見了。前後統共不過一二秒鐘，祇有一個在蘭塞司透廣場上站崗的警察曾經瞧見有人駕着機器脚踏車飛也似的在他面前衝過。這輛車子後來在河濱也給人發現過，那時他正在望着東面開去，速度還是非常的高。蒙面人在倫敦西區的鬧市出現，這是第三次，而且是表演得最偉大出色的一次。

「我們這裏的客人也開始寒心起來了。——誰能不寒心呢？」茄沙自己顯然也有些寒心了。「還算造化，他們大都是很小心謹愼的。——」他說到這裏便突然停止了，只把一雙眸子瞪圓着，向那門的入口處瞧看。「他爲什麽要到這裏來呢？」茄沙差不多要狂叫了，一面便搶着迎上去，想攔阻這位不歡迎的貴客的進入。

這位貴客是一個膚色白膩，長着滿頭金髮的女人，她給自己起了個名字叫竇拉。但據另外的一部份人說，這個名字實際上是一個富於生意眼的影片經紀人所給她起的，因爲依這位先生的觀察，她在貧困時期中所用的本名安妮高脫區這一個字，實在太平凡了，所以特地給她創造這一個比較高貴的名字——也許他是對的。就實際情形而論，竇拉眞不能算是一個出色的演員，每一個導演所囑咐她的話，她往往只記得一小半。逢到跳舞的場面，任何一刻的中間，如果有一個女人跳錯了脚步，把她的左脚代替了右脚蹺起來時，那可不用問，一定是竇拉，不是別人，而且她的動作往往是和別人不齊的。

話雖如此，倫敦也的確有不少人認爲她長得很好看，因此幾年之後，她也相當的富起來了。同時又因她天性愛慕虛榮的緣故，便把她大部份的進款變成了許多貴重的首飾；倫敦那些熱鬧的夜總會裏便漸漸給她起了一個外號，叫做寶石竇拉。

自從海琳考脫那件刼案發生之後，這些夜總會和跳舞場的經理們便個個覺得有些寒心起來，逢到竇拉要預定一只抬子的時候，他們總得馬上打電話去報告蘇格蘭警場。督察長梅遜（他在名義上雖然只是一個統轄丙區的首領，但在總部裏也是一個很有實權的人。）接到了這種報告，也不敢怠慢，每次總得派兩個外表穿着很華麗的便衣，假裝是化錢的遊客，而臉上還是堆着一副吃公事飯的神氣的偵探，上竇拉所光顧的總會或跳舞場去防守。他們一到那裏，便照例先在門內門外兜上幾個圈子，然後悄悄地躲進經理室去，盡量飲着他們的啤酒。

不過，有時候，賓拉也並不先在事先預定座位，只要她高興，她會隨時給一羣年輕的小夥子們簇擁着出人不意的闖進某一家餐館去。其時這些總會或跳舞場裏當然已經擠滿着客人了，要在原有的餐桌裏讓出一張來給她，自然是辦不到的，於是那些侍者們便得格外謹慎地選定一個似乎是很安定的地位，給她另外支起一張桌子來。

這一夜她的光顧荷達俱樂部，事先也是不嘗有過通知的，所以茄沙一見她就着忙起來了。茄沙是個意大利人，一些忍耐心也沒有，見了賓拉便不住的搖着雙手，做出非常爲難的樣子，而且滿口說的都是意大利話，敎只懂英文的人聽了，不消明白他的意思，便覺得有些受不了。

「沒有空嗎？——不要胡說！茄沙，這裏當然還是可以安一張桌子的！安在什麼地方都行，朋友們，是不是？」

他們給她催得沒法，只得就在靠門的地方替她和幾個男朋友們設下了一張桌子。賓拉不待大家坐穩，便立刻要了一盆裘利納濃湯和一客馬來鷄。

「你身上帶了這許多美麗的珠寶，我勸你還是不要坐在這裏吧，好小姐。」茄沙很害怕地向她說。「上次海琳考脫小姐的事，何等可怕啊！……那個罩着白色面具的傢伙……」

「呸！不要再說了！茄沙。」賓拉打斷了他的話說：「讓我們再要一個點心和咖啡……」

那些俄國舞女的表演，已因全體客人的要求而連續重複了三次了，這時正從舞池裏一個個的退進幕後去。突然……

「手舉起來！聽見嗎？」

賓拉突然發覺她那些男朋友的臉色已經全變成灰白了，便也不由自主地從椅子上旋過頭去。

門框下正站着一個身材很高大的人，一件黑色的大氅直罩到他自己的脚背上，臉部是給一方白布罩沒了，只挖着兩個圓圓的眼孔，露出一雙轉動得很快的眸子。

他的右手上戴着一只白色的手套，很有力地緊握着一支手槍；左手是赤露着的，正向賓拉的頭頸裏伸過來。

啶嚓一響，賓拉頭頸裏所圍的一串長長的金鋼鑽的項圈，便馬上裂斷了；她嚇得全身失去了知覺，眼睜睜地瞧着那一串發光的東西被塞進他的衣袋去。

男人們紛紛從座位上站起來，女人們只是慌得亂叫，那一班樂隊也一齊丟下了樂器，很可笑地擠做一團。

「快追上去！」有人在那裏這樣高喊着。

可是那個蒙面人已經早走得不知去向了；那些胆怯的侍者

們，正從門的後面，桌子的底下，以及一切可以躲藏的所在，慢慢地走出來。

「不要動！讓我立刻把你扶出去！」密歇爾的聲音，很急促地說；但在琪尼絲的耳管裏聽起來，却祗像夢裏一樣的糢糊。「我可以先把你送囘去，同時我也必須再上報館去一次，假使你不要暈倒的話，我恐怕沒有工夫再照料你了！」

「我不會昏倒的。」她抖得很劇烈地囘答。

密歇爾便竭力分開衆人，在警探們未到以前，引着琪尼絲一起擠出大門去，並且立刻叫到了一輛汽車。

「這是太可怕了！他究竟是誰啊？」

「我也不知道。」他的簡短的答覆。——接着，又反問道：「還有你那一位奇特的愛人的名字呢？——你也不曾給我說過咧！」

她的神經本來因爲受了過度的恐怖而略略遲鈍了下去，正需要有一種刺激來使她恢復過來；密歇爾的挑逗，便立即發生了這種作用，並且還聯帶激起了她的暴怒。

但密歇爾自己倒還是很鎮定，他好像無動於中地站在旁邊，靜悄悄的聽完了她的一長篇激烈的議論。

「一定是個很漂亮的先生呢！至少限度，我想總不像我這樣臉部瘦削，頭髮散亂的醜相，而且也不致像我這樣粗暴！」他突然又換了一種極率直的語氣，「啊！上帝，你眞是一個最笨的人了！琪尼絲，我決定先去看他，告訴我，他住在那裏！」

「你永遠不用想着他！」琪尼絲差不多快要笑起來了。「而且我也決不把他的住址告訴你。我希望從此不要再見你！」

她憤憤地跨上了汽車，密歇爾想攙扶她，也給她拒絕了；最後，密歇爾向她道晚安，她也並沒有囘答。

我們的奎萊先生便在一重極憤懣的情緒下，趕囘弗利脫街去（即倫敦各報集中之處）忽忽地寫出了一篇關於蒙面人四度出現的消息。詞意之間，不覺充滿了種種惡意的咀咒，他彷彿已把那蒙面人當做就是那個從菲洲囘來的怪僻而漂亮的生客了！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為強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香港漢口
宏興大藥房